

封神演義

原版長篇小說



12/16/09



封神目錄

卷一 謝聲 滄章

-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妲己
-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 第十一回 姜里城內西伯侯
-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封神目錄

卷二

-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 第十七回 蘇妲己置造叢盆
-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
-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誘官逃五關
-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
-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 第二十八回 西伯兵伐崇侯虎
-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
- 第三十回 周紀激反武成王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襲

第三十二回

黃天化潼關會父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

第三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第三十六回

張桂芳奉詔西征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第三十八回

四聖西岐會子牙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

第四十一回

聞太師兵伐西岐

第四十二回

黃花山收鄧辛張陶

第四十三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遊崑崙山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

第四十八回

陸壓獻計射公明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第五十回

三姑計擺黃河陣

卷三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營破聞仲

第五十二回

絕龍嶺聞仲歸天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第五十九回

股洪下山收四將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股洪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郊殷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卷四

第七十六回 鄭倫提將取汜水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封

神

目錄

第八十三回 三教收伏獅象吼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第八十六回 灑池縣五岳歸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鄒文化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柬擒妲己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三

封神 卷四

謝聲 滄章 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

萬刃車兇肆莫常。風狂火肆聚強梁。旗旛着焰皆逢劫。將士遭殃盡帶傷。
白晝已難遮半壁。黃昏安可護三卿。誰知督運能催命。二子逢之刻下亡。

話說韓榮坐在後廳分付將士亂紛紛的搬運物件。早驚動長子韓昇。次子韓變。二人見父親如此舉動。忙問左右曰：「這是何說？」左右將韓榮前事說了一遍。二人忙至後堂來見韓榮曰：「父親何故欲搬運家私棄此關隘？欲何爲？」韓榮曰：「你二人年幼。不知世務。快收拾離此關隘。以避兵燹。不得有誤。」韓昇聽得此言。不覺失聲笑曰：「父親之言。左矣。此言切不可聞于外人。空把父親一世英名污了。父親受國家高爵厚祿。衣紫腰金。封妻蔭子。無一事不是皇恩。今主上以此關託重於父親。父親不思報國酬恩。捐軀盡節。反效兒女子之計。貪生畏死。遺讒後世。此豈大丈夫舉止。有負朝廷倚任大臣之意？」古云：「在社稷者死社稷。在封疆者死封疆。」父親豈可輕議棄去孩兒二人？曾蒙家訓。幼習弓馬。遇異人願習異術。未曾演熟。連日正是習演。今日方完。意欲進兵。不意父親有棄關之舉。孩兒願効一死。盡忠於國也。」韓榮聽罷。點頭嘆曰：「忠義二字。我豈不知。但主上昏暗。荒淫不道。天命有歸。苦守此關。又恐生民塗炭。不若棄職歸山。以救此一方民耳。况姜子牙門下又多異士。余化余元。俱罹不測。又何況其下者乎？此雖是你弟兄二人忠肝義胆。我豈不喜。只恐畫虎不成。終無補於實用。徒死無益耳。」韓昇曰：「說那裏的話來？食人之祿。當分人之憂。若都是自爲之計。則朝廷養士何用？不肖孩兒。願捐軀報國。萬死不辭。父親請坐。俟我弟兄二人取一物來。與父親過目。」韓榮聽罷。心中也自暗喜。吾門且出此忠義之輩。韓昇到書房中。取出一物。乃是紙做的風車兒。當中有一轉盤。一隻手執定。中間一杆。周圍推轉。如推轉盤上。則四首旛旗。上有符有印。又有地水火風四子。名爲萬刃車。韓榮看罷。問曰：「此是孩兒家頑耍之物。有何用處？」韓昇曰：「父親不知其中妙用。父親如不信。且下教場中。把這紙車兒試驗試驗。與老爺看。」韓昇見二子之言。甚是鑿鑿有理。隨命下教場來。韓昇兄弟二人上馬。各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

調。只見雲霧陡生。陰風颯颯。火焰冲天。半空中有百萬刀飛來。把韓榮嚇得魂不附體。韓昇收了此車。韓榮曰。此法何人傳你的。韓昇曰。那年父親朝覲之時。俺弟兄閒居無事。在府前頑耍。來了一個頭陀。叫做法戒。在我府前化齋。俺弟兄就與了他一齋。他就叫我們拜他爲師。我們那時見他體貌非常。就拜他爲師。他說道。異日姜尚必有兵來。我祕受你此法寶。可破周兵。可保此關。今日正應我師之言。定然一陣成功。姜尚可擒也。韓榮大喜。隨令韓昇收了此寶。仍問曰。我兒還可用人馬。你此車約有多少。韓昇曰。此車有三千輛。那怕姜尚雄師六十萬。耶管教一陣殺他。片甲不存。韓榮忙點三千精銳之兵。與韓昇兄弟三人。在教場操演。三千萬刀車。正是「余元相阻方纔了。又是三軍戮屠災。」話說韓昇用三千人馬。俱穿鬼服。披髮赤脚。左手執車。右手仗刀。任意誅軍殺卒。操練有二七日。期軍士精熟。那日韓榮父子統精兵出關搦戰。話說子牙因破了余元。打點設計取關。只聽得關內炮響。少時探馬報入中軍帳。啓曰。汜水關總兵韓榮領兵出關。請元帥答話。子牙忙傳令與衆門人將士。統大隊出營。子牙會過韓榮一次。那裏知道有這場虧累。去提防他。子牙問曰。韓將軍。你時勢不知。天命不順。何以爲將。速速倒戈。免至後悔。韓榮笑曰。姜子牙倚着你兵強將勇。不知你等死在咫尺之間。尙敢耀武揚威。數白道黑。子牙大怒道。誰與我把韓榮拿下。旁有魏賁縱馬搖鎗。沖殺過來。韓榮腦後有兩員小將。乃韓昇韓變二人。搶出陣來。截住魏賁。魏賁大呼曰。來者何人。韓昇曰。吾二人乃韓總兵長子。韓昇次子。韓變是也。你等恃強欺君罔上。罪惡滔天。今日乃爾等絕命之地矣。魏賁大怒。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韓昇。韓變兩騎迎面交還。未及數合。韓昇撥轉馬往後就走。魏賁不知是計。往下趕來。韓昇見魏賁趕來。把頭上冠除了。把鎗一擺。三千萬刀車。殺將出來。勢如風火。如何抵當。只見萬刃車捲來。風火齊至。怎見得好萬刃車讚曰。「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沙石滾騰。騰烟焰蟒龍奔。風乘火勢。黑氣平吞。風乘火勢。戈矛萬道。却人魂黑氣平吞。目下難觀前後。士魏賁中刀。幾乎墜下馬鞍。驅武吉着刀。險些斬了三寸氣。滑刺刺。刺風聲捲起。無情石黑暗。暗刀痕。殺壞將和兵。人撞人哀聲慘戚。馬撞馬鬼哭神驚。諸將士慌忙亂走。衆門人借道而行。忙壞了先行元帥。攪亂了武王行營。那裏是青天白日。恍如似黑暗黃昏。子牙今日遭兵厄。地覆天翻。怎太平。」話說子牙被萬刃車一陣。只殺得尸山血海。沖過大陣來。勢不可當。韓榮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忙傳令鳴金收軍。韓昇韓變聽得金聲。收回萬刃車。子牙方得收住人馬。計傷士卒七八千有餘。子牙升帳。衆將官俱在帳前。彼此俱

言此一陣利害風火齊至，勢不可當。子牙曰：不知此陣是何名目。衆將曰：一派利刃，漫空塞地而來，風火助威，勢不可當，非若軍士可以力敵也。子牙心下十分不樂，納悶軍中不表。且說韓榮父子進關，韓昇曰：今日正宜破周拿姜尚，父親却爲何鳴金收軍？韓榮曰：今日是青天白日，雖有風火雲霧，姜尚門人俱是道術之士，自有准備保護其身。如何得一般盡絕？我有一絕妙計，使他不得整備，黑夜裏仗此道術，使他片甲不存，豈不更妙？二子欠身曰：父親之計，神鬼莫測，正是。〔安心要劫周營，寨只恐高人中道來。〕話說韓榮打點夜劫周營，收拾停當，只等黑夜出關不表。且說子牙在營納悶，想利刃風火果是何物，來得甚惡，勢如山倒，莫可遮攔。此舉竟是截教中之惡物，當日已晚，子牙因今日不曾打點，致令衆將着傷，心下憂煩，不曾提防，今夜劫寨，也是合該如此。衆將因早間失利，俱去安歇。且說韓榮父子將至初更，暗暗出關，將那三千萬刀車，雄兵殺至轅門。周營雖有鹿角，其如這萬刀車，有風火助威，勢如驟雨，砲聲响亮，冲至轅門，誰敢抵擋？真是勢如破竹，怎見得正是。〔四下裏砲聲亂響，萬刀車刀劍如梭。三軍踴躍縱征，駝馬踏人聲經過，風起處遮天迷地。火來時烟飛焰裏，軍吶喊天翻地覆。將用法虎下崖坡，着刀軍連聲叫苦，傷鎗將鎧甲難馱，燒着的焦頭爛額，絕了命身。臥沙窩姜子牙有法難使，金木二吒也自難尋。李靖難使金塔，雷震子止保皇哥，南宮适抱頭而走。武成王不顧兵戈，四賢八俊俱無用。馬死人亡遍地拖，正是遍地草梢含碧血，滿地低陷疊行尸。〕且說韓昇韓變兄弟二人，夜趨子牙行營，喊聲連天，冲進轅門。子牙在中軍，忽聽得劫營急，自上騎，左右門人俱來中軍護衛，只見黑雲密布，風火交加，刀刃齊下，如山崩地裂之勢，燭燈難支。三千火車兵冲進轅門，如潮奔浪，滾滾如何抵擋？況且黑夜，彼此不能相顧，只殺得血流成渠，屍骸遍野。那分別人自己，武王上了逍遙馬，毛公遂、周公旦、保駕前行，韓榮在陣後擂鼓催勳。三軍只殺得周兵七零八落，君不能顧，臣父不能顧，子只見韓昇韓變趁勢趕子牙，幸得子牙執着杏黃旗，遮護了前面一段軍士將領，一擁奔走，韓昇韓變二人催着萬刀車，往前緊趕。把子牙趕得上天無路，直殺到天明。韓昇韓變大叫曰：今日不捉姜尚誓不回兵。往前越趕，分付三千兵卒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子牙見韓昇趕至無休，看看至金雞嶺下，只見前面兩杆大紅旗，展子牙見是催糧官鄭倫來至，其心稍安。且說鄭倫坐騎出山來，正迎子牙，忙問曰：元帥爲何失利？子牙曰：後有追兵，用的是萬刀車，又是風火助威，勢不可當。此是左道異術，你仔細且避其銳。鄭倫把坐下金睛獸一磕，往前迎來，只見韓昇兄弟在前緊趕。

三千兵隨後，少離半射之地。鄭倫與韓昇韓變頂頭撞着。鄭倫大罵曰：「好匹夫，怎敢追我元帥！」韓昇曰：「你來也替不得他，把鎗搖動來刺。」鄭倫手中杵迎而交還。鄭倫知他萬刀車利害，只見後面一片風火，兵刃擁來。鄭倫知其所以，只一合忙運動鼻子，內兩道白光一聲響，對着韓昇兄弟二人，啣了一聲。韓昇韓變兄弟二人，坐不住鞍，驕翻下馬來。被烏鴉兵生擒活捉，上了繩索。兄弟二個方睜開眼時，早已被擒。呀的一聲嘆曰：「天亡我也。」後面三千兵，駕車前進。見主將被擒，其法已解。風火兵刃化爲烏有了。衆兵撒回身就跑奔回來。正遇韓榮，任意趕殺周兵。看見三千兵奔回，風火兵刃全無，不見二子回來。忙問曰：「二位小將軍安在？」衆兵曰：「二位將軍趕姜子牙至一山邊，只見有一將出來，與二位將軍交戰，未及一合，不知怎麼跌下馬來，被他捉去。我等在後，不一時風火兵刃全無，止有此車而已。只得敗回。」幸遇老將軍望乞定奪。韓榮聽得二子被擒，心中焦惶，不敢戀戰，只得收兵進關。不表。且說鄭倫擒了二將，來見子牙。子牙大喜，押在糧車上。同子牙回軍於路，遇着武王、毛公遂等衆門人，諸將齊集，大抵是晝夜交兵，便是有道術的，也只顧得自己。故此大折一陣。子牙問安。武王曰：「孤幾乎嚇殺。幸來毛公遂保孤，方得免難。」子牙曰：「皆是尙之罪也。彼此安慰，治酒壓驚，一宿不表。次日，整頓雄師，復至汜水關下，扎營放砲，吶喊聲振天地。韓榮聽得砲聲，才着人打探來報曰：「啓總兵，周兵復至關下安營。韓韓大驚，周兵復至。吾子休矣。親自上城，差官打覓。且說子牙升帳坐下，衆將參謁畢，子牙傳令排五方隊伍。吾親自取關。衆將官切齒深恨韓昇韓變。子牙至關下，叫曰：「請總兵答話。」韓榮在城樓上現身大叫曰：「姜子牙，你是敗軍之將，焉敢又來至此？」子牙笑曰：「吾雖誤中你的奸計，此關我畢竟要取你的。你知那得勝將軍，今已被我擒下。命兩邊左右押過韓昇韓變來。左右將二將押過來，在馬頭前。韓榮見二子蓬頭跣足，繩縛二臂，押在軍前，不覺心痛忙大叫曰：「姜元帥，二子無知，冒犯了虎威，罪在不赦。望元帥大發慈悲，憐而赦之。」吾願獻汜水關，以報大德。韓昇大呼曰：「父親不可獻關，你乃紂王之股肱，食君之重祿，豈可惜子之命而失臣節也？只宜謹守關隘，俟天子救兵到日，協力同心，共擒姜尚匹夫。」那時碎尸萬段，爲子報仇，未爲晚也。我二人萬死無恨。子牙聽得大怒，令左右斬之。只見南宮适奉令手起刀落，連斬二將於關下。韓榮見子受刑，心如刀割，大叫一聲，往城下自墜而死。可憐父子三人，捐軀盡節，千古罕及。後人有詩贊之曰：「汜水滔滔日夜流，韓榮志與國同休。父存臣節孤猿泣，子盡忠貞老鶴愁。一死依稀酬社稷，三魂纏繞憶王侯。如今屈指應無愧，笑殺當年兒。」

女儂。】話說韓榮墜城而死。城中百姓開關迎接子牙人馬。進汜水關。父老焚香迎接武王進帥府。衆將官歡喜。查點府庫錢糧停妥。出榜安民。武王命厚葬韓榮父子。子牙傳令治酒款待有功人員。在關上住了三四日。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在碧遊牀靜坐。忽金童童兒來報。有白鶴童兒至此。太乙真人出洞見白鶴童兒手執玉劄。降臨言曰。請師叔下山。同會誅仙陣。太乙真人望崑崙下拜畢。白鶴童兒回玉虛不表。且說太乙真人分付叫哪吒來。慌忙來至見師父行禮畢。真人曰。你如今養的傷痕全愈。你可先下山。我隨後就來。共破誅仙陣也。哪吒領師命。方欲下山。真人曰。你且站住。當日玉虛宮掌教天尊也曾贈子牙三杯酒。你今下山。我也贈你三杯。如何。哪吒感謝。真人命金童童兒斟酒過來。贈哪吒頭一杯酒。哪吒謝過。一飲而盡。真人袖內取出一枚棗兒。遞與哪吒。過酒。哪吒連飲三杯。吃了三枚火棗。真人哪吒出洞府看哪吒上了風火輪。真人方進洞來。哪吒提火尖鎗。方欲借土遁前行。只見左邊一聲響。長出一隻臂膊來。哪吒吃驚曰。怎的了。還不曾說得完。右邊也長出一隻臂膊來。哪吒嚇得目瞪口呆。呆只聽左右齊聲响。長出六隻手來。共是八條臂膊。又長出三個頭來。哪吒着慌。無可奈何。自思且回去問我師父。來只得登回風火輪。方至洞門。見太乙真人也至門首。拍掌大笑曰。奇哉奇哉。有詩爲證。『瓊漿三盞透三關。火棗頻添壯士顏。八臂已成神妙術。三頭莫作等閒看。須臾變化超凡聖。頃刻風雷任往還。不是西岐多異士。只因天意惡奸讒。』話說哪吒回來見太乙真人曰。弟子長出這些手。丫丫又怎好用兵。真人曰。子牙行營有許多奇異之士。有雙翼者。有變化者。有地行者。有奇珍者。有異寶者。今着你現三頭八臂。不負我金光洞裏所傳。此去通五關。也是周朝人物稀奇。個個俊傑。這法隱隱現現。但憑你自己心意。哪吒感謝師尊恩。太乙真人傳哪吒隱身之法。哪吒大喜。一手執乾坤圈。一手執混天綾。一手執金磚。兩只手擎兩根火尖鎗。還空三手。真人又將九龍神火罩。又取陰陽劍。共成八件兵器。哪吒拜辭了師父下山。逕往汜水關來。正是。『余元刀傷歸洞府。今朝變化更神通。』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計點軍將。收拾取界牌關。忽然想起師尊偶來。界牌關下遇誅仙。此事不知有何吉兇。且不可妄動。又思若不進兵。恐誤了日期。正在殿上憂慮。忽報黃龍真人來至。子牙迎接至中堂。打稽首。分賓主坐下。黃龍真人曰。前邊就是誅仙陣。非可草率前進。子牙可分付門人。搭起蘆篷。席殿。迎接各處真人。異士。伺候掌教師尊。方可前進。子牙聽畢。忙迎南宮适。武吉。起蓋蘆篷去了。且說哪吒現了三首八臂。登風火輪。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丫丫又

七八隻手，走進營來。軍校不知是哪吒，現此化身，連忙飛報子牙。稟元帥，外面有一個三首八臂的將官，要進關來。請令定奪。子牙令李靖去探來。李靖出府，果見三首八臂的人，甚是凶惡。李靖問曰：來者何人？哪吒見是李靖，忙叫父親。孩兒是三太子。哪吒、李靖大驚，問曰：你如何得此大術？哪吒把火棗之事說了一遍。李靖進殿，回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傳令來，哪吒進殿，拜見元帥。衆將觀之，無有不悅。俱來稱賀，不表。只見次日，南宮适回報曰：稟元帥，蘆篷俱已完備。黃龍真人曰：如今只是洞府，門人去得。以下將官一概都去不得。子牙傳下令來，諸位將官保武王緊守關隘，不得擅離。我同黃龍真人與諸門弟子前去蘆篷伺候。掌教師尊與列位仙長會誅仙陣，如有妄動者，定按軍法。衆將領命去訖。子牙進後殿，來見武王曰：臣先去取關。大王且同衆將住於此處，俟取了界牌關，差官來接。聖駕。武王曰：相父前途保重。子牙感謝畢，復至前殿，與黃龍真人同衆門弟子，離了汜水關，行有四十里，來至蘆篷。只見懸花結彩，壘錦鋪氈。黃龍真人同子牙上了蘆篷坐下。少時間，只見廣成子來至，赤精子隨到。次日，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慈航道人、王鼎真人來至。後隨有雲中子、太乙真人、清虛道德真君、道行天尊、靈寶大法師，俱陸續來至。子牙一上一下，迎接俱至。蘆篷坐下。少時，又是陸壓道人來至，稽首坐下。陸壓曰：如今誅仙陣一會，只有萬仙陣，再會一次。吾等劫運已滿，自此歸山，再圖精進，以正道果衆道人曰：師兄之言，正是如此。衆皆默坐。專候掌教師尊。不時，只聽空中有環佩之聲。衆仙知是燃燈道人來了。衆道人起身降階，迎上蘆篷來。行禮坐下。燃燈道人曰：誅仙陣只在前面，諸友可曾見麼？衆道人曰：前面不見，甚麼光景？燃燈曰：那一派紅氣，罩住的，便是衆道友。俱起身定睛觀看，不表。且說多寶道人已知闡教門人來了，用手發一聲掌心雷，把紅氣展開，現出陣來。蘆篷上衆仙正看，只見紅氣閃開，陣圖已現。好利害，殺氣騰騰，陰雲慘慘，怪霧旋旋，冷風習習，或隱或現，或昇或降，上下反覆不定。內中有黃龍真人曰：吾等今犯殺戒，該惹紅塵。既遇此陣，也當得一會。燃燈曰：自古聖人云：「只觀善地千千次，莫看人間殺伐臨。」內中有十二代弟子，倒有八九位要去。燃燈道人阻不住，齊起身下了蘆篷。諸門人也隨着來看。此陣行至陣前，果然是驚心駭目，怪氣凌人。衆仙俱不肯就回，只管貪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一炁三清勢更奇。壺中妙法貫須彌。移來一本還生我。運去分身莫浪疑。誅戮散仙根行淺。完全正果道無私。須知順逆皆天定。截教門人枉自癡。

話說衆門人來看誅仙陣。只見正東上挂一口誅仙劍。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劍。正西上挂一口陷仙劍。正北上挂一口絕仙劍。前後有門有戶。殺氣森森。陰風颯颯。衆人貪看。只聽得裏面作歌曰：「兵戈劍戈。怎脫誅仙禍。情魔意魔。反起無明火。今日難過。死生在我。玉虛宮招災惹禍。穿心寶鎖。回頭纔知往事訛。咫尺風波。這番怎逃躲。自倚才能。早晚遭折挫。」話說多寶道人在陣內作歌。燃燈曰：衆道友你們聽聽作的歌聲。豈是善良之輩。我等且各自回蘆篷。等掌教師尊來。自有處治。話猶未了。方欲回身。只見陣內多寶道人仗劍一躍而出。大呼曰：廣成子不要走。吾來也。廣成子大怒曰：多寶道人如今又是在你碧遊宮倚你人多。再三欺我。况你掌教師尊吩咐過你等。全不遵依。又擺此誅仙陣。我等既犯了殺戒。畢竟你等俱入劫數之內。故擺此業陣耳。正所謂閻羅註定三更死。怎肯留人到五更。廣成子仗劍來取多寶道人。道人手中劍迎面交還。怎見得：「仙風陣陣滾塵沙。四劍忙迎影亂斜。一個是玉虛宮內真人輩。一個是截教門中根行差。一個是養成不老神仙體。一個是多寶兩方拜釋迦。二教只因逢殺運。誅仙陣上亂如麻。」話說廣成子祭起番天印。多寶道人躲不及。一印正中後心。撲的打了一跌。多寶道人逃回陣中去了。燈燃曰：且各自回去。再作商議。衆仙俱上蘆篷坐下。只聽得半空中仙樂齊鳴。異香繚繞。從空而降。衆仙下來迎掌教師尊。只見元始天尊坐九龍沉香盤。馥馥香烟。氤氳遍地。正是：「提爐對對烟生霧。羽扇分開白鶴朝。」話說燃燈衆人焚香引道。接上蘆篷。元始坐下。諸弟子拜畢。元始曰：今日誅仙陣上。纔分別勝負。元始上坐。弟子侍立兩邊。至正子時。元始頂上現出慶雲垂珠。瓔珞金花萬朵。絡繹不斷。遠近照耀。多寶道人正在陣中打點。看見慶雲昇起。知是元始降臨。自思此陣。必須我師尊來至。方可有爲。不然如何抵得過他。次日果見碧遊宮通天教主來了。半空中仙音響亮。異香襲襲。隨侍有大小衆仙來的。是截教門中師尊。怎見他的好處。有詩爲證：「鴻鈞主化見天開。地丑人寅上法臺。鍊就金身無量劫。碧遊宮內育多才。」話說多寶道人見半空中仙樂響亮。知是他師尊來。至忙出陣拜迎。進了陣上了八卦臺坐下。衆門人侍立臺下有上四代弟子。乃多寶道人。金靈聖母。武當聖母。龜靈聖母。又有金光仙。烏雲仙。毗盧仙。靈牙仙。虬首仙。金箍仙。長耳定光仙。相從在此。通教教主。乃是掌截教之鼻祖。修

成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也。是萬劫不壞之身。至子時五炁沖空。燃燈已知截教師尊來至。次日天明。燃燈來啓曰。老師今日可會誅仙陣。元始曰。此地豈吾久居之所。吩咐弟子排班。赤精子對廣成子。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清虛道德真君對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雲中子對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黃龍真人對陸壓。燃燈同子牙在後。命木二吒執提爐。韋護與雷震子並列。李靖在後。哪吒先行。只見誅仙陣內金鐘响處。一對旗開。只見奎牛上坐的是通天教主。左右立諸代門人。通天教主見元始天尊打稽首曰。道兄請了。元始曰。賢弟爲何說此惡陣。這是何說。當是你在碧遊宮共議封神榜當面彌封。立有三等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淺薄。成其人道。乃墮輪迴之劫。此乃天地之深化也。紂王無道。氣數當終。周室仁明。應運當興。難道不知。反來阻住。姜尚。有背上天垂象。且當日封神榜內。應有三百六十五度。分有八部列宿羣星。當有這三山五岳之人在數。賢弟爲何出乎反乎。自取失信之愆。况此惡陣立名。便自可惡。只誅仙二字。可是我道家所爲的事。且此劍立有誅戮陷絕之名。亦非是我道家所用之物。這是何說。你作此過端。通天教主曰。道兄不必問我。你只問廣成子。便知我的本心。元始問廣成子曰。這是如何說。廣成子把三謁碧遊宮的事說了一遍。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會罵我的教下。不論是非。不分好歹。縱羽毛禽獸。亦不擇而教一體同觀。想吾師一教傳三友。吾與羽毛禽獸相並。道兄難道與我不是一本相傳。元始曰。賢弟。你也莫怪廣成子。其實你門下胡爲亂做。不知順逆。一味恃強。人言獸形。况賢弟也不擇是何根行。一意收留。致有彼此搬弄。是非。令生靈塗炭。你心忍乎。通天教主曰。據道兄所說。只是你的門人有理。連罵我也是該的。不念一門手足罷了。我是已擺了此陣。道兄就破吾此陣。便見高下。元始曰。你要我破此陣。這也不難。待吾自來見你此陣。通天教主兜回奎牛。進了戮仙們。衆門人隨着進去。且見元始進來。破此陣。正是

【截闡道德皆正果。方知兩教不虛傳。】話說元始坐在九龍沉香盞上。扶住飛來椅。徐徐行至正東震地。乃誅仙門。門上挂一口寶劍。名曰誅仙劍。元始把輦一拍。命四揭諦神撮起輦來。四脚生有四枝金蓮花。花瓣上生光。光上又生花。一時有萬朵金蓮。照在空中。元始坐在當中。逕進誅仙陣門來。通天教主發一聲掌心雷震動。那

一見好生利害。雖是元始頂上還飄飄落下一朵蓮花來。元始進了誅仙門裏邊。又是一層名爲誅仙闕。元始從正南上往裏走。至正西。又在正北坎地上看了一遍。元始作一歌以笑之云。【好笑通天有厚顏。空將四劍挂中間。枉

勞用盡心機術。獨我縱橫任往還。】話說元始依舊還出東門而去。衆門人迎接上了蘆篷。燃燈請問曰：老師此陣中有何光景？元始曰：看不得。兩極仙翁曰：老師既入陣中，今日如何不破了他的？讓姜尚師弟好東行。元始曰：古云：先師次長，雖然吾掌此教，况有師長在前，豈可獨自專擅？候大師兄到，自有道理。說話未了，只聽得半空中一派仙樂之聲，異香繚繞，板角青牛上坐一聖人，有玄都大法師牽住此牛，飄飄落下來。元始天尊率領衆門人前來迎接。怎見得有詩爲證：「不二門中法更玄，汞鉛相見結胎仙。未離母腹頭先白，纔到神霄氣已全。室內鍊丹攪戊己，爐中有藥奪先天。生成八景宮中客，不記人間幾萬年。」話說元始見太上老君駕臨，同衆門人下蘆篷迎接。二人攜手上篷，坐下衆門人下拜，侍立兩旁。老子曰：通天賢弟，擺此誅仙陣，反阻周兵，使姜尚不得東行，此是何意？吾因此來問他，看他有何甚麼言語對我。元始曰：今日貧道自專先進他陣中走了一遭，未曾與他較量。老子曰：你就破了他的罷？他肯相從就罷，他若不肯相從，便將他拿上紫霄宮去見老師，看他如何講。二位教主坐在篷上，俱有慶雲彩氣，上通於天，把界號關照耀通紅。至次日天明，通天教主傳下法旨，令衆門人排班出去。大師兄也來了，看他今日如何講。多寶道人同衆門人擊動了金鐘玉磬，逕出誅仙陣來，請老子答話。哪吒報上篷來，少時蘆篷裏香烟靄靄，瑞彩翩翩，你看老子騎着青牛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仙音隔隴關。關地開天爲教主，爐中煉出錦乾坤。」話說老子至陣前，通天教主打稽首曰：道兄請了，老子道賢弟，我與你三人共立封神榜，乃是體上天應運，劫數如何乃反阻周兵，使姜尚有違天命。通天教主曰：道兄，你休要執一偏，向廣成子三進碧遊宮面辱吾教，惡語罵犯上，不守規矩。昨日二兄堅意，只問自己門徒反滅吾等手足，是何道理？今兄長不責自己弟子，反來怪我，此是何意？如若要我釋怨，可將廣成子送至我碧遊宮，等我發落，我便干休。若是半字不肯，任憑兄長施爲，各存二教本領，以決雌雄。老子曰：似你這等說話，反是不偏向的，你偏聽門人背後之言，大動無明之火，擺此惡陣，殘害生靈，莫說廣成子未必有此言語，便有也罪不至此，你就勸此念頭，悔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規，有犯曠癡之戒，你趁早聽我之言，速速將此陣解釋，回守碧遊宮，改過前愆，尚可容你還掌截教。若不聽吾言，你去紫霄宮見了師尊，將你貶入輪迴，永不能再至碧遊宮，那時悔之晚矣。通天教主聽罷，須彌山紅了半邊，修行眼雙睛，烟起，大怒叫曰：李耳，我和你一體同人，總掌二教，你如何這等欺滅我，偏心護短，一意遮飾，將我搶白，難道我不如你。

吾已擺下此陣，斷不與你甘休。你敢來破我此陣，老子笑曰：有何難哉！你不可後悔。正是：「元始大道今舒展，方顯玄都不二門。」老子復又曰：「既然要我破陣，我先讓你進此陣，運用停當，我再進來，毋令得你手忙脚亂。」通天道人怒曰：「任你進吾陣來，吾自有擒你之處。」道罷，通天道人隨兜奎牛進陷仙門去。在陷仙門下等候老子。老子將青牛一拍，往西方兌地來，至陷仙門下，將青牛催動，只見四足祥光，白露紫氣，紅雲騰騰而起。老子又將大極圖抖開，化一座金橋，昂然入陷仙門來。老子作歌曰：「玄黃世兮拜明師，混沌時兮任我爲。五行兮在吾掌握，大道兮度進羣迷。清靜兮修成金塔，閒游兮曾出關西。兩手包羅天地外，腹安五嶽共須彌。」話說老子歌罷，徑入陣來。且說通天教主，見老子昂然直入，却把手中雷放出一聲响亮，震動了陷仙門上的寶劍。如寶劍一動，任你人仙首落。老子大笑曰：「通天賢弟，少得無理看吾扁拐，劈面打來。通天教主見老子進陣，如入無人之境，不覺滿面通紅，扁身火發。將手中寶劍火速忙迎，正戰鬥間，老子笑曰：「你不明至道，何以管立教宗？又一扁拐照臉打來。通天教主大怒曰：「你有何道術，敢肆誅我的門徒？此恨怎消？」將劍擋拐，二聖人戰在誅仙陣內，不分上下。敵門數番，正是：「邪正逞胸中妙訣，水清處方顯魚龍。」話說二位聖人戰在陷仙門裏，人人各自施威，方至半個時辰，只見陷仙門裏八卦臺下，有許多截教門人，一個個睜睛豎目，那陣內四面八方雷鳴風吼，電光閃灼，霧氣昏迷，怎見得有讚爲證：「風氣呼號，乾坤蕩漾，雷聲激烈，震動山川，電掣紅綃，鑽雲飛火，霧迷日月，天地遮漫，風刮得沙塵掩面，雷驚得虎豹藏形，電閃得飛禽亂舞，霧迷得樹木無蹤。那風只攪得通天河波翻浪滾，那雷只震得界牌關地裂山崩。那電只閃得誅仙陣衆人迷眼，那霧只迷得蘆篷下失了門人。這風真是推山轉石，松篁倒；這雷真是威風凜冽，震人驚。這電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這霧真是彌彌漫漫，蔽九重。」話說老子在陷仙門大戰，自己頂上現出玲瓏寶塔，在空中那怕他雷鳴風吼，老子自思他，只知仗他道術，不知守己修身，我也顯一顯玄都紫府手段，與他的門人看看。把青牛一拎，跳出圈子來，把魚尾冠一推，只見頂上三道炁出，化爲三清。老子復與通天教主來戰，只聽得正東上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人，戴九雲冠，穿大紅白鶴絳綃衣，騎白驢而來，手仗一口寶劍，大呼曰：「李道兄，吾來助你一臂之力。」通天教主認不得，隨聲問曰：「那道者何人？」道者答曰：「吾有詩爲證：『混元初判道爲先，常有常無得自然。紫氣東來三萬里，函關初度五千年。』」道人作罷，詩曰：「吾乃上清道人是也，仗手中劍來取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於何處，慨

忙招架。只聽得正南上又有鐘聲。來了一位道者。戴如意冠。穿淡黃八卦衣。騎天馬而來。一手執靈芝如意。大呼曰。李道兄。我來佐你。共伏通天道人。把天馬一兜。仗如意打來。通天教主問曰。來者何人。道人曰。我也認不得。還稱你做截教之主。聽吾道來。詩曰。函關初出至崑崙。一統華夷闖道門。我體本同天地老。須彌山倒性還存。吾乃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不知其故。自古至今。鴻鈞一道。傳三友。上清玉清。不知從何教而來。手中雖是招架。心中甚是疑惑。正尋思未已。正北上又是一聲玉磬。響來了一位道人。戴九霄冠。穿八寶萬壽紫霞衣。一手執龍鬚扇。一手執三寶玉如意。騎地吼而來。大呼。李道兄。貧道來輔你。共破陷仙陣也。通天教主又見來了這一位。蒼顏鶴髮。道人心上愈覺不安。忙問曰。來者何人。道人曰。聽我道來。混沌從來不計年。鴻濛剖處我居先。參同天地玄黃理。任你傍門望眼穿。吾乃太清道人是也。四位天尊。裹住了通天教主。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且說截教門人見來的三位道人。身上霞光萬道。瑞彩千條。光耀燦爛。映目射眼。內有長耳定光仙。暗思。好一個闖教。來得畢竟正氣。深自羨慕。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誅仙惡陣四門排。黃霧狂風雷火偕。遇劫黃冠遭劫運。墮塵羽士盡塵埋。
劍光徒有吞神骨。符印空勞吐黑縑。縱有通天無上法。時逢聖主自多乖。

話說老子一炁化的三清。不過是元炁而已。雖然有形有色。裹住了通天教主。也不能傷他。此是老子炁化分身之妙。迷惑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竟不能識。老子見一炁將消在牛背上。作詩一首。詩曰。先天而老後天生。借李成形得姓名。曾拜洪鈞修道德。方能一炁化三清。話說老子作罷。詩一聲鐘響。就不見了三位道人。通天教主心下愈加疑惑。不覺出神。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多寶道人見師父受了虧。在八卦臺作歌而來。碧遊宮談玄妙。豈忍吾師伯扁拐傷。只今舒展胸中術。且與師伯做一場。歌罷大呼。師伯我來了。好多寶道人仗劍飛來。直取老子。老子笑曰。米粒之珠也。放光華。把扁拐架劍。隨取風火蒲團。祭空中。命黃巾力士將此道人拿去。放在桃園。俟吾發落。黃巾力士將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捲將去了。正是。從今棄邪歸正道。他與西方却有緣。且說老子用風火蒲

圍把多寶道人拿往玄都去了。老子也不戀戰，出了陷仙陣，來至蘆篷。衆門人與元始迎接坐下。元始問曰：「今日入陣，道兄裏面光景如何？」老子笑曰：「他雖擺此惡陣，急切也難破他。被吾打了二三扁拐，多寶道人被吾用風火蒲團拿往玄都去了。元始曰：「此陣有四門，得四位有力量的，方能破得。」老子曰：「我與你只顧得兩處，還有兩處，非衆門人所敢破之陣。此劍你不怕，別人怎麼經得起？」正議論間，忽見廣成子來稟曰：「二位老師，外面有西方教下準提道人來。至老子元始二人，忙下篷迎接，請上篷來。」紩禮畢，坐下。老子笑曰：「道兄此來，無非爲破誅仙陣來。」收西方有緣，只是貧道正欲借重，不意道兄先來。正合天數，妙不可言。準提道人曰：「不瞞道兄說，我那西方花開見人人見我，因此貧僧來東南兩土，希遇有緣，又幾番見東南二處，有數百道紅氣沖空，知是有緣貧僧借此而來。渡得有緣，以與西法，故不辭跋涉，會一會截教門下諸友也。」老子曰：「今日道兄此來，正應上天垂象之兆。準提道人問曰：「這陣內有三口寶劍，但是先天妙物，不知當初如何落在截教門下？」老子曰：「當時有一分寶岩，吾師分寶鎮壓各方。後來此再得一位，方可破此陣耳。」準提道人曰：「既然如此，總來爲渡有緣，待我去請西方教主來。」正應三教會誅仙分辨玉石，老子大喜，準提道人辭了老子，往西方來。請西方教主，接引道人，共遇有緣，正是「佛光出在周王世，興在明章釋教開。」且說準提回至西方，見了接引道人，打稽首坐下。接引道人曰：「道友往東土去，爲何回來這速？」準提道人曰：「吾見紅光數百道，俱出闌截二教之門。今通天教主，主擺一誅仙陣，陣有四門，非四人不能破。如今有了三位，還少一位。貧道特來請道兄去走一遭，以完善果。」西方教主曰：「但我自未曾離清淨之鄉，恐不諳紅塵之事，有誤所委。反爲不美。」準提曰：「道兄我與你俱是自在無爲，豈有不能破那有象之陣？」道兄不必推辭，須當同往。」接引道人如準提道人之言，同往東土而來。只見足踏祥雲，霎時來至蘆篷。廣成子來稟老子與元始曰：「西方二位尊師至矣。」老子與元始率領衆門人下蘆篷迎接。見一道人丈六金身，但見「大仙赤脚，鬚髮香，足踏祥雲，更異常。」十二蓮台演法寶，八寶池邊現白光。壽同天地言非謬，福比洪波說豈狂。修成舍利名胎息，仗閒極樂是西方。」話說老子與元始迎接，接引準提上了蘆篷，打稽首坐下。老子曰：「今日敢煩就是三教會盟，共完劫運，非吾等故作此孽障耳。」接引道人曰：「貧道來此，會有緣之客，也是欲了冥數。」元始曰：「今日四友俱在，當早破此陣，何必在此紅塵中擾攘也。」老子曰：「你

且分付衆弟子。明日破陣。元始命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廣成子。赤精子。你四人伸手過來。元始各書了一道符。印在手心裏。明日你等見陣內雷响。有火光冲起。齊把他四口寶劍摘去。我自妙用。四人領命站過去了。又命燃燈。你站在空中。若通天教主往上走。你可把定海珠往下打他。自然着傷。一來也知我闡教道法無邊。元始分付。舉各自安息不言。只等次日黎明。衆門人排班擊動金鐘玉磬。四位教主齊至。誅仙陣前。傳令命左右報與通天教主。我等來破陣也。左右飛報進陣。只見通天教主領衆門人齊出。戮仙門來。迎着四位教主。通天教主對接引準提道人曰。你二位乃是西方教下清淨之鄉。至此地意欲何爲。準提道人曰。俺弟兄二人。雖是西方教主。特往見處來。遇有緣道友。你聽我道來。一身出蓮花清淨台。三乘妙典法門開。玲瓏舍利超凡俗。瓔珞明珠絕世埃。八德池中生紫焰。七珍妙樹長金苔。只因東土多英俊。來遇前緣結聖胎。話說接引道人說罷。通天教主曰。你有你西方。我有我東土。如水火不同居。你爲何也來惹此煩惱。你說你蓮花化身清淨無爲。其如五行變化。立竿見影。你聽我道來。一混元正體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渺渺無爲傳大法。如如不動號初玄。爐中火鍊全非汞。物外長生盡屬乾。變化無窮還變化。西方佛事屬逃禪。話說準提道人曰。通天道友。不必誇能。門舌道如淵海。豈在口言。只今我四位至此。勸化你。快收了此陣。何如。通天教主曰。既是四位至此。畢竟也見個高下。通天教主說罷。竟進陣去了。元始對西方教玄曰。道兄。我們各進一方。以便一齊攻戰。接引道人曰。吾進離宮。老子曰。吾進兌宮。準提曰。吾進坎宮。元始曰。吾進震方。四方教主各分方位而進。且說元始進震方。坐四不相。逕進誅仙門。八卦臺上。通天教主手發雷聲。震動誅仙寶劍。那劍晃動。元始頭上慶雲迎住。有千朵金花。瓔珞垂珠。絡繹不絕。那劍難下來。元始進了誅仙門。立于誅仙關。只見西方教主。進離宮。乃是戮仙門。通天教主也發雷聲。震寶劍。接引道人頂上現出三顆舍利子。射住了戮仙劍。那劍如釘釘一般。如何下來得。西方教主進了戮仙門。至戮仙關立住。老子進西方陷仙門。通天教主又發雷聲。勸陷仙劍。只見老子頂上現出玲瓏寶塔。萬道光華。射住陷仙劍。老子進了陷仙門。也在陷仙關立住。準提道人進了絕仙門。只見通天教主發一聲雷。震動絕仙劍。準提道人手執七寶妙樹。上邊放出千朵金花。射住了絕仙劍。也進了絕仙門。來到了絕仙關。四位教主齊進關前。老子曰。通天教主。吾等齊進了。你誅仙陣。你意欲何爲。老子隨手發雷。震動四野。誅仙陣內一股黃霧騰起。迷住了誅仙陣。怎見得。騰騰黃霧。豔豔金光。騰騰黃霧。誅仙陣內似雲噴。

醜豔金光。八卦臺前如氣罩。劍戟戈矛。渾如鐵桶。東西南北。恰似銅牆。此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通天教主顯神通。晃眼迷天。遮日月。搖風噴火。撼江山。四位聖人。齊會此劫數。相遭豈是逢。且說四位教主齊進四闕之中。通天教主仗劍來取。接引道人。接引道人。手無寸鐵。只有一拂塵架來。拂塵上有五色蓮花。朵朵托劍。老子舉扁拐紛紛的打來。元始將三寶玉如意架劍亂打。只見準提道人把身子搖動。大呼曰。道友快來。半空中又來了孔雀大明王。準提現出法身。有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了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架持神杵。寶鏢金瓶。把通天教主裹在當中。老子扁拐。夾後心。就一扁拐。打的通天教主。三昧真火。冒出元始祭三寶玉如意來。打通天教主。主方纔招架。玉如意不防被準提一架持杵。打中通天教主。翻鞍滾下。奎牛教主。就借土遁而走。不知燃燈在空中等候。纔待上來。被燃燈一定海珠。又打下來。陣內雷聲且急。外面四仙家各有符印在身。奔入陣中。廣成子。摘去誅仙劍。赤精子。摘去誅仙劍。玉鼎真人。摘去陷仙劍。道行天尊。摘去絕仙劍。四劍既摘去。其陣已破。通天道人。獨自逃歸。衆門人各散去了。且說四位教主。破了誅仙陣。元始作詩以笑之。詩曰。堪笑通天教。不明千年掌教。陷羣生。仗依黨惡。汚仙教。翻聚邪宗。枉橫行。寶劍空懸成底事。元神虛耗竟無名。不知順逆先遭辱。猶欲鴻鈞說。反盈。話說四位教主。上了蘆篷。坐下。元始稱謝。西方教主曰。爲我等門人。犯戒勸勞。道兄扶持。得完此劫。數尚容稱謝。老子曰。通天教主。主逆天行事。自然有敗。而無勝。你我順天行事。自然有戰。必勝。毫無差錯。如燈取影耳。今此陣破了。你等劫數將完。各有好處。姜尚你去取關。吾等且回山去。衆門人俱別過。姜子牙。隨四位教主。各回山去了。子牙送別師尊。自回汜水關來。會武王。衆將官來見元帥。至帥府參見武王。王曰。相父遠破惡陣。諒有衆仙。孤不敢差人來問候。子牙謝恩畢。對曰。荷蒙聖恩。仰仗天威。三教聖人親至。共破了誅仙陣。前至界牌關了。請大王明日前行。武王傳旨。治酒賀功。不表。且說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拐。又被準提道人打了一架持寶杵。吃了一場大虧。又失了四口寶劍。自思有何面目。見諸大弟子。不若往紫芝崖。立壇拜一惡旛。名曰六魂旛。此旛有六尾。尾上書接引道人。準提道人。老子。元始。武王。姜尚。六人姓名。早晚用符印。俟拜完之日。將此旛搖動。要壞六位的性命。正是。左道兇心。今不息。枉勞空拜六魂旛。不表。通天道人拜旛。後在萬仙陣中。用且說。界牌關徐蓋。墜了銀安殿。與衆將商議曰。方今周兵取了汜水關。駐兵不發。前日來的那多寶道人。擺甚麼旛。誅仙陣。也不知勝敗。如今且修本差官往朝歌去。取救兵來。

共守此關。只見差官領了本章往朝歌來。一路無詞。渡了黃河。進了朝歌城。至午門下馬。到文書房。那日是箕子看本。見徐蓋的本大驚。姜尙兵進汜水關。取左右青龍關。佳夢關。兵至界牌關。事有燃眉之急。箕子忙抱本來見紂王。往鹿臺來。當駕官奏知。箕子候旨。紂王曰。宣來。箕子上臺拜罷。將徐蓋本進上。紂王覽本。驚問箕子曰。不道姜尙造反。侵奪孤之關隘。必須點將協守。方可阻其大惡。箕子奏曰。如今四方不甯。姜尙自立武王。其志不小。今率兵六十萬來寇五關。此心腹大患。不得草草而已。願皇上且停歡樂。以國事爲本。社稷爲重。箕子下臺。紂王悶悶不悅。無心權暢。忽姐已胡喜妹出殿見。駕行禮坐下。姐已曰。今日聖上雙鎖眉頭。鬱鬱不樂。却是爲何。王曰。御妻不知。今日姜尙與師侵犯關隘。已佔奪三關。實是心腹大患。况四方刀兵蜂起。使孤不安。爲宗廟社稷之慮。故此憂心。姐已笑而奏曰。陛下不知下情。此俱是邊庭武將鑽刺網利。駕言周兵六十萬來犯關。庭用金賂路大臣。誣奏陛下。陛下必發錢糧支應。故此守關將官冒破支消。空費朝廷錢糧。實爲有私。何嘗有兵侵關。正爲裏外欺君。情實可恨。紂王聞奏。深信其言。有埋因問姐已曰。倘守關官復有本章。何以批發。姐已曰。不必批發。只將齋本官斬了一員。以警將來。紂王大喜。遂傳旨將齋本官梟首。號令於朝歌。正是「妖言數句江山失。一統華夷盡屬周。」話說。紂王聽姐已之言。忙傳旨將界牌關走本官。卽梟斬首。號令。箕子知之。忙至內庭來見紂王。皇上爲何而殺使命。王曰。皇伯不知邊庭鑽刺。詐言周兵六十萬。無非爲冒支府庫錢糧之計。此乃是內外欺君。理當斬首。以戒將來。箕子曰。姜尙與兵六十萬。自三月十五日登臺拜將。天下共知。非是今日之奏。皇上若殺界牌關走使。豈不失邊庭將士之心。王曰。料姜尙不過一術士耳。有何大志。况且還有四關之險。黃河之隔。孟津之阻。彼何能爲。皇伯放心。不必憂慮。箕子長吁一聲。而出。看着朝歌宮殿。不覺潸然淚下。嗟嘆社稷邱墟。箕子在九間殿作詩以嘆之。「憶昔成湯放桀時。諸侯八百盡歸期。誰知六百餘年後。更甚南巢幾倍時。」話說。箕子作詩罷。回府不表。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點人馬進征。來辭武王子牙。見武王曰。老臣先去取關。差官請駕。武王曰。但願相父早會諸侯。孤之幸也。子牙別了武王。一聲砲響。人馬往界牌關進發。只離八十里來之甚快。正行間。只見探馬報入中軍。已至界牌關。下子牙傳令安營。點炮吶喊。話說。徐蓋已至關外。周兵安營。隨同衆將上城來看。周兵一派盡是紅旗。鹿角森嚴。兵威甚肅。徐蓋曰。子牙乃崑崙羽士。用兵自有調度。只營寨大不相同。旁有先行官王豹。彭遵答曰。主將休誇他人本領。看末將等成功。定拿姜尙。

解上朝歌。以正國法。言罷各自下城準備廝殺。只見次日子牙問帳下那員將官。關下見頭功。帳下應聲而出。乃魏賁也。未將愿往。姜子牙許之。魏賁上馬提鎗出營。至關下搦戰。有報馬報入關上曰。啓主帥關下有周兵討戰。徐蓋曰。衆將官在此。我等先議後行。紂王聽信讒言。殺了差官。是自取滅亡。非爲臣不忠之罪。今天下已歸周武。眼見此關難守。衆將不可不知。彭遵曰。主將之言差矣。况吾等俱是紂臣。理當盡忠報國。豈可一旦忘君徇私。古云。食君祿而獻其地。是不忠也。宋將軍死不爲愿效犬馬。以報君恩。言罷。隨上馬出關。見魏賁連人帶馬。渾如一塊烏雲。怎見得。幪頭純墨染。抹額纓纓紅。皂袍如黑漆。鐵甲似蒼松。鋼鞭懸塔影。寶劍插冰峯。人如下山虎。馬似出海龍。子牙門下客。驍將魏賁雄。話說彭遵一見魏賁。大叫曰。周將通名來。魏賁答曰。吾乃岐周大元帥姜麾下左哨先鋒。魏賁是也。你乃何人。若是知機。早獻關隘。共扶周室。如不倒戈。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彭遵大怒罵曰。魏賁。你不過馬前一匹夫。敢出大言。遙鎗催馬直取魏賁。魏賁手中鎗迎面相敵。兩馬相交。雙鎗並舉。一場大戰。好魏賁鎗刀勇猛。戰有三十回合。彭遵戰不過魏賁。掩一鎗往前敗走。魏賁見彭遵敗走。縱馬趕來。彭遵回顧。見魏賁趕下陣來。忙掛下鎗囊。中取出一物。往地撒來。此物名曰菡萏菴。按三人八卦方位。布成一陣。彭遵先進去了。魏賁不知。將馬趕進陣來。彭遵在馬上發手一個雷聲。把菡萏菴陣震動。只見一陣黑烟迸出一聲響。魏賁連人帶馬震得粉碎。彭遵掌得勝鼓。進關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魏賁連人帶馬震爲齏粉。子牙聽罷嘆曰。魏賁忠勇之士。可憐死於非命。情實可憫。子牙着實傷悼。彭遵進關。來見徐蓋。將壞了魏賁得勝事說了一遍。徐蓋權爲上了功績。次日徐蓋對衆將曰。關中糧草不足。朝廷又不點將協守。昨日雖則勝了他一陣。恐此關終難守耳。正議之間。報有周將搦戰。王豹曰。末將願往。上馬提鎗開關。見一員周將。連人帶馬。純是一片青色。王豹曰。周將何名。蘇護曰。吾乃冀州侯蘇護是也。王豹曰。蘇護。你乃天下無情無義之夫。你女受椒房之寵。身爲國戚。滿門俱受皇家富貴。不思報本。反助武王叛逆。反故主之關隘。你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催開馬搖戟。來取蘇護。蘇護手中鎗迎面交還。二馬相交。鎗戟並舉。蘇護正戰。王豹傍有蘇全忠。趙丙。孫子羽。三將一齊上來。把王豹圍在垓心。王豹如何敵得住。自料寡不敵衆。把馬跳出圈子。就走。趙丙隨後趕來。正趕之間。被王豹回手一個劈面雷打在臉上。可憐隨駕東征。未曾受武王封爵之賞。趙丙翻下鞍橋。孫子羽急來救時。王豹又是一個雷放出。此劈面雷甚是利害。有雷就有火。孫子羽被雷火傷了。

面門跌下馬來。早被王豹一戟一個，皆被刺死。蘇家父子不敢向前。王豹也知機，掌鼓進關，回見徐蓋，連誅二將。得勝回兵，慶喜不表。且說蘇護父子進營，來見子牙，備言損了二將。子牙曰：「你父子久臨戰場，如何不知進退，致損二將？」蘇全忠曰：「元帥在上，若是馬上征戰，自然好招架。今王豹以幻術發手，有雷有火，打在面上，就要燒壞面門。怎經得起？」故此二將失利。子牙曰：「誤傷忠良，實爲可恨。」次日，子牙曰：「衆門人誰去關下走一遭，言未畢，有雷震子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雷震子出營，至關下搦戰，報馬報入關中。徐蓋問誰去見陣，走一遭，言未畢，有雷震子曰：「弟子凶惡面如藍靛，且又赤髮撩牙，上下橫生。彭遵大呼曰：「來者何人？」雷震子曰：「吾乃武王之弟，雷震子也。彭遵不知雷震子脅有雙翅，搖手中鎗，催開馬來，取雷震子。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使開黃金棍，劈頭打來。彭遵那裏招架得住，撥馬就走。雷震子見他詐敗，忙將翅飛起，趕來甚急。劈頭一棍，彭遵馬邁，急架時，正中肩窩上，打翅下馬。梟了首級，進營來見子牙。子牙上了雷震子功勞簿，且說探馬報入關中。彭遵陣亡，將首級號令轅門。徐蓋曰：「此關終是難守。我知順逆，你們只欲恃強。」王豹對曰：「主將不必性急，待我明日戰不過時，任憑主將處治。」徐蓋默然無語。王豹竟回私宅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一關已過一關逢，法寶多端勢更凶。法戒引魂成往事，龍安酥骨又來訂。幾多險處仍須吉，若許能時總是空。堪笑徐芳徒傷命，枉勞心思竟何從。

話說徐蓋當晚默默返，歸後堂不提。只見次日，王豹也不來見主將，竟領兵出關，往周營搦戰。報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見陣，走一遭。娜吒應曰：「我願往。」子牙許之。哪吒登風火輪，提火尖鎗，奔出營來。王豹見一將登風火輪而來，忙問曰：「來者莫非哪吒？」哪吒答曰：「然也。」挺鎗就刺。王豹的畫戟，急架忙迎。王豹知哪吒是闡教門下，自思打人不過，先下手。正戰間，發一劈面雷來，打哪吒，不知這雷只可傷別人，哪吒乃是蓮花化身之客，他見雷聲至，火焰來把風火輪一登，輪起空中，雷發無功。哪吒祭起乾坤圈來，正中王豹頂門，打昏落馬。哪吒復一鎗刺死，梟了首級。號令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且說徐蓋聞報，王豹陣亡，暗思：「二將不知事務，自討殺身之禍，不若差官納降，以

免生民塗炭。正憂疑之際，忽報有一頭陀求見。徐蓋命請來。道人進府，至殿前打稽首曰：「徐將軍貧道稽首。」徐蓋曰：「請了道者至此有何見諭？」道人曰：「將軍不知，吾有一門徒名喚彭遵，死於雷震子之手，特至此爲他報仇。」徐蓋曰：「道者高姓大名？」道人曰：「貧道姓法名戒。徐蓋見道人有些仙風道骨，忙請上坐。法戒不謙，欣然上坐。徐蓋曰：「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他帳下有三山五岳門人，恐不能勝他。」法戒曰：「徐將軍放心，我連姜尚俱與你拿了。」以作將軍之功。徐蓋曰：「若如此，乃是老師莫大之恩，忙問老師是素是葷？」法戒曰：「吃齋，我不用甚東西。」一夕無詞。次日，法戒提劍在手，逕至周營，坐名要請姜子牙。答話探馬報入中軍，有一頭陀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帶衆門人出營來會這頭陀。只見對面並無士卒，獨自一人，怎見得：「赤金箍光生燦爛，皂蓋服白鶴朝雲，絲絛懸水火，頂上焰光生。」五遁三除，無比賽，胸臆萬象包成，自幼根深成大道。一時應墮紅塵，封神榜上沒他名，要與子牙都勝。」子牙把四不相催至軍前，見法戒曰：「道者請了。」法戒道：「姜子牙久聞你大名，今日特來會你。」子牙曰：「道者姓甚名誰？」法戒曰：「我乃蓬萊島鍊氣士，姓法名戒，彭遵是吾門下死於雷震子之手，你只叫他來見我，免得你我分顏。」雷震子在榜聽得舌尖上丟了一個雷字，大怒罵曰：「討死的潑道，我來也。」把風雷二翅飛在空中，把黃金棍劈面打來。法戒手中劍急架忙迎，兩下裏大戰有四五合。法戒跳出圈子去，取出一旛，對着雷震子一晃，那雷震子跌在塵埃。徐蓋左右軍士將雷震子拿了，雖然網將起來，只是閉目不知人事。法戒大呼曰：「今番定要擒姜尚，傍有哪吒，大怒罵曰：「妖道用何邪術，敢傷吾道兄也？」登開風火輪，搖風火尖鎗來戰法戒。法戒未及三四回合，忙把那旛放出來，也是哪吒，哪吒乃蓮花化身，却無魂魄，如何晃得動他？法戒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安然不能跌將下來，已是着忙。哪吒見法戒拿一旛在手，內見知是左道傍門之術，不能傷己，忙祭乾坤圈打來。法戒躲不及，打了一交。哪吒方欲用鎗來刺，法戒已借土遁去了。子牙收兵回營，見折了雷震子，心下甚惱，納悶在中軍，且說法戒被哪吒打了一圈，逃回關來。徐蓋見法戒着傷，而回，便問老師今日初陣，如何失機？法戒曰：「不妨，因吾誤用了寶，他原來是靈珠子化身，原無魂魄，焉能他忙取丹藥吃了一粒，即時全愈，分付左右把雷震子抬來。法戒對雷震子將旛右轉，雷震子睜開眼一看，已被擒捉。法戒大怒罵曰：「爲你這廝又被哪吒打了我一團命，左右拿去殺了。」徐蓋在傍啓曰：「老師既來爲我未將，且不可斬他。」暫監在圍圈之中，候解往朝歌。俟天子發落，表老師莫大之功，亦知未將請老師之微功耳。看官，此是徐蓋有意歸周。

故假此言遮飾。法戒聽說笑曰：將軍之言，甚是有理。正是：「徐蓋有意歸周主，不怕頭陀道術高。」話說法戒次日出關，又至周營搦戰。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隨即出營，令戰大呼曰：「法戒今日與你定個雌雄，催開四不相仗劍直取法戒手中劍，一面迎來戰，未及數合，旁有李靖縱馬搖畫杆戟來助子牙，子牙祭起打神鞭，速來打法戒，不知此寶只打得神法戒，非封神榜上之人，正是：「封神榜上無名字，不怕崑崙打一條。」話說子牙祭鞭來打法戒，不意被法戒將鞭接去，子牙着忙，忽然土行孫催糧到營前，見法戒將打神鞭接去，土行孫大怒，走向前大呼曰：「吾來也。」法戒見個矮子，用條鐵棍打來，法戒仗劍迎戰。三人正殺在一處，不意楊戩也催糧來，至見土行孫大戰頭陀，走馬舞三尖刀，亦來助戰。子牙見楊戩來，心中大喜，兩員運糧官，雙戰法戒，正是天數不由人，不意鄭倫催糧也到。鄭倫見土行孫楊戩雙戰道人，鄭倫自思曰：今日四人戰這頭陀，不下畢竟是左道之人，我也是督糧官，他成得功，我也成得功，將金睛獸催開，沖殺過來，就把子牙喜不自勝，子牙兜回四不相，傳令軍士擂鼓助戰。法戒被三員督糧官裹在垓心，不得落空，縱有法寶如何使用，只見土行孫那鐵棍在三路上下打了幾棍，法戒意欲逃走，鄭倫見土行孫成功，恐法戒逃遁，忙將鼻竅中兩道白光，噴出來，法戒聽得，不知是甚麼東西響，忙抬頭一看，看見兩道白光，正是：「眼見白光出鼻竅，三靈七魄去無蹤。」話說法戒跌倒在地，被烏雅兵生擒活捉，綁了子牙，用符印鎖住了法戒的泥丸宮，掌得勝鼓回營。法戒方睜開眼，見渾身上上了繩索，嘆曰：「豈知今日在此地，誤遭毒手，追悔無及，只見子牙升帳坐下，三運官來見子牙，子牙曰：「三運官得功不小，獎諭三運官曰：「運督軍糧，智擒法戒，玄機妙算，奇功莫大。」子牙賞諭畢，三運官稱謝。子牙傳令，推法戒來，衆軍卒將法戒推至中軍，法戒大呼曰：「姜尚，你不必開言，今日天數合該如此，正所謂大海風波見無限，誰知小術反擒吾。可知是天命了，速將軍令施行。」子牙曰：「既知天命，爲何不早降命？左右推出去斬了。」衆軍士把法戒擁至轅門，方欲行刑，只見一道人作歌而來：「善惡一時妄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饑餐渴飲，靜坐蒲團存想，昏瞶便有魔侵，故惡將念阻明君，何苦紅塵受刀。」歌罷，大呼曰：「刀下留人，不可動手，你與我報知元帥說，準提道人求見。」楊戩忙報與子牙曰：「有西方準提道人來。」子牙同衆門人迎接至轅門外，請準提道人進中軍，準提道人曰：「不必進營，貧道有一言奉告，法戒雖然遠天助，逆元帥理宜正法，但封神榜上無名，與吾西方有緣，貧道特爲此而來，望子牙公慈悲，子牙曰：「老師分付，尙豈敢違。」

傳令放了。準提忙上前扶起法戒曰：道友，我那西方絕好景致，請道兄皈依。〔西方極樂真幽境，風清月朗天籟定。白雲透出引祥光，流水潺湲山谷應。猿啼鳥啼花木奇，菩提路上芝蘭勝。松搖巖壁散烟霞，竹拂雲霄招彩鳳。七寶林內更逍遙，八德池中多寂靜。遠列巔峯似插屏，盤旋溪澗壑如幽靜。曇花開放滿座香，舍利玲瓏超上乘。崑崙地脈發來龍，更比崑崙無命交。〕話說準提道人道罷，西方景致，戒法只得皈依。同準提辭了衆人，回西方去了。後來法戒在舍衛國化，那它太子，得成正果，歸於佛教。主漢明章二帝時，與教中國大闡沙門。此是後事不表。且說界牌關主將，見法戒被擒，忙命左右將圍圍中雷震子放了，開關同雷震子至營門納降。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雷震子轅門等令。子牙大喜，忙命進來。雷震子至帳前對子牙曰：徐蓋久欲歸周，屢被衆將阻撓。今特同弟子獻關納降，不敢擅入。在轅門外聽令。子牙傳令來，徐蓋縞素進營拜倒在地。啓曰：末將有意歸周，無奈左右官將不從，致竊行旌。屢獲罪戾，納款已遲。死罪死罪。望元帥海涵。子牙曰：徐將軍既知天命歸周，亦不爲遲。何罪之有？忙令請起。徐蓋謝過，請子牙進關。安撫軍民。子牙傳令，催人馬進關。子牙陞銀安殿，一面迎請武王。一面清查戶口庫藏。次日，武王駕進界牌關，衆將迎接。武王上銀安殿參謁。畢，王曰：相父勞心遠征，使孤不得與相父共享昇平。孤心不安。子牙曰：老臣以天下大事爲重，民坐水火之中，故不敢逆天。以圖安樂。子牙令徐蓋拜見武王。武王曰：徐將軍獻關有功，命設宴犒賞三軍。一宵已過。次日，子牙傳令起兵前取穿雲關。放砲起程。三軍吶喊，不過八十里一關。後哨報馬報入中軍。前軍已抵穿雲關。下子牙傳令放砲安營。正是：「戰將東征如猛虎，營前小校似貪狼。」話說穿雲關主將徐芳，乃是徐蓋兄弟。徐芳聞知兄長歸周，只急得三尸神爆跳，口鼻內生烟，大罵匹夫，不顧父母妻子，失身反叛。苟圖爵位，遺臭萬年。忙點聚將樂，衆將俱上殿參謁。徐芳曰：不幸吾兄忘親背君，苟圖富貴，獻了關隘。已降叛臣。但我一門難免戮身之罪。爲今之計，必盡力擒賊，以贖前罪。方可只見先行官龍安吉曰：主將放心，待末將先拿他幾員賊將，解往朝歌請罪。然後俟擒渠魁，以贖前愆，以顯忠靈。則主將滿門良眷自然無事矣。徐芳曰：此言正合吾意。只願先行與諸將協力同心，以剿叛逆。上報主恩，是吾之願也。其他亦非所顧。衆將商議不表。且說次日，子牙陞帳問曰：誰敢穿雲關去走一遭？徐蓋應聲曰：啓元帥穿雲關主將乃是末將之弟，不用張弓隻箭，末將說舍弟歸周，以爲進身之資。子牙大喜曰：將軍若肯如此，直爲不世之奇功。豈止進身而已。徐蓋上馬至關下大呼曰：左右開關，守關軍

士不敢擅自開關。忙報入帥府。啓主帥。有大老爺在關下叫關。徐芳大喜。快令開關請來。把關軍士去了。徐芳分付左右。埋伏刀斧手兩旁伺候。不一時。左右開關。徐蓋不知親弟有心拿他。徐蓋進關來。至府前下馬。逕至殿前。徐芳也不動身。問曰。來者何人。徐蓋大笑曰。賢弟爲何見我至此。而猶然若不知也。徐芳大喝一聲。命左右拿了兩邊。跑。出刀斧手。將徐蓋拿下。綁了。徐芳曰。辱沒祖宗匹夫。你降反賊。也不顧家眷遭殃。今日你自來至此。正是祖宗有靈。不令徐門受屠戮也。徐蓋大罵曰。你這不知天時的匹夫。天下盡已歸周。紂王亡在旦夕。何況你這彈丸之地。敢抗拒弔民伐罪之師。你要做忠臣。你比蘇護黃飛虎何如。洪錦鄧九公何如。我今被你所擒。死固無足惜。但不知何人擒你。以泄吾忿也。徐芳傳令。把這逆命的匹夫。且監候。俟拿了武王。姜尚一齊解往朝歌。正罪。左右將徐蓋監了。徐芳問。誰去討頭陣。走一遭。一將應聲而出。乃正印先行官神烟將軍。馬忠願往。徐芳許之。馬忠領令開關。砲聲響處。殺至周營。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雲關有將搦戰。牙子曰。徐蓋休矣。忙令哪吒去取關。就探徐蓋消息。哪吒領命上了風火輪。出得營來。見馬忠。金甲紅袍。威風凜凜。哪吒走至軍前。馬忠曰。來者莫非哪吒否。哪吒曰。然也。你既知我爲何不。倒戈納降。馬忠大怒曰。無知匹夫。你等妄自稱王。逆天反叛。不守臣節。侵王疆土。罪在不赦。不日拿住你。等粉骨碎身。尙自不知。猶且巧言饒舌。哪吒笑曰。吾看你等好一似土蛙腐鼠。頃刻便爲齏粉。何足與言。馬忠怒起。搖手中鎗。飛來直取哪吒。鎗閃灼光明。輪馬相交。雙鎗並舉。殺至穿雲關。正是。馬忠神烟無敵手。只恐哪吒道德高。馬忠知哪吒是道德之士。手段高強。自思。我若不先下手。恐他先弄手脚。反爲不美。馬忠把口一張。只見一道黑烟噴出。連人帶馬都不見了。哪吒見馬忠黑烟噴出口。迷住一塊。忙將風火輪。登起。把身子一搖。現出三頭八臂。藍臉獠牙。起在空中。馬忠在烟裏。看不見哪吒。急收神烟。正欲回馬。只聽得哪吒大叫。馬忠休走。吾來了。馬忠抬頭見哪吒。三頭八臂。藍面獠牙。在空中趕來。馬忠嚇得魂不附體。撥馬就走。哪吒就將九龍神火罩住馬忠。復把手一拍。罩裏現出九條火龍。圍繞。霎時間。馬忠化爲灰燼。怎見得有詩爲證。乾元玄妙授來真。祕有靈符法更神。火棗瓊漿原自異。馬忠應得化飛塵。話說哪吒燒死馬忠。收了神火。罩得勝回營。來見子牙。備言燒死了馬忠。姜子牙大喜。慶功不表。只見報馬報入關中。啓稟主帥。馬忠被哪吒燒死。徐芳大怒。傍邊轉過龍安吉曰。馬忠不知淺深。自恃一口神烟。故有此失。待未將明日成功。拿幾員反將解往朝歌。請罪。次日龍安吉上馬出關。前來搦戰。哨馬報

入中軍。子牙問誰人出馬，只見武成王黃飛虎上帳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黃飛虎上了五色神牛，提鎗出營。龍安吉見一員周將，怎見得，有詩爲證：「慣戰能征氣更揚，英雄猛烈性堅強。忠心不改歸周主，鉄面無回棄紂王。青史名標真義士，丹臺像列是忠良。至今伐紂稱遺跡，留得聲名萬古香。」龍安吉大呼曰：「來者何人？」飛虎曰：「吾乃武成王是也。」龍安吉曰：「你就是黃飛虎，反叛成湯，讓禍之根。今日正要擒你，催開馬搖手中斧來取黃飛虎，手中鎗急架忙迎。」二將相交，鎗斧並舉，大戰五十餘合。二將真是棋逢敵手，匠遇作家。龍安吉見黃飛虎的鎗法毫無漏洞，心下暗思：「莫與他賣弄精神，把鎗一挑，錦囊中取出一物，望空中一丟，只聽得有叮噹之聲。」龍安吉曰：「黃飛虎着我寶貝來也。」黃飛虎不知何物，抬頭一看，早已跌下鞍轡。關內人馬，吶一聲喊，將黃飛虎生擒活捉，繩纏索綁，拿進穿雲關去了。報馬報入中軍，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是怎麼樣拿了去的？」掠陣官回曰：「正戰之間，只見龍安吉丟起一團在空中，有叮噹之聲，黃將軍便跌下坐騎，因此被擒。」子牙聽說不悅，此又是左道之術。且說龍安吉將黃飛虎拿進穿雲關，來見徐芳、黃飛虎，站立言曰：「吾被邪術拿來，願以一死報國恩也。」徐芳罵曰：「真是匹夫捨故主而投反叛，今反說欲報國恩，何其顛倒耶！」且監在監中。徐蓋見黃飛虎來至，忙慰曰：「不才惡弟，不識天時，特倚邪術，不意將軍亦遭此羅網之厄。」黃飛虎點頭無語，惟有咨嗟而已。話說徐芳治酒與龍安吉賀功。次日，又至周營搦戰。子牙問誰敢出馬，只見洪錦出馬，來至陣前，看見是龍安吉，龍安吉曾在洪錦帳下爲偏將，洪錦曰：「龍安吉，你今見故主爲何不下馬納降，尙敢支吾耶？」龍安吉笑曰：「反將洪錦，何得多言！我正欲拿你等解進朝歌，以正國法，你何不知進退，尙敢巧言也。」拍馬就砍，刀斧並舉。龍安吉卽祭起一團在空中，不知此團兩個左右翻覆，如太極一般，扣就陰陽連環雙鎖。此團名曰四肢酥，此寶有叮噹之聲，耳聽眼見，渾身四肢骨解筋懈，手足齊軟。當時洪錦聽見空中響抬頭一看，便坐不住鞍轡，跌下馬來，又被龍安吉拿了進關。洪錦自思：「此賊昔在吾帳下，我就不知他有這件東西，誤陷匹夫之手。」左右將洪錦推至殿前，來見徐芳。徐芳大喝曰：「洪錦，你奉命征討，如何反降逆賊？今日將何面目見商君也？」洪錦曰：「天意如此，何必多言。吾雖被擒，其志不屈，有死而已。」徐芳傳令，且送下監去。黃飛虎見洪錦也至監中，各各嗟嘆而已。子牙又聽得報馬報進營來，言洪錦被擒，子牙心下十分不樂。次日報龍安吉又來搦戰，子牙問誰去見陣，只見南宮适出馬，與龍安吉戰有數合，被龍安吉仍用四肢酥，拿進關來。見徐芳，徐芳勸付也，送下監中。關外報

馬報與子牙。子牙大驚。傍有正印先行。哪吒言曰：「這龍安吉是何等妖術。連擒數將。待末將見陣。便知端的。不知龍安吉性命如何。且聽下同分解。」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瘟癘率蓋屬邪巫。疫癘閻浮盡若屠。列陣兇頑非易破。着人狂燥豈能蘇。
須臾遍染家家盡。頃刻傳尸戶戶殂。只爲子牙災未滿。穿雲關下受崎嶇。

話說哪吒上了風火輪。前來關下搦戰。大呼曰：「左右的傳與你主將。叫龍安吉出來見我。徐芳開報。就令龍安吉出陣。龍安吉領令。出得關來。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心下暗思：此人乃是道術之士。不如先祭此寶。易於成功。」龍安吉至軍前。問曰：「來者可。是哪吒麼？」道罷。哪吒未及答應。就是一鎗。哪吒的鎗對面相迎。輪馬交還。只一合。龍安吉就祭四肢酥。丟在空中。大叫：「哪吒看吾寶貝。」哪吒抬頭看時。只見陰陽扣就。如太極環一般。有叮噹之聲。龍安吉不知哪吒是蓮花化身。原無魂魄。焉能落下輪來。倏然此圈落在地下。哪吒見圈落下。不知其故。龍安吉大驚。正是：「鞍轡慌壞龍安吉。豈意哪吒法寶來。」話說哪吒又現出三頭八臂。祭起乾坤圈。大呼曰：「你的圈不如我的。也還你一圈。」龍安吉躲不及。正中頂門。打下馬來。哪吒復加上一鎗。結果了性命。哪吒梟了首級。進營來見子牙。取了龍安吉首級。子牙大喜。且說報馬報知徐芳。徐芳大驚。只見左右無將。朝廷又不點官來協守。止得方義真一人而已。如之奈何。忙修本遣官齋赴朝歌。不表。忽見左右來報。府前有一道人。要見老爺。徐芳忙傳令請來。少時見一道人。三隻眼。面如藍靛。赤髮撩牙。逕進府來。徐芳降階迎接。請上殿。與道人打稽首。徐芳尊道人上坐。徐芳問曰：「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乃九龍島鍊氣士。姓呂名岳。吾與姜尚有不世之仇。今特來至此。借將軍之兵。以復昔日之恨。」徐芳大喜。成湯洪福齊天。又有高人來助。治酒相待。一宿晚景不提。却說呂岳次日出關。至營前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子牙不知是呂岳。分付點兵出營。來至營前。看見對陣。乃是呂岳。不覺可笑。豈意子牙兩邊衆門人。一見呂岳。人人切齒。個個咬牙。子牙曰：「呂道友。你不知進退。尚不愧顏。當日既得逃生。而去。今日又復何爲投死地也。」呂岳曰：「我今日來時。也不知誰死誰活。只見雷震子大吼一聲。罵曰：「不知死的匹夫。」

吾來也。展開兩翅，飛在空中，擺黃金棍，夾頭打來。呂岳手中劍急架忙迎，金吒步行，用雙劍劈面砍來。木吒厲聲大罵：「激道不要走，也吃我一劍。」李靖、韋護、哪吒、衆門人，一齊擁上前來，將呂岳圍在垓心，怎見得有詩爲證：「殺氣迷空透九重，一千神聖逞英雄。這場大戰驚天地，海沸江翻勢更兇。」話說衆門人圍住了呂岳，呂岳現出三首六臂，祭起列瘟印，把雷震子打將下來。衆門人齊動手救回，子牙把打神鞭祭起空中，正中呂岳後背，打得三昧火迸出，敗回穿雲關來。呂岳進關，徐芳接住，安慰曰：「老師今日會戰，其實利害。」呂岳曰：「今日出去早了，等吾一道友來再去，便可成功。」話說子牙進營，見雷震子着傷，心下又有些不悅，且自不提。只見呂岳在關上，一連住了幾日，不日來了一位道者，至府前對軍政官曰：「你與主將說，有一道人求見軍政官。」呂岳曰：「請來。」少時，一道人進府，與呂岳打了稽首，與徐芳行禮坐下。徐芳問呂岳曰：「此位老師高姓大名？」呂岳曰：「此是吾弟陳庚，今日特來助你共破子牙，併擒武王徐芳，稱謝不盡。」忙治酒款待。呂岳問陳庚曰：「賢弟前日所練的那件寶貝，可曾完否？」陳庚答曰：「爲等此寶完了，方纔趕來，所以來遲。明日可以會姜尚矣。」正是：「鍊就奇珍行大惡，誰知海內有高明。」一宿晚景無詞，只至次日，呂岳命徐芳選三千人馬，出關來會子牙。徐芳親自掠陣不表，且說子牙陸帳與衆門人曰：「今日呂岳又來阻吾之兵，你們各要仔細，正議間，左右來報，楊戩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來至帳前行禮畢，言曰：「奉命催糧，無誤。」子牙曰：「呂岳今日又來阻住穿雲關，楊戩曰：呂岳乃是失機之士，何敢來阻行旌，話猶未了，只見軍政官來報，呂岳會戰，子牙忙傳令出營，率領衆將與諸門人隨子牙來至營前。呂岳曰：「姜子牙，吾與你有勢不兩立之仇，若論兩教作爲，莫非如此，且你係元始門下道德之士，吾有一陣擺與你看，但你認得吾，便保周伐紂，若是認不得，我與你立見高低。」子牙曰：「道友，你何不自守清淨，往往要作此業障，甚非道者所爲，你既擺陣，請擺來我看。」呂岳同陳庚進陣，有半個時辰，擺成一陣，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子牙，請看吾陣。」子牙同哪吒、楊戩、韋護、李靖上前來，楊戩曰：「呂道長，吾等看陣，不可發暗器傷人。」呂岳曰：「爾乃小輩之言，我自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豈有用暗器傷你之理？」子牙同衆人往前後看了一遍，渾然一陣，又無字跡，如何認得？子牙心中焦燥，此必不可攻伐之陣，又是左道之術。子牙忽然想起元始四傷界牌，關下遇誅仙，穿雲關底受瘟癘，此莫非是瘟癘陣，乃對楊戩曰：「此正應吾師元始之言，莫非是瘟癘陣麼？」楊戩曰：「待弟子對他說。」二人商議停當，四軍圍住呂岳，子牙公議此陣否。楊戩曰：「道長，此乃

小術耳。何足爲奇。呂岳曰：此陣何名？楊戩笑曰：此乃瘟癘陣。你還不曾擺全。俟擺全了，吾再來破你的。呂岳聞楊戩之言，如石投大海，半晌無言。正是：「爐中玄妙全無用，一片雄心付水流。」話說楊戩言罷，同衆人回營。子牙陞帳坐下，衆門人齊讚楊戩利齒伶牙。子牙曰：雖然一時回客，他好看終不知此陣中玄妙。如何可破？哪吒曰：且答應他。一時再作道理。況且才絕惡陣，與誅仙這樣大陣，俱也破了。何況此小小陣圍，不足爲慮。子牙曰：雖然如此，不可不慎。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豈可因其小而忽略衆門人齊曰：元帥之言甚善。正議間，左右來報：終南山雲中子來見衆門人曰：武王洪福齊天，自有高人來濟此陣之急也。子牙忙迎出轅門，接住雲中子。二人攜手行至帳中，坐下。子牙曰：道兄此來，必爲姜尚遇此瘟癘陣也。雲中子笑曰：特爲此陣而來。子牙欠身謝曰：姜尚屢遭大難，每勞列位道兄勳履，尚何以消受。因請教此陣中有何祕術，當用何人可破。雲中子曰：此陣不用別人，乃是子牙公百日之災。只至災滿，自有一人來破。吾與你代掌帥印，調督軍事，其餘不足爲慮。子牙曰：但得道兄如此，姜尚便一死又何足惜。况未必然乎。子牙欣然，就將劍印付與雲中子掌管。只見左右傳與武王，武王聞知雲中子說子牙有百日之災，忙至中軍左右來報。雲中子與子牙迎接上帳，行禮坐下。武王曰：聞相父破陣，孤心不安，往往爭持致多苦惱。孤想不若回軍各安疆界，以樂民心，何必如此。雲中子曰：賢王不知上天垂象，天運循環，氣數如此。豈是人爲縱欲迷之不能。賢王放心。武王默然無語，且不言。雲中子與子牙商議破敵，且說呂岳進關，同陳庚將二十一把瘟癘傘安放在陣內。按九宮八卦方位擺列，停當中立一土臺，安置用度符印，打點擒拿周將，正與陳庚在陣內調度。見左右來報，有一道人要見呂老爺。呂岳曰：是誰？與我請來。少時，那道人飄然而至。呂岳一見李平來，至忙迎住笑曰：道兄此來，必是來助我一臂之力，以滅周武姜尚也。李平曰：不然。我特來勸你，吾在中途聞你擺瘟癘陣，以阻周兵，我故此特地前來相勸道兄。今紂王無道，罪惡貫盈，天下共叛。此天之所以滅商湯也。武王乃當世有德之君，上配堯舜，下合人心，是應運而興之君，非草澤乘奸之輩。况鳳鳴岐山，王氣已鍾久矣。道兄安得以一人扭轉天命哉。子牙奉天征討，伐罪弔民，會諸侯於孟津，正應滅紂於甲子。難道我李平反爲武王，不爲截教來逆道兄之意，只爲氣數難回。道兄若依我勸，可撤去此陣。但憑武王與子牙征伐取關，我們原係方外閒人，逍遙自在，無束無拘，又何名釋利鎖之不能解脫耶。呂岳笑曰：李兄差矣。我來誅逆討叛，正是應天順人，你爲何自己受惑，反說我所爲非也。你看我

擒姜尙武王令他片甲不存。李平曰：不然。姜尙有七死三災之厄，他也過了馮了多少毒惡之人，十絕誅仙惡陣，他也逕過，也非容易至此。古云：前車已覆，後車當鑒。道兄何苦執迷如此？李平五次三番，勸不醒呂岳。此正是：「三部正神天數盡，李平到此也難逃。」話說呂岳不聽李平之勸，差官下書知會姜尙來破此陣，使命齎戰書至子牙行營，來至轅門，左右報入中軍。子牙命令來使命至中軍，朝上見禮畢，呈上戰書。子牙拆開展玩書曰：「九龍島鍊氣士呂岳致書於西岐元帥姜子牙，麾下竊聞物極必反，逆天必罰。爾西岐不守臣節，以臣伐君，以下凌上，有干綱常，得罪天地。況且以黨惡之衆，屢抗敵於天兵，伏闡教之術，復屠城而殺將，惡已貫盈，人神共憤。故上天厭惡，特假手於吾，設此瘟癘陣，令差致書，早早批宣，以決勝負。如自揣不德，急早倒戈，尙待爾不死。戰書至日，速乞自裁。」且說子牙看罷書，將原書批回，明日決破此陣。來使命領書回見呂岳，不表。次日，雲中子在中軍請子牙上帳，用三道符印前心一道，後心一道，冠內一道，又將一粒丹藥與子牙揣在懷中，打點停當，只聽得關外炮響，報馬報進營來。有呂岳在營前搦戰，子牙上了四不相。武王同衆將諸門下齊至軍前掠陣，真好瘟癘陣，怎見得有讚爲證：「殺氣漫空，悲風四起，殺氣漫空，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神嘯，悲風四起，昏騰騰盡是那雷轟電掣，透心寒，怎禁他冷氣侵人，解骨酥難當。他陰風撲面，遠觀似飛砂走石，近看如霧捲雲騰。瘟疫氣陣飛來，水火扇扇亂舉，瘟癘陣內神仙怕正。應姜公百日災。」話說子牙至陣前，曰：「呂岳，你今設此毒陣與你定決雌雄，只怕你禍至難逃，悔之晚矣。」呂岳忙催開金睛駝，仗劍飛來，直取子牙手中劍，急架忙迎。二人戰未及數合，呂岳掩一劍，逕入陣去了。子牙催開四不相，隨後趕進陣來。呂岳上了八卦臺，府一把瘟癘傘，往下一蓋，昏昏黑黑，如紅砂黑霧罩將下來，勢不可當。子牙一手執定杏黃旗，架住此傘，可憐正是：「七死三災扶帝業，萬年千載竟留芳。」話說呂岳將子牙困於陣中，復至陣前大呼曰：「姜尙已絕於吾陣，叫姬發早早受死。」武王在轅門，聞呂岳之言，慌問雲中子曰：「老師相父若果絕於陣中，真痛殺孤家也。」雲中子曰：「不妨。此是呂岳謬言，子牙該有斬日之災，只見後邊哪吒、楊戩、金木二吒、李靖、韋護、雷震子、一齊大呼，拿這妖道碎屍萬段，以洩我等之恨。」呂岳陳庚二人向前迎敵，大戰在一處，只殺的陰風颯颯，冷霧迷空，怎見得：「這幾個赤膽忠良名譽大，他兩個要阻周兵心思壞。一低一高兩相持，數位正神同賭賽。降魔杵來得快，正直無私真寶貝。這一邊哪吒楊戩善騰挪，那一邊呂岳陳庚多作怪。刀鎗劍戟往來施，俱是玄門仙器械。今日穿雲

關外賭神通各逞英雄真可愛一個兇心不息阻周兵一個要與武王安世界苦爭惡戰豈尋常地慘天昏無可奈
話說衆人把呂岳陳庚困在垓心哪吒現了三首六臂把乾坤圈祭起正中陳庚背窩上楊戩祭哮天犬把呂岳
頭上咬了一口二人逕敗進瘟瘟陣去了衆門人也不趕他同武王進營武王不見子牙心中甚是不樂問雲中子
曰相父受困於陣內幾時方能出來雲中子曰不過百日之厄災滿自然無事武王大驚曰百日無食焉能再生雲
中子曰大王可記得在紅沙陣內也是百日自然無事古云有福之人千方百計莫能害他無福之人遇溝壑也喪
性命大王不必牽掛且不講武王納悶在帳內度日如年雙眉頻鎖且說呂岳自困住了子牙甚是歡喜每日入陣
內三次用傘上之功將瘟瘟來毒子牙可憐子牙全仗崑崙杏黃旗撐住瘟瘟傘陣內常放金光千百朵惑惑或現
保護其身話說呂岳進關來徐芳接住曰老師今將姜尚困於陣內不知他何日得死周兵何日得勦呂岳曰吾自
有法取之徐芳曰如今且把擒獲周將解往朝歌請罪吾另外再作一本稱讚老師功德併請益兵防守呂岳曰不
必言及吾等你乃紂臣理當如此我是道門又不受他符祿言之無用只是不可把反臣留在關內提防不測這倒
是緊要事併請兵協守再作理會徐芳領命慌忙把四將點名上了囚車差方義真押解往朝歌請罪正是「指望
成功扶帝業中途自有異人來」且說方義真押解四將往潼關來算只有八十里不一日就到且按下不表話說
青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閒暇無事往桃園中來見楊任在傍真君曰今日正該你去穿雲關以解子牙瘟瘟
陣之厄並釋四將之愆楊任曰老師弟子乃是文臣出身非是兵戈之客真君笑曰這有何難學之自然得會不學
雖會也疎真君隨入後洞取出一根鎗名曰飛電槍在桃園裏傳與楊任有歌爲證「君不見此鎗名號爲飛電穿
心透骨不尋常刺虎降龍真可羨先天鉛汞配雌雄鍊就坎離相眷戀也能飛也能戰變化無窮隨意見今日與你
破瘟瘟呂岳逢之鮮血濺」話說楊任乃是封神榜上之神自然聰慧一見真君傳授須臾即會真君曰我把雲霞
獸與你騎還有一把五火神焰扇你帶了下山若進陣中須是如此如此自然破他瘟瘟陣何愁呂岳不滅也還有
黃飛虎四將有難在中途你先可救他在關內以爲接應破陣後裏外夾攻定然成功楊任拜辭師父下山上了雲
霞獸把頂上角拍了一拍那騎四蹄自然生起雲彩望空中飛來正是「莫道此獸無好處曾赴蟠桃四五番」且
說楊任霎時已至潼關離城有三十里遠只見方義真解着犯官前進旗幡上大書解岐周反將黃飛虎南宮适等

名字。楊任落下獸來，阻住去路，大叫曰：「來將那裏去！」軍士一見楊任生的古怪，蹊蹺，眼眶裏長出兩隻手來，手心裏又有兩隻眼睛，騎着一匹神獸，五柳長髯，飄揚腦後，軍士見之無不駭然。飛報與方義真，啓上將軍，今來了一個古怪異人，阻住去路，方義真仗自己胸襟把馬一夾，走出車前，見楊任如此行狀，從來也不曾有這樣的相貌，心中也是着驚，大呼曰：「來者何人？」楊任終是文官出身，言語自然輕柔，乃應曰：「不須問我，吾乃上大夫楊任是也。將軍，天道已歸明主，你又何必逆天行事，自取滅亡也？」方義真曰：「吾奉主將命令，押解周將，往朝歌請功，你爲何阻住去路？」楊任曰：「吾奉師命下山來破瘟癘陣，今逢將軍押解周將，理宜救護，我勸將軍不若和我歸了武王，正所謂應天順人，不失封侯之位，有何不可？」方義真見楊任低言悄語，不把楊任放在心上，把手中鎗一舉，大喝曰：「逆賊休走！吃我一鎗！」楊任忙用手中的鎗，急架相還，兩家大戰，未及數合，楊任恐軍士傷了，被擒官將忙用正火神烙扇照着方義真一扇搨去，楊任不知此扇利害，一聲響，怎見得可憐，有詩爲證：「烈焰騰航萬丈高，金蛇千道逞英豪。黑煙捲地紅三尺，煮海翻波咫尺消。」話說楊任把扇子一搨，方義真連人帶馬化一陣狂風去了，衆軍士見了，吶一聲喊，抱頭棄兵，敗走回關。且說黃飛虎等見楊任這樣相貌，知是異人，不才便是上大夫楊任，因紂王失政，起造鹿臺，我等直諫，虎俱是一殿之臣，忙下了雲霞獸，口稱黃將軍，我非別人，不才便是上大夫楊任，因紂王失政，起造鹿臺，我等直諫，昏君將吾剜去二目，多虧道德真君救吾上山，將兩粒仙丹放在目中，故此生出手中之眼耳，今特着我下山來破瘟癘陣，先救將軍等，故効此微勞耳，隨放了四將，四將謝過了楊任，只是咬牙深恨楊任曰：「四位將軍且不必出關，且借住民家，待吾破了瘟癘陣，那時率衆取關公等，可作內應，只聽炮響爲號，不可有誤。」黃飛虎等感謝楊任，自投關內民家去了。且說楊任上了雲霞獸，出穿雲關，來至周營，下了雲霞獸，軍政官見了大驚，楊任曰：「早報於武王，吾非反臣也，報馬報入中軍，有異人求見。」雲中子知是楊任來了，忙傳令請進中軍，諸將見了，各自駭然。楊任見雲中子下拜曰：「師叔在此，料呂岳何能爲患？」雲中子安慰謝舉，請起，與衆門人相見。楊任來見武王，武王大驚，問其原故，楊任把紂王剜目之事，又說了一遍。武王大喜，命治酒款待。楊任又將救了四將事表過，吾師特命不才來破瘟癘陣，耳雲中子曰：「你來的正好，還差三日，正是百日之厄，完滿衆門人，又見添楊任，各有喜歡之色，不覺過了三日，次日清晨，周營砲響，大隊齊出一千周將，與衆門人併武王雲中子，齊至轅門，看楊任破瘟癘陣。楊任至陣前，大呼曰：

呂岳何不早來見我。只見陣內呂道人現了三首六臂，手執寶劍而出。見楊任相貌異常，心下也是驚駭。忙問曰：「你是何人，通個名來。」楊任曰：「吾乃道德真君門下，楊任是也。今奉師命下山，特來破你瘟癘陣。」呂岳笑曰：「你不過一小童耳，敢出大言，仗劍來取楊任飛電鎗，急架相還。」二獸相交，鎗劍並舉，未及三合，呂岳掩一劍望陣中而走。楊任大呼曰：「吾來也。」楊任進陣，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痘疹惡疾勝瘡瘍，不信人間有異方。
泡製毒生追命藥，漿清氣絕索魂湯。
時行戶戶應多難，傳染人人盡着傷。
不是武王多福蔭，枉教軍士喪疆場。

話說呂岳走進陣去，楊任趕進陣來，呂岳上了八卦臺，將瘟癘傘撐起來，往下一罩。楊任把五火扇一搨，那傘化為灰燼，飄揚而去。又連搨了數搨，只見那二十把傘盡成飛灰。當有瘟部神祇李平進陣來，指望勸解呂岳，不要與周兵作難。也是天數該然，恰逢其會，當被楊任一扇子搨來，李平怎能逃脫，可憐正是「一點靈心分邪正，反遭一搨喪微軀。」李平誤被楊任一扇子搨成灰燼，陳庚大怒罵曰：「何處來的妖人，敢傷吾弟。」舉兵刃飛取楊任，把扇子連搨數搨，莫說是陳庚一人，連地都扇紅了。呂岳在八卦臺上見勢兇險，捏着避火訣，指望逃走，不知楊任此扇乃五火真性，攢簇而成，豈是五行之火，可以趨避。呂岳見火勢愈熾，不能鎮壓，抽身後便走，被楊任趕上前連搨數搨，把八卦臺與呂岳俱成灰燼。三魂俱赴封神臺去了。有詩為證：「九龍島內曾修鍊，得道多年根未深。今日遭逢神火扇，可知天意滅真心。」話說楊任破了瘟癘陣，只見子牙在四不相上伏定，手執着杏黃旗，左右金花發現，擁護在身。諸門人看見齊來攙住子牙，不言不語，面如淡金，只見四不相一躍而起。武王在轅門見武吉背負子牙而來，武王垂淚言曰：「相父不過為國為民，受盡苦中之苦，隨將子牙背至中軍，放在臥榻之上。雲中子用丹藥灌入於子牙口中，送下丹田少時，子牙睜目見衆將官立在左右，乃言曰：「有勞列位苦心。」武王大喜曰：「相父且自安心，仔細調理。」子牙在中軍安養了數日，只見雲中子曰：「子牙且自寬心，待後萬仙陣，我等再來助你。」今日且奉別。子牙不敢強留，雲中子回終南山去了。子牙打點取關，只見楊任上前言曰：「前日不才已暗放了四將在內，元帥可作速。」

調遣子牙見楊任說有四將在內，須得裏外夾攻，方可取關。子牙傳令點衆將攻關，且說徐芳又見破了瘟瘟陣，左右來報，方義真已死，四將不知所往，心下十分着忙，只見門外殺聲振地，鑼鼓齊鳴，喊聲不止，如天崩地塌之狀。徐芳急上關來守禦，只見周兵大勢人馬四面駕起雲梯火炮，攻打甚急，有雷震子大怒飛在空中，一棍刷在城敵樓上，把敵樓打塌了半邊。徐芳禁持不住，急下城來，雷震子已站於城上，哪吒登起風火輪，也上城來守城。軍士見雷震子這等兇惡，一齊走了，哪吒下城，斬落了鎖鑰，周兵一擁而入。徐芳見周營大勢人馬進關，只得縱馬搖鎗前來抵當。被周營大小衆將把徐芳圍困在當中，彼此混戰。且說黃飛虎南宮适、洪錦、徐蓋聽得關內喊殺，知是周兵成功，四將步行趕至關前，見周兵已將徐芳困住。黃飛虎大呼曰：徐芳休走，吾來也。徐芳正在着忙之際，又見黃飛虎等四人冲殺而來，不覺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黃飛虎一劍砍來。徐芳望後一閃，那劍竟砍落馬首，把徐芳撞下鞍轡。被士卒生擒活捉，拿縛關下。衆將收了軍卒，迎姜元帥進關，陞堂坐下，出榜安民。畢，有黃飛虎南宮适等來見子牙。子牙曰：將軍等身受陷穽之苦，幸皇天庇佑，轉禍爲福，此皆將軍等爲國忠心感動天地耳。衆將在穿雲關安置已定。子牙分付把徐芳推來，左右將徐芳擁至塔前，徐芳立而不跪。子牙罵曰：徐芳你擒兄已絕手足之情，爲臣有失邊疆之責，你有何顏尚敢抗禮？此乃人中之禽獸也。速推出斬了。衆軍士把徐芳推出，斬首，號令在穿雲關武王設宴與衆將飲酒犒賞。三軍翌日子牙傳令起兵，行有八十里，兵至潼關安營，炮響三聲，立下寨柵。子牙陞帳，衆將官參謁，舉商議取關。且言潼關主將余化龍有子五人，乃是余達、余兆、余光、余先、余德。惟余德一人在海外出家，不在潼關。連余化龍只有父子五人守此關隘。忽聽關外砲響，探馬報知周兵抵關下寨。余化龍謂四子曰：周兵此來，一路屢屢得勝，今日至此，亦是勁敵，須是要盡一番心力。四子齊應曰：父親放心，料姜尚有多大本領，不過偶然得勝，諒他有何能過得此關？不言余化龍父子商議，再言子牙次日陞帳，問左右誰去取此關。見陣一遭，傍有太鸞應聲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太鸞出營至關下，搦戰哨馬報入關中。余化龍和長子余達出關，余達領令出關。太鸞見潼關內有一將銀甲紅袍，真個齊整，滾出關來，怎見得有讚爲證。紫金冠名束髮，飛鳳盔雉尾插，面如傅粉一般。同大紅袍罩連環甲，獅鬃寶帶現玲瓏，打將鋼鞭如鐵塔，銀合馬跑白雲飛。白銀寶杵鞍上拉，大紅旗上書金字。潼關守將名余達。話說太鸞大呼曰：潼關來將何名余達？曰：吾乃余元帥長子余達是也。久聞姜尚大逆不道，與兵

構怨不守臣節，干犯朝廷關隘，是自取滅亡耳。太鸞曰：吾元帥乃奉天征討東進五關，弔民伐罪，會合天下諸侯，觀政於商。五關今已進三，爾尚敢拒逆天兵哉！速宜倒戈免汝一死。若候關破之日，玉石俱焚，追悔何及！余遂大怒，搥鎗直取太鸞手中刀，對面迎來。二將大戰二三十合，余遂撥馬便走。太鸞隨後趕來，余遂聞腦後馬至，掛下鎗，取出攢心杵，回手一杵正中太鸞面上。太鸞翻落鞍轡，可憐為將官的，正是「禍福隨身於頃刻，翻身落馬項無頭」。余遂把太鸞一杵打下馬來，復一鎗結果了性命。梟了首級，掌鼓進關。見父請功，將首級號令於關上，收兵回見。子牙報知子牙，聞太鸞已死，心下不樂。次日，子牙隱帳，只見蘇護上帳，欲去取關子牙許之。蘇護上馬至關下討戰，哨馬報知余化龍命次子余兆出關對敵。蘇護問曰：來者何人？余兆曰：吾乃余元帥次子。余兆也，你也是何名？蘇護曰：吾非別人，乃冀州侯蘇護是也。余兆曰：老將軍末將不知是老皇親老將軍身為貴戚，世受國恩，宜當共守皇土，以圖報効。何得忘椒房之寵，一旦造反以助叛逆？竊為將軍不取，一旦武王失恃，那時被擒身戮，國亡遺譏萬世，追悔何及。速宜倒戈，尚可轉禍為福耳。蘇護大怒曰：天下大勢，八九已非商土，豈在一潼關也？縱馬搖鎗直取余兆。余兆手中鎗急架忙迎，二馬來往未及數合，余兆取一杏黃旗一展，咫尺似一道金光一晃，余兆連人帶馬就不見了。蘇護不知其故，急自左右看時，腦後馬至，慌忙轉馬，早被余兆一鎗刺中脅下。蘇護翻鞍落馬，一靈已往封神臺去了。余兆取了首級，進關來見父報功，將首級號令慶喜不表。且說子牙又見折了蘇護，着實傷悼。蘇護長子蘇全忠聞報痛哭，上帳欲報父仇。子牙免強許之。蘇全忠領命至關下搦戰，哨馬報進關來。余化龍令第三子余光出關對敵。蘇全忠見關中一少年將來，切齒咬牙大喝曰：你可是余兆？快來領死。余光曰：非也。吾乃是余元帥三子，余光是也。蘇全忠大怒，縱馬搥戟沖殺過來。二馬相交，戟鎗並舉。大戰有二十餘合，余光撥馬便走。蘇全忠因父親被害，怒發如雷，大罵曰：不殺匹夫誓不回兵。趕下陣來，余光按下鎗取梅蓋標回首一標，有五根一齊出手。全忠身中三標，幾乎墜於馬下。收回周營。余光得勝進關，見父回令，標打蘇全忠收回。余化龍曰：明日待吾親會姜尚，設謀共破周兵，必取全勝。次日關中點炮，吶喊。余總兵帶四子出關，至周營搦戰。哨馬報進營來，子牙與衆將出營拒敵。左右軍威甚整，余化龍見子牙出兵，嘆曰：人言子牙善於用兵，果然話不虛傳。余化龍看罷，一騎當先。姜子牙請了子牙答禮曰：余元帥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不才奉天征討獨夫，以除不道，弔民伐罪，所以望風納降，俱得保全富貴。所有逆

命者。隨即敗亡。國家盡失。元帥不得以昨日三次僥倖之功。認爲必勝之策。倘執迷不悟。一時玉石俱焚。悔之何及。請自三思。毋貽伊戚。余化龍笑曰。似你出身淺薄。不知天高地厚之恩。只知妖言惑衆。造反叛主。以逞狂妄。今日逢吾。只教你片甲無存。死無葬身之地矣。厲聲大叫。左右誰與我拿姜尙見頭一功。只見左右四子。冲殺過來。蘇全忠戰住余達。余兆敵住武吉。鄧秀抵住奈光。余先戰住黃飛虎。余化龍壓住陣脚。四對兒交兵。這場大戰。怎見得好殺。有讚爲證。兩陣上旗旛。四對將各逞英豪。長鎗闊斧。並相交短劍斜揮。閃耀蘇全忠英雄。趕赴余達似猛虎。頭搖武吉。只叫活拿余兆。鄧秀喊捉奈光。黃飛虎恨不得鎗挑余先。下馬衆兒郎助陣。似潮湧波濤。咫尺間天昏地暗。殺多時鬼哭神號。這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血凝膏尙不肯干休罷了。八員戰將各要爭先。余達撥馬就走。蘇全忠隨後趕來。被余達回手一杵。正中護心鏡上。打得紛紛粉碎。蘇全忠翻身落馬。余達勒回馬。挺鎗來刺。早有雷震子展開雙翅。飛來且快。使開黃金棍。當頭刷來。余達只得架棍。周營內早有偏將祈公。將全忠救回。話說余化龍見雷震子敵住余達。自縱馬舞刀來取子牙。傍有哪吒。登風火輪。挺鎗來戰。來往冲突。兩軍殺在虎穴之中。正酣戰間。却有楊戩催糧至營。見子牙開對交兵。楊戩立馬橫刀。看十人對敵。不分勝負。楊戩自思曰。待吾暗助他們一陣。遠遠將哮天犬祭起。余化龍那裏知道。被哮天犬一口咬了頸子。連盔都帶去了。哪吒見余化龍着傷。急急祭起乾坤圈。一箇正中余先肩窩。大敗而走。周兵揮動人馬。冲殺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血淋滿地。子牙掌鼓回營。正是。眼

前得勝權回寨。只恐飛災又降臨。話說余化龍被哮天犬所傷。余先又打傷肩背。父子二人呻吟一夜。府中大小俱不能安。不一日。余德回家探父家。將報知五爺來了。余化龍尙自呻吟不已。只見余德走近臥榻之前。見父親如此模樣。急忙問。余化龍將前事備述一遍。余德曰。不妨。這是哮天犬所傷。忙取丹藥。用水敷之。即時全愈。又用藥調治。兄長余先當日。晚景休提。次日。余德出關至周營。只要妻子牙答話。哨馬報入中軍。子牙隨出大營。見一道童頭挽抓髻。麻鞋道服。仗劍而來。子牙曰。道者從何來。余德曰。吾乃余化龍第五子。余德是也。楊戩用哮天犬咬傷吾父。哪吒用乾坤圈傷吾兄。今日下山。特爲父兄報仇。吾與汝等共顯胸中道術。以決雌雄。縱步仗劍來取子牙。傍有楊戩舞刀。忙迎。哪吒提鎗現出三首六臂。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一齊上前迎敵。只稱。拿此攢道。休得輕放。衆門人一齊上前。將余德圍在垓心。縱有奇術。不能使用。楊戩見余德渾身一團邪氣。裹住。知是左道之術。把馬跳出圍。

子去取彈弓在手，發出金丸，正中余德。余德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回營，楊戩見子牙曰：「余德乃左道之士，身一團邪氣籠罩，防他暗用妖術。」子牙曰：「吾師有言，謹防達兆光先德，莫非此就是余德也。傍有黃飛虎曰：『前日四將輪戰四日，果然是余達。』余光先余德子牙大驚，憂容滿面，雙鎖眉梢，正尋思無計，且說余德著傷，敗回關上。進府用藥服了，不一時身體全愈。余德切齒深恨曰：『我若留你一個，也不是有道之士。彼時至晚，余德與四兄曰：『你們今日沐浴淨身，我用一術使周兵七日內叫他片甲無存。』四人依其言，各又沐浴更衣。至一更時分，余德取出五個帕來，按青黃赤白黑顏色鋪在地下。余德又取出五個小斗兒來，一人拿着一個，叫你抓着酒，你就洒，叫你把此斗往下潑，你就潑，不用張弓射箭。七日內死他乾乾淨淨兄弟五人，俱站在此帕上。余德步罡斗法，用先天一炁，忙將符印祭起好風，有詩爲證：『蕭蕭颯颯無蹤，拔樹崩山勢更兇。莫道封姨無用處，藏妖影怪作先鋒。』話說余德祭起五方雲來，至周營站立空中，將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潑洒至四方，回不表。且說周營衆人俱肉體凡胎，如何經得起三軍人人發熱，衆將個個不甯。子牙在中軍也自發熱，武王在後殿自覺身疼六十萬人馬俱是如此。三日後，一概門人衆將渾身上下俱長出顆粒，莫能動履。營中煙火斷絕，止得哪吒乃蓮花化身，不逢此厄。楊戩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故此夜間不在營中，各自運度。因此上不曾侵染，只見過了五六日子，牙渾身上下俱是黑的。此痘形按五方，青黃赤白黑，哪吒與楊戩曰：『今番又是那年呂岳之故事。』楊戩曰：『呂岳伐西岐，還有城郭可依，如今不過行營寨柵。余達曰：『乘周營諸將有難，吾等領兵下關，一齊殺出。』只此一陣成功，豈不爲美。余德曰：『長兄不必勞師動衆，他自然絕盡也。』使傍人知我等妙法無邊，不動聲色，令周兵六十萬餘人自然妙絕。父子五人齊曰：『妙哉妙哉。』看官，此正是武王有福，不然若依余達之言，則周營兵將死無噍類，正是『洪福已扶仁聖主，徒令余達逞奇謀。』話說楊戩見子牙看看病勢危急，心下着慌，與哪吒共議曰：『師叔如此狼狽，呼吸俱難，如之奈何？』話猶未了，只見半空中黃龍真人跨鶴而來，楊戩哪吒迎接黃龍真人至中軍坐下。真人曰：『楊戩你師父可曾來？』楊戩答曰：『不曾來。』真人曰：『他原說先來，如今該會萬仙陣了。』話未絕時，又聽得玉鼎真人自空中來，至楊戩迎迓拜罷。玉鼎真人起身入內營來，看子牙見子牙如此模樣，真人點頭嘆曰：『雖是帝王之師，好容易正是你。』七死三災，今已滿清名留在簡編中。』玉鼎真人嘆息不已，隨命楊戩你再往火雲洞走一遭。楊戩領命借土遁往火雲洞而來，如風雲一

樣。看看來至山脚下，好山真無限的景致，有奇花馥馥，異草依依，怎見得有賦爲證。勢連天界，名號火雲，青青翠翠的喬松，龍鱗重疊，猗猗挺挺的秀竹，鳳尾交加，蒙蒙茸茸的碧草，龍鬚柔軟，古怪的古樹，鹿角丫叉，亂石堆山，似大大小小的伏虎，老籐掛壁，似灣灣曲曲的騰蛇，丹壁上更有些分分明明，金碧影低，澗中只有那香香馥馥的瑞蓮華，洞府中鎖着那氤氳氳的霧靄，青巒上籠着那爛爛縵縵的煙霞，對對彩鸞鳴，渾似那咿咿啞啞的律呂，雙雙丹鳳嘯，恍疑是嘹嘹亮亮的笙笳，碧水跳珠，點點滴滴，從玉女盤中泄出，虹霓流彩，閃閃灼灼，自蒼龍嶺上飛斜，真個是福地無如仙境好，火雲劍府勝玄都。話說楊戩看罷景致，不敢擅入，少時見一水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敢煩師兄借傳一語。」楊戩求見童子，認得楊戩忙回禮曰：「師兄少待。」童子回言畢，進洞府來，啓皇爺外，面有楊戩求見，伏羲聖人曰：「着他進來。」童子復至外面，楊戩進見，楊戩在蒲團前倒身下拜，弟子楊戩願皇爺聖壽無疆，拜罷，將書呈上，伏羲展玩書曰：「弟子黃龍真人，玉鼎真人，薰沐頓首，謹書上啓，闢天開地，太昊皇帝座下，弟子仰仗三教演習靈文，自宜默守蒲團，豈敢冒言湊奏，但弟子等運逢劫數，殺戒已臨，襄應運之天子，伐無道之獨夫，兵至潼關，突遭余德，以左道之幻術，暗毒藥於生靈，茲有元戎姜尚，賢門徒將士，兵卒六十餘萬，驟染顆粒之瘡，莫辨爲癘爲毒，懾懾待瘳，至呼吸以難通，日夕垂亡，雖水漿而莫用，自思無奈，仰叩仁慈，懇祈大開惻隱，憐繼天立極之聖君，拯無辜之性命，早施雨露，以慰倒懸，臨啓不勝感命之至。」伏羲看罷書，謂神農曰：「今武王有事於天下，乃是應運之君，數當有此厄難，吾等理宜助一臂之力。」神農曰：「皇兄之言是也，遂取三粒丹藥，付與楊戩，楊戩得了丹藥，跪而啓曰：「此丹將何用度？」伏羲曰：「此丹一粒可救武王，一粒可救子牙，一粒用水化開，只在軍前四處灑過，此毒氣自然消滅。」楊戩又問曰：「不知此疾何名？」伏羲曰：「此疾名爲痘疹，乃是傳染之病，若救稍遲，俱是死症。」楊戩又啓曰：「倘此疾後日傳染人間，將何藥能治？」賜指示神農曰：「你隨我出洞，至紫雲崖來。」楊戩隨來，神農至崖前，尋了一遍，神農拔一草，遞與楊戩，你與人間傳與後世，此藥能救痘疹之患也。」楊戩又跪懇曰：「此草何名？」神農曰：「你聽我道來，此草有詩爲證：『紫梗黃根八瓣花，痘瘡發表是升麻。長桑曾說玄中妙，傳與人間莫浪誇。』」話說楊戩求了丹藥，又傳下升麻，以濟後人，離了火雲洞，迺至周營，來見玉鼎真人，備言求得丹藥，併升麻之草，可救痘疹之厄。黃龍真人忙將丹藥化開，先救武王，玉鼎真人來治子牙，楊戩與哪吒用水化開此丹，用楊枝洒起，四處來雲時間。

痘疹之毒。即時全消。正是「痘疹毒害從今起。後人遇着有生亡。」周營內被楊戩。哪吒在四面遍洒。只三山五岳。門人與凡夫不同。俱是腹內有三昧真火的。又會五行之術。不覺俱先好了。人人切齒個個咬牙。次日子牙見衆門人臉上。俱有疤痕。子牙大怒。與衆人共議。取潼關泄恨。衆人齊厲聲大叫曰。今日不取潼關。勢不回軍。不知余化龍父子性命如此。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萬仙惡陣列山隈。颯颯寒風劈面催。
魚龍此際分真偽。玉石從今盡脫胎。
片片祥光籠斗柄。紛紛殺氣透靈臺。
多少修劫遭此劫。三尸斬去五雲開。

話說余化龍與余達等俱聽了余德言語。不以周兵爲意。日逐飲酒。只等周營兵將自己病死。那一日不覺就是第八日。余化龍對諸子言曰。今日已是八日。不見探事官來報。我們可上城一看。五子齊曰。上城看看纔是。那時離了帥府上的城來。只見周營比起初三四日。光景不同。起先營中毫無烟火。今日周營中反覺騰騰殺氣。烈烈威風。人勇取。個個精神。旌旗嚴整。金鼓分明。重重戈戟。疊疊鎗刀。余化龍忙問余德曰。這幾日周營中已有恢復光景。此事如何。余達從傍埋怨曰。兄弟。你不從吾言。致有今日。豈有人是自家會死得盡的。余德默默不言。暗思。吾師傅我此術。響應隨時。豈有不准之理。其中必有原故。乃對父兄言曰。事已至此。遲疑無益。此必有人在暗中解了。諒他一時身弱。不能爭戰。不若乘其不備。一戰可以成功。遲則有變。余化龍聽說。只得領了五子。殺出關來。奔周營。欺周將身弱。余德穿道服。仗劍在前。如風馳雨驟而來。喊聲大震。姜子牙與衆門人諸將。正要出營相逢。其時楊戩曰。此匹夫恃強欺敵。是自取死也。子牙坐四不相。哪吒引道衆門人左右擁護。一齊殺出營來。大呼曰。余化龍。今日是汝父子死期至矣。金木二吒氣冲牛斗。楊任腹內生烟。雷震子聲如霹靂。韋護咬碎鋼牙。李靖欲平吞他父子。龍鬚虎足踏水雲。奮勇爭先。余家父子迎上前來。周營中衆門人裹住了余家父子。未及數合。哪吒現了三頭八臂。登起風火輪。先在潼關城上。軍士見哪吒三頭八臂。一聲喊。散了個乾淨。余化龍父子見哪吒上關。身子被衆人裹住。不得跳出圈子。因此上出了神。被雷震子一棍。正中余光頂上。翻下馬來。余達大呼曰。匹夫傷吾之兄。勢不兩立。來戰雷震

子又被韋護祭起降魔杵，把余達打死，倒身塵埃。楊任將扇子一搥，余先余兆二人化作灰塵而散。余德見兄弟已死，四人大怒，直奔子牙殺來。子牙身體方纔好，諒戰不過，急祭打神鞭於空中，正中余德，打翻在地，早被李靖一戟刺死。雷震子見哪吒上城也飛進城來，余化龍見五子陣亡，潼關已歸西土，在馬上大呼曰：「紂王臣不能盡忠，扶帝業，爲子報深仇。」臣今拚一死，而報君恩也。余化龍仗劍自刎而亡。後人單道余化龍父子一門死節，有詩吊之：「鐵騎馳驅血刃紅，潼關力戰未成功。一門盡節忠商主，萬死丹心泣曉風。荷祿真能慚素餐，捐生今始識英雄。清風耿耿流千載，豈在漁樵談笑中。」話說余化龍自殺，子牙驅人馬進關，出榜安民，清查庫藏，子牙憐余化龍父子一門忠烈，命左右收屍厚葬。凡軍士未得平復的，俱放在潼關調理。子牙方分撥已定，只見黃龍真人、玉鼎真人與子牙議曰：「前面就是萬仙陣了，可請武王也暫歇在此關。我等領人馬往前面要路上先命人造起蘆篷、蓆殿，迎迓三教師尊，我等只此一舉，以完劫數了。此紅塵之殺運也。子牙不覺大喜，忙命楊戩、李靖去造蘆篷，二人領命去訖。周營衆將自從遭痘疹之厄，人人身弱，個個狼狽，俱在關上將息。又過了數日，只見李靖回令蘆篷俱已完備。黃龍真人曰：「蘆篷既完，只是衆門人去得，餘者俱離四十里遠，在下圍營，俟破陣後，方許起程。衆將得令，就此駐劄，不表。」且說子牙同二位真人與諸門人弟子，前至蘆篷上，但見懸花結彩，香氣氤氳，迎接玉虛門下之客。今日萬仙陣總會，一面滿其紅塵殺戒，再去返本還原，不一時，這三山五岳衆道人齊齊拍手大笑而來。廣成子、赤精子、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慈航道人、清虛道德真君、太乙真人、靈寶大法師、道行天尊、懼留孫、雲中子、燃燈道人衆道人見子牙稽首曰：「今日之會正完，其一千五百年之劫數正是。」緣滿皈依從正道，靜心定性誦黃庭。」子牙迎接上，篷坐下，先論破陣原故。燃燈曰：「只等師長來，自有道理。衆賢默默端坐，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中，見燃燈道人頂上現了三花，冲上空中，已知玉虛門下衆道者來了，隨發一個雷聲，震開萬仙陣，一塊烟霧微開，現出萬仙陣來。蘆篷上衆仙一見，睜目細看數番，見截教中高高下下，攢攢簇簇，俱是五岳三山四海之中雲遊道客，奇奇怪怪之人，燃燈點頭對衆道人嘆曰：「今日方知截教有這許多人品，吾教不過屈指可數之人，正是。」玄都大法傳吾輩，方顯清虛不二門。」內中有黃龍真人曰：「衆位道友，自元始以來，惟道獨尊，但不知截教門中一意濫傳，遍及匪類，真是可惜。工夫苦勞心力，徒費精神，不知性命雙修，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輪迴之苦，良可悲也。有道行天尊曰：「此一會。」

正是我等一千五百年之劫。難逢難遇。今我等先下篷看看如何。燃燈曰：吾等不必去看。只等師尊來至。自有會期。廣成子曰：我等又不與他爭論。又不破他的陣。遠觀何妨。衆道人曰：廣成子言之甚當。燃燈阻不住衆人。只得下篷。一齊來看萬仙陣。只見門戶重疊。殺氣森然。衆仙搖首曰：好利害。人人異樣。個個兇形。全無了道修行意。反有爭持殺伐心。燃燈對衆人曰：列位道兄。你看他們可是神仙了。道之品。衆仙看罷。方欲回篷。只聽得萬仙陣中一聲鑼響。來了一位道人。作歌而來。一人笑馬。遂是癡仙癡仙。腹內有真玄。真玄有路無人走。惟我蟠桃赴幾千。馬遂歌罷。大呼曰：玉虛門下。既來偷看吾陣。敢與我見個高低。燃燈曰：你們只貪看惡陣。致多生此一段是非。黃龍真人上前曰：馬遂你休要這等自恃。如今吾不與你論高低。且等掌教聖人來。至自有破陣之時。你何必倚仗強橫。行凶尙氣也。馬遂躍步仗劍而來。黃龍真人手中劍急架來迎。只一合。馬遂祭起金箍。把黃龍真人的頭箍住了。真人頭疼不可忍。衆仙急救真人。大家回蘆篷上來。真人急除金箍。除又除不下。只箍得三昧真火。從眼中冒出。大家鬧在一處不表。且說元始天尊來會萬仙陣。先着南極仙翁持玉符先行。南極仙翁跨鶴而來。雲光縹緲。馬遂抬頭見是南極仙翁。急駕祥雲。至半空中來。阻住去路。仙翁笑曰：馬遂你休要猖獗。掌教師尊來了。馬遂方欲爭持。只見後面仙樂一派。遍地異香。馬遂知不可爭持。按落雲頭。回歸本陣。南極仙翁先至蘆篷。率衆仙迎駕。接駕上篷坐下。衆門人拜畢。待立兩傍。元始曰：黃龍真人有金箍之厄。忙叫過來。黃龍真人走至面前。元始用手一指。金箍隨脫。真人謝畢。元始曰：今日你等俱該圓滿此厄。各回洞府守性修心。斬却三尸。再不惹紅塵之難。衆門人曰：願老師聖壽無疆。正靜坐間。忽聽得空中有一陣異香。仙樂飄飄而來。元始已知老子來。至隨同衆門人迎候。老子下叮。夜角青牛。携手上篷。衆門人禮畢。老子拍掌曰：周家不過八百年基業。貧道也到紅塵中來。三番四轉。可見運數難逃。何怕神仙佛祖。元始曰：塵世劫運。便是物外。神仙都不能免。况我等門人。又是身犯之者。我等不過來了此一番劫數耳。二位師尊言過。端然默坐。至二更時分。只見各聖賢頂上。現有瓔珞慶雲。祥光繚繞。滿空中有無限瑞靄。直冲霄漢。且不言二位掌教師尊與衆門人默坐蘆篷不表。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內。見瑞靄祥雲。知二位師伯已至。自思曰：今日掌教師伯已來。吾師也要早至方可。及至天明。只聽得半空中仙樂盈空。瓔珞之聲不絕。羣仙隨通天教主。離了碧游宮。親至萬仙陣來。金靈聖母得知。率領衆仙迎接教主。進了陣門。上了八卦台下。萬仙叩謁畢。金靈聖母曰：二位

師伯俱已至此。通天教主曰：罷了。如今是月缺難圓，既擺此萬仙陣，必定與他見個雌雄，以定一尊之位。今日是萬仙統會，以完劫數。隨命長耳定光仙，你且去蘆篷上見你二位師伯。下這一封書，定光仙領命巡至蘆篷下，見楊戩等俱在左右站立。哪吒問曰：來者何人？長耳定光仙曰：吾是奉命下書來見師伯的，借你通報。哪吒上前啓知。老子曰：命來，哪吒下篷說知。定光仙上得篷來，見左右立着十二代門人。定光仙拜伏於地，將書呈上。老子看書畢，謂定光仙曰：吾知道了。明日會破萬仙陣也。定光仙下篷，至萬仙陣回復通天教主。且說次日二位教主領衆門徒來看萬仙陣，下得篷來。至陣前一見好萬仙陣，怎見得？有讚爲證：「一團怪霧，幾陣寒飈；彩霞籠五色金光，瑞雲起千叢。顏色前後排山岳，修行道士與全真。左右立湖海雲遊陀頭，並散客正東上九華山木合袍，太阿劍梅花鹿，都是道德清高奇異人。正西上雙抓髻淡黃袍，古定劍八叉鹿，盡是鴛霧騰雲清隱士。正南上大紅袍黃斑鹿，昆吾劍正是五遁三除截教公。正北上皂色服蓮子箍，鑕鐵鋼跨麋鹿，都是倒海移山雄猛客。翠藍旛青雪繞繞素白旂，彩鳳翻翻大紅旂，火雲罩頂，皂蓋旂黑氣施張，杏黃旂下萬千條古怪的金霞，內藏着天上無世上少，闢地開天無價寶。又是烏雲仙，金光仙，虬首仙，神光糾糾靈牙仙，毗盧仙，金箍仙，氣概昂昂七猪車，坐金靈聖母，分門列定八虎車，坐申公豹，總督萬仙武當聖母，法寶隨身龜靈聖母，包羅萬象金鐘響，翻騰宇宙玉磬敲，驚動乾坤，提爐排娼媼香烟籠霧隱，羽扇搖翻彩鳳離瑤池，奎牛上坐的是混沌未分天地元黃之外，鴻鈞教下通天截教主，只見長耳仙持定了神書與妙道德無窮，典截滅闡六魂旛，左右金童隨聖駕，紫霧紅雲離碧遊，通天教主身心變，只因一怒結成仇。兩教生劫終有損，天翻地覆鬼神愁。崑崙正道扶明主，山河一統屬西周。」話說老子同元始來看萬仙陣，老子一見萬仙陣，與元始曰：他教下就有這些門人，據我看來，總是不分品類，一概濫收，那論根器深淺，豈是了道成仙之輩。此一回玉石自分淺深，互見遭劫者可不枉用工夫，可勝嘆息。話猶未了，只見通天教主從陣中坐奎牛而出，穿大紅白鶴絳綃衣，手執寶劍而來。老子看通天教主，全無道氣，一臉凶光，怎見得有讚爲證：「關地開天道理明，談經論法與遊京。五氣朝元傳妙訣，三花聚頂演無生。頂上金光分五彩，足下紅蓮邁萬程。八卦仙衣飛紫氣，三鋒寶劍號青蘋。伏龍降虎爲第一，擒妖縛怪任縱橫。徒衆三千分左右，後隨萬聖盡精英。天花亂墜無窮妙，地擁金蓮長瑞禎。度盡衆生成正果，養成正道屬無聲。對對旛幢前引道，紛紛音樂及時鳴。奎牛穩坐靈教主，仙童前後把香焚。」

靄靄沉檀雲霧起，紛紛殺氣自氤氳。白鶴唳時天地轉，青鸞展翅海山澄。普天教主離金闕，來聚羣仙百萬名。話說通天教主見二位教主對面打稽首曰：二位道兄請了。老子曰：賢弟可謂無賴之極，不思悔過，何能掌教之主。前日誅仙陣上已見雌雄，只當潛蹤隱跡，自己修過，以懺往愆。方是掌教之主，豈得怙惡不改。又率領羣仙布此惡陣，你只待玉石俱焚，生靈戕滅，殆盡你方纔罷手。這是何苦定作此業障。那通天教主怒曰：你等謬掌闡教，自恃己長，縱容門人肆行猖獗，殺戮不道，反作此巧言惑衆。我是那一件不如你，你敢欺我。今日你再請西方準提道人，將加持杵打我就是了。不知他打我即是打你一般。此恨如何可解。元始笑曰：你且不必口講，只你既擺此陣，就把你胸中學識舒展一二。我與你共決雌雄。通天教主曰：我如今與你仇恨難解，除是我我俱不掌教。方纔干休。通天教主道罷，走進陣去。少時布成一個陣勢，乃是一個陣結三個營壘，攢簇而立。通天教主至陣前問曰：你二人可識吾此陣否。老子大笑曰：此乃是吾掌中所出，豈有不知之理。此是太極兩儀四象之陣耳。有何難哉。通天教主曰：可能破否。元始曰：你且聽吾道來。〔混元初判道爲先，鍊就乾坤清濁分。太極兩儀生四象，如今還在掌中存。〕老子問曰：誰去破此太極陣走一遭。赤精子大呼曰：弟子愿會此陣，作歌而出。〔今朝圓滿斬三屍，復整菩提在此時。太極陣中遇奇士，回頭百事自相宜。〕赤精子躍身而出，只見太極陣中一位道人長鬚黑面，身穿皂袍，腰束絲絛，跳出陣前。大呼曰：赤精子，你敢來會吾陣麼。赤精子曰：烏雲仙，你不可恃強，此處是你的死地了。烏雲仙大怒，仗劍來取。赤精子手中劍迎面交還，未及三四個回合，烏雲仙腰間掣混元鎚，就打一聲響，把赤精子打了一跤。烏雲仙纔待下手，有廣成子大呼曰：少待傷吾道兄。吾來了。仗劍抵住了烏雲仙。二人大戰，未及數合，烏雲仙又是一鎚，把廣成子打倒在地。廣成子抓將起來，往西北上走了。通天教主命烏雲仙趕去，定然拿來。烏雲仙領法旨，隨後趕來。廣成子前走，烏雲仙後趕，看看趕上。廣成子正無可奈何，轉過山坡，只見準提道人來至，讓過了廣成子，準提阻住了烏雲仙，笑容滿面，口稱道友請了。烏雲仙認得是準提道人，即叫曰：準提道人，你前日在誅仙陣上，傷了吾師，今又阻吾去路，情殊可恨。仗劍準提道人頂上劈來。道人把口一張，一朵蓮花託住了劍。言曰：〔舌上青蓮能託劍，吾與烏雲有大緣。〕準提曰：道友，我與你是有道之客，特來化你歸吾西方，共享極樂。有何不美。烏雲仙大呼曰：好潑道，欺吾太甚。一見準提用中指一指，一朵白蓮準提又曰：道友，〔掌上白蓮能託劍，須知極樂是西方。〕二六蓮台生瑞

彩波羅花放滿園香。烏雲仙大呼曰：一派胡說，敢來欺我。又是一劍，準提將手一指，一朵金蓮託住。準提曰：烏雲仙友，吾乃是大慈大悲，不忍你現出真相。若是現時，可不有辱你平昔修煉工夫，化為烏有。我如今不過要與你與西方教法，故此善化你。幸祈急回頭。烏雲仙又是一劍砍來，準提將拂塵一刷，烏雲仙手中劍，只剩得一個靶兒。烏雲仙大怒，提起混元錘打來，準提就跳出圈子去了。烏雲仙隨後趕來，準提曰：徒弟在那裏，只見來了一個童兒，身穿水合服，手執竹枝而來，不知烏雲仙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三大士收伏獅象吼

一鉤明月半輪秋，三點如星仔細求。獅象有名緣相立，慈航無著借形修。
朝元最忌貪噴取，脫骨須將罌礙休。總爲諸仙逢殺劫，披毛帶角盡皆收。

話說準提道人命水火童子將六根清淨竹來釣金鼈，童子向空中將竹枝垂下，那竹枝就有無限光華異彩，裹住了烏雲仙。烏雲仙此時難逃現身之厄，準提叫曰：烏雲仙，你此時不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烏雲仙把頭搖了一搖，化作一個金鬚鼈魚，剪尾搖頭上了釣竿。童子上前按住了烏雲仙的頭，將身騎上鼈魚背，只逕往西方八德池中。受享極樂之福去了。正是：「八德池中閒戲耍，金蓮爲伴任逍遙。」話說準提道人收了金鼈，趕至萬仙陣前，通天教主見是準提怒冲面上，眼角俱紅，大呼曰：準提道人，你今日又來會吾此陣，吾決不與你干休。準提道人曰：烏雲仙與吾有緣，被吾用六根清淨竹釣去西方八德池邊，自在逍遙，無罣無礙，真強似你在此紅塵中擾攘也。通天教主聽罷，大怒，正欲與準提斬殺，只聽得太極陣中一人作歌而出：「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誰能參悟透，咫尺見先天。」話說太極陣中虬首仙提劍而出，誰人敢進吾陣中來，共決雌雄。準提道人曰：文殊廣法天尊，借你去會此位有緣之客。準提道人把文殊廣法天尊頂上一指泥丸復開，三光迸出，瑞氣盤旋。元始天尊遞一幡與文殊，名曰盤舌幡，可破此太極陣。文殊廣法天尊接幡作偈而出：「混元一氣此爲先，萬劫修持合太玄。莫道此中多變化，汞鉛消盡福無邊。」文殊廣法天尊歌罷，虬首仙大呼曰：今日之功，各顯其教，不必多言。仗手中劍砍來。文殊廣法天尊手中劍，意架相還，未及數合，虬首仙便往陣中而去。文殊廣法天尊縱步趕來，虬首仙進陣，便祭起符印，只見陣

中如鐵壁鋼牆一般。兵刃如山。文殊廣法天尊將盤古幡展動。鎮住了太極陣。廣法天尊現出一身法來。怎見得有讚爲證。〔面如藍靛。赤鬚紅髯。渾身上五彩呈祥。遍體內金光擁護。降魔杵滾滾紅焰飛來。金蓮邊騰騰霞光亂舞。正是太極陣中。皈依大法現威光。朵朵祥雲籠八面。〕虬首仙見廣法天尊現出一位化身。甚是奇怪。只見香風縹緲。瓔珞纏身。蓮花脚下。虬首仙無法可治。正欲迴避。文殊忙將網妖繩祭起。命黃巾力士拿去蘆篷。下聽候發落。廣法天尊取了法像。徐徐出陣。上篷來見元始。弟子已破太極陣矣。元始命南極仙翁去蘆篷。下將虬首仙打出原身。仙翁領命至篷下。見虬首仙縛住一團。南極仙翁對虬首仙口中念念有詞。道聲疾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虬首仙把頭搖了兩搖。就地一滾。乃是一個青毛獅子。剪尾搖頭。甚是雄偉。南極仙翁回復元始天尊命令。元始分付就命廣法天尊坐騎。仍於項下挂一牌。上書虬首仙名諱。次日老子與元始親臨陣前。問通天教主何在。左右報與通天教主。逕出陣前。老子命文殊騎了青獅至面前。老子指與通天教主看曰。你的門下多有此等之物。你還要自違道德。清高真是可笑。就把個通天教主羞紅滿面。大怒曰。你再敢破吾兩儀陣。老子尚未及回言。只見兩儀陣內靈牙仙大呼而出曰。誰敢來破吾兩儀陣。正是〔袖裏乾坤分上下。兩儀陣內定高低。〕靈牙仙逕出陣來。問誰敢來見吾此陣。元始命普賢真人曰。你去破此陣。走一遭。遂將太極符印付與普賢真人。真人至陣前曰。靈牙仙。你苦行成形。爲何不守本分。又來多此一番事也。只怕你咫尺間現了原形。那時悔之晚矣。靈牙仙大怒。仗二劍飛來。直取普賢真人。仗手中劍火速忙迎。未及數合。靈牙仙便往兩儀陣中而去。普賢真人趕入陣內。靈牙仙祭動兩儀妙用。逞截教玄功。發動雷聲。來困普賢真人。只見普賢真人泥丸宮現出化身。甚是凶惡。怎見得有讚爲證。〔面如紫蜚。巨口獠牙。霎時間雲籠紅頂上。一會家瑞彩罩金身。瓔珞垂珠掛遍體。蓮花託足起祥雲。三首六臂持利器。手內降魔杵一根。正是有福西方成正果。真人今日已完成。〕話說普賢真人現出法身。鎮住靈牙仙。仍用長虹索。命黃巾力士將靈牙仙拿去蘆篷下。聽候指揮。普賢真人破了兩儀陣。逕至蘆篷上。參見老子。老子命南極仙翁速現靈牙仙原身。南極仙翁領命。將三寶玉如意把靈牙仙連擊數下。靈牙仙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白象。老子分付將白象頸上也掛一牌。上書靈牙仙名諱。與普賢真人爲坐騎。復至陣前。通天教主見青獅在左。白象在右。不覺大怒。正欲上前。只見四象陣中。金光仙大呼曰。闡教門人不要逞強。吾來也。乃作歌而出曰。〔妙法廣無

邊身心合汞鉛。今領四象陣道術豈多言。二指降龍虎。雙眸運大玄。誰人來會我。方是大羅仙。」元始見金光仙出得四象陣來。勇猛莫敵。忙分付慈航道人曰：「你將如意執定進四象陣去。直須如此如此。就變化無窮。何愁此陣不破也。此是你有緣之騎。慈航道人作歌而出曰：『普陀崖下有名聲。了劫歸根返玉京。今日已完收四象。步魂猶自怕臨兵。』慈航歌罷。金光仙躍身而出。大呼曰：「慈航道人。你口出大言。肆行無忌。好個今日已完收四象。只怕你死於目前。不要走。正要拿你。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慈航道人手中劍急架忙迎。未及三合。金光仙便入四象陣去了。慈航趕入陣中。金光仙將四象陣符印發開。內有無窮法寶。來治慈航道人。正是：「四象陣遇金毛吼。潮音洞裏聽談經。」話說慈航道人見四象陣中變化無窮。忙將頭上一拍。有一朵慶雲籠罩。蓋住頂上。只聽得一聲雷響。現出一位化身。怎見得：「面如傅粉。三首六臂。二目中火光焰裏見金龍。兩耳內朵朵金蓮生瑞彩。足踏金鼈。鶴鶴祥雲千萬道。手中託杵巍巍紫氣徹青霄。三寶如意擎在手。長毫光燦燦楊枝在肘後。有瑞氣騰騰。正是普陀妙法莊嚴方顯慈航道行。」且說金光仙看見闡教內門人只等化身。自嘆曰：「真好一個玉虛門下。果然氣宇不同。欲待逃回。早已被慈航道人祭起三寶玉如意。命黃巾力士把此物拿去。簷下聽候發落。少時力士平空把金光仙拿至蘆簷下。南極仙翁在簷下等候。忽見空中丟下金光仙來。南極仙翁見金光仙跌下簷來。遵老子命。將金光仙頸上連拍幾下。道業障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金光仙情知不能逃脫。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金毛吼。仙翁至蘆簷回復法旨。元始分付也。與他頸上掛一牌。書金光仙名諱。就與慈航爲坐騎。仙翁一一如命施爲。慈航騎了。復出陣前。此乃是三大士收伏獅象吼。後與釋門成於佛教。爲文殊普賢觀音是三位大士。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通天教主見如此光景。心中大怒。方欲仗劍前來。以決雌雄。忽聽得後面一門人大呼曰：「老師不要動怒。吾來也。通天教主主觀之。乃是龜靈聖母。身穿大紅八卦衣。仗手中寶劍作歌而來：「炎帝修成大道通。智藏萬象妙無窮。碧遊宮內傳真訣。特向紅塵西破戎。」只見龜靈聖母欲來拿廣成子報仇。這壁廂有懼留孫迎上前來曰：「那業障慢來。老子元始準提道人三位教主是慧眼。看見龜靈聖母行相。元始笑曰：「二位道兄。以這樣東西如何也要成正果。真個好笑。你道如何出身有譜爲證。」根源出處號幫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隱能知天地性。靈樞偏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即自飛。蒼頡造字須成體。卜筮先知伴伏羲。穿萍透荇千般俏。戲水翻波把浪吹。一條金線穿成

甲點點裝成玳瑁齋。九宮八卦生成定，散碎鋪遮綠羽衣。生來好勇龍王幸，死後還耽三教碑。要知此物名和姓，炎帝得道母烏龜。且說龜靈聖母，仗劍出來與懼留孫大戰。未及三五合，急祭起日月珠打來。懼留孫不識此寶，不敢招架，轉身往西而敗。走通天教主大呼曰：「速將懼留孫拿來，龜靈聖母飛趕前來。」懼留孫乃是西方有緣之客，久後入於釋教，大闡佛法，興於西漢。正往西上逃走，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頭挽雙髻，身穿水合道袍，徐徐而來，讓過懼留孫，阻住龜靈聖母。大呼曰：「不要趕吾道友，你既修成人體，理當守分安居，如何肆志亂行，作比業障，若不聽吾之言，那時追悔何及？你可速回吾乃西方教主，大展沙門，今來特遇有緣，非是無端惹事。正是：『若是有緣當早會，同上西方極樂天。』」龜靈聖母大呼曰：「你是西方當安你巢穴，如何敢在此妖言亂語，惑吾清聽也。不及交手，急祭日月珠，劈面打來，接引道人指上放一白毫光，光上生一朵青蓮，託住此珠。西方教主曰：「青蓮托此物，衆生那裏得知。龜靈聖母原非根深行滿之輩，不知進退，依舊用此珠打來，接引道人曰：「既到此間，也免不得行此紅塵之事，非是我仁慈，乃是氣數使然，我也難爲自主。我且將此寶祭起，看他如何。」西方教主將念珠祭起，龜靈聖母一見躲身不及，那念珠落下，正打在龜靈聖母背上，壓打在地，現出原身，乃是一個大龜，只見壓得頭足齊出。懼留孫方欲仗劍斬之，西方教主急止之曰：「道友不可殺他，若勸此念轉劫難完，相報不已。」教主呼童子在那裏，西方教主言未畢，見一童走至面前，西方教主曰：「我同此位道友去，會有緣之客，你可將此畜救之。」接引道人同懼留孫赴蘆篷來，不表。且說西方白蓮童子，將一小包兒打開，欲收龜靈聖母，不意他走出一件好東西，甚是利害，聲音細細，映日飛來。怎見有詩爲證：「聲若轟雷響若針，穿衿度幔更難禁。貪殮血食侵人體，畏避烟熏集茂林。炎熱愈威偏聒噪，寒風纔動便無情。龜靈聖母因逢劫，難免今朝萬喙臨。」話說白蓮童子打開包裹，放出蚊蟲，那蚊蟲聞得血腥氣，俱來叮在龜靈聖母頭足之上，及至趕打，如何趕得散，未曾趕得只裏，那裏又宿滿了。不一時，把龜靈聖母吸成空壳，白蓮童子急至收時，他也自四散飛去。一翅飛往西方，把十二品蓮台食了三品，後來西方教主破了萬仙陣回來，方能收住，已是少了三品蓮台。追悔無及，正是：「九品蓮台登彼岸，千年之後有沙門。」不表蚊蟲之事，且說西方教主同懼留孫來至萬仙陣前，見了紫霧紅雲，黃光綠縷，有準提道人見師兄來，至老子與元始忙迎上前，打稽首曰：「道友請了，對面通天教主看見大呼曰：『接引道人，你前番可惡，破吾誅仙陣，今又來此，與你見個高下。』」道罷，把奎牛

催開。用劍來取。西方教主也不動手。只見泥丸宮舍利子升起三顆。或上或下。反覆翻騰。遍地俱是金光。通天教主。寶劍架隔。不能近身。通天教主大怒。復用漁鼓打來。準提用手一指。一朵金蓮架住。亦不能近身。老子與元始便阻攔。心中大怒。今日且不要與他較量。赤精子聽罷。忙鳴金鐘。廣成子又擊玉磬。四位教主皆回。通天教主又不能。蘆篷上坐下。元始曰。二位道兄。此來共佐周室。若明日破陣。必盡除此教。以絕彼之虛妄。只是難為後來訪道修真之人。絕此一種耳。接引道人曰。貧道此時來。單只為渡有緣之客。據吾觀萬仙陣中。邪者多而正者少。沒奈何只得隨緣相得。不敢勉強耳。老子曰。吾等門人。今已戒滿。明日速破此陣。讓他早早返本還元。以至此輩根行。也不失我等解脫一場。元始隨命姜尚過來。問曰。前日被誅仙陣。那四口寶劍在否。子牙曰。此劍俱在弟子處。元始曰。取來。子牙隨取出四口劍。獻上元始。乃誅戮烙絕之劍。元始乃命廣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四人過來。分付曰。你四人但看明日。吾等進陣之時。陣裏面八卦台前。有一座寶塔升起。你四個先冲進重圍之中。祭起此劍。原是他的寶劍。還絕他的門人。非吾等故作此惡業也。又謂子牙曰。明日會陣之際。但凡吾門下。見者皆可進陣。以完劫數。子牙領了法旨。來至蘆篷下。分付衆門人曰。明日共破萬仙陣。爾等俱入陣中。各見雌雄。以完劫數。衆門人聽說。喜不自勝。不表。且說瀟關衆將。聽得破萬仙陣。俱在關內。一個個心癢難抓。恨不得也來看看。內有洪錦共龍吉公主曰。我也是截教。况你又是瑤池仙子。埋合去會萬仙陣。如何在此不行。龍吉公主曰。我們明日早去無妨。夫妻計議。停當。次日來見武王曰。臣辭大王。就去會萬仙陣。以完劫數。特聽姜元帥調遣。武王曰。卿去固好。當佐相父破敵者。武王大喜。奉酒餞行。洪錦夫婦苦別起行。也是合該如此。正是。萬仙陣內夫妻絕。天數安排不得差。且說元始次日下篷。分付衆門人。鳴動金鐘玉磬。三教聖人率諸門人。共破萬仙陣。只見通天教主。分付長耳定光仙曰。但吾與你師伯共西方二位道人會戰。吾叫你將六魂旛磨動。不得有誤。長耳定光仙曰。弟子知道。通天教主打點會戰。且說長耳定光仙自思。我前日見師伯左右門人。總只十二代弟子。俱是道德之士。昨日又見西方教主。三顆舍利子。頂上華真是道德無邊。先有三分退怯。正是。從來心上修仙道。邪正方知成大宗。話說通天教主至陣前。見老子元始四人一至。大呼曰。今日定要與你等見個高低。斷不草率干休。話猶未了。只見洪錦走馬至陣前。與龍

吉公主也不聽約束，舉刀刃直冲殺過去。子牙攔阻不住，看官此正是這二位星官該絕於此。大數使然，故不由分說，直殺過去耳。洪錦把刀一擺，兩騎馬冲進陣中。萬仙陣不曾提防，有此冲突之患，被龍吉公主際起瑤池內白光劍，傷了數位仙家。夫妻二人正冲殺間，只見亂騰騰殺氣迷空，黑靄陰風晦晝。正遇金靈聖母在七香車上布陣，忽報龍吉公主冲進陣來。金靈聖母急下車看時，公主已殺至面前。聖母綽步提飛金劍抵敵，未及數合，聖母祭起四象塔打來。公主不知此寶，躲不及，一塔正打中頂上，跌下馬來。被衆仙斬之。洪錦見公主已絕，大叫一聲，休傷吾公主。把刀來取聖母。聖母又祭起龍虎如意，正中洪錦頂上，可憐自歸周土，屢得奇功。今日夫妻陣亡，以報武王二位清魂，俱封神台去了。元始正欲與通天教主答話，只見洪錦夫妻已亡。元始嘆謂西方教主曰：方纔絕者，乃是瑤池金母之女。天數合該如此，可見非人力所爲。只見萬仙陣門裏有一竿翠藍旂搖隱，隱調出四位道者，乃是按二十八宿之星，正應萬仙陣而出。元始見翠藍旂搖動，來了四位道人，俱穿青色衣，怎見得有詩爲證：「一字青紗腦後飄，道袍水合束絲絛。元神一現羣龜滅，斬將封爲角木蛟。九揚紗巾頭上蓋，腹內玄機無比賽。降龍伐虎似平常，斬將封爲斗木豸。三柳鬕鬚一尺長，鍊就三花不老方。蓬萊海島無心戀，斬將封爲奎木狼。修成道氣精光煥，巨口獠牙紅髮亂。碧遊宮內有聲名，斬將封爲井木犴。」元始又聽一聲鐘響，一杆大紅旂搖，又來了四位道人，俱穿大紅絳綃衣，好凶惡，怎見得有詩爲證：「碧玉靈冠形容古，雙手善把天地補。無心訪道學長生，斬將封爲尾火虎。截教傳來鍊玉樞，玄機兩濟用工夫。丹砂鼎內龍降虎，斬將封爲室火猪。祕授口訣伏妖邪，頂上靈雲天地遮。三花聚鼎難成就，斬將封爲翼火蛇。不變榮華正自修，降龍伏虎任悠遊。空爲數載丹砂力，斬將封爲箕火猴。」老子見萬仙陣中一杆白旂搖動，又有四位道人出來，身穿大白衣，體態凶頑，各有妖氛氣概。因講元始曰：似這等業障，都來枉送性命，你看出來的，都是如此之類，怎見得有詩爲證：「五岳三山任意遊，訪玄參道守心修。空勞爐內金丹汞，斬將封爲斗金牛。腹內珠璣貫八方，包羅萬象道汪洋。只因殺戒難逃躲，斬將封爲鬼金羊。離龍坎虎相匹偶，鍊就神丹成不朽。無緣頂上現三花，斬將封爲婁金狗。金丹鍊就脫樊籠，五遁三除大道通。未滅三屍天六氣，斬將封爲亢金龍。四位教主又見通天教主，把劍望東西南北指畫前後，又是鐘鳴陣門開處，又有四位道人出來，真好奇怪。有詩爲證：「自從修鍊玄中妙，不戀金章共紫誥。通天教主是吾師，斬將封爲箕水豹。出世虔誠悟道言，勤修苦行

反離魂。移山倒海。隨吾意。斬將封爲參水猿。冠道服。性聰敏。鍊就白氣心。無損。只因無福了長生。斬將封爲軫水。飢五行妙術。體全殊。各就玄中自丈夫。悟道成仙無造化。斬將封爲壁水獮。元始曰。此俱是截教門中。併無一人有根行之士。俱是無福修爲。該受此劫數也。深爲可悲。又見皂蓋。簾中出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跨虎登山看鶴鹿。驅邪捉怪神鬼哭。只因無福了仙家。斬將封爲女土蝠。頂上祥光五彩氣。包含萬家多伶俐。無分無緣成正果。斬將封爲胃土雉。採鍊陰陽有異方。五行攢簇配中黃。不歸闡教歸截教。斬將封爲柳土獐。赤髮紅鬚情性惡。遊盡三山併五岳。包羅萬象枉徒勞。斬將封爲氏土格。元始與老子同西方。教主共言曰。你看這些人有仙之名。無仙之骨。那裏做得修行悟道之品。四位教主正談論之間。只見旗門開處。又來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修成大道真瀟灑。洒法玄機有真假。不能成道却凡塵。斬將封爲星日馬。鐵樹開花乍能齊。陰神行樂跨紅霓。只因無福爲仙侶。斬將封爲昂日雞。面如藍靛多威武。赤髮金睛惡似虎。呼風喚雨不尋常。斬將封爲虛日鼠。三昧真火空中露。霞光前後主百步。萬仙陣內逞英雄。斬將封爲房日兔。話說通天教主在陣中調出第七對來。展一杆素白旛。旛下有四位道者。形容凶惡。凜凜糾糾。手提方楞鋼。出來怎見得有詩爲證。道術精奇蓋世無。修真鍊性握兵符。長生妙訣貪塵劫。斬將封爲畢月烏。髮似硃砂面似靛。渾身上下金光現。天機玄妙總休言。斬將封爲危月燕。面如赤棗落腮鬚。撒豆成兵蓋世無。兩足登雲如掣電。斬將封爲心月狐。腹內玄機修二六。鍊就陰陽超凡俗。誰知五氣未朝元。斬將封爲張月鹿。話說通天教主把九曜二十八宿調將出來。按定方位。只見四七二十八位道者。整整齊齊。左右盤旋。簇擁而出。但見了些飛霞紅氣。紫電清光。有多少着層層密密。凶凶顛顛。真個是殺氣騰騰。愁雲漠漠。好生利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潼關

幽魂旛下夜猿啼。壯士紛紛急鼓聲。黑霧瀰漫人魄散。妖氛籠罩將星低。

只知戰勝歌刁斗。不識奸邪悔噬臍。屈死英雄遭血刃。至今城下草萋萋。

話說通天教主率領衆仙至陣前。老子曰。今日與你定決雌雄。可憐萬仙遭難。乃你反復不定之罪。通天教主怒曰。

你四人看我今番怎生作用。遂催開奎牛，執劍砍來。老子笑曰：「料你今日作用也。只如此，只你難免此厄也。」催開青牛，舉起扁拐，急架忙迎。元始天尊對左右門人曰：「今日你等俱滿此戒，須當齊入陣中，以會截教萬仙，不得錯過。衆門人聽此言，不覺權笑，啞一聲喊，齊殺入萬仙陣中也。正是：「萬仙陣上施玄妙，都向其中了劫塵。」文殊廣法天尊，騎獅子，普賢真人騎白象，悲航道人騎金毛犼，三位大士各現出化身，沖將進去。靈寶大法師仗劍而來，太乙真人持寶鏃進陣，懼留孫黃龍真人雲中子燃燈道人齊往萬仙陣來。後面又有姜子牙同哪吒等衆門人亦大呼曰：「吾等今日破萬仙陣，以見真僞也。」話未了，只見陸壓道人從空飛來，撞入萬仙陣內，也來助戰。看只場大戰，正是萬劫總歸此地，神仙殺運方完。只見「老子坐青牛，往來跳躍。通天教主縱奎牛，猛勇來攻。三大士催開了青獅象，吼令靈聖母使寶劍飛騰，靈寶大法師面如火熱。武當聖母怒氣沖空，太乙真人勳了空中三昧。毗盧仙亦顯神通，道德真君來完殺戒。雲中子寶劍如虹，懼留孫把細仙繩祭起金箍。仙用飛劍來攻陣中，玉磬錚錚響。台下金鎗朗朗鳴，四處起團團烟霧。八方長颯颯狂風，人人會三除五遁。個個曉倒海移峯，劍對劍紅光燦燦。兵迎寶瑞氣溶溶，平地下雷鳴震動。半空中霹靂交轟，這壁廂三教聖人行正道，那壁廂通天教主涉邪踪。這四位教主也勳了噴癡煩惱。那通天教主竟犯了反覆無終，正克邪始終還吉。邪逆正到底成凶，急嚷嚷天翻地覆。鬧炒炒華岳山崩，姜子牙奉天征討衆門人各要立功。楊戩刀猶如電閃，李靖戟一似飛龍。金吒縱開脚步，木吒寶劍齊衝。韋護祭起降魔寶杵，哪吒登開風火輪。各自精雄，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楊任手持五火扇搨風。又有來了四仙家祭起那誅戮絕四寶劍，這般兵器難當其鋒。咫尺間斬了二十八宿，頃刻間九曜俱空。通天教主精神減半，金靈聖母口內啣咄。毗盧仙已無主意，武當聖母戰戰兢兢。一時間又來了西方教主，把乾坤袋舉在空中，有緣的須當早進。無緣的任你縱橫。霎時間雲愁霧慘，一會家地暗難窮。從今驚破通天胆，一事無成有愧容。」話說老子與元始沖入萬仙陣內，將通天教主藍住。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只見三大士面分藍紅白，或現三首六臂，或現八臂十首，或現五首八臂，揮身上下俱有金燈白蓮寶珠瓔珞華光護持。金靈聖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將頭髮散了。這聖母披髮大戰，正戰之間，遇着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正中頂門，可憐。正是：「封神正位爲星首，北闕香烟萬載存。」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廣成子祭起誅仙劍，赤精子祭起戮仙劍，道行天

尊祭起陷仙劍。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數道黑氣沖空。將萬仙陣罩住。凡封神台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俱遭殺戮。子牙祭打神鞭。任意施爲。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煽起烈火。千丈黑烟迷空。可憐萬仙遭難。甚是難堪。哪吒現三首八臂。往來沖突。玉虛一千門下。如獅子搖頭。狻猊舞勢。只殺得山崩地塌。通天教主見萬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曰：「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裏體舍利現光。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金燈。光華罩體。知道他們出身清正。截教學。竟差訛。他將六魂旛收起。輕輕的走出萬仙陣。逕往蘆蓬下隱匿。正是：「根深原是西方客。躲在蘆篷獻寶旛。」話說通天教主大呼定光仙快取旛來。連叫數聲。連定光仙也不見了。通天教主已知他去了。大怒無心戀戰。又見萬仙受此狼狽。欲待上前。又有四位教主阻住。欲要退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只得勉強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着了急。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此鎚焉能下來。通天教主正出神。不防元始天尊又一如意。打中通天教主肩窩。幾乎落下奎牛。通天教主大怒。奮勇爭戰。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止邱引見勢不好。便借土遁。就走。被陸壓看見。惟恐追不及。急縱至空中。將葫蘆搗開。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飛出。陸壓打一躬。請寶貝轉身。可憐邱引頭已落地。陸壓收了寶貝。復至陣中助戰。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有緣往極樂之鄉者。俱收入此袋內。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二十四頭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白鉞。幡幢。加持神杵。寶鏗。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看是準提頓起三昧真火。大罵曰：「好潑道。焉敢欺吾太甚。又來攪吾此陣也。」纔奎牛沖來。仗劍直取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正是：「西方極樂無窮法。俱是蓮花一化身。」且說通天教主用劍砍來。準提將七寶妙樹一刷。把通天教主手中劍打的粉碎。通天教主把奎牛一提。跳出陣去了。準提道人收了法身。老子與元始也不趕他。羣仙共破了萬仙陣。鳴動金鐘。擊響玉磬。俱回蘆蓬上來。老子與元始看見定光仙問曰：「你是截教門人。定光仙爲何躲在此處也。定光仙拜伏在地曰：「師伯在上。弟子有罪。敢稟明師伯。吾師鍊有六魂旛。欲害二位師伯。並西方教主。武王子牙使弟子執定聽用。弟子因見師伯道正理明。吾師未免偏聽逆理。造此業障。弟子不忍使用。故收匿藏身于此處。今師伯下問。弟子不得不以實告。元始曰：「奇哉。你身居截教。心向正宗。自是有根器之人。隨命跟上蘆蓬。四位教主坐下。共論今日邪正方分。老子問定光仙

曰：你可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將旛呈上。西方教主曰：此旛可摘去。周武姜尙名諱，將旛展開，以見我等根行。如何？準提隨將六魂旛摘去。周武姜尙名諱，命定光仙展布。定光仙依命將旛連展數展，只見四位教主頂上各現奇珍，元始現慶雲，老子現塔，西方二位教主現舍利子，保護其身。定光仙見了，棄旛倒身下拜，言曰：似此吾師妄動噴念，陷無限生靈也。西方教主曰：吾有一偈，你且聽着：「極樂之鄉客，西方妙術神。蓮花爲父母，九品立吾身。池邊分八德，常臨七寶園。波羅花開後，遍地長金珍。談講三乘法，舍利腹中存。有緣生此地，久後幸沙門。」西方教主曰：定光仙與吾教有緣。元始曰：他今日至此，也是棄邪歸正，念頭理當皈依道兄。定光仙隨拜了，接引準提二位教主，子牙在篷下與哪吒等曰：今日萬仙陣中，許多道者遭殃，無辜受戮，其實快心。門人之內，個個歡喜不表。且說通天教主，被四位教主破了萬仙陣，內中有成神者，有歸西方教主者，有逃去者，有無辜受戮者。彼時武當聖母見陣勢難支，先自去了。申公豹也走了。毗盧仙已歸西方教主，後成爲毗盧佛。此是千年後纔見佛光。當日通天教主領着二三百名散仙，走在一座山下，少憩片時，自思：定光仙可恨，將六魂旛竊去，使吾不能成大功。今番失利，再有何顏掌碧遊宮大教？左右是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回宮再立地水火風，換個世界罷。左右衆仙俱各贊襄。通天教主見左右四個自己門徒俱喪，切齒深恨，不若往紫微宮見吾老師，先稟過了，然後再行此事。正與衆散仙商議，忽見正南上真雲萬道，瑞氣千條，異香襲襲，見一道者手執竹杖而來，作偈曰：「高臥九重雲，蒲團了道真。天地玄黃外，吾當掌教尊。盤古生太極，兩儀圖象循。一道傳三友，二教闡截分。玄門都領袖，一炁化鴻鈞。」話說鴻鈞道人來至通天教主，知是師尊來了，慌忙上前迎接，倒身下拜曰：弟子愿老師聖壽無疆，不知老師駕臨，未曾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你爲何設此一陣塗炭，無限生靈，只是何說？通天教主曰：啓老師，二位師兄欺滅吾教，縱門人毀罵弟子，又殺戮弟子，門下全不念同堂手足，一味欺凌，分明是欺老師一般。望老師慈悲，鴻鈞道人曰：你這等欺心，分明是你自己作業，致生殺伐，該只些生靈遭此劫運，你不自責，尙去責人，情殊可恨。當日三教共簽封神榜，你何得盡忘之也。名利乃凡夫俗子所爭，噴怒乃兒女子所事，縱是未斬三尸之仙，未赴蟠桃之客，也要脫此苦惱。豈意你三人乃是混元大羅金仙，歷萬劫不磨之體，爲三教元首，乃因小事生此噴癡，作此罪業。他二人原無此意，都是你作此過惡，他不得不應耳。雖是劫數使然，也都是你約束不嚴，你的門徒生事，你的不是居多。我若不來，彼此報復，何日是了。

我特來大發慈悲，與你等解釋冤愆，各掌教宗，毋得生事，隨分付左右散仙。你等各歸洞府，自養天真，以俟超脫。衆仙叩首而散。鴻鈞道人命通天教主先至蘆篷通報。通天教主不敢有違師命，只得先往蘆篷下來。心中自思：如何好見他們，不得已靦面而行。話說章護同哪吒等俱在蘆篷下議論萬仙陣中那些光景，忽見通天教主先行，後面跟着一個老道人扶杖而行，只見祥雲繚繞，瑞氣盤旋，冉冉而來。將至篷下，衆門人與哪吒等各各驚疑未定。只見通天教主將近篷下，大呼曰：「哪吒可報與老子元始，快來接老爺聖駕。」哪吒忙上篷來報話。說老子在篷上與西方教主正講衆弟子劫運之厄，今已圓滿，猛抬頭見祥光瑞靄騰躍而來。老子已知老師來至，忙起身謂元始曰：「師尊來至，急率弟子下篷，只見哪吒來報。」通天教主跟一老道人而來，呼老爺接駕，不知何故。老子曰：「吾已知之，此是我等老師，想是來此，與我等解釋冤愆耳。」乃相率下篷迎接。在道傍俯伏曰：「不知老師大駕下臨，弟子有失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只因十二代弟子運逢殺劫，致你兩教參商，我特來與你等解釋冤愆，各安宗教，毋得自相背逆。」老子與元始聲喏曰：「愿聞師命。」便至篷上與西方教主相見。鴻鈞道人稱讚西方極樂世界，真是福地。西方教主應曰：「不敢。」教主請鴻鈞道人拜見。鴻鈞曰：「吾與道友無有拘束，這三個是吾門下，當得如此。」接引道人與準提道人打稽首坐下。後面就是老子元始過來拜見。又是十二代弟子併衆門人俱來拜見。畢，俱分兩邊侍立。通天教主也在一傍站立。鴻鈞道人曰：「你三個過來。」老子元始通天三個走近面前。道人問曰：「當時只因周家國運將興，商數當盡，神仙逢此殺運，故命你三個共立封神榜，以觀衆仙根行淺深，或仙或神，各成其品，不意通天教主輕信門徒，致生事端，雖是劫運難逃，終是你不守清淨，自背盟言，不能善爲衆仙解脫，以致俱遭屠戮罪誠在你，非是我爲師的有偏向。只是公論，接引與準提齊曰：「老師之言不差。」鴻鈞曰：「今日我與你講明，從此解釋，大徒弟你須讓過他罷。」俱各歸山關，毋得戕害生靈。况衆弟子厄滿，姜尚大功垂成，再毋多言。從此各修宗教。鴻鈞分付三人過來跪下。三位教主齊至面前，雙膝跪下，袖內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三粒丹來，每一位賜他一粒。你們吞入腹中，吾自有話說。三位教主俱僅依師命，各吞一粒。鴻鈞道人曰：「此丹非是却病長生之物，你聽我道來。」此丹鍊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將念頭改腹中丹發即時斃。」鴻鈞道人作罷詩三位教主叩首拜謝老師慈悲。鴻鈞道人起身作辭，西方教主命通天三弟子，你隨我去。通天教主不敢違命，只見接引道人與準提俱起身同老子元始率衆門人齊

送至篷下，鴻鈞別過西方教主，老子元始與衆門人等，又拜伏道傍。俟鴻鈞駕發，鴻鈞分付：「你等去罷，衆人起立拱候。只見鴻鈞與通天教主、再拜駕祥雲而去。西方教主也作辭回西方去了。老子元始與子牙曰：「今日來我等與二代弟子俱回洞府，俟你封過神，重新再修身命，方是真仙。正是：『重修頂上三花現，返本還元又是仙。』」老子與元始衆仙下得蘆篷，姜子牙伏於道傍，拜求掌教師尊曰：「弟子姜尚蒙師尊指示，得進於此地，不知後會諸侯一事如何？」老子曰：「我有一詩，你謹記有驗。」詩曰：「險處又逢險，處過前程不必問。如何諸侯八百看齊會，只待封神奏凱歌。」老子道罷，與元始各回玉京去了。廣成子與十二代仙人俱來作別，曰：「子牙吾等與你此一別，再不能會面也。子牙心下甚是不忍分離，在篷下戀戀不捨。子牙作詩以送之，詩曰：『東進臨潼會萬仙，依依回首甚相憐。從今別後何年會，安得相逢訴舊緣。』」話說羣仙作別而去，惟有陸壓握子牙之手曰：「我等此去會面已難，前途雖有凶險之處，俱有解釋，不人只還有幾件難處之事，非此寶不可。我將此葫蘆之寶送你，以爲後用。子牙感謝不已。陸壓隨將飛刀付與，也自作別而去。話分兩頭，單表元始駕回玉虛，申公豹只因破了萬仙陣，希圖逃竄，他山豈知他惡貫滿盈，跨虎而遁，只見白鶴童子看見申公豹在前面似飛雲掣電一般奔走，白鶴童子忙啓元始天尊曰：「前面是申公豹逃竄，元始曰：『他曾發一誓，命黃巾力士將我的三寶玉如意，把他拿在麒麟崖伺候。』」童子接了如意，遞與力士，力士趕上前大呼曰：「申公豹不要走，奉天尊法旨，拿你去麒麟崖伺候。祭起如意，平空把申公豹拿了，往麒麟崖來。且說元始天尊駕至崖前，落下九龍沉香輦，只見黃巾力士將申公豹拿來，放在天尊面前。元始曰：『我曾發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也無辭。』申公豹低首無語。元始命黃巾力士將我的蒲團捲起，他來拿去塞了北海眼。力士領命將申公豹塞在北海眼裏，有詩爲證：『堪笑闡教申公豹，要保成湯滅武王。今日誰知身塞海，不知紅日幾滄桑。』」話說黃巾力士將申公豹塞了北海，回元始法旨不表。且說子牙領衆門徒回潼關來，見武王、武王曰：「相父今日回來，兵士俱齊，可速進兵，早會諸侯孤之幸也。」子牙傳令起兵，往臨潼關來，只八十里，早已來至關下，安下行營。且說臨潼關守將歐陽淳，聞報與副將卞金龍、桂天祿、公孫鐸共議曰：「今姜尚兵來，止得一關，馬他阻擋周兵，衆將言曰：『主將明日與周兵見一陣，如勝則以勝而退周兵，如不勝然後堅守，修表往朝歌去告急，俟援兵協守，此爲上策。』」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是也。」次日，子牙陞帳，傳下令去，誰去取臨潼關走一遭，旁有黃飛虎曰：「末將愿往。」子牙許之，飛

虎領本部人馬一聲炮響。至關下搦戰。報馬報入帥府。啓主帥。有周將搦戰。歐陽淳曰。誰去走一遭。只見先行官卞金龍領命出關。來見黃飛虎。大呼曰。來將何名。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金龍大罵反賊。不思報國。反助叛逆。吾乃臨潼關先行卞金龍是也。黃飛虎大怒。縱騎搖槍飛來。直取卞金龍手中斧。急急架忙迎。牛馬相交。鎗斧並舉。戰未三十合。黃飛虎賣個破綻。吼一聲。將卞金龍刺下馬來。梟了首級。掌鼓回營。來見姜元帥。子牙大喜。上了黃將軍功績不表。且說報馬報入帥府。歐陽淳大驚。只見卞金龍家將報入本府。卞金龍妻子胥氏聽說。放聲大哭。驚動後園長子卞吉。卞吉問左右。太太為何啼哭。左右把家主陣亡事說了一遍。卞吉怒髮沖冠。隨換了披掛。來見母親。曰。母親不須啼哭。俟兒為父親報仇。胥氏只是啼哭。也不管卞吉的事。卞吉上馬至帥府前。左右報入殿庭。啓元帥。卞吉先行長子聽令。歐陽淳命令來。卞吉上殿行禮畢。含淚啓曰。末將父死何人之手。歐陽淳曰。尊翁不幸。被黃飛虎反賊鎗挑下馬。喪了性命。卞吉曰。今日已晚。明日拿仇人為父洩恨。卞吉回至家中。令家將扛抬一個紅櫃。隨領軍出關。卞吉率領軍士至關門外。豎立一根大桿。將紅櫃打開。提一箇旗掛起來。懸于空中。有四五丈高。好利害。旛怎見得。有詩為證。〔萬骨攢成世罕知。開天闢地最爲奇。周王不是多洪福。百萬雄師此處危。〕話說當日卞吉將旛杆豎起。一馬竟至周營轅門前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關內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出馬。只見南宮适領命出營。見一員小將生的面貌凶惡。手持方天畫戟。大呼曰。來者何人。南宮适笑曰。似你只等黃口孺子。定然不認得。吾是西岐大將南宮适。卞吉曰。且饒你一死。回去只叫黃飛虎出來。他殺我父。吾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拿你。只將生替死之輩。南宮适聽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卞吉。卞吉手中戟急架忙迎。二馬相交。刀戟並舉。二將大戰。正是棋逢敵手。將遇作家。卞吉與南宮适戰。有二三十合。卞吉撥馬便走。南宮适隨後趕來。卞吉先往旛下過去。南宮适不知詳細。也往旛下來。只見馬到旛前。早已連人帶馬。跌倒南宮适不醒人事。被左右守旛軍士。將南宮适繩細索綁。拿出旛來。南宮适方睜開二目。乃知墮入他左道之術。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把拿了南宮适的話。說了一遍。歐陽淳命左右推來至殿前。南宮适站立不跪。歐陽淳罵曰。反國逆賊。今已被擒。尚敢抗禮。命速斬首。號令傍有公孫鐸曰。主將在上。目今奸佞當道。言我等守關將士。俱是架言征戰。冒破錢糧。賄買功績。凡有邊報。一概不准。尚將賢本人役斬了。依末將愚見。不若將南宮适監候。俟捉獲渠魁。解往朝歌。以塞奸佞之口。庶知邊關非冒破之

名不知主將意下若何。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遂將南宮适送在監中不表。且說子牙聞報南宮适被擒，心中大驚，悶坐中軍。次日，卞吉又來搦戰，坐名要黃飛虎、飛虎帶黃明、周紀出營來見卞吉。飛馬過來大呼曰：來者何人？黃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吉聞言大怒罵曰：反國逆賊，擅殺吾父，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拿你碎尸萬段，以洩吾恨。展戟來刺。黃飛虎急撥鎗來迎，戰有三十回合。卞吉詐敗，竟往旛下去了。黃飛虎不知也。趕至旛下，亦如南宮适一樣被擒。黃明大怒，搖斧趕來欲救黃飛虎，不知至旛下也。跌翻在地，也被擒了。卞吉連擒二將進關來報功。欲將黃飛虎斬首，以報父仇。歐陽淳曰：小將軍雖要報父之仇，理宜斬首。只他是起禍渠魁，正當獻上朝廷正法。一則以洩尊翁之恨，一則以顯小將軍之功。恩怨兩伸，豈為不美？且將他監候。卞吉不得已，只得含淚而退。且說周紀見黃明又失利，不敢向前，只得收進營來。見子牙，子牙聞說黃飛虎被擒，大驚問周紀曰：他如何擒去？周紀曰：他於關外立有一旛，俱是人骨頭穿成，高有數丈。他先自敗走，竟從旛下過去。若是趕他的，只至旛下，便車連馬倒了。黃明去救武成王，也被擒去。子牙大驚，此又是左道之術。待吾明日親自臨陣，便知端的。次日，子牙與衆門人俱出營來，看見此旛懸於空中，有千條黃氣，萬道寒煙，哪吒等仔細定睛看那白骨上，俱有硃砂符印。對子牙曰：師叔可曾見上面符印麼？子牙曰：吾已見了。此正是左道之術。你等今後交戰，只不往他旛下過去便了。只見報馬報入關內，歐陽淳也親自出關來會子牙。歐陽淳不往旛下過，往傍邊走來。子牙看見歐陽淳將出來，對門人曰：你看主將也不從此處過。衆將皆點頭會意。子牙迎上前來問曰：來將莫非守關主將麼？歐陽淳曰：然也。子牙曰：將軍何不知天命耶？五關止此一城，尚欲抗拒天兵哉。歐陽淳大怒，匹夫敢出此言。回顧卞吉曰：與吾拿此叛賊。卞吉催開馬，搖手中戟，飛奔過來。傍有雷震子大呼曰：賊將慢來，有吾在此。展開二翅，舉棍打來。卞吉見雷震子凶悍，知是異人，未及數合，就往旛下敗走。雷震子自忖此旛既是妖術，不若先打碎此旛，再殺卞吉未遲。雷震子把二翅飛起，望旛上一棍打來。不知此旛周圍有一陣妖氣，迷住攔着他，就自昏迷。雷震子一棍打來，竟被妖氣撞着，便翻下地來。不醒人事。兩邊守旛家將把雷震子網綁起來。這壁廂韋護大怒，急祭起降魔杵來打此旛。此旛雖能壓鎮邪魔，外道之人不知打不得此旛。只見那杵竟落旛下。正是：「休言韋護降魔杵，怎敵幽魂白骨旛。」話說韋護見此杵竟落於旛下，不覺大驚。衆門人俱面面相覷，只見卞吉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尚可早下騎歸降，免你一死。哪吒聽得

大怒登風火輪現出三首八臂大喝曰匹夫慢來搖火尖鎗飛來直取卞吉見哪吒如此形狀先是吃了一驚未及數合被哪吒一乾坤圈把卞吉幾乎打下馬來回身敗進關去了子牙後有李靖催馬搖戟來戰歐陽淳傍有桂天祿舞手中刀抵住了未及數合被李靖一戟刺於馬下歐陽淳大怒搖手中斧來刺李靖子牙命左右擂鼓助戰只見陣後冲出辛甲辛免四賢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無數周將把歐陽淳圍在當中又有周紀龍環吳謙三將也來助戰把歐陽淳殺得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兵之力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西山日落景寥寥。

大廈將傾借小條。

卞吉無辜遭屈死。

歐陽熱血染霞綃。

奸邪用事民生喪。

妖孽頻興社稷搖。

可惜殷商先世業。

輕輕送入往來潮。

話說歐陽淳被一千周將圍在垓心只殺得盔甲歪斜汗流浹背自料抵當不住把馬跳出圈子收進關中去了緊閉不出子牙在轅門又見折了雷震子必下十分不樂且說歐陽淳敗進關來忙陞殿坐下見卞吉打傷分付且帶往私宅調養一面把雷震子且送下監中修告急文書往朝歌來差官在路上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怎見得一路上好光景有詩爲證〔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梅透雨餘熟喪隨風景成花隨花落處鶯老柳枯輕江燕攜雛習山雞哺子鳴斗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話說差官在路不分曉夜不一日進了朝歌在館驛安歇次日將本齋進午門至文書房投遞那日是大丈夫惡來看本差官將本呈上惡來接過手中看那本只見微子啓來至惡來將歐陽淳的本遞與微子看微子大驚道姜尚兵至臨潼關敵兵已臨咫尺之地天子尙臥不知奈何奈何隨抱本往內庭見駕紂王正在鹿台與三妖飲宴當駕官啓奏有微子啓候旨紂王曰宣來微子至台上見禮畢王曰皇兄有何奏章微子奏曰姜尚造反自立姬發與兵作叛糾合諸侯妄生禍亂侵占疆土五關已得四關大兵見屯臨潼關下損兵殺將大肆狂暴真疊卵之危其禍不小守關主將具疏告急乞陛下以社稷爲重日親政事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微子將表呈上紂王接著看罷大驚曰不意姜尚作難肆橫竟克朕之四關也今不早治是養難自患也隨傳旨上殿左右當駕官施設龍車鳳輦請陛下發駕只見警蹕傳呼天子御駕早至金鑾寶殿掌殿官與金吾大將忙將鐘

鼓齊鳴，百官端肅而進，不覺威儀一新。只因紂王有經年未曾臨朝，今一旦登殿，人心鼓舞如此，怎見得有詩爲證。〔烟籠鳳閣，香霧龍樓，光搖月展，雲拂翠華流，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麟殿，處處光浮，淨纜三下響，衣冠拜冕旒，金章紫綬垂天象，管取江山萬萬秋。〕話說紂王設朝，百官無不慶幸，朝賀畢，王曰：「姜尚肆橫，以下凌上，侵犯關隘，已得朕四關，如今屯兵於臨潼關下，若不奮乾綱以懲其悔，國法安在？」衆卿有何策可退周兵？言未畢，左班中閃出一位上大夫李通，出班啓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爲股肱，陛下平昔不以國事爲重，聽讒遠忠，荒淫酒色，屏棄政事，以致天愁民怨，萬姓不保，天下思亂，四海分崩，陛下今日臨軒，事已晚矣。況今朝歌豈無智能之士，賢俊之人，只因陛下平日不以忠良爲重，故今日亦不以陛下爲重耳。卽今東有姜文煥遊魂關晝夜無寧，南有鄂順三山關攻打甚急，北有崇黑虎、陳塘關旦夕將危，西有姬發兵叩臨潼關，指日可破。真如大廈將傾，一木焉能支得？臣今不避斧鉞之誅，直言冒瀆天聽，乞速加整飭，以救危亡。如不以臣言爲謬，臣舉保二臣，可先去臨潼關阻住周兵，再爲商議。」愿陛下日修德政，去讒遠佞，諫行言聽，庶可稍挽天意，猶不失成湯之脈耳。王曰：「卿保舉何人？」李通曰：「臣觀衆臣之內，止有鄧昆、芮吉，素有忠良之心，輔國實念。若得此二臣前去，可保無虞也。」紂王准奏，隨宣鄧昆、芮吉上殿。不一時，宣至殿前，躬賀畢，王曰：「今有上大夫李通奏卿忠心爲國，特舉卿二人前去臨潼關協守，朕加爾黃鉞，白旄，得專闔外卿當盡心竭力，務在必退周兵，以擒罪首，卿功在社稷，朕豈惜茅土以報卿哉？當領朕命。」鄧昆、芮吉叩首曰：「臣敢不竭駑駘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紂王傳旨，賜二卿筵宴，以見朕寵榮至意。二臣叩頭謝恩下殿，須臾左右鋪上筵席，百官與二侯把盞，微子箕子二位殿下也奉酒與二侯，哽咽言曰：「二位將軍社稷安危在此，一行全仗將軍扶持國難，則國家幸甚。」二侯曰：「殿下放心，臣平日之忠肝義膽，正報國恩於今日也。豈敢有負皇上委託之隆，衆大夫保舉之恩也。」酒畢，二人謝過二位殿下與衆官，次日起兵，離了朝歌，逕往孟津渡黃河而來。按下不表，且說土行孫催糧至轅門，看見一首旛，旛下却是韋護的降魔杵，雷震子的黃金棍。土行孫不知其故，自思他二人兵器如何丟在此旛下？我且見了元帥再來，看其真實，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二運督糧官等令子牙傳令，令來土行孫來至中軍，見子牙行禮畢，問曰：「弟子適纔督糧至轅門外，見那關前豎一首旛，那旛下却有韋護雷震子兩件兵器，在那旛下不知何故？子牙把卡吉的事說了一遍，土行孫不信，豈有此理？」哪吒曰：「卡吉被吾打了一圈，只

幾日俱不會出來。土行孫曰：待吾去便知端的。哪吒曰：你不可去。果是那旛利害。土行孫只是不信。那時天色已晚，土行孫逕出營門，一陣往旛下來。方至旛下，便一交跌倒。不知人事。周營哨馬報於子牙，子牙大驚，正無可計較。只見關上軍士見旛下睡着一個矮子，報與歐陽淳。淳命開關拿來，不知若要拿人。只是卞吉的家將拿得，其餘別人皆拿不得。到不得旛下去。彼時幾個軍士去至旛下，俱翻身跌倒，不醒人事。關上軍士看見，忙報主將。歐陽淳亦自驚疑，忙叫左右去請卞吉來。卞吉此時在家調養傷痕，聞主將來呼喚，只得勉強進府中。歐陽淳將前事告訴一遍。卞吉曰：此小事耳。命家將去把那矮子拿來，將眾人放了。家將出關將土行孫綁了，把眾軍士拖出旛外。眾人如醉方醒，各各揉眼擦目。一時將土行孫扛進關來，拿至府中。歐陽淳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我見旛下有一黃命棍，拿去家裏耍子，不知就在那裏睡着了。卞吉在旁邊罵曰：你只匹夫，怎敢以言語來戲弄我。命左右拿去斬了。眾軍士推出轅門，舉刀就斬。只見土行孫一扭就不見了。正是：「地行妙術真堪羨，一晃全身入土中。」眾軍士忙進府中來報曰：啓元帥，異事非常。我等拿此人方纔下手，那矮子把身一晃就不見了。歐陽淳謂卞吉曰：這個就是土行孫了。須要仔細。彼此驚異，不表。土行孫回營來見子牙，曰：果然此旛利害。弟子至旛下就跌倒了，不知人事。若非地行之術，性命休矣。次日，卞吉傷痕全愈，領家將出關。至軍前搦戰，哨馬報入子牙。子牙問誰人出馬，哪吒愿往。登風火輪，搖火尖鎗，出營來。卞吉見了仇人，也不答話，搖畫杆戟，劈面刺來。哪吒火尖鎗分心就刺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爲證：「戰鼓殺揚聲，英雄臨戰場。紅旂如火，征夫四臂忙。只一個展開銀杆戟，那一個發動火尖鎗。哪吒施威武，卞吉逞剛強。忠心扶社稷，赤胆爲君主。相逢難下手，孰在孰先亡。」話說卞吉戰哪吒，又恐他先下手，把馬一撥，預先往旛下走來。看官若論哪吒要往旛下來，他也來得。他是蓮花化身，卻無魂魄。如何來不得？只是哪吒天性乖巧，他猶恐不妙，便立住脚。看卞吉往旛下過去了，他便是登回風火輪自己回營不表。且說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淳言曰：不才欲誑哪吒往旛下來，他狡猾不來。趕我自己回營去了。歐陽淳曰：似此奈何？正議間，忽探馬報鄧芮二侯奉旨前來助戰，請主將迎接。歐陽淳同衆將出府來迎接。二侯忙下馬，擲手上銀安殿行禮畢。二侯上坐，歐陽淳下陪。鄧昆問曰：前有將軍告急，本章進朝歌。天子看過，特命不才二人與將軍協守此關。今姜尚猖獗，所在授首。軍威已挫，似全不在戰之罪也。今臨潼關乃朝歌保障，與他關不同，必當重兵把守。方保無虞。連日將軍與周兵交

戰勝負如何。歐陽淳曰：初次副將卞金龍失利，幸其子卞吉有一旛，名曰幽魂白骨旛，全仗此旛以阻周兵。一次拿了南宮适，二次拿了黃飛虎，黃明三次拿了雷震子，鄧昆曰：拿的可是反五關的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他。歐陽淳此回正是「無心說出黃飛虎，咫尺臨潼鬪子牙。」話說鄧昆問：可是武成王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鄧昆冷笑曰：他今日也被你擒了，此將軍莫大之功也。歐陽淳謙謝不已，鄧昆暗記在心。原來黃飛虎是鄧昆兩姨夫，衆將那裏知消息，歐陽淳治酒管待二侯，衆將欲罷各散，鄧昆至私宅默想黃飛虎今已被擒，如何救他？我想天下八百諸侯，盡已歸周，此關大勢盡失，料此關焉能阻得他，不若歸周，此爲上策，但不知芮吉如何，且待明日會過一戰，見機而作。次日二侯上殿，衆將參謁，芮吉曰：吾等奉旨前來，當以忠心報國，速傳令把人馬調出關，會姜尚早定離雒，以免無辜塗炭。歐陽淳等曰：將軍之言甚善，令卞吉等關中點炮，吶喊人馬一齊出關，鄧芮二侯出了關外，見了幽魂白骨旛，高懸數丈，阻住正道，卞吉在馬上曰：啓上二位將軍，把人馬從左路上走，不可往旛下去，此旛不同別樣寶貝，芮吉曰：旛去不得，便不可走，軍士俱從左路至子牙營前，對左右探馬曰：請武王子牙答話，子牙曰：旛請武王答話，必有深意，命中軍官速請武王臨陣，子牙傳令點炮，吶喊寶纛旛，轅門開處，鼓角齊鳴，周營中人馬齊出，怎見得有讚爲證：「紅旛閃灼出軍中，對對英雄氣吐虹，馬上將軍如猛虎，步下士卒似蛟龍，騰騰殺氣冲霄漢，靄靄威光透九重，金盃鳳翅光華吐，銀甲魚鱗瑞彩橫，幟頭燦爛紅抹額，束髮冠搖雉尾雄，五岳門人多驍勇，哪吒正印是先鋒，保周滅紂元戎至，法令森嚴姜太公。」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見子牙出兵，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別是一般光景，又見那三山五岳門人一班兒齊齊整整，又見紅羅傘下武王坐逍遙馬，左右有四賢八俊，分站兩旁，怎見得武王生成的天子儀表，非俗，有詩爲證：「龍鳳丰姿迥出羣，神清氣爽帝王君，三停勻稱金霞繞，五岳朝歸紫霧分，仁慈相繼同堯舜，吊伐重光過夏殷，八百餘年開世業，特將時雨救如焚。」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大呼曰：來者可是武王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二公乃是何人？鄧昆曰：吾乃鄧昆，芮吉是也，姜子牙，想你西周不知仁義，智爲何物，乃擅自僭稱王號，收匿叛亡，拒逆天兵，殺軍伏將，已罪在不赦，今又大肆猖獗，欺君罔上，忤逆不道，侵占天王疆土，意欲何爲，獨不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何肆無忌憚，一至於此，芮吉又指武王曰：你先王素稱有德，雖羈囚姜里七年，更無一言怨尤，克守臣節，蒙紂王憐教歸國，加以黃鉞白旛，特專征伐，其洪恩德澤，可爲厚矣。

爾等當世世報。尙未盡涓埃之萬一。今父死未久。過聽姜尙妄語。尋事干戈。與無名之師。犯大逆之罪。是自取復宗滅祀之禍。悔亦何及。今聽吾言。速速退兵。還我關隘。擒獻逋逃。自歸待罪。尙待爾以不死。不然。恐天子大奮乾綱。親率六師。大張天討。只恐爾等死無噍類矣。子牙笑曰。二位賢侯。只知守常之語。不知時務之宜。古云。真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今紂王殘虐不道。荒淫酗暴。殺戮大臣。誅妻拋子。郊社不修。宗廟不享。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戕害百姓。無辜顛天穢德。彰聞罪惡。盈皇天震怒。特命我周恭行天之討。故天下諸侯相率事周。會於孟津。觀政於商郊。二侯尙執迷不悟。猶以口舌相爭。耶。以吾觀之。二侯如寄寓之客。不知誰爲之主。宜速倒戈。棄暗投明。亦不失封侯之位耳。請速自裁。鄧昆大怒。便命卞吉拿此野叟。卞吉縱馬搖戟。沖殺過來。傍有趙升使雙刀前後抵住。三人正接戰間。卞吉持刀也。沖將過來。只邊孫焰紅使斧抵住。只見武吉催開馬殺來助戰。傍邊惱了先行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首八臂。沖殺過來。勢不可當。鄧昆見哪吒三首八臂。相貌異常。只嚇得神魂飛散。落荒先走。傳令鳴金收兵。衆將各架住兵器。正是。人言姬發過堯舜。雲集羣雄佐聖君。話說鄧昆回兵進關。至殿前坐下。歐陰淳卞吉等俱說。姜尙用兵有法。將勇兵驍。門下又有許多三山五岳道術之士。難以取勝。俱各咨嗟不已。歐陽淳治酒款待。飲至夜分。各自歸於臥所。且說鄧昆至更深自思。如今天命已歸周主。紂王荒淫不道。諒亦不久。况黃飛虎又是兩姨被陷在此。使吾掣肘。如之奈何。且武王功德日盛。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真應運之主。子牙又善用兵。門下又是些道術之客。此關豈能爲紂王久守哉。不若歸周。以順天時。只恐芮吉不從。奈何。且俟明日以言挑他。看他意思。何如。再作道理。就思想了半夜。不說鄧昆已有意歸周。且說芮吉自與武王見陣進關。雖是吃酒。心下暗自沉吟。人言武王有德。果然氣宇不同。子牙善能用兵。果然門下俱是異士。今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眼見得此關如何可守。不若獻關歸降。以免兵革之苦。但不知鄧昆心上如何。且慢慢將言語探他。便知虛實。兩下裏俱各有意歸周。不提。次日二侯陞殿坐下。衆將官參謁畢。鄧昆曰。關中將寡兵微。昨日臨陣。果然姜尙用兵有法。所助者多是些道術之士。國事艱難。如之奈何。卞吉曰。國家興隆。自有豪傑來佐。又豈在人之多寡哉。鄧昆曰。卞將軍之言雖是。但目下難支。奈何。卞吉曰。今關外尙有此旛阻住周兵。料姜尙不能過此。芮吉聽了他二人說話。心中自忖。鄧昆已有意歸周。不覺至晚。飲了數盃。各散。鄧昆令心腹人密請芮侯飲酒。芮吉聞命。欣然而來。二侯執手至密室相敘。左右掌起燭來。二侯對

面傳盃。正是：「二侯有意歸真主，自有高人送信來。」且不言二侯正在密室中飲酒，欲待要說心事，彼此不好擅出諸口。且說子牙在營中運籌取關，又多了那首旛阻在路上，欲別尋路徑，又不知他關中虛實，黃飛虎等下落，無計可施，忽想起土行孫來，隨喚土行孫分付：「你今晚可進關去，如此如此，探聽不得有誤。」土行孫得令，把精神抖擻，至一更時分，逕進關來，先往禁中來看南宮适等三人。土行孫見看守的尚未會睡，不敢妄動，却往別處行走，不覺來至前面，聽得鄧芮二侯在那廂飲酒，土行孫便躲在地下，聽他們說些甚麼，只見鄧昆屏退左右，笑謂芮吉曰：「賢弟，我們說句笑話，你說將來還是周興，還是紂興？你我私議，各出己見，不要藏隱，總無外人知道。」芮吉亦笑曰：「兄長下問，使弟如何敢盡言？若說我的識見所到，又有所不敢言，若是含糊答應，兄長又笑小弟是無用之物，只是來難小弟麼？」鄧昆笑曰：「我與你雖爲異姓，情同骨肉，此時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又何本心之不可說哉？賢弟勿疑。」芮吉曰：「大丈夫既與同心之友談天下政事，若不明目張膽，傾吐一番，又何取其能擔當天下事爲識時務之俊傑哉？據弟愚見，你我如今雖奉旨協同守關，不過強逆天心而已，是豈人民之所愿也。今主上失德，四海分崩，諸侯叛亂，思得明主，天下事不可不知。况周武仁德播布四海，姜尚賢能輔相圖務，又有三山五岳道術之士，爲之羽翼，是周日強盛，商日衰弱，將來繼商而有天下者，非周武而誰？前日會戰，其規模氣宇，已自不同，但我等受國厚德，惟以死報國，盡其職耳。承長兄下問，故敢以實告，其他非我也。」鄧昆笑曰：「賢弟只一番議論，足見洪謀遠識，非他人所可及者，但可惜生不逢時，遇不得其主耳。」將來紂爲周擄，吾與賢弟不過徒然一死而已，愚兄固當與草木同朽，只可惜賢弟不能效古人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以展賢弟之才，言罷，咨嗟不已。芮吉笑曰：「據弟察兄之言，兄已有意歸周，故以言探我耳，弟有此心久矣，果長兄有意歸周，愿隨鞭鐙。」鄧昆忙起身慰之曰：「非不才敢蓄此不臣之心，只以天命人心卜之，終非好消息，而徒死無益耳。」既賢弟亦有此心，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只吾輩無門可入，奈何？芮吉曰：「慢慢尋思，再乘機會。」二人正在商議，已被土行孫在地下聽得詳細，喜不自勝，思想不若乘此時會他一會，有何不可，也是我進關一場，引進二侯歸周，也是功績，正是：「世間萬事由天數，引得賢侯歸武王。」却說土行孫在黑影裏，將上來，現出身子，上前言曰：「二位賢侯請了，要歸武王，吾與賢侯作引進道能，就把鄧芮二侯說得半晌無言。」土行孫曰：「二侯不要驚恐，吾乃是姜元帥麾下二運督糧官，土行孫是也。」鄧芮二侯聽畢，方纔定

神問曰：將軍爲何晝夜至此？土行孫曰：不瞞賢侯說，奉姜元帥將令，特來進關探聽虛實，適纔地下聽得二位賢侯有意歸周，恨無引進，敢冒致驚大駕，幸無見罪。若果真意歸周，不才願爲先容。吾元帥謙敬下士，決不致有辜二侯之美意也。鄧芮二侯聽說，不勝欣喜，忙上前行禮曰：不知將軍前來，有失迎迓，望勿見罪。鄧芮復挽土行孫之手，嘆曰：大抵武王仁聖，故有公等高明之士爲之輔弼耳。不才二人，昨日因在陣上見武王與姜元帥俱是盛德之士，天下不久歸周。今日回關與芮賢弟商議，不意爲將軍得知，實吾二人之幸也。土行孫曰：事不宜遲，將軍可修書一封，俟吾先報知姜元帥，候將軍乘機獻關，以便我等接應。鄧芮急忙向燈下修書，遞與土行孫曰：煩將軍電知姜元帥，設法取關。早晚將軍復進關來，以便商議。土行孫領命，把身子一晃，無影無形去了。二侯看見，自定口呆，咨嗟不已。有詩讚之：「暗進臨潼察事奇，二侯共議正逢時。行孫引進歸明主，不負元戎託所知。」話說，土行孫來至中軍，剛有五鼓時分，子牙還坐在後帳中。等土行孫消息，忽然土行孫立於面前，子牙忙問其進關所行事體如何。土行孫曰：弟子奉命進關，三將還在禁中，因看守不曾睡，不敢下手。復行至鄧芮二侯密室，見二人共議歸周，恨無引進。被弟子現身見他，二侯大悅，有書在此呈上。子牙接書燈上觀看，不覺大喜，此真天子之福也。再行設策，以候消息。令土行孫回帳不表，且說鄧芮二侯次日陞殿坐下，衆將來見鄧昆曰：吾二人奉旨協守此關，以退周兵。昨日會戰，未見雌雄，豈是大將之所爲？明日整兵，務在一戰，以退周兵。早早班師，以復王命，是吾愿也。歐陽淳曰：賢侯之言是也。當日整頓兵馬，一晚景不提。次日鄧芮檢點士卒，砲聲响處，人馬出關，至周營前搦戰。鄧昆見幽魂白骨旛，豎在當道，就在只旛上發揮，忙令卞吉將此旛去了。卞吉大驚曰：賢侯在上，此旛是無價之寶，阻周兵全在於此。若去了此旛，臨潼關休矣。芮吉曰：吾乃是朝廷欽差官，反走小徑，你爲偏將，到行中道，周兵看之深爲不雅，縱令得勝，亦爲不武。理當去了此旛。卞吉自思去了此旛，恐無以勝敵人，若不去，彼爲主將，我豈可與之抗禮？今旣爲父親報仇，豈惜此一符也？卞吉馬下欠身曰：二位賢侯不必去旛，請回關中一議，自然往返無礙耳。鄧芮二侯俱進了關。卞吉忙畫了二道靈符，鄧芮二侯每人一道，放在幞頭裏面。歐陽淳一道，放在盔裏，復出關來，數騎往旛下過。就如尋常二侯大喜，及至周營對軍政官曰：你報主將出來答話，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卽忙領衆將出營。鄧昆大呼曰：姜子牙今日與你共決雌雄也。拍馬殺往陣中來，只見子牙背後有黃飛彪、黃飛豹二馬沖出，接住鄧芮二侯廝殺，四騎相交。

正在酣戰之下。卞吉看不過。大呼曰。吾來助戰。二侯勿懼。武吉出馬。接住大戰。只見卞吉撥馬往旛下就走。武吉不往。子牙見只有鄧芮二侯相戰。忙令鳴金。兩邊各自回軍。子牙看見鄧芮四將往旛下。逕自去了。心中着實。遲疑進營。坐下。沉吟自思。前日只是卞吉一人行走。得餘則昏迷。今日如何他四人俱往旛下。行得。土行孫曰。元帥遲疑。莫不是爲着那旛。下他四人都走得麼。子牙曰。正爲此說。土行孫曰。只是何難。俟弟子今夜再往關內去。走一遭。便知端的。子牙大喜曰。事宜速行。當晚初更。土行孫進關來。至鄧芮二侯密室。二侯見土行孫來。至不勝大喜曰。正望公來。那旛名喚幽魂白骨旛。再無法可治。今日被我二人刁難他。他將一道符與我們頂在頭上。往旛下過。就如平常。安然無恙。足下可持此符獻與姜元帥。速速進兵。吾自有獻關之策也。土行孫得了符。辭了二侯。往大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取符一看。子牙已識得符中妙訣。取砂硃書符。付衆將。俱各領符一道。預備明日會戰。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灑池縣五岳歸天

灑池小縣亦屏藩。主將英雄却異常。吐霧神駒真鮮得。地行妙術更難量。
二王年少因他死。五岳奇謀爲爾亡。惟有智多楊督運。騰挪先殺老萱堂。

話說子牙將所用之符畫完。分付軍政官播鼓。衆將上帳參見。子牙曰。你衆將俱各領符一道。藏在盔內。或在髮中。亦可明日會戰。候他敗走。衆將先趕去。搶了他的白骨旛。然後攻他關隘。衆將聽畢。領了符命。無不歡喜。次日。子牙大隊而出。遙指關上。搦戰。探馬報知鄧芮二侯。命卞吉出馬。卞吉領命出營。可憐。丹心枉作千年計。死到臨頭尙不知。卞吉上馬出關。徑往旛下來。大呼曰。今日定拿你成功也。縱馬搖戟。直奔子牙。只見子牙左右一千大小將官。沖殺過來。把卞吉圍在垓心。鑼鼓齊鳴。喊聲四起。只殺得烟霧迷空。怎見得有詩爲證。殺氣漫漫鎖太華。戈聲響亮亂交加。五關今屬西岐主。萬載名垂讚子牙。話說卞吉被衆將困在垓心。不能得出。忽然一戟刺中武吉肩窩。武吉閃開。卞吉乘空跳出陣來。經往旛下逃去。周營一干衆將。隨後趕來。卞吉那知暗裏已漏消息。尙自妄想。拿人。卞吉復兜回馬。伺候家將拿人。只見敗將趕過旛下。逕殺奔前來。卞吉大驚曰。此是天喪商朝社稷。如何此寶無

靈也。不敢復戰。隨敗進關來。閉門不出。子牙也不趕他。命諸將先將此旛收了。韋護收了降魔杵。又將雷震子黃金棍取了。掌鼓回營。且說卞吉進關來。見鄧芮二侯。不知二侯已自歸周。就要尋事處。治卞吉。忽報卞吉回見行至。增下。卞吉曰。想今日卞將軍擒有幾個周將。卞吉曰。今日未將會戰。周營有十數員大將。圍裏當中。未將刺中一將。乘空敗走。引入旛下。以便擒拿他幾員。不知何故。他衆將一擁前來。俱往旛下過來。此乃天喪商朝。非未將戰不勝之罪也。卞吉笑曰。前日擒三將。此旛就靈驗。今日如何。此旛就不准了。鄧昆曰。此無他說。卞吉見關內兵微。將寡。周兵勢大。此關難以久守。故與周營私通。假輸一陣。使衆將一擁而入。以獻關耳。幸軍士隨即緊閉。未中賊計。不然吾等皆爲擄矣。此等逆賊。留之終屬後患。喝令兩邊刀斧手。拿下梟首示衆。可憐正是。一點丹心成畫餅。冤魂空逐杜鵑啼。卞吉不及分辯。被左右拿下。推出帥府。即時斬了首級。號令歐陽淳不知其故。見斬了卞吉。目瞪口呆。呆心下茫然。鄧芮二侯謂歐陽淳曰。卞吉不知天命。故意逗遛軍機。理宜斬首。我二人實對將軍說。方今商朝氣數將終。荒淫不道。人心已離。天命不保。天下諸侯久已歸周。只有此關之隔耳。今關中又無大將。難抵周兵。終是不能拒守。不若我等與將軍將此關獻於周武。共伐無道。正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且周營俱是道術之士。我等皆非他的對手。我固然與你俱當死君之難。但無道之君。天下共棄之。你我徒死無益。臣願將軍思之。歐陽淳大怒。罵曰。食君之祿。不思報本。反欲獻關。甘心降賊。屈殺卞吉。此真狗彘之不若也。我歐陽淳其首可斷。其身可碎。而此心決不負商朝之恩。甘效辜恩負義之賊也。鄧芮二侯大喝曰。今天下諸侯盡已歸周。難道俱是負商朝之恩者。止不過爲獨夫殘虐。生民萬姓塗炭。周武興弔民伐罪之師。汝安得以叛逆目之。真不識天時之匹夫。歐陽淳大呼曰。陛下誤用奸邪。反賣國求榮。吾先殺此逆賊。以報君恩。仗劍來殺鄧芮二侯。二侯亦仗劍來迎。殺在殿上。雙戰歐陽淳。歐陽淳如何戰得過。被卞吉吼一聲。一劍砍倒歐陽淳。梟了首級。正是。爲國身亡成大節。二侯察理順天心。話說二侯殺了歐陽淳。監中放出三將。黃飛虎上殿來。見是姨丈鄧昆。二人相會大喜。各訴衷腸。卞吉傳令。速行開關。先放三將來大營報信。三將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大喜。忙命進帳來。三將至中軍。禮畢。子牙問其詳細。只見左右報鄧昆卞吉至轅門聽令。子牙傳令來。二侯至中軍。子牙迎下座來。二侯下拜。子牙攙住安慰曰。今日賢侯歸周。真不失賢臣擇主而仕之智。二侯曰。請元帥進關安民。子牙傳令。催人馬進關。武王亦起駕隨得三軍。莫不歡呼人

心大悅。武王來至帥府，查過戶口冊籍，關中人民父老，俱牽羊擔酒，以迎王師。武王命殿前治宴，款待東征大小衆將，犒賞三軍，住了數日子，牙傳令起兵，往灑池縣來。好人馬一路上，怎見得有詩讚之云：「殺氣迷空千里長，旌旗招展日無光。層層鈇鉞鋒如雪，對對鋼刀刃如霜。人勝登山虎豹猛，馬過出水蟒龍剛。灑池此際交兵日，五嶽齊遭劍下亡。」話說子牙人馬在路前行，不一日探馬報曰：「啓元帥，前至灑池縣了，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營，點炮吶喊，話說灑池縣總兵官張奎，聽得周兵來至，忙陞帥府坐下，左右有二位先行官，乃是王佐、鄭椿，上廳來見張奎。張奎曰：「今日周兵進了五關，與帝都止有一河之隔，幸賴吾在此，尚可支撐。不說張奎，點點禦敵，且說姜元帥次日陞帳，命將出軍，忽報有東伯侯差官下書，子牙傳令來，差官至軍前行禮，畢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之，看畢，問左右曰：「如今東伯侯姜文煥求借敵兵，我這裏必定發兵，纔是。」傍有黃飛虎答曰：「天下諸侯，皆仰望我周，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元帥當得發兵救濟，以安天下諸侯之心。」子牙傳令問誰去取遊魂關，走一遭，傍有金木二吒欠身曰：「弟子不才，願去取遊魂關。」子牙許之，分一枝人馬與二人去了，不表。且說子牙分付誰去灑池縣取頭一功，南宮適應聲應往，領令出營，至城下搦戰。張奎聞報，問左右先行，誰人出馬，有王佐愿往，領兵開放城門來至軍前，南宮適大呼曰：「正關皆爲周有，止此彈丸之地，何不早獻，以免誅身之禍。」王佐罵曰：「無知匹夫，你等叛逆不道，罪惡貫盈，今日自來送死也。」縱馬舞刀來取，南宮適手中刀劈面交還，戰有二三十回合，被南宮適手起刀落，早把王佐揮爲兩段。南宮適得勝回營報功，子牙大喜，只見報馬報進城來，張奎報聞，王佐失機，心下十分不快。次日又報，周將黃飛虎搦戰，鄭椿出馬，與黃飛虎大戰二十合，被黃飛虎一鎗刺於馬下，梟下首級回營。子牙大喜，話說張奎又見鄭椿失利，着實煩惱。子牙見連日斬他二將，命左右軍士一齊攻城，衆軍率領軍士放炮吶喊，前來攻城。城上士卒來報張奎，張奎在後廳聞報，與夫人高蘭英商議，如今孤城難守，連折二將，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將軍有此道術，況且又有坐騎，可以成功，何懼賊兵哉。」奎曰：「夫人不知，五關之內，多少英雄，俱不能阻逆，一旦至此，天意可知。今主上猶荒淫如故，爲臣豈能安於枕席。夫妻正議，又報周兵攻城甚急，張奎即時上馬提刀，夫人掠陣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只見子牙門下衆將左右分開，張奎大呼曰：「姜元帥慢來，子牙上前曰：「張將軍，你可知天意，速速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若是執迷不悟，與五關爲例。」張奎笑曰：「你逆天罔上，徵幸至此，量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矣。」子牙笑曰：「天時人事，不問可知。只

足下迷而不悟耳。此去朝歌，不過數百里，一河之隔，四面八方，天下諸侯雲集，諒你區區彈丸之地，何敢抗拒吾師哉。此正所謂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撐，徒自取滅亡耳。張奎大怒，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子牙。後面姬叔明、姬叔昇二殿下走馬大呼，休沖吾陣。兩條鎗急架忙迎，好張奎使開刀力戰二將，有詩為證：「臂膊輪開好用兵，空中各自下無情。吹毛利刃分先後，刺骨尖鋒定死生。惡戰止圖麟閣姓，苦戰只為史篇名。張奎刀法真無比，到處成功定太平。」話說姬叔明等二將見戰，張奎不下，二位殿下掩一鎗詐敗而走，止望回馬鎗挑張奎。不知張奎的坐騎甚奇，名為獨角烏煙獸，其快如神。張奎讓二將去，有三四箭之地，他把獸上一拍，那獸如一陣烏煙似飛雲掣電而來。姬叔明聽得有人追趕，以為得計，不意張奎已至背後，措手不及，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姬叔昇見其兄落馬，及至回馬又被張奎順手一刀，也是兩段。可憐金枝玉葉，一旦遭殃。子牙大驚急鳴金收軍。張奎也掌鼓進城。子牙見折了二位殿下收軍回營，心下不樂。武王聞知，喪了二弟，掩面而哭，進了後營去了。張奎連斬二將，心中甚喜。夫妻二人商議，具表進朝歌不提。且說子牙悶坐帳上，謂諸將曰：「料灑池不過一小縣，反傷了二位殿下，只見衆將齊說張奎的坐騎有些奇異，其快如風，故殿下措手不及，以致喪身。衆將正猜疑時，忽報北伯侯崇黑虎至轅門求見。子牙傳令請來，崇黑虎同文聘、崔英、蔣雄上帳參謁。子牙忙下帳迎接，上帳各敘禮畢。子牙曰：「君侯兵至孟津幾時了？」黑虎曰：「不才自起兵，收了陳塘人馬，已至孟津，割營數月矣。今聞元帥大兵至此，特來大營奉謁。願元帥早會諸侯，共伐無道。子牙大喜，有武成王與崇黑虎相見，感謝黑虎曰：「昔日蒙君侯相助，擒拿高繼能，此德尚未酬報。時刻不敢有忘。銘刻五內，彼此遜謝。舉子牙分付營中，治酒款待崇黑虎等。正是：「死生有數天生定，五岳相逢絕灑池。」當日酒散，次日子牙陞帳，衆將參謁，忽報張奎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今日誰人戰張奎，走一遭崇黑虎曰：「未將今日來，至當得効勞。請與文聘、崔英、蔣雄三人發兵同去。」子牙大喜，四將同出大營，領本部人馬擺開。崇黑虎催開了金睛獸，舉雙板斧飛臨陣前，大呼曰：「張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尚敢逆天，自取滅亡哉。」張奎大怒，罵曰：「無義匹夫，你乃是殺兄圖位，天下不仁之賊，焉敢口出大言，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崇黑虎。舉雙斧急架忙迎。文聘大怒，撥馬搖叉，沖殺過來。崔英、八楞鎚一似流星，蔣雄的抓絨繩飛起，一齊上前把張奎裹在當中。却說子牙在帳上見黃飛虎站立在傍，子牙曰：「黃將軍崇侯今日會戰，你可去掠陣助他，也不負昔日崇侯曾為將軍耶。」

陣見張奎把黃飛彪斬於馬下。又見他的馬頂上有角，就知此馬有些原故。待吾除之。楊戩縱馬搖刀大呼曰：張奎休走。吾來也。張奎問曰：你是何人也？自來取死。楊戩答曰：你這匹夫，屢以邪術壞吾大將。吾特來拿你碎尸萬段。以泄眾將之恨。舉三尖刀劈面砍來。張奎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一場大戰，有詩為證：「二將棋逢敵手，陣前各逞英豪。翻來覆去，豈尋常。真似一對虎狼形狀。這一個會騰挪變化，那一個會攪海翻江。刀來刀架，兩無妨。兩個將軍一樣。」話說張奎與楊戩戰有三四十合。楊戩故意賣個破綻，被張奎撞個滿懷，伸出手抓住楊戩腰帶，提過鞍轡，正是：「張奎今日遇楊戩，眼前傷了黑烟駒。」張奎活捉了楊戩，掌鼓進城，陸廳坐下。令將周將推來，左右將楊戩攤至廳前。楊戩站立，張奎大喝曰：「既被吾擒，為何不跪？」楊戩曰：「無智匹夫，我與你既為敵國，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張奎大怒，命左右推去斬首。號令只見左右將楊戩斬訖，持首級號令張奎方欲坐下，不一時只見管馬的來報，啓老爺得知禍事不小。張奎大驚，問甚禍事。管馬的曰：「老爺的馬好好的吊下頭來，張奎聽得此言，不覺失色頓足曰：吾成大功，全仗此烏煙獸。豈知今日無故吊下頭來，正在廳上急得三尸神爆炸，七竅內煙生，忽報方纔被擒的周將又來搦戰。張奎頓然醒悟，吾中此賊奸計，隨即換馬提刀在手，復出城來。一見楊戩大罵逆賊，擅壞吾龍駒，氣殺我也。怎肯干休？楊戩笑曰：你仗此馬傷吾周將，我先殺此馬，後再殺你的驢頭。張奎切齒大罵曰：「不要走，吃吾一刀。」使開手中刀來取楊戩的刀，急架相迎，又戰二十合。楊戩又賣個破綻，被張奎又抓住腰內絲絛，輕輕提將過去。二次擒來，張奎大怒曰：「這番看你怎能脫去？」正是：「張奎二次擒楊戩，只恐萱堂血染衣。」張奎捉了楊戩進城，坐在廳上。忽報後邊夫人高蘭英來至面前，因問其故。張奎長吁嘆曰：「夫人，我為官多年，得許大功勞，全仗此烏煙獸。今日馬將楊戩用邪術壞吾龍駒，這次又被吾擒來，還是將何法治之？」夫人曰：「推來我看。」傳令將楊戩推來，少時推至廳前。高蘭英一見笑曰：「吾自有處治。」將烏黑鷄犬血取來，再用尿糞和勻，先穿起他的琵琶骨，將血澆在他的頭上，又用符印鎖住。然後斬之。張奎如法製度，夫妻二人齊出府前看。左右一一如此施行。高蘭英用符印畢，先將血糞在楊戩頭上澆，手起一刀，將首級砍落在地。夫妻大喜，方纔進府來到廳前，忽聽得後邊丫鬢飛報出廳來，哭稟曰：「啓老爺夫人不好了。老太太正在香房，不知是那裏穢污血糞，把太太澆了一頭，隨即吊下頭來。真是異事。應人張奎大叫曰：又中了楊戩妖術，放聲大哭，如醉如癡一般。自思老母養育之恩，未報今因

爲國反將吾母喪命。真個痛殺我也。忙取棺槨盛殮。不表。且說楊戩進中軍。來見子牙。備言先斬其馬。後斬其母。先惑亂其心。然後擒張奎不難矣。子牙大喜曰。此皆是你不世之功。張奎思報母仇。下馬提刀。來周營搦戰。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地行妙術法應玄。

識誰張奎更占先。

猛獸崖前身已死。

渾池城下婦歸泉。

許多功業成何用。

幾度勳名亦枉然。

留得兩行青史在。

後來成敗總由天。

話說子牙在中軍正議進兵之策。忽報張奎搦戰。哪吒曰。弟子願往。登風火輪而出。現出八臂三首來戰張奎。大呼曰。張奎若不早降。悔之晚矣。張奎大怒。催開馬使手中刀來取。哪吒使手中鎗劈面迎來。未及三五合。哪吒將九龍神火罩祭起去。把張奎連人帶馬罩住。用手一拍。只見九條火龍一齊吐出烟火。遍地燒來。不知張奎會地行之術。如土行孫一般。彼時張奎見罩落將下來。知道不好。他先滾下馬。就地下去了。哪吒不曾有心看。幾乎誤了大事。只見燒死他一疋馬。哪吒掌鼓回營。見子牙說。張奎已被燒死。子牙大喜。不表。且說張奎進城對妻子曰。今日與哪吒接戰。果然利害。被他提起火龍罩。將我罩住。若不是我有地行之術。幾乎被他燒死。高蘭英曰。將軍今夜何不地行進他營寨。刺死武王君臣。不是一計成功。大事可定。又何必與他爭能較勝耶。張奎深悟曰。夫人之言。甚是有理。只因被楊戩可惡。暗害吾老母。惑亂吾心。連日神思不定。幾乎忘了。今夜必定成功。張奎打點收拾。暗帶利刀。由地下進周營來。正是「武王洪福過堯舜。自有高人守大營。」話說子牙在帳中。聞得張奎已死。議取城池。至晚發令箭。點練士卒。至三更造飯。四更警飭。五更登城。一鼓成功。子牙分付已畢。這也是天意。恰好是楊任巡外營。那時將近二更時分。張奎把身子一扭。逕往周營而來。將至轅門。適遇楊任來至前營。不知楊任眼。眼裏長出來的兩隻手。手心裏有兩隻眼。此眼上看天庭。下觀地底。中間千里。彼時楊任忽見地下有張奎。提一口刀。逕進轅門。楊任曰。地下是張奎。慢來。有我在。此張奎大驚。周營中有此等異人。如何是好。自思吾在地下行得快。待吾進中軍殺了姜尚。他就來也是遲了。張奎仗刀逕入。楊任一時着急。將雲霞獸一磕。至三層圈子內。擊雲板大呼曰。有刺客進營。各

哨仔細。不一時各營齊起。子牙急忙陞帳。衆將官弓上弦。刀出鞘。兩邊火把燈毬。照耀如同白晝。子牙問曰。刺客在那裏來。楊任進帳啓曰。是張奎提刀在地下。逕進轅門。弟子故敢擊板報知。子牙大驚曰。昨日哪吒已把張奎燒死。今夜如何又有個張奎。楊任曰。此人還在此。聽元帥講話。子牙驚疑未定。傍有楊戩曰。候弟子天明再作道理。就把周營裏亂了半夜。張奎情知不得成功。只得回去。楊任一隻眼只看着地下。張奎走出轅門。楊任也出轅門。直送張奎至城下方回。當時張奎進城來。至府中高蘭英問曰。功業如何。張奎只是搖頭道。利害周營中有許多高人。所以五關勢如破竹。不能阻擋。遂將進營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夫人曰。既然如此。可急修本章。往朝歌請兵協守。不然孤城豈能阻擋周兵。張奎從其言。忙修本章。往朝歌不表。且說天明。楊戩往城下來。坐名叫張奎出來見我。張奎聞報。上馬提刀。開放城門。正是仇人見了仇人。大罵曰。好匹夫。暗害吾母。與你不共戴天。楊戩曰。你這逆天之賊。若不殺你。你也不知周營中利害。張奎大叫。我不殺楊戩。此恨怎休。舉刀直取楊戩。楊戩手中刀迎面交還。兩馬相交。雙刀並舉。未及數合。楊戩祭起哮天犬。來傷張奎。張奎見此犬奔來。忙下馬。即時就不見了。楊戩觀之不覺咨嗟。正是「張奎道術真伶俐。賽過周營土行孫。」話說楊戩回營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今日會張奎如何。楊戩把張奎會地行道術說了一遍。真好似土行孫。夜來楊任之功莫大焉。子牙大喜。傳令以後只令楊任巡督內外。防守營門。彼時張奎進城。與夫人議曰。今會楊戩十分利害。周營道術之士甚多。吾夫妻不能守此城也。依吾愚見。不若棄了澠池。且回朝歌。再作商議。你的意下如何。夫人曰。將軍之言差矣。俺夫妻在此鎮守多年。名揚四方。豈可一旦棄城而去。况此城關係非淺。乃朝歌屏障。今一棄此城。則黃河之險。與周兵共之。這個斷然不可。明日待我出去。自然成功。次日高蘭英出城。至營前搦戰。子牙正坐。忽報有一女將請戰。子牙問誰可出馬。有鄧嬋玉應聲曰。未將愿往。子牙曰。須要小心。鄧嬋玉曰。末將知道。言罷上馬。一聲炮響。展兩桿大紅旗。出營大呼曰。來將何人。快通名來。高蘭英觀看。見是一員女將。心下疑惑。忙應曰。吾非別人。乃鎮守澠池張將軍夫人高蘭英是也。你是誰人。鄧嬋玉曰。吾乃是督運糧儲士將軍夫人鄧嬋玉是也。高蘭英聽說大罵賊人。你父女奉勅征討。如何苟就成婚。今日有何面目歸故鄉也。鄧嬋玉大怒。舞雙刀來取高蘭英。高蘭英一身縞素。將手中雙刀。急架來迎。二員女將一紅一白。殺在城下。怎見得有讚爲證。「這一個頂上金盔耀日光。那一個束髮銀冠列鳳凰。這一個黃金鎖子連環甲。那一個千葉

龍鱗甲更強。這一個猩猩血染紅衲襖，那一個素白征袍似粉裝。這一個是赤金映日紅瑪瑙，那一個是白雲初施玉琢娘。這一個似向陽紅杏枝枝嫩，那一個似月下梨花帶露香。這一個似五月榴花紅似火，那一個似雪裏梅花靠粉牆。這一個腰肢娘娜在鞍轡上，那一個體態風流十指長。這一個雙刀混混如閃電，那一個二刀如鋒劈面揚。分明是廣寒仙子臨凡世，月裏嫦娥降下方。兩員女將天下少，紅似銀珠白似霜。話說鄧嬋玉大戰高蘭英，有二十回合撥馬就走。高蘭英不知鄧嬋玉詐敗，便隨後趕來。嬋玉聞腦後鸞鈴響處，忙取五光石回手一石正中高蘭英面上，只打得嘴唇青腫掩面。而鄧嬋玉得勝進營來，見姜元帥說高蘭英被五光石打敗進城，子牙方上功勞簿，只見左右官報二運官土行孫轅門，令子牙命令來。土行孫上帳參謁，弟子運糧已完，繳督糧印願隨軍征伐。子牙曰：今進五關軍糧有天下諸侯應付不消，你等督運俱隨軍征進罷了。土行孫下帳來見衆將，獨不見黃將軍，忙問哪吒。哪吒曰：今灑池不過一小縣，將黃將軍崇君侯五人一陣而亡。且張奎善有地行之術，比你分外精奇。前日進營欲來行刺，多虧楊任救之，故此阻住。吾師不能前進，土行孫聽能有這樣事，當時吾師傳吾此術，可稱蓋世無雙。豈有此處又有異人也？待吾明日會他。至後帳來問鄧嬋玉，此事可與鄧嬋玉曰：果是不差。土行孫躊躇一夜，次早上帳來見姜元帥，願去會張奎。子牙許之，旁有楊戩、哪吒、鄧嬋玉俱欲去掠陣。土行孫許之，來至城下搦戰，哨馬報與張奎。張奎出城見一矮子，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吾乃土行孫是也。道罷，舉手中棍滾將來，劈面就打。張奎手中刀急架來迎，二人大戰往來未及數合，哪吒、楊戩齊出來助戰。哪吒忙祭起乾坤圈來打張奎，張奎看見滾下馬，就不見了。土行孫也把身子一撥，來趕張奎。張奎一見大驚，周營中也有此妙術之人，隨在地底下。二人又復大戰，大抵張奎身子長大，不好轉換。土行孫身子矮小，轉換伶俐，故此或前或後，張奎又不濟事，只得敗去。土行孫趕了一程，趕不上，也自回來。那張奎地行術一日可行一千五百里，土行孫止行得一千里，因此趕不上。他只得回營來見子牙，言張奎果然好地行之術。此人若是阻住此間，深爲不便。子牙曰：昔日你師父擒你，用指地成鋼法。今日治張奎，非此法不可。你務須學得此法以治之。土行孫曰：元帥可修書一封待弟子去夾龍山見吾師，取此符印來，破了灑池縣，方得早會諸侯。子牙大喜，忙修書付與土行孫。土行孫別了妻子，往夾龍山來，可憐正是：丹

呼曰：周營中有許多異人，如何是好？夫人曰：誰爲異人？張奎曰：有一土行孫，也有地行之術，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如今再修告急本章，速往朝歌求救。俺夫妻二人死守此縣，不必交兵，只等救兵前來，再爲商議。破敵夫妻正義，忽然一陣怪風飄來，甚是奇異，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走石飛砂勢更凶，推雲擁霧亂行蹤。暗藏妖孽來窺戶，又送孤帆過楚峯。」風過一陣，把府前寶纛旂一折兩段。夫妻大驚曰：此不祥之兆也。高蘭英隨排香案，忙取金錢，排下一卦，已解其意。高蘭英曰：將軍可速爲之。土行孫往夾龍山取指地成鋼之術，來破你，也不可遲誤。張奎大驚忙收收拾結束，停當巡往夾龍山去了。土行孫一日止行千里，張奎一日行一千五百里。張奎先到夾龍山，到個崖畔，潛等土行孫，等了一日。土行孫方至猛獸崖，遠遠望見飛龍洞，滿心歡喜。今日又至故土，也不知張奎預在崖傍，側身躲開，把刀提起，只等他來。土行孫那裏知道，只是往前走，也是數該如此。看看來至面前，張奎大叫曰：土行孫，不要走。土行孫及至抬頭時，刀已落下，可憐砍了個連肩帶背。張奎取了首級，逕回灑池縣來，號令後人有詩嘆土行孫歸周，未受茅土之封，可憐無辜死於此也。〔憶昔西岐歸順時，輔君督運未愆期。進關盜寶功爲首，劫寨偷營世所奇。名播諸侯空嘖嘖，聲揚宇宙恨絲絲。夾龍山下亡身處，反根還元正在茲。〕話說張奎非止一日來至灑池縣，夫妻相見，將殺死土行孫一事說了一遍。夫妻大喜，隨把土行孫的首級號令在城下，只見周營中探馬見灑池縣號令出頭來，近前看時，却是土行孫的首級，忙報入中軍。啓元帥灑池縣城上號令了土行孫首級，不知何故，請令定奪。子牙曰：他往夾龍山去了，不在行營，又未出陣，如何被害？子牙指指一算，拍案大叫曰：土行孫死於無辜，是吾之過也。子牙甚是傷感，不意帳後驚動了鄧嬋玉，聞知丈夫已死，哭上帳來，愿與夫主報仇。子牙曰：你還斟酌，不可造次。鄧嬋玉那裏肯住，啼泣上馬來，至城下，只叫張奎出來見我。哨馬報入城中，有女將搦戰。高蘭英曰：這賤人，我正要報一石之恨，今日合該死於此地。高蘭英上馬提刀，先將一紅葫蘆執在手中，放出四十九根太陽神針，先在城裏提出。鄧嬋玉只聽得馬響，二日被神針射住，觀看不明，早被高蘭英手起一刀，揮於馬下。可憐正是：〔孟津未會諸侯面，今日夫妻喪灑池。〕話說高蘭英先祭太陽神針，射住鄧嬋玉雙目，因此上斬了鄧嬋玉，進城號令了哨馬報入中軍。備言前事，子牙着貨傷悼，對衆門人曰：今高蘭英有太陽神針，射人二目，非同小可。諸將俱要防備，故此按兵不動，再設法以取此縣。南宮适曰：料一小縣，今損無限大將，請元帥着人馬四面攻打此縣，可以踏爲平地。子牙

傳令命三軍四面攻打，架起雲梯火炮，三軍吶喊，攻打甚急。張奎夫妻千方百計，看守此城。一連攻打兩晝夜，不能得下。子牙心中甚惱，且命暫退，再爲設計。不然徒令軍士勞苦無益耳。衆將鳴金收軍回營。且說張奎又修本往朝歌城來。差官渡了黃河，前至孟津，有四百鎮諸侯駐劄人馬，差官潛蹤隱迹，一路無詞。至館驛中歇了一宵，次日將本至文書房投遞。那日看本，乃是微子。微子接本看了，忙入內庭，只見紂王在鹿臺宴樂。微子至臺下候旨。紂王宣上鹿臺，微子行禮稱臣。畢，王曰：「皇伯有何奏章？」微子曰：「張奎有本言：武王進五關，已至渑池，縣損兵折將，莫可支撐。危在旦夕，請陛下速發援兵，早來協守。不然，臣惟一死以報君恩耳。」况此縣離都城不過四五百里之遠，陛下在此臺宴樂，全不以社稷爲重。孟津現有南方北方四百諸侯駐兵，候西伯共至商郊，事有燃眉之急。今見此報，使臣身心如焚，莫如所措。願陛下早求賢士以治國事，拜大將以勦反叛，改過惡而訓軍民，修仁政以回天變。庶不夫飛廉奏曰：「陛下不可。今孟津有四百諸侯駐兵，一聞陛下出軍，他讓過陛下，阻住後路，首尾受敵，非萬全之道也。陛下可出榜招賢，大懸賞格，自有高名之士應求而至。」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何勞陛下親御六師與叛臣較勝於行伍哉？」紂王曰：「依卿所奏，速傳旨懸立賞格，張掛于朝歌四門，招選豪傑才堪禦敵者，不次銓除。外哄動，就把個朝歌城內萬民，日受數次驚慌，只見一日來了三個豪傑來揭榜文，守榜軍士隨同三人先往飛廉府裏來參謁。門官報入中堂，飛廉道：「有請。」三人進府，與飛廉見禮畢，言曰：「聞天子招募天下賢士，愚下三人自知非才，但君父有事，願捐軀收効犬馬。飛廉見三人氣宇清奇，就命賜坐。三人曰：「吾等俱是閭閻子民，大夫在上，子民焉敢坐。飛廉曰：「求賢定國，聘傑安邦，雖高爵重祿，直受不辭。又何妨于一坐耶？」三人告過方纔坐下。飛廉曰：「三位姓甚名誰？住居何所？」三人將一守本呈上。飛廉觀看，原來是梅山人氏一名袁洪，一名吳龍，一名常昊。此乃梅山七聖，先是三人投見以下俱陸續而來。袁洪者，乃白猿精也。吳龍者，乃蜈蚣精也。常昊者，乃長蛇精也。俱借袁吳常三字取之爲姓也。飛廉看了姓名，隨帶入朝門來。朝見紂王，飛廉入內庭。天子在顯慶殿與惡來奕棋，當駕官啓奏中大夫飛廉候旨。王曰：「官來，飛廉見駕奏曰：臣啓陛下，今有梅山三個傑士應陛下求賢之詔。今在午門候旨。紂王大悅，傳旨宣來。少時，三人來至殿下，山呼拜畢，紂王賜三人平身。三人謝恩畢，侍立兩傍。王曰：卿等此來有何妙策可擒姜尚、袁洪、奏

曰。姜尙以虛言巧語。糾合天下諸侯。鼓惑黎庶。作反。依臣愚見。先破西岐。拿了姜尙。則八百諸侯。望陛下降詔招安。赦免前罪。天下不戰而自平也。紂王聞奏。龍心大悅。封袁洪爲大將。吳龍常吳爲先行。命殷破敗爲參軍。雷開爲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鵬雷魯仁傑等俱隨軍征伐。紂王傳旨嘉慶殿排宴慶賞諸臣。內有魯仁傑自幼多智。廣識英雄。見袁洪行事不按禮節。暗思曰。觀此人行事。不是大將之才。且看他操演人馬。便知端的。當日宴散。次日謝恩。三日後下教場操演三軍。魯仁傑看袁洪舉動措置。俱不如法諒。非姜子牙敵手。但此時是用人之際。魯仁傑也只得將機就計而已。次日袁洪朝見紂王。王曰。元帥可先領一枝人馬。往灤池縣佐張奎。以阻西兵。元帥意下如何。袁洪曰。以臣觀之。都中之兵不宜遠出。紂王曰。如何不宜遠去。袁洪奏曰。今孟津已有南北二路諸侯駐劄。以窺其後。臣若往灤池。此二路諸侯拒守孟津。阻臣糧道。那時使臣前後受敵。此不戰自敗之道。况糧爲三軍生命。是軍未行而先需者也。依臣之計。不若調二十萬人馬。阻住孟津之咽喉。使諸侯不能侵犯朝歌。一戰成功。大事定矣。紂王大悅。卿言甚善。真乃社稷之臣。依卿所奏施行。袁洪隨調兵二十萬。吳龍常吳爲先行。殷破敗爲參軍。雷開爲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鵬雷魯仁傑隨軍征伐孟津而來。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白魚吉兆喜非常。預兆周家瑞應昌。八百諸侯稱頌德。千年師帥賴匡襄。
堂堂陣演三三疊。正正旗門六六行。時雨帥臨民甚悅。商朝基業已消亡。

話說袁洪調兵往孟津駐劄。以阻諸侯咽喉。不表。且說灤池縣張奎。日夕望朝歌救兵。忽有報馬報入府來。天子招了新元帥袁洪。調兵三十萬。駐劄孟津。以阻諸侯。未見發兵來救灤池。張奎聞報大驚曰。天子不發救兵。此城如何拒守。况前有周兵。後有孟津四百諸侯。前後合攻。此取敗之道。今反捨此不救。奈何。忙與夫人高蘭英共議。夫人曰。料吾二人也可阻得住周兵。今袁洪拒住孟津。則南北諸侯也不能抄我之後。只打聽袁洪得勝。若破了南北二侯。我再與你去合兵。共破周武。無有不勝之理。俺們如今只設法守城。不要與周將對敵。待他糧盡兵疲。一戰成功。無有不克。此萬全之道也。張奎心下狐疑不定。且說子牙見灤池一個小縣。攻打不下。反陣亡了許多軍將。納悶在中。

軍暗暗點頭嘆。可憐這些扶亡定國英雄。灑胆披肝。止落得遺言在此。此身皆化爲烏有。子牙正在那裏傷悼。忽轅門官來報。有一道童來見。子牙傳令請來。少時只見一道童至。帳下行禮曰。弟子乃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的門人。因師兄土行孫在夾龍山猛獸崖被張奎所害。家師已知。應上天之數。這是救不得的。只是過灑池須有原故。家師特着弟子來此。下書師叔便知端的。子牙接上書來。展開觀看。書曰。道末懼留孫致書於大元帥子牙公麾下。前者土行孫合該於猛獸崖死於張奎之手。理數難逃。貧道只有望崖垂泣而已。言之可勝於悵。今張奎善於守城。急切難下。但他數亦常終。子牙公不可遲誤。可令楊戩將貧道符印。先在黃河岸邊等楊任。韋護追趕至此。擒之。取城。只用哪吒雷震子足矣。子牙公須是親自用調虎離山計。一戰成功。此去自然坦夷。只俟封神之後。再圖會晤。不宣。子牙看罷。書打發童子回山。當日子牙傳令。哪吒領弓箭。雷震子領令箭。前去如此而行。楊戩楊任領來帖。前去如此。韋護領來帖。前去如此。子牙俱分付已畢。至晚間周營中炮響。三軍吶喊。殺奔城下。而來張奎急上城設法守護。百計千方防禦。急切難下。子牙知張奎善於守城。且暫鳴鑼收兵。次日午未未初。請武王上帳相見。今日請大。王同老臣出營。看看灑池縣城。池好去攻取。武王乃忠厚君子。隨應曰。孤愿往。即時同子牙出營。至城下周圍看了。用手指曰。大王若破此城。須用轟天大炮。方能攻打此城。一時可破也。子牙與武王指畫攻城。只見灑池城上哨探士卒。報與張奎。啓老爺。姜子牙同一穿紅袍的。在城下探看城池。張奎聽報。便上城來看。時果是子牙同武王在城下。週圍指畫。張奎自思曰。姜尙欺吾太甚。只因連日吾堅守此城。不與他會戰。他便欺我。至吾城下。肆行無忌。藐視吾無人物也。隨下城與夫人曰。你可用心堅守此城。待我出城走去殺來。以除大害。夫人上城觀戰。張奎上馬提刀。開了城門。一馬飛來大呼曰。姬發姜尙。今日你命難逃也。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子牙同武王撥馬向西而走。張奎趕來。周營中一將也不出來接應。張奎放心趕來。看看趕有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炮聲響亮。三軍吶喊。震動天地。周營中大小將官。齊出營來。殺奔城下。高蘭英在城上。全裝甲冑。守護城池。忽聽周營中又是炮響。不知其故。忽城上落下哪吒來。現三首八臂。腳踏風火輪。搖火尖鎗。殺來。高蘭英急上馬用雙刀抵住了。哪吒二人在城上。不便爭持。高蘭英走馬下城。哪吒隨後趕來。雷震子又早展開二翅。飛上城來。使開黃金棍。把城上軍士打散。隨斬關落鎖。周兵進城。高蘭英見事不好。正欲取葫蘆放太陽神針。早已不及。被哪吒一乾坤圈。打中。

頂上擡下馬來，又是一鎗死於非命。早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孤城死守爲殷商，今日身亡實可傷。全節全忠名不朽，女中貞烈萬年揚。」話說雷震子哪吒進了渾池縣，軍士見打死了主母，俱伏地請降。哪吒曰：「俱免你死，候元帥來安民。」哪吒復謂雷震子曰：「道兄，你且在城上拒住，吾還去接應師叔與武王。恐怕驚了主公。」雷震子曰：「道兄不可遲疑，當速行爲是。」哪吒把風火輪登開，往西上趕來。只見張奎正趕子牙，有二十里遠近，只聽得炮聲四起，喊聲大振，心下甚是驚疑，也不去趕子牙。子牙在後面大呼曰：「張奎，你渾池已失，何不歸降？張奎心慌，情知中計，勒轉馬望舊路而來。天色又黑，正遇哪吒現三首八臂迎來。」哪吒大罵曰：「逆賊，你今日還不下馬受死，更待何時？」張奎大怒，搖刀直取哪吒。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哪吒復祭起九龍神火罩罩來。張奎知此寶利害，把身子一扭，往地下去了。哪吒見張奎預先走了，因想起土行孫的光景，心上不覺悲悼，往前來迎武王。張奎急走至城下，見雷震子立於城上，知城池已陷，夫人不知存亡，自思不若往朝歌與袁洪合兵一處，再作道理。話說哪吒上前迎接武王與子牙一同向渾池縣來，將大軍進城屯割。又將城上周將首級收殮安葬於高阜之處，設祭祀之不表。且說張奎全裝甲冑，縱地行之術，往黃河大道而走。如風一般飛雲掣電而來。楊任遠遠望見，張奎從地底下來了。楊任知會韋護曰：「師兄，張奎來了，你須是仔細些，不要走了他。你看我手往那裏指，你就往那邊祭降魔杵鎮之。」韋護曰：「謹領尊令。再說張奎正走，遠遠看見楊任騎雲霞獸，手裏那兩隻眼，神光射耀，往下看着他。大呼曰：『張奎，不要走。今日你難逃此厄也。』張奎聽得，魂不附體，不敢停滯，縱着地行法刷的一聲，須臾就走有數十里遠。楊任在地上催着雲霞獸緊緊追趕。韋護在上頭只看着楊任，楊任只看着張奎在地下。如今三處看着好趕，正是：「上流韋護觀楊任，楊任窮追七殺神。」話說張奎在地下見楊任緊緊跟隨，在他頭上，如張奎往左，楊任也往左；張奎往右，楊任也往右。邊來趕張奎，無法只是往前飛走。看看行至黃河岸邊，前有楊戩奉柬帖在黃河岸邊，專等楊任。只見遠遠楊任追趕來了。楊任也看見了楊戩，乃大呼曰：「楊道兄，張奎來了。楊戩聽得，忙將三昧火燒了，懼留孫指地成鋼的符篆立在黃河岸邊。張奎正行，方至黃河，只見四處如同鐵桶一般，半步莫動。左撞左不能通，右撞右不能通。抽身回來，後面猶是鐵壁。張奎正慌忙，無措。楊任用手往下一指，半空中韋護把降魔杵往下打來。此寶乃鎮壓邪魔，護三教大法之物，可憐張奎怎禁得起。有詩爲證：「金光一道起空中，五彩雲霞協用功。鬼怪逢時皆絕迹，邪魔遇此

盡成空。飯依三教稱慈善。鎮壓諸天護法雄。今日黃河除七煞。千年英氣貫長虹。話說章謹祭起降魔杵。把火奎打成齋粉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三位門人得勝齊來見子牙。備言打死張奎。追趕至黃河之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在瀾池縣住了數日。擇日起兵。那日整頓人馬。離了瀾池縣。前往黃河而來。時近隆冬。天氣衆將官重重鐵鎧。疊疊征衣。寒氣甚深。怎見得好冷。有讚爲證。一重衾無煖氣。袖手似揣冰。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爲水凝。魚舟空約線。仙觀沒人行。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鬚似鐵。詩客筆如零。皮襖猶嫌薄。狐裘尙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莫訝寒威重。兵行令若靈。話說子牙人馬來至黃河。左右報至中軍。子牙分付備辦民舟。每隻俱有工食銀五錢。並不用民舟一隻。萬民樂業。無不歡呼感德。真所謂時雨之師。子牙傳令另備龍舟一隻。裝載武王子牙與武王駕坐中艙。左右鼓棹向中流進發。只聽得黃河內白浪滔天。風聲大作。把武王龍舟推在浪裏。顛播武王曰。相父此舟爲何這等掀播。子牙曰。黃河水急。平昔浪發也不是小的。況今日有風。又是龍舟。故此顛天。靈派吞華岳。長流貫百川。千層凶浪滾。萬疊峻波顛。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茫然渾似海。一望更無邊。話說武王一見黃河白浪滔天。一望無際。嚇得面如土色。那龍舟只在浪裏。或上或下。忽然有一漩窩。水勢分開。一聲響亮。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裏來。就把武王嚇了一跳。那魚在舟中左迸右跳。跳有四五尺高。武王問牙曰。此魚人舟主何吉兇。子牙曰。恭喜大王。賀喜大王。魚入王舟者。主紂王該滅。周室當興。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子牙傳令命庖人將此魚烹來與大王享之。武王曰。不可。仍命擲之河中。子牙曰。既入王舟。豈可捨此。正謂天賜不取反受。其咎理宜食之。不可輕棄。左右領子牙令。速命庖人烹來。不一時獻上。子牙命賜諸將。少頃風恬浪靜。龍舟已渡黃河。只見四百諸侯。知周兵已至。打點前來迎接。武王子牙知武王乃仁德之主。豈肯欺君。恐衆諸侯尊稱武王。以致中餒。則大事去矣。須是預先分付過。然後相見。庶幾不露出圭角。俟破紂之後。再作區處。乃對武王曰。今舟雖抵岸。大王還在舟中。俟老臣先上岸。陳設器械。嚴整軍威。以示武於諸侯。立定營柵。然後來請大王。武王曰。聽憑相父設。施子牙先上了岸。率大隊人馬。至孟津立下營寨。衆諸侯齊至中軍。來見子牙。子牙迎接上帳。相敘禮畢。子牙曰。列位君侯。見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君弔民之故。只以觀政於商爲辭。俟伐紂之後。再作商議。衆諸侯大喜。俱依子牙之

言子牙令軍政官與哪吒楊戩前去迎請武王。後面又有西方二百諸侯。隨後過黃河。同武王車駕而進。真個是天
下諸侯會合。自是不同。怎見得。有詩爲證。八百諸侯會孟津。紛紛殺氣滿紅塵。旌旗向日飛龍鳳。劍戟迎霜泣鬼
神。士卒糾糾歌化日。軍民濟濟慶仁人。應知世運當亨泰。四海謳吟總是春。且說武王同西方二百諸侯來至孟
津大營。探馬報入中軍帳。子牙率領東南西北三方六百諸侯。又有八百小諸侯。齊來迎接武王。逕進中軍。先有東
伯侯。姜文煥。東伯侯。鍾志明。南伯侯。鄂順。西南豫州侯。姚楚亮。北伯侯。崇應鸞。東北兗州侯。影祖壽。西伯侯。姬發。
夷門伯。武高遠。左伯。宗智明。右伯。姚庶良。遠伯。常信仁。近伯。曹宗。邵州伯。丁建吉。衆諸侯進營。止有東伯侯。姜文
煥未曾進遊魂關。乃序武王陞帳。武王不肯彼此固遜。多時武王同衆諸侯交相下拜。天下諸侯俯伏曰。今大王大
駕特幸此地。使衆諸侯得覩天顏。仰觀威德。早救民於水火之中。天下幸甚。萬民幸甚。武王深自謙讓曰。予小子發
嗣位。先王孤德寡聞。惟恐有負前烈。謬蒙天下諸侯傳檄相邀。特拜相父。東會列位賢侯。觀政于商。若謂予小子統
率諸侯。則予豈敢。惟望列位賢侯教之。內有豫州侯。姚楚亮對曰。紂王無道。殺妻誅子。焚灸忠良。殺戮大臣。沉湎冒
色。弗敬上天。郊廟不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皇天震怒。絕命于商。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罰。伐罪弔民。拯萬姓於水
火。正應天順人之舉。泄人神之憤。天下無不咸悅。若予等與大王坐觀不理。厥罪惟均。望大王裁之。武王曰。紂王雖
不行正道。俱臣下蔽惑之耳。今只觀政於商。擒其嬖倖。令紂王改其敝政。則天下自平矣。彭祖壽曰。天命靡常。惟有
德者居之。昔堯有天下。因學子不肖。而禪位於舜。舜有天下。亦因其子之不肖。而禪位於禹。禹之子賢能。承繼父業。
於是相傳。至桀而德衰。暴虐夏政。天人怨之。故湯得行天之罰。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賢聖之君六七代。至于
紂罪惡貫盈。毀棄善政。戕賊不道。皇天震怒。降災於商。爰命大王以伐殷暴。大王幸無固辭。以灰諸侯之心。武王謙
讓未遑。子牙曰。列位賢侯。今日亦非商議正事之時。侯至商郊。再有說話。衆諸侯僉曰。相父之言是也。武王命營中
治酒。大宴諸侯。不表。且說袁洪在營中。只見報馬啓曰。今有武王兵至孟津下寨。大會諸侯。請元帥定奪。殷破敗聽
得。忙上前言曰。周武乃天下叛逆元首。自興兵至此。所在獲捷。軍威甚銳。元帥不可輕忽。務要嚴兵以待。袁洪曰。參
軍之言固善。料姜尚不過一潘溪村夫。有何本領。此皆諸關將士不用心。以致彼僥倖成功。參軍放心。看吾一陣。令
他片甲不回。次日。子牙陞帳。衆諸侯上帳參見。有夷門伯。武高遠言曰。啓元帥。六百諸侯駐兵於此。俱未敢擅於用

兵止在此拒住。只候大王大駕來臨。以憑裁奪。今日若不先擒袁洪。則匹夫尙自逞強。猶不知天吏之不可戰也。望元帥早賜施行。子牙曰。賢侯之言甚善。吾必先下戰書。然後會兵孟津。未爲晚也。衆皆大喜。子牙忙修書。差楊戩往商營內來。下戰書。楊戩領命往商營。前下馬。大呼曰。奉姜元帥將令來。下戰書。探事小校報與中軍。袁洪聽得。周營來下戰書。忙命左右令來。只見軍政官來至營門。令楊戩進見。楊戩至中軍帳見袁洪。呈上戰書。袁洪觀看畢。乃曰。吾不修回書。約定明日會兵。便了。楊戩回至中軍。見子牙言明日會兵。子牙傳令與衆諸侯。明早會兵。俱各各准備去了。次日。周營炮響。子牙調出大隊人馬。有八百諸侯齊出。當中是子牙人馬。俱是大紅旗。左是南伯侯鄂順。右是北伯侯崇應。盡是五色旛幢。真若盜山甲海。威勢如彪。英雄似虎。布成陣勢。三軍吶喊。冲至軍前。哨馬報與袁洪。袁洪與衆將出營觀。看子牙大兵隊伍。只見天下諸侯雁翅排開。分於左右。當中是元帥姜尙。左有鄂順。右有崇應。鸞有詩爲證。諸侯共計破朝歌。正是神仙遇劫魔。百萬雄師與宇宙。奇功立在孟津河。姜尙東征除虐政。諸侯拱手尊號令。妖氛滾滾各爭先。楊戩梅山收七聖。話說袁洪在馬上見姜子牙身穿道服。乘四不相來至軍前。左右排列有衆位門人。次後武王乘逍遙馬。南北分列。衆位諸侯。只見袁洪銀盔素鎧。坐下白馬。使一條邪鐵棍。擔在鞍轡。英雄凜凜。怎見得袁洪好處。有讚爲證。銀盔素鎧甲纓絡。大紅纓左插狼牙箭。右懸寶劍鋒。橫擔邪鐵棍。白馬似神行。幼長梅山下。成功古洞中。曾受陰陽訣。又得天地靈。善能多變化。玄妙似人形。梅山稱第一。保紂滅周兵。話說子牙向前問曰。來者莫非商朝元帥袁洪麼。袁洪曰。你就是姜尙子牙曰。然也。方今天下歸周。商紂無道。天下離心離德。只在旦夕受縛。料你一杯之水。安能救車薪之火哉。汝若早早倒戈納降。尙待汝以不死。如若支吾。一朝兵敗。玉石俱焚。雖欲求其獨生。何可得哉。休得執迷。徒貽伊戚。袁洪笑曰。姜尙。你只知磻溪捕魚。水有淺深。今幸而五關無有將才。讓你深入重地。你敢以巧言令色。惑吾衆聽耶。回顧左右先行曰。誰與吾拿此鄙夫。以泄天下之憤。傍有一人大呼曰。元帥放心。待我成功走馬。飛臨陣前。搖手中鎗。來取姜子牙。傍有左伯侯庶良。縱馬搖手中斧。大呼曰。匹夫慢來。有吾在此。也不答話。兩馬相交。鎗斧並舉。一場大戰。怎看得。有詩爲證。征雲蕩蕩透虛空。劍戟兵戈擾攘中。今日姜公頭一戰。孟津血濺竹梢紅。話說姚庶良手中斧轉換如飛。不知常昊乃是梅山一個蛇精。姚庶良乃是真實本領。那裏知道。只要成功。常昊不覺敗下陣去。姚庶良便催馬趕來。不知命性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封 神 第八十九回

七八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紂王酷虐古今無。淫凶貪婪聽美姝。孕婦無辜遭惡劫。行人有難罹凶途。
遺譏簡冊稱殘賊。留與人間罵獨夫。大道悠悠難究竟。且將濁酒對花奴。

話說姚庶良隨後趕來。常昊乃是蛇精。縱馬腳下一陣旋風。捲起一團黑霧。連人帶馬罩住。方現出他原形。乃是一根大蟒蛇。把口張開。吐出一陣毒氣。姚庶良禁不起。隨昏於馬下。常昊便下馬取了首級。大呼曰：「今拿姜尚如姚庶良爲例。衆諸侯之內。不知他是妖精。有兗州伯彭祖壽。縱馬搖鎗。大呼曰：「匹夫敢傷吾大臣。時有吳龍在袁洪右邊。見常昊立功。忍不住使兩口雙刀。催開馬飛奔前來。曰：「不要冲吾陣腳。也不答話。兩騎相交。刀鎗並舉。殺在陣前。六百鎮諸侯。俱在左右。看着二將交兵。戰未數合。吳龍掩一刀。敗走彭祖壽。隨後趕來。吳龍乃是蜈蚣精。見彭祖壽將近。隨現了原形。只見一陣風起。黑雲捲來。妖氛迷人。彭祖壽已不知人事。被吳龍一刀揮爲兩斷。衆諸侯不知何故。只見將官追下去。就是一塊黑雲捲來。將官隨即絕命。子牙傍邊有楊戩對哪吒曰：「此二將俱不是正經人。似有些妖氣。我與道兄一往何如。」只見吳龍躍馬舞刀。飛奔軍前。大呼曰：「誰來先啖吾雙刀。」哪吒登開風火輪。使火尖鎗。現三首八臂迎來。吳龍曰：「來者是誰。」哪吒曰：「吾乃哪吒是也。你這業畜。怎敢將妖術傷吾諸侯。把鎗一擺。直刺吳龍。吳龍手中刀急架交還。未及三四合。被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響一聲。將吳龍罩在裏面。吳龍已化道清風去了。哪吒用手一拍。及至罩中。現出九條火龍。時吳龍去之久矣。常昊見哪吒用火龍罩罩住。吳龍心中大恚。縱馬持鎗大叫曰：「哪吒不要走。吾來也。」只見楊戩使三尖刀。縱銀合馬。同哪吒雙戰常昊。常昊見勢不好。便敗下陣去。楊戩也不趕他。取彈弓在手。隨手發出金丸。照常昊打來。只見那金丸不知落於何處。哪吒復祭起神火罩。將常昊罩住。也似吳龍化一道赤光而去。袁洪見二將如此精奇。心下甚是歡喜。傳令三軍。擂鼓袁洪縱馬冲殺過來。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見個雌雄。旁有楊任見有袁洪冲來。急催開了雲霞獸。使開飛電鎗。敵住袁洪。戰有五七回合。楊任取出五火扇照袁洪。一扇袁洪已預先走了。止燒死他一疋馬。子牙鳴金收隊。回營。陸帳坐下。嘆曰：「可惜傷了二路諸侯。心

下不樂。楊戩上帳曰：今日弟子看他三人，俱是妖怪之相，不似人形。方纔哪吒祭神火罩，楊任用神火扇，弟子用金丸，俱不會傷他，竟化清光而去。只見衆諸侯也都議論常昊、吳龍之術，紛紛不一。且說袁洪回營陞帳，只見常昊、吳龍齊來參謁。袁洪曰：「哪吒罩兒，楊任的扇子，術俱好利害。」吳龍笑曰：「他那罩與扇子，只好降別人，那裏降得我們來。」只是今日指望拿了姜尚，誰知只壞了他兩個諸侯，也不算成功。袁洪一面修本往朝歌報捷，寬免天子憂心。且說魯仁傑對殷成秀、雷鵬、雷震曰：「賢弟，今日你等見袁洪、吳龍常昊與子牙會兵的光景，慶衆人曰：『不知所以。』魯仁傑曰：『此正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日他三將俱是些妖孽，不似人形。今天下諸侯會兵，此處正是大敵，豈有這些妖邪能拒敵成功耶？」殷成秀曰：「長兄且莫忙說破，看他後來如何。」魯仁傑曰：「總來吾受成湯三世之恩，敢有豈負國恩之理，惟一死以報國耳。」話說差官往朝歌來，至文書房內，飛廉接本觀看，見袁洪報捷，連誅大鎮叛逆諸侯彭祖壽、姚庶良等，心中大喜，忙持本上鹿臺來見紂王。當駕官上臺啓曰：「有中大夫飛廉候旨。」紂王曰：「宣來。」左右將飛廉宣至殿前參拜畢，俯伏奏曰：「今有元帥袁洪領敕鎮守孟津，以禦天下諸侯。初陣斬兗州侯彭祖壽、豫州侯姚庶良，軍威已振。大挫周兵鋒銳，自與師以來，未有今日之捷。此乃陛下洪福齊天，得此大帥，可計日奏功，以安社稷者也。特具本齋奏，紂王聞奏大悅。元帥袁洪連斬二逆，足破敵人之膽，其功莫大焉。傳朕旨意，特敕獎諭，賜以錦袍金帛，以勵其功。仍以蜀錦百疋、寶鈔萬貫、羊酒等件，以犒將士勤勞。務要用心料理，勦滅叛逆。另行分列茅土，朕不食言。」欽哉。特諭。飛廉頓首謝恩，領旨打點解犒，賞往孟津去。不表。且言妲己飛廉聞奏，袁洪得勝奏捷，來見紂王曰：「妾蘇氏恭喜陛下，又得社稷之臣也。袁洪實有大將之才，永堪重任。似此奏捷，叛逆指日可平。臣妾不勝慶幸。實皇上無疆之福耳。今特具觴爲陛下稱賀。」紂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命當駕官於鹿臺上，治九龍席。三妖同紂王共飲。此時正值仲冬，天氣威嚴凜冽，寒氣侵人。正飲之間，不覺彤雲四起，亂舞梨花。當駕官啓奏曰：『上天落雪了。』紂王大喜曰：『此時正好賞雪。』命左右煖注金樽，重斟盃罍，酣飲交歡。怎見得好雪，有讚爲證：」彤雲密布，冷霧繽紛，彤雲密布，朔風凜凜，號空中冷霧，繽紛大雪，漫漫鋪地下，真個是六花片片飛瓊，千樹株株倚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渾失素，皓鶴竟無形。平添四海三江水，壓倒東西幾樹松。却便似戰敗玉龍三百萬，果然是敗鱗殘甲滿空飛。但只見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圍。好雪真個是柳絮滿橋，梨花蓋舍。柳絮滿橋，橋邊漁叟掛

箋衣。梨花蓋舍。舍下老翁煨芋。樵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洒洒瀟瀟。裁蝶翅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
 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事宜。話說紂王與妲己共飲。又見大雪紛紛。忙傳旨命捲起氈簾。
 待朕同御妻美人看雪。侍駕官捲起氈幔。打掃積雪。紂王同妲己胡喜。妹玉美人在臺上看朝歌城內外。似銀裝。世
 界粉砌乾坤。王曰。御妻。你自幼習學歌聲曲韻。何不把按雪景的曲兒唱一套。俟朕慢飲三杯。妲己領旨。款啓朱口。
 輕舒鶯舌。在鹿臺上唱一個曲兒。真是婉轉鶯聲。飛柳外。笙簧之樂自天來。曲曰。一縷飛燕塞邊。又洒向城門外。輕
 盈過玉橋去。虛飄臨園苑來。攘攘挨挨。顛倒把乾坤王載凍的長江上。魚沉雁杳。空林中虎嘯猿哀。憑天降冷禍胎。
 六花飄墮。難禁耐砌漫了白玉塔。宮幃裏冷浸衣袂。那一時暖烘紅日當頭晒。掃形雲四開。現青天一派。瑞氣祥
 光擁出來。妲己唱罷。餘韻悠揚。嬈嬈不絕。紂王大喜。連飲三杯。不一時雪俱止了。彤雲漸散。日色復開。紂王同妲
 己憑欄看朝歌積雪。忽見西門外有一小河。此河不是活水。因紂王造鹿臺。挑取泥土。致成小河。適纔雪水注積。
 因此行人不便。必跳足過河。只見有一老人。跳足渡水。不甚懼冷。而行步且快。又有一少年人。亦跳足渡水。懼冷行
 緩。有驚怯之狀。紂王在高處觀之。盡得其態。問於妲己曰。怪哉。怪哉。有這等異事。你看那老者渡水。反不怕冷。行步
 且快。這年少的反又怕冷。行走甚難。這不是反其事了。妲己曰。陛下不知老者不甚怕冷。乃是少年父母精血正旺。
 之時。交媾成胎。所秉甚厚。故精血充滿。骨髓皆盈。雖至末年。遇寒氣。猶不甚畏怯也。至若少年怕冷。乃是末年父母
 氣血已衰。偶爾媾精成孕。所秉甚薄。精血既虧。髓皆不滿。雖是少年。形同老邁。遇寒冷而先畏怯也。紂王笑曰。此感
 朕之言也。人秉父精母血而生。自然少壯老衰。豈有反其事之理。妲己又曰。陛下何不差官去拿來。便知端的。紂王
 傳旨。命當駕官至西門。將渡水老者少者俱拿來。老少民人曰。吾等奉公守法。不欠錢糧。為何拿我們。那侍臣曰。只
 怕當今天子有妨處到你們。也不可。正是。一平白行來因過水。誰知敲骨喪其生。一紂王在鹿臺上。專等渡水人。
 民。却說侍駕官將二民拿至臺下。回旨啓陛下。將老少二民拿至臺下。紂王命將斧砍開二民脛骨。取來看驗。左右
 把老者少者腿俱砍斷。拿上臺看。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髓淺。紂王大喜。命左右把尸拖出。可憐無辜百姓。受此慘刑。
 後人有詩嘆曰。一敗葉飄飄落故宮。至今猶自起悲風。獨夫只聽讒言婦。目下朝歌社稷空。話說紂王見妲己如
 此神異。撫其背而言曰。御妻真是神人。何靈異若此。妲己曰。妾雖係女流。少得陰符之術。其勘驗陰陽。無不奇中。適

纒斷脛驗髓此猶其易者也。至如婦女懷孕一見便知他腹內有幾月是男是女。而在腹內或朝東南西北無不週知。紂王曰方纔老少人民斷脛驗髓如此神異。朕得聞命矣。至如孕婦無有不驗之理。命當獨官傳旨民間搜取孕婦見朕奉御官往朝歌城來正是「天降大殃臨孕婦成湯社稷盡歸周」話說奉御官在朝歌滿城尋訪有三名孕婦一齊拿往午門來只見他夫妻難捨捨地呼天哀聲痛慘大呼曰我等百姓又不犯天子法又不拖欠錢糧爲何拿我等有孕之婦子不捨母母不捨女悲悲泣泣前遮後擁扯進午門來只見箕子在文書房共微子微子啓微子衍上大夫孫榮正議袁洪爲將退天下諸侯之兵不知何如只聽得九龍橋鬧嚷嚷呼天叫地哀聲不絕衆人大驚齊出文書房來問其情由見奉御官扯着兩個婦人而來箕子問曰這是何故民婦泣曰吾等俱是女流又不犯天子之法爲何拿我女人做甚麼老爺是天子大臣當得爲國爲民救我等蟻命言罷哭聲不絕箕子忙問奉御官奉御官答曰皇上夜來聽娘娘言語將老少二民敲骨驗髓分別淺深知其老少生育皇上大喜娘娘又奏尙有剖腹驗胎知道陰陽皇上聽信斯言特命臣等取此孕婦看驗箕子聽罷大罵昏君方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社稷不久邱墟還聽妖婦之言造此無端罪孽左右且住待吾面君諫止箕子怒氣不息後隨着微子等俱往鹿臺來見鴛且說紂王在鹿臺專等孕婦來看驗只見當駕官啓曰有箕子等候旨箕子至臺上伏地大哭曰不意成湯相傳數十世之天下一旦喪於今日而尙不知警戒修省猶造此無辜惡孽你將何面目見先王在天之靈也紂王怒曰周武逆叛今已有大帥袁洪足以禦敵斬將覆軍不日奏凱朕偶因觀雪見朝涉者有老少之分行步之異幸皇后分別甚明朕得以決其疑於理何害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有甚大事你敢當面侮君而妄言先王也箕子泣諫曰臣聞人秉天地之靈氣以生分別五官爲天地宣獻贊化作民父母未聞荼毒生靈稱爲民父母者也且人死不能復生誰不愛此血軀而輕棄以死耶今陛下不敬上天不修德政天怒民怨人日思亂陛下尙不自省猶殺此無辜婦女臣恐八百諸侯屯兵孟津旦夕不保一旦兵臨城下又誰爲陛下守此都城哉只可惜商家宗裔爲他人爲擄宗廟被他人所毀宮殿爲他人所居百姓爲他人之民府庫爲他人之有陛下還不自悔猶聽婦女之言敵民骨剖孕婦臣恐周武人馬一到不用攻城朝歌老婦自然獻之矣軍民與陛下作仇只恨周武不能早至軍民欲箠食壺漿一迎之耳雖陛下被擄理之當然只可憐二十八代神主盡被天下誅候之所毀陛下此心忍之乎紂王大

怒曰：老匹夫焉敢觀面侮君，以亡國視朕，不敬孰大於此！命武士拿去打死箕子。大駭曰：死不足惜，只可惜你昏君敗國，遺譏萬世。縱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只見左右武士扶箕子方欲下臺，只見臺下有人大呼曰：不可！不可！微子、微子啓、微子衍三人上臺，見紂王俯伏，嗚咽不能成語。泣而奏曰：箕子忠良，有功社稷。今日之諫，雖則過激，皆是爲國之言。陛下幸察之。陛下昔日剖比干之心，今又誅忠諫之口，社稷危在旦夕。而陛下不知悟，臣恐萬姓怨憤，禍不旋踵也。幸陛下憐赦箕子，褒忠諫之名，庶幾人心可挽。天意可回耳。紂王見微子等齊來諫諍，不得已乃曰：聽臯伯皇兄之諫，將箕子廢爲庶民。妲己在後殿出而奏曰：陛下不可。箕子當面辱君，已無人臣禮。今若放之在外，必生怨望。倘與周武構謀，致生禍亂。那時表裏受敵，爲患不小。紂王曰：將何處治妲己曰：依臣妾愚見，且將箕子剃髮囚禁，爲奴以示國法。使民人不敢妄爲。臣下亦不敢瀆奏矣。紂王聞奏大喜，將箕子竟囚之爲奴。微子見如此光景，料天命終無挽救之日。隨即下臺與微子啓、微子衍大哭曰：我成湯繼統六百年來，今日一旦被嗣君所失，是死亡我商也。奈之何哉！微子與微子啓兄弟二人商議曰：我與你兄弟可將太廟中二十八代神主，負往他州外郡，隱姓埋名，以存商代禮祀，不令同日絕滅可也。微子啓含淚應曰：敢不如命。於時二人打點收拾，投他州自隱。後孔子稱他三人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謂殷有三仁是也。後人有詩讚之：「駕轉商郊百草新，成湯宮殿已成塵。爲奴豈足延商祀，去國因之接子禋。剖腹丹心成往事，剗胎民婦又遭連。朝歌不日歸周主，戰血郊原已化燐。」話說微子三人收拾行囊，投他州去了。紂王將三婦人拿上鹿臺，妲己指一婦人腹中是男面，朝左脇一婦人也是男面，朝右脇，令武士用刀剖開，毫無不爽。又指一婦人腹中是女面，朝後背，用刀剖開，果然不差。紂王大悅，道：御妻妙術如神，雖龜蛇莫敵。自此肆無忌憚，橫行不道，慘惡異常。萬民切齒。當日有詩爲證：「大雪紛紛宴鹿臺，獨夫何苦降飛災。三賢遠遁全宗廟，孕婦身亡實可哀。」話說當日剗剔孕婦，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次日有報事軍報上臺來，有微子等三位殿下封了府門，不知往何處去了。紂王曰：微子年邁，就在此也是沒用之人。微子啓兄弟兩人就留在朝歌，也做不得朕之事業。他去了，又省朕許多煩惱。即今元帥袁洪屢建大功，料周兵不能做得甚事。遂日日荒淫宴樂，全不以國事爲重。在朝文武不過具數而已，併無可否。那日招賢榜墜下來了二人，生得相貌甚是兇惡，一個面如藍靛，眼似金燈，巨口獠牙，身軀偉岸，一個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劍，髮似硃砂，頂生雙角，甚是怪異。往中

大夫府來謁見。飛廉一見，甚是畏懼。行禮畢，飛廉問曰：二位傑士是那裏人氏？高姓何名？二人欠身曰：某二人乃大夫之子民，商朝之百姓。聞姜尚欺妄，侵天子關隘，吾兄弟二人願投麾下，以報國恩。決不敢望爵祿之榮。願破周兵，以洗王恥。子民姓高，名明、弟乃高覺。通龍姓名飛廉，領二人往朝內拜見紂王。進午門，竟往鹿臺見。駕紂王問曰：大夫有何奏章？飛廉奏曰：今有二賢高明、高覺，願求報效，不圖爵祿。敢破周兵，紂王聞報大悅，宣上臺來。二人倒身下拜，俯伏稱臣。王賜平身。二人立起，紂王一見相貌奇異，甚是駭然，便道：朕觀二士真乃英雄也。隨在鹿臺上俱封爲神武上將軍。二人謝恩。王曰：大夫與朕陪宴，二人下臺冠帶了，至顯慶殿待宴。至晚謝恩出朝。次日旨意下命高明、高覺同欽差解湯羊御酒往孟津來，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眼有明兮耳有聰，能於千里決雌雄。神機縱動情先泄，密計方行事已空。
軒廟借靈憑鬼使，棋山毓秀仗桃叢。誰知名載封神榜，難免降魔杵下紅。

話說高明、高覺同欽差官往孟津來，行至轅門，旗門官報入中軍。袁洪與衆將接旨，進中軍開讀。詔曰：「嘗聞爲將者乃三軍之司命，係社稷之安危。將得其人，國有攸賴。苟非其才，禍遂莫測。國家又何望焉？並爾元帥袁洪、才兼文武、學冠天人、屢戰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人龍也。今特遣大夫陳友解湯羊御酒、金帛錦袍，用酬戍外之勞。慰朕當定之望。爾當克勤忠靈，撲滅巨逆，早安邊疆，以靖海宇。朕不惜茅土重爵，以待有功。爾其欽哉！特諭。」袁洪謝恩畢，款待天使。又令高明、高覺進見。高明、高覺上帳參謁。袁洪認得他是棋盤山桃精、柳鬼、高明、高覺也，認得袁洪是梅山白猿。彼此大笑，各相溫慰。深喜是一氣同枝。正是：「不是武王洪福大，焉能七聖死梅山。」日說高明、高覺在營中與衆將相見，各各致意。次日，袁洪修謝恩表，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次日，袁洪命高明、高覺二將往周營搦戰。二人慨然出營。至周營大呼曰：「着姜尚來見我，睛馬報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走一遭？」有哪吒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領令出營，忽見二人步行而來，好兇惡。怎見得：「一個面如藍靛，眼如燈，一個臉似青松口血盆，一個獠牙凸暴如鋼劍，一個海下鬚鬚似赤繩，一個方天戟上懸豹尾，一個純鋼板斧似車輪，一個棋

盤山上稱柳鬼。一個得手人間叫高明。正是神茶鬱壘該如此。要阻周兵鬧孟津。話說哪吒大呼曰。來者何人。高明答曰。吾乃高明高覺是也。今奉袁大將軍將令。特來擒拿。反叛姜子牙。你是何人。敢來見我。哪吒大喝曰。好孽畜。敢出大言。提手中火尖鎗。直取二將。二將舉戟劈面迎來。三將交兵。大戰在龍潭虎穴。哪吒早現出三首八臂。祭起乾坤圈。正中高覺頂門上。打得個一派金光。散漫於地。哪吒復祭九龍神火罩。把高明罩住。用手一拍。即現九條火龍。須臾燒罷。哪吒回營來。見子牙言圈打高覺。置燒高明一事。子牙大喜不表。且說高明等二人進營來。見袁洪曰。姜尚所仗無他。俱倚的是三山五嶽門人。故此所在僥倖成功。不會遇着我等奧妙之人。莫說是姜尚幾個門人。何怕他有通天徹地手段。豈能脫得吾輩之手也。衆人俱各歡喜。次日高明高覺又到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高明高覺請元帥答話。子牙問哪吒曰。你昨日回我滅了二將。今日又來何也。哪吒曰。想必高明二人有潛身之術。請師叔親臨。吾等便知真實。子牙傳令六百諸侯齊出。看子牙用兵。高明對弟高覺曰。哪吒言吾等有潛身之術。俱出來看吾等真實。言未了。只聽炮響。見周營大隊排開。似盃山甲海射光華。子牙乘四不相來至軍前。看見二軍相貌凶惡醜陋不堪。大喝曰。高明高覺不順天時。敢勉強而阻逆王師。自討殺身之禍也。高明大笑曰。姜子牙。我知你是崑崙之客。你也不會會我等。這樣高人。今日成敗。定在此舉也。道罷。二將使戟冲殺過來。這邊李靖楊任二騎冲出。也不答話。四般兵器交加。正是四將賭關。怎見得有詩爲證。四將交鋒在孟津。人神仙鬼孰虛真。從來劫運皆天定。縱有奇謀盡墮塵。話說楊戩在傍。見高明高覺一派妖氣。不是正人。仔細觀看。以備不虞。只見楊任取出五火扇來。照高明一扇。只聽得呼的一聲。化一道黑光而去。李靖也祭起黃金塔來。把高覺罩在裏面。一時也不見了。袁洪同衆將正在轅門看高明兄弟二人大戰。周兵見楊任用五火扇子扇高明。又見李靖用塔罩高覺。忙命敝龍常昊接戰。二將大叫曰。周將不必回營。吾來也。哪吒登風火輪來戰吳龍。楊戩使三尖刀。敵住常昊。四將大戰。袁洪心下自思曰。今日定要成功。不可錯過。把白馬催開。使一條施鐵板來戰子牙。傍有雷震子韋護二人截住。袁洪相殺。怎見得有讚爲證。凜凜寒風起。森森殺氣生。白猿施鐵棒。雷震更棍精。韋護降魔杵。來往勢猶凶。捨命安天下。拚生定太平。話說雷震子展風雷翅。飛在空中。那條棍從頂上打來。韋護祭起降魔杵。此杵豈同小可。如須彌山一般。攪將來。袁洪雖是得道白猿。也經不起這一杵。袁洪白光而去。止將鞍馬打得如泥。楊戩祭哮天犬。

咬常昊。常昊乃是蛇精，狗也不能傷他。常昊知是仙犬，先借黑氣走了。哪吒祭起神火罩罩住吳龍，吳龍也化青風走了。總是一場虛話。子牙鳴金回營，楊戩上帳曰：「今日會此一陣，俱爲無用。當時弟子別師尊時，師父曾有一言，吩咐弟子說：『若到孟津，謹防梅山七聖阻隘，教弟子留心。』今日觀之，奈實不能成功。俱化青黑高明而走。元帥宜當設計處治，方可成功。若是死戰，終是無用。」子牙曰：「吾自有道理。」當日至晚，子牙帳中鼓響，衆將官上帳聽令。子牙命李靖領柬帖，你在八卦陣正東上按震方，書有印符，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雷震子領柬帖，你在正南上按離方，亦有符印，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哪吒領柬帖，正西上按兌方，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楊任，在正北上按坎方，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楊戩你可引戰，用五雷之法，望桃樁上打下來。韋護，你用瓶盛烏雞黑狗血，女人屎和勻，裝在瓶內，見妖氣高覺，趕入我陣中，你可將瓶打下。此法穢濁物壓住他妖氣，自然不能逃走。此一陣可以擒二豎子也。各門人聽命而去。子牙先出營布開八卦，暗合九宮，將桃樁釘下。正是：「設計要擒桃柳鬼，這場辛苦枉勞神。」却說姜子牙安置停當了，且說高明聽着子牙傳令，安八卦方位，用烏雞黑狗血釘桃樁拿他兄弟二人，大笑不止。空費心機，看你怎樣捉我二人。次日，子牙親臨轅門搦戰，袁洪與高明高覺出營，二人大呼曰：「姜子牙，你自稱岐周大元帥，在吾看，你不過一匹夫耳。你既是崑崙之士，理當遣將調兵，共決雌雄。爲何釘桃樁安符印，週圍布八卦，按九宮，用門人將烏雞黑狗血穢污之物壓我二人？吾非鬼魅精邪，豈懼你左道之術也？」二人道罷，拽步搖斧舉戟，直取子牙。子牙左右有武吉、南宮适、二馬齊出，急架忙迎。四將交兵，鎗刀並舉，高明逞精神如同猛虎，南宮适使氣力一似蟒龍，高覺戟刺擺長旛，武吉鎗來生殺氣。四將酣戰，子牙催四不相仗，劍也來助戰，未及數合，便往陣中敗走。高明笑曰：「不要走，吾豈懼你按排吾來也。」兄弟二人隨後趕入陣來，剛入得八卦方位，東有李靖，南有雷震子，西有哪吒，北有楊任，四面發起符印，處處雷鳴，韋護在空中將一瓶穢污之物往下打來。那些雞犬穢血，瀉得滿地。高山高覺化陣，青光早已不見了。衆門人親自觀看，莫知去向。子牙收兵回營，隱帳坐下，大怒曰：「豈知今日日本營先有奸細私透營內之情，如此何日成功也？將吾機密之事，盡被高明知道，此是何說？楊戩在傍曰：『師叔在上，料左右將官自在西岐共起義兵，經過三十六路征伐，今進五關，經過數百場大戰，苦死多少忠良。今日至此，克商朝只在目下，豈有怎樣之理？據弟子觀之，此二人非是正人，定有些妖氣，那光景大不相同。』」

望師叔詳察。今弟子往一所在去看，便知虛實。子牙曰：你往那裏去？楊戩曰：機不可洩，洩則不能成功也。子牙許之。楊戩常晚別子牙去訖，且說高明高覺來見袁洪，言子牙用八卦陣將釘桃椿的事說了一遍。袁將具表往朝歌報捷。高覺聽得周營子牙與楊戩共議，楊戩要往一所在去，又聽見楊戩不肯說，兄弟二人曰：憑他怎樣尋吾根脚，料他也不能知道。二人又大笑一回不表。且說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玉泉山金霞洞來，正是：「遁中道術真玄妙，咫尺青風萬里程。」話說楊戩來至金霞洞，見洞門緊閉，楊戩洞外敲門，有一童子出來，見是師兄，忙問曰：師兄何來？楊戩曰：煩賢弟通報童子進洞內見玉鼎真人。啓曰：師兄楊戩在洞外求見真人。童子身吩咐曰：着他進來。楊戩來至碧遊床前下拜。真人曰：你今到此爲何？楊戩把孟津事說了一遍。真人曰：此業障是棋盤山桃精柳鬼、桃柳根盤三十里探天地之靈氣，取日月之精華，成氣有年。今棋盤山有軒轅廟，廟內有泥塑鬼使名曰：千里眼、順風耳。二妖託其靈氣，日能觀看千里，耳能詳聽千里，千里之外不能視聽也。你可與姜子牙着人往棋盤山去，將桃柳根盤掘挖，用火焚盡，將軒轅廟二鬼泥身打碎，以絕其靈氣之根。再用一重霧常鎖營寨，如此如此。則二鬼自然絕也。楊戩受命，離了玉泉山，復往周營而來。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令入中軍問楊戩曰：此去如何？楊戩搖頭不語，深恐泄機。子牙曰：你今日爲何如此？楊戩曰：弟子今日不敢言，且隨弟子行之。子牙並依楊戩不去阻擋。楊戩執定令旗下帳，把後隊大紅旗二千杆，令三軍磨旗。又令一千名軍士擂鼓鳴鑼，恍然有驚動天地之勢。子牙見楊戩如此，不知其故。楊戩方來對子牙曰：高明高覺二人乃是棋盤山桃柳鬼也。他憑託軒轅廟二鬼之靈名曰：千里眼、順風耳。如今須用旗招展不住，使千里眼不能觀看，鑼鼓齊鳴，使順風耳不能聽察。請元帥令前往棋盤山掘挖其根，用火焚之。再令將官去把軒轅廟裏二鬼打碎，然後用大霧一重常鎖行營。此怪方能除也。子牙聽說，既然如此，吾自有調度。子牙令李靖領三千人馬，速往棋盤山去挖掘其根。又令雷震子去打碎泥塑鬼，後人有詩嘆之曰：「虎鬪深山瀟門龍，高明高覺逞邪蹤。當時不遇先師指，難滅軒轅二鬼風。」話說子牙安排已定，只等二門人來回令。且說高明高覺只聽得周營中鼓響鑼鳴，不住高覺曰：長兄，你看看怎樣？高明曰：一派盡是紅旗招展，連眼都澀化了。兄弟你且聽聽看。高覺曰：鑼鼓齊鳴，把耳朵都震聾了。如何聽得見一些聲兒？二人急燥不表，只見李靖人馬去掘桃柳的根。雷震子去打泥塑的鬼，使子牙在帳內望二人回來，方可用計破之。至次日，子牙在中軍忽報雷震子回來，子

牙令至中軍問其打泥鬼如何。雷震子曰：「奉令去打碎了二鬼，放火燒了廟宇，以絕其根，恐再出示，待周王伐紂成功，再重修殿宇未遲。」子牙大悅，隨在帳前，令哪吒、武吉在營布起一壇，設下五行方位，當中放一燭，四面八方俱鑲壓符印，安治停當。只見李靖掘柳鬼根盤已畢，來至中軍，回話：「子牙大喜，正是。」李靖掘根方至此，袁洪舉意，劫周營。〔話說〕子牙在中軍共議，東伯侯還不見來，忽報三運督糧官鄭倫來至。子牙令至帳前，鄭倫回令畢，交納糧印。聽得土行孫已死，着實傷悼不表。且說袁洪在營中自思：「今與周兵屢戰未見勝負，枉費精神，虛耗日月，令左右暗傳與常吳、吳龍、令高明、高覺沖頭陣，今夜劫姜尚的營。」又令參軍殷破敗、雷開為左右救應。殷成、秀魯、仁傑為斷後。務要此夜成功，衆將聽令，只等黃昏行事。話說子牙在中軍，忽見一陣風從地而起，捲至帳前。子牙見風色異，怪指一算，早知其意。子牙大喜，傳令中軍，帳釘下桃棗，鑲壓符印，下布地網，上蓋天羅，黑霧迷漫。中軍令各營俱不可輕動。李靖拒住東方，楊任拒住西方，哪吒拒住南方，雷震子拒住北方，楊戩、章護在將臺左右保護。子牙令南宮适、武吉、鄭倫、龍鬚虎等各防守。武王營寨，衆將得令而去。子牙沐浴上臺等候。袁洪來劫營寨，有詩為證：「子牙妙算，世無雙，動世驚天勢莫當。二鬼有心施密計，三妖無計展疆場。遭殃楊任歸神去，逃死袁洪免喪亡。莫說孟津多惡戰，連逢劫殺損忠良。」〔話說〕袁洪當晚打點人馬，劫營大破子牙，以成全功。纔至二更時分，高明、高覺為頭一陣，袁洪為二隊，魯仁傑對殷成秀曰：「賢弟，依我愚見，今夜劫營，不但不能取勝，定有敗亡之禍。」况姜子牙善於用兵，知玄機變化，且門下又多道德之士，此行豈無准備？我和你且在後隊見機而作。殷成秀曰：「長兄之言甚善，不說他二人各自准備，且說高明、高覺來至周營，點起大炮，響一聲，喊殺進營來。袁洪同常吳、吳龍從後接應。子牙在將臺上披髮仗劍，踏罡布斗，霎時四下裏風雲齊起。這子牙正是借嵐霧之妙術，取神荼鬱壘，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鄔文化

力大排山氣吐虹，手拖排扒快如風。行舟陸地誰堪及，破敵營門孰敢同。
擒虎英名成往事，食牛全氣化蛟龍。總來天意歸周主，火燎蟠龍嶺下紅。

話說子牙在將臺上作法，只見風雲四起，黑霧瀾漫，上有天羅，下有地網，昏天慘地，罩住了周營，霹靂交加，雷光馳

驟火光灼灼，冷氣森森，雷響不止，喊聲大震。各營內鼓角齊鳴，若天崩地塌之狀。怎見得有詩爲證：「風濤濛濛電火燒，雷響亮鎮邪妖。桃精柳鬼難逃躲，早把封神各姓標。」話說高明高覺闖進周營，殺進中軍，只見鼓聲大振，三軍吶喊，一聲砲響，東有李靖，西有楊任，南有哪吒，北有雷震子，左有楊戩，右有韋護，一齊沖將出來，把高明等圍住。臺上有牙牙作法，臺下四個門人齊把桃棊震動，上有天羅，下有地網，上下交合，子牙祭起打神鞭，打將下來。高明高覺難逃，此難只打得腦漿迸流，二靈已往封神臺去了。且說袁洪同常昊、吳龍在後面催軍殺進周營，被哪吒等接住大戰。此時夤夜交兵，兩軍混戰，韋護祭起降魔杵來打吳龍，吳龍早化青光而去。哪吒也祭起九龍神火罩來罩常昊，常昊化一道青氣不見了。袁洪乃是白猿得道，變化多端，把元神從頭上現出，楊任正欲取出五火扇搗袁洪，不意袁洪頂上白光中元神手舉一棍打來，恁任及至，躲時已是不及，早被袁洪一棍打來中頂門，可憐自穿雲鬮歸周，纔至孟津，未受封爵而死。後人有詩歎曰：「自離朝歌歸紫陽，穿雲鬮下破疽癩。孟津盡節身先喪，俱是南柯夢一場。」話說楊任被袁洪打死，兩軍混戰至天明，子牙鳴金兩下收兵。子牙陞帳點視軍將，已知楊仁陣亡，着實傷悼不已。楊戩上帳言曰：「今夜大惡，雖然斬了高明高覺，反折了楊任一員大將。據弟子見袁洪等俱是精靈所化，急切不能成功。大兵阻於此地，何日結局？」弟子今往終南山，借了照妖鑑來，照定他的原身，方可擒此妖魅也。不然終無了期。子牙許之。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終南山而來，不多時早至玉柱洞前，按落遁光，至洞門聽候。雲中子少時只見金霞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借煩通報，有楊戩要見師伯。」童子忙還禮曰：「師兄少待，容吾通報。」童子進洞對雲中子曰：「有楊戩在外面候見。」雲中子命童子着他進來。童子出洞云：「師父請見。」楊戩見雲中子行禮畢，稟曰：「弟子今到此，欲求師伯照妖鑑一用。目今兵至孟津，有幾個妖魅阻住，周兵不能前進。雖大戰數場，法寶難治。因此上奉姜元帥將令，特地至此，拜求師伯。」雲中子曰：「此乃梅山七怪也，只你可以擒獲。忙取寶鑑付與楊戩。」楊戩拜辭了雲中子，借土遁往周營內來見子牙，備言此是梅山七怪。明日俟弟子擒拏他，話說袁洪在營中與常昊、吳龍將官議退諸侯之策，被破敗。明日元戎不大殺一場，以樹威使天下諸侯知道利害，則彼皆不能善解。與他遷延日月，恐師老軍疲，其中有變。那時反爲不美。袁洪從其言，次日整頓軍馬，炮聲大振，來至軍前。子牙亦帶領衆諸侯出營，兩下列成陣勢。袁洪一馬當先，子牙謂袁洪曰：「足下不知天命久已歸周，而何阻逆？王師令生民

塗炭耶速早歸降不失封侯之位。如若不識時務，悔無及矣。袁洪大笑曰：料爾不過是磻溪一釣叟耳。有何本領，敢出此大言。卽顧常昊曰：與吾將姜尚擒了，常昊縱馬挺鎗，飛來直取子牙。傍有楊戩，催馬舞刀，抵住廝殺。二馬往來，刀鎗並舉，只殺得凜凜寒風，騰騰殺氣。怎見得有詩爲證：「殺氣騰騰鎖孟津，梅山妖魅亂紅塵。須臾難遁終南鑑，取次摧殘作鬼憐。」話說兩人大戰，未及十五合，常昊撥馬便走。楊戩隨後趕來，取出照妖鑑來照。原來是條大白蛇。楊戩已知此怪，看他怎樣騰挪，只見常昊在馬上忽現原身，有一陣怪風捲起，播土揚塵，悲雲慘慘，冷氣森森。現出一條大蛇，怎見得有詩爲證：「黑霧漫漫天地遮，身如雪練弄妖邪。神光閃灼兇頑性，久於梅山是舊家。」話說楊戩看見白蛇隱在黑霧裏面，來傷楊戩。楊戩搖身一變，化作一條蜈蚣，身生兩翅飛來。鉗如利刃，怎見得他的模樣，有詩爲證：「二翅翩翩似片雲，黑身黃足氣如焚。雙鉗豎起揮雙劍，先斬頑蛇建首勳。」楊戩變做一條大蜈蚣，飛在白蛇頭上，一剪兩斷。那蛇在地下挺折扭滾。楊戩復了本相，將此蛇斬做數斷，發一個五雷訣，只見雷聲一響，此怪震作飛灰。袁洪知白蛇已死，大怒縱馬使一根棍，大呼曰：好楊戩，敢傷吾的大將。傍有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頭八臂，使火尖鎗抵住了袁洪。輪馬相交，未及數合，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將袁洪連人帶馬罩住。哪吒用手一拍，現出九條火龍，將袁洪盤旋週繞，焚燒不知袁洪有七十二變，玄功焉能燒的着他。袁洪卽借火光去了。吳龍見哪吒施勇，使兩口雙刀來戰哪吒。哪吒翻身復來接戰吳龍。楊戩在旁忙取照妖鑑照看。原來是一條蜈蚣。楊戩縱馬舞刀，雙戰吳龍。料戰不過，撥馬便走。哪吒登風火輪，就趕楊戩曰：道兄休趕，讓我來也。哪吒聽說，立住了風火輪，讓楊戩催馬追趕。吳龍見楊戩趕來，卽現原形，就馬脚下捲起黑霧，罩住自己。怎見得有詩爲證：「黑霧陰風布滿天，梅山精怪法無邊。誰知治克難相怨，千歲蜈蚣化罔然。」吳龍見楊戩追趕，卽現原形，隱在黑霧之中。來傷楊戩。楊戩見此怪飛來，隨卽搖身一變，化作一隻五色雄雞。怎見得有詩爲證：「綠耳金睛五色毛，翅如鋼劍嘴如刀。蜈蚣今遇無窮妙，卽與原身怎脫逃。」楊戩化作一隻金雞，飛入黑霧之中，將蜈蚣一嘴啄作數斷。又除一怪。子牙與衆將，掌鼓進營不表。却說殷破敗雷開與諸將親自看見今日光景，不覺笑曰：國家不祥，妖孽方興。今日我們兩員副將，豈知俱是白蛇蜈蚣成精。來此惑人，此豈是好消息。不若進營與主將商議。何如。隨進營來，見袁洪在中軍悶坐，俱至帳前參謁。袁洪見衆將來見，也覺沒趣。乃對衆將曰：吾就不知常昊吳龍乃是兩個精靈，幾乎被他誤了大事。

衆將曰：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麾下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相隨，料吾兵不能固守此地。請元帥早定大策，或戰或守，可以預謀。毋令臨期掘井一時何及。眼見我兵微將寡，不能力敵，依不才等愚見，不如退兵固守此城，設防禦之法，以老其師。此不戰能屈人之兵者，不知元帥尊意如何？袁洪曰：參軍之言差矣。奉命守此地方，則地方爲重。今捨此不守，反欲退守都城，此爲臨門禦寇，未有不敗者也。今姜尚雖有輔佐之人，而深入重地，亦不能用武。看吾在此破敵，吾自有妙策。諸將勿得多言。各人下帳。魯仁傑與殷成秀曰：方今時勢也，都不見了。料商朝社稷終屬西岐。況今日朝廷不明，妄用妖精爲將，安有能成功之理？但我與賢弟受國恩數代，豈可盡心於國，然而就死也？須死在朝歌，見吾輩之忠義，不可枉死於此地。與妖孽同腐朽也。不若乘機討一差遣，往而不返可也。二將議定，忽有總督糧儲官上帳來稟。袁洪曰：軍中只有五日行糧，不足支用。特啓元帥定奪。袁洪命軍政司修本往朝歌催糧，旁有魯仁傑出而言曰：未將願往。袁洪許之。魯仁傑領命往朝歌去催糧，不表。且說朝歌城來了一個大漢，身高數丈，力能陸地行舟，頓餐隻牛，用一根排扒木，姓鄆名文化，揭榜投軍。朝廷差官送鄆文化至孟津營聽用。來至轅門，左右報與袁洪。袁洪命令來。鄆文化同差官至中軍見禮畢，通名站立。袁洪見鄆文化一表非俗，恍似金鋼一般，攢在半天裏，果是驚人。袁洪曰：將軍此來，必懷妙策。今將何計以退周兵？鄆文化曰：末將乃一勇鄆夫，奉聖旨齎送元帥帳下調用。聽憑指揮。袁洪大喜，將軍此來，必定首建大功。何愁姜尚不授首也？鄆文化次日清晨上帳，領令出營，搗戰，倒拖排扒木，行至周營，大呼曰：傳與反叛姜尚，早至轅門洗頸受戮。話說子牙在中軍帳，猛聽戰鼓聲響，擡頭觀看，見一大漢，豎在半天裏，驚問衆將曰：那裏來了一個大漢？子牙衆人齊來觀看，果是個大漢，口出大言，請令定奪。有龍鬚虎出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分付曰：你須仔細。龍鬚虎領命出營來。鄆文化低頭往下一看，大笑不止。那裏來了一個蝦精，龍鬚虎抬頭看鄆文化，怎生兇惡，有詩爲證：一身高數丈，駱榔頭口似鑿門，兩眼擺丈二蒼鬚如散線，三尺草履似升舟。生成力大排山岳，食盡全牛賽虎彪。陸地行舟人罕見，蟠龍嶺上火光愁。鄆文化大呼曰：周營中來的是個甚麼東西？龍鬚虎大怒罵曰：好匹夫，把吾當作甚麼東西？吾乃姜元帥第二門徒龍鬚虎是也。鄆文化笑曰：你是一個畜生，全無一些人相。難道也是姜尚門徒？龍鬚虎曰：村匹夫，快題名來殺你，也上好功勞簿。鄆文化罵曰：不識好歹，業畜。吾乃紂王御前袁元帥麾下威武大將軍鄆文化是也。你快回去叫姜尚來受死，饒你一命。

龍鬚虎大怒罵曰：「今奉令特來擒你，尚敢多言！」發手一石打來，鄒文化一排扒木打下來，龍鬚虎閃過，其釘打入土，有三四尺深，急自拽起釘扒來，倒被龍鬚虎來，大腿連腰上打了七八石，頭轉過身又打了五六石，頭只打得是下三路。鄒文化身大，轉身不活，不上一個時辰，被龍鬚虎連腿帶腰打了七八十下，打得鄒文化疼痛難當，倒拖着排扒木望正東上走了。龍鬚虎得勝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其事。衆將俱以爲大而無用，子牙也不深究，所以彼此相安不察。且說鄒文化敗走二十里，坐在一山崖上，擦腿摸腰，有一個時辰，乃緩緩來至轅門，左右報入中軍曰：「啓元帥，鄒文化在轅門等令。」袁洪吩咐令來。鄒文化來至帳前，參謁袁洪，袁洪責之曰：「你今初會戰，便自失利，挫動鋒銳，如何不自小心？」鄒文化曰：「元帥放心，末將今夜劫營，管教他片甲不存。」上報朝廷，下洩吾恨。袁洪曰：「你今夜劫營，吾當助爾。」鄒文化收拾打點，今夜去劫周營。此是子牙軍士有難，故此有失。正是：「一時不察軍情事，斷送無辜填孟港。」話說子牙不意鄒文化今夜劫營，將至二更時分，商朝營裏一聲砲響，喊聲齊起。鄒文化當頭撞進轅門，那時黑夜，誰人抵敵？沖開七層鹿角，撞翻西方木柵擋牌。鄒文化把排扒木只是橫掃兩邊，也是周營軍士有難，可憐被他沖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六十萬人馬，在中軍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又有袁洪協同，黑夜中袁洪放出妖氣籠罩，往營中驚動多少大小將官。子牙聽得大漢劫營，急上了四不相，手執杏黃旗，護定身子，只聽得殺聲大振，心下着忙。又見大漢二目如兩盞紅燈，衆門人各不相顧，只殺得孟津血水成渠。有詩爲證：「姜帥提兵會列侯，袁洪智賂未能休。朝歌遺將能催敵，周寨無謀是自蹂。軍士有災皆在劫，元戎遇難更何尤。可惜英雄徒浪死，賢愚無辨喪荒邱。」話說鄒文化餐夜來劫周營，後有袁洪助戰，周將睡熟，却被鄒文化將排扒木兩邊亂掃，可憐爲國捐軀，名利何在。袁洪騎馬仗妖術，沖殺進營，不辨賢愚，盡是些少肩無臂之人，都做了破腹無頭之鬼。武王有四賢保駕，奔逃子牙落荒而走。五七門徒，借五遁逃走，只是披肩執銳之士，怎免一場大厄。該絕者難逃天數，有生者躲脫災殃。且說鄒文化直沖殺至後營，來到糧草堆，踉前此處乃楊戩守護之所，忽聽得大漢劫營，姜元帥失利，楊戩急上馬看時，見鄒文化來得勢頭甚兇，欲要迎敵，又顧糧草心生一計，且救眼下之危，忙下馬念念有詞，將一草豎立在手，吹口氣，叫聲變化了一個大漢，頭撐天，腳踏地，怎見得有讚爲證：「頭有城門大二目，似水缸鼻孔如水桶。門牙扁擔長，鬚鬚似竹筍，口內吐金光。大呼鄒文化與吾戰一場。」話說鄒文化正盡力沖殺，燈光影裏見一大漢比他更長。

大大呼曰：那匹夫慢來，吾來也。鄒文化抬頭看見，嚇得魂不附體。我的爺來了，倒拖排扒木，回頭就走。也不管好歹，只是飛跑。楊戩化身隨後趕來一程，正遇袁洪、楊戩大呼曰：好妖怪，怎敢如此！使開三尖刀，飛奔殺來。袁洪使棍抵住，大戰一回。楊戩祭哮天犬，時袁洪看見化一道白光脫身回營。且說孟津衆諸侯聞袁洪劫姜元帥的大營，驚起南北二鎮諸侯，齊來救應。兩下混戰，只殺得天明。子牙會集十門人，尋見武王，收集敗殘人馬，點算損折軍兵，有二十餘萬帳，折了將官三十四員。龍鬚虎被鄒文化排扒木絕其性命，軍士有見龍鬚虎的頭掛在排扒木上，因此報知。子牙聞龍鬚虎被亂軍中殺死，子牙傷悼不已。衆諸侯上帳問武王安，楊戩來見子牙，備言鄒文化沖殺。是弟子如此治之，方救得行糧無虞。子牙曰：一時失於檢點，故遭此厄，無非是天數耳。心下鬱鬱不樂，納悶中軍。且說袁洪得勝回營，具本往朝歌報捷。鄒文化大勝周兵，尸塞孟津，其水爲之不流。羣臣具賀，自征伐西岐，從未有此大勝。紂王大喜，日日縱樂，全不以周爲事。且說楊戩來見子牙曰：如今先將大漢鄒文化治了，然後可破袁洪。子牙曰：須得如此，方可絕得此人。楊戩領令，去到孟津，哨探路徑，走有六十里，至一所在地，名蟠龍嶺。此山灣環如蟠龍之勢，中有空闊一條路，兩頭可以出入。楊戩看罷，心下大喜曰：此處正好行此計也。忙回見子牙，備言蟠龍嶺地方可以行計。子牙聽說大喜，在楊戩耳邊備說如此，可以成功。自正是：「計燒大漢鄒文化，須得姜公用此謀。」話說子牙令武吉、南宮适領二千人馬，往蟠龍嶺去埋伏引火之物。中用竹筒引線，埋火炮、火箭各項等物。嶺上下俱用柴炭引火，乾燥物件，預備停當。只等鄒文化來，至便可行計。二將領命去說，鄒文化得了大功，紂王差官齎袍帶表禮等物獎諭。鄒文化哀洪二將謝恩，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袁洪對鄒文化曰：荷蒙天子恩寵獎諭，鄒將軍我等當得盡忠竭力，以報國恩，不負吾輩名揚於天下也。鄒文化曰：末將明日使姜尚無備，再教他國片甲無存。早早奏凱，袁洪大喜，遂設宴慶賀。正談笑間，探事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今有姜子牙與武王在轅門，問看吾營，不知有何原故。請令定奪。袁洪聽報，即令鄒文化暗出大營，抄出子牙之後，擒之如探囊取物耳。鄒文化領令，忙出後營門，撒開大步，拖排扒木如飛雲掣電而來。大呼曰：姜尚休走，今番吾定擒你成功也。速速下騎受死，免吾費力。子牙與武王見鄒文化追來，撥轉坐騎，望西南而逃。鄒文化見子牙、武王落荒而走，放心追來。子牙回顧，誘鄒文化曰：鄒將軍，你放我君臣回營得歸故國，再不敢有犯邊界。吾君臣感將軍洪恩不淺矣。鄒文化曰：今番錯過千載難逢，拼命趕來。

那裏肯捨，望前趕了一個時辰。姜子牙與武王是有腳力的，鄒文化步行，怎當得他走。急急追趕，一氣趕了五六十里。鄒文化氣力已乏，立住脚不趕了。子牙回顧看時，見鄒文化不趕，子牙勒轉坐騎大呼曰：「鄒文化你敢來與吾戰三合麼？」鄒文化大怒曰：「有何不敢回身？」又望前趕來。子牙勒轉四不相，又走看看趕至蟠龍嶺了。子牙君臣進山口去了。鄒文化大喜，姜尚進山似魚遊釜中，肉在几上，隨後追進山口，不知鄒文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梅山七怪阻周兵，逞異誇能苦戰爭。狗寶雖兇誰獨死，牛黃縱惡自戕生。

朱真伏地先無項，楊顯縱橫後亦薨。堪笑白猿多惹事，千年道行等閒傾。

話說武吉南宮適望見子牙引鄒文化進山，先讓過子牙與武王，用木石疊斷前山，只見鄒文化趕進山口，不見了。子牙武王立住了脚，遲疑四望，竟無蹤跡，正欲迴身出山，只聽得兩邊砲響，殺聲振地。山上用滾木大石，疊斷山口。軍士用火弓、火箭、火砲、乾柴等物，望山下拋放。只見四下裏火起，滿谷烟生，怎見得好火。讚曰：「騰騰烈焰，滾滾烟生。一會家地塌山崩，霎時間雷轟電掣，須臾綠樹盡沾紅，頓刻青山皆帶赤。那怕你銅牆鐵壁，說甚麼海闊河寬，任憑他礮石流金，遇着時枯泉轍涸，風乘火勢逞雄威，火借風高拚惡毒。休說鄒文化血肉身軀，就是滿山中披毛帶角，皆逢其劫。」話說鄒文化見後面火起，疊斷歸路，抽身轉奔進山來。那山脚下地砲地火發作，望上打來，可憐頂天立地的大漢，陸地行舟的英雄，只落得頃刻化為灰燼。後人有詩嘆曰：「夜劫周營立大功，孟津河下逞英雄。姜公妙算驅楊戩，火化蟠龍一陣風。」話說楊戩武吉南宮適見燒死了鄒文化，俱回來見姜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又謂楊戩曰：「只是袁洪此怪未除，如之奈何？」楊戩曰：「此怪乃梅山得道白猿，最是精靈，俟徐徐除之。」子牙曰：「且等東伯侯來至，諸侯方可進兵。」話說袁洪聞報，知道燒死了鄒文化，心中不樂，正獨坐納悶，忽報轅門外有一頭陀來見。袁洪傳令請來，少時頭陀至中軍打稽首曰：「元帥，貧道稱首了袁洪，曰：『道者請了，道者從何處來，有何見諭。』」頭陀曰：「吾亦在梅山地方居住，與元帥相隔不遠，姓朱名子真，今知元帥為紂王出力，特來助一臂之力，不識元帥肯容納否？」袁洪聽說大喜，邀請頭陀上坐。朱子真再三謙讓，就席而坐。傍有參軍般破敗雷開二將聽得又是梅山之土。

乃相謂歎曰：此又是常吳吳龍一黨。袁洪命治酒款待朱子真，一宵不表。次日，朱子真提寶劍在手，率左右行至周營，坐名請姜尚答話。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聽見有道者，忙傳令南北二處諸侯齊出轅門，排開隊伍，自己親率諸衆弟子，出轅門列成陣勢。見商朝旗門腳下來一頭陀，怎見得有讚爲證。一面如黑漆，甚蹊蹊，頰下鬚鬚一唇，唇長唇大耳，真兇惡。眼露光華，掃帚眉，身服絲羅，飄蕩蕩，渾身冷氣，浸人肌。梅山豬怪逢楊戩，不久周營現此軀。話說朱子真步行至前，見子牙簇擁而至。子牙曰：道者何人？朱子真曰：吾乃梅山鍊氣士朱子真是也。姜子牙曰：你不守分安命，來此何幹？是自尋死亡也。朱子真大笑曰：商朝相傳數十世，爾等世受國恩，無故造反，侵奪關隘，反言天命人心，真是妖言惑衆，不忠不孝之夫。吾今日到此，快快下馬納降，各還故土，尙待你等以不死。如有半字不然，那時拿住，定碎尸萬段，悔無及矣。子牙大罵曰：無知匹夫，你死在目前，尙不自知，猶自饒舌也。朱子真仗劍來取子牙，只見傍有南伯侯麾下副將余忠，此人不信道術，使狼牙棒，面如紫棗，三柳長髯，飛馬大呼曰：此功留與我來取。子牙見左哨來了余忠，一馬當先，也不答話，使開棒夾頭就打。朱子真手中劍劈面交還，步馬相交，劍棒並舉，未及二十合。朱子真轉身就走。余忠隨後趕來，子牙傳令擂鼓吶喊，以助軍威。余忠追來未及一里之路，朱子真乃是妖魅，足下陰風簇擁，一派寒霧籠罩，故馬亦追之不上。朱子真把身子立住，余忠馬看看至近，子真回頭把口一張，一道黑烟噴出，籠罩其身，現出本相。一口把余忠咬了半段。余忠尸骸倒於馬下。朱子真復現原身，回奔而來。大呼曰：姜子牙敢與吾立見雌雄。糜楊戩在傍用照妖寶鑑一照，原來是一個大豬。楊戩把馬催開，使三尖刀從後面大喝曰：好業障。少來有吾在此，使開刀分頂門砍來。朱子真手中劍急架忙迎，步馬相交，刀劍並舉，未及數合。朱子真抽身就走。楊戩隨後趕來。朱子真如前復現原身，將楊戩一口吃去。子牙見楊戩如此，傳令回兵進營。朱子真得勝來見袁洪，袁洪大喜，治酒管待。朱子真賀功，正飲之間，忽報轅門有一傑士求見。袁洪傳令來，少時見一人面如傅粉，海下長髯，頂生二角，戴一頂束髮冠，至帳下行禮。畢，袁洪問曰：傑士何方人氏？其人答曰：末將姓楊名顯，祖居梅山人氏。此傑士乃是羊精也。借楊成姓，也是梅山七怪。俱是袁洪一起，只恐傍人看破，故此陸續而來，託姓借名，以掩衆人耳目。當時袁洪留在中軍，賜坐飲酒。楊顯與朱子真各自誇能鬥勝，嘖嘖不休。殷破敗自思：又是袁洪等一黨妖孽耳。默對雷開不語，只見大小將官正飲酒，方到二更時分，聽得朱子真腹內有人言曰：朱道人，你可知道吾是誰。

朱子真驚得魂不附體。忙問曰：你是誰？你實在那裏？楊戩在腹內答曰：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是也。今已在你腹內，你只知貪吃血食，不知在梅山吃了多少衆生。今日你這業障罪惡貫盈，我把你的肝腸弄一弄，把手在他心肝上一揷，朱子真大叫一聲痛殺我也。口稱大仙饒了，小畜罷。楊戩曰：你是欲生欲死？朱子真曰：望大仙慈悲，小畜在梅山也不知費幾許辛苦，探天地靈氣，吸日月精華，方能修成人形。今不知分量，干犯天威，望乞恕饒。真再生之德也。楊戩曰：你既要全生，你可速現原身，跪伏周營，吾當饒你性命。如不依吾言，我把你的心肝附臟都摘下你的來。朱子真沒奈何，有法也無處使，只得苦苦哀告。楊戩大叫曰：如若遲了，吾就動手。朱子真只得隨現原形，是一個大豬，晃晃蕩蕩走出轅門，就把袁洪急得抓耳撓腮。楊顯懣得無名火發，有力也無有用處，只得聽之而已。話說豬精走至周營轅門前跪伏。此時南宮适巡營剛纔四更，巡至轅門，只見一豬伏着。南宮适曰：此是民間豢養的，怎走至此間來？等到天明，叫原人領去。楊戩在豬腹內大呼曰：南將軍報與姜元帥得知，此是梅山豬怪，今早見陣，是吾鑽入他腹裏，特地擒伏至此。快請元帥來轅門發落。南宮适力悟，知是楊戩變化，在他肚裏，不覺大喜。忙進營門，至中軍外帳，將雲板敲響，請元帥陞帳議事。內使傳與子牙子牙忙陞帳。南宮适上帳，啓元帥曰：楊戩收伏梅山豬精，已在營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傳令，命衆將掌上燈毬，火把出營，不一時，一聲炮響，子牙率領衆諸侯齊出轅門看時，果是一口大豬，跪伏在地。子牙問曰：你這業障沒來由，何苦自取殺身之禍？楊戩在腹內應曰：請元帥施行，斬除此怪，以絕後患。子牙傳令，命南宮适行刑。南宮适手起一刀，將豬頭斬落在地。楊戩借血光而出，現了自己真身。衆諸侯無不欣羨。子牙命將豬頭掛在轅門號令，俱回營寨不表。只見袁洪謂楊顯曰：似此露出本相，成何體面？把吾輩在梅山千年道術，一代英名，俱成畫餅，豈不愧哉？誓不與姜尚干休。楊顯曰：楊戩他恃自己已有變化之術，不意朱子真誤中奸計，若不復此仇，豈能再立於人世？二人正彼此痛恨，忽轅門官入報中軍，啓元帥有天使至，請令定奪。袁洪忙出轅門迎接天使。天使曰：奉天子勅命，送一賢士至軍前聽用。袁洪接了旨意，打發天使去了。復至中軍坐下，命左右令來將參謁。來將至中軍參拜畢，袁洪問曰：將軍何名？來者答曰：宋將姓戴名禮，梅山人氏，聞紂王招賢，故不辭千里之遠，特來効勞於麾下。此怪也是梅山之狗精，恐怕被人讒破，故此陸續而來。若爲不知耳。袁洪與衆將曰：今日又添一賢士，定然與他決個雌雄。隨傳令放炮，吶喊一聲，排隊伍出營，請子牙答話。周營車政

司報入中軍啓元帥。有袁洪搦戰。子牙隨帶諸將出營。見袁洪走馬至軍前。子牙曰：「袁洪，你不知時務，眼前覆軍殺將，天意可知。今紂惡貫盈，人神共怒，諒你不過區區螻臂，敢與天下諸侯相拒哉！」袁洪笑曰：「你偶爾得勝，便自矜誇。量你今日斷然無生回之理。」問左右曰：「誰與吾捉此反臣也？」左有楊顯大呼曰：「俟末將擒此反賊！」子牙看來將白面長鬚，頂生二角，怎見得讚曰：「頂上金冠生殺氣，柳葉甲掛龍鱗砌頭生雙角。氣嶸嶸，白面長鬚聲更細。梅山妖孽號羊精，也到孟津將身斃。從來邪正倒頭分，何苦身投羅網地。」話說楊顯走馬搖戟，沖殺過來。楊戩在旗門下用照妖鑑一照，却是一隻羊精。楊戩收鑑走馬，舞三尖刀，也不答話，接住斫殺。刀戟並舉，殺在虎穴龍潭。仙將正戰之間，只見商朝營裏一將使兩口刀飛奔前來，大叫曰：「楊兄弟，吾來助爾一臂之力。」子牙旁有哪吒，登風火輪，使開火尖鎗迎來。怎見的此怪，有詩爲證：「嘴尖耳大最蹊蹺，遍身妖光透九霄。七怪之中他是首，千年得道一神獠。」話說哪吒用鎗阻住，大呼曰：「匹夫慢來通名來，好記功勞簿。」來將答曰：「吾乃袁洪副將戴禮是也。哪吒使開鎗劈胸就刺，戴禮雙刀急架相還，輪馬相交。刀鎗並舉，大戰在一處。且說楊戩戰楊顯，有二三十合。楊顯撥馬便走，楊戩趕來，楊顯在馬上吐出一道白光，連馬罩住。現原身來，傷楊戩。楊戩化一隻白額斑斕猛虎，楊顯見楊戩變了一隻猛虎，已克住了。他急欲逃走，早被楊戩一刀砍爲兩段。楊戩割下羊頭，大呼曰：「啓元帥，弟子又殺了梅山一怪也。」戴禮和哪吒正酣戰間，戴禮口內吐出一粒紅珠，有碗口大小，望哪吒頂門打來。哪吒見勢頭兇惡，諒不能治伏，只得閃一鎗敗下陣來。楊戩見哪吒失機走馬，大呼曰：「業障不得無禮，吾來也。」使開三尖刀來戰戴禮。二人大戰二十餘合，戴禮撥馬便走。楊戩縱馬趕來，戴禮又吐出一粒紅珠，現出光華來，傷楊戩。楊戩祭起哮天犬，飛在空中，此犬乃是仙犬。看見此珠十分兇惡，竟讓過他的珠來，奔戴禮。戴禮見仙犬奔來，正欲抽身逃走，早被哮天犬一口咬住，不能掙扎。楊戩手起一刀，揮於馬下。有詩爲證：「梅山狗怪逞猖狂，鍊鍊傷人勢莫當。豈意仙犬能伏怪，紅塵血染命空亡。」話說楊戩又殺了狗怪，掌鼓回營。子牙醒帳，見楊戩屢破諸怪，大喜慶賀。楊戩不表，且說袁洪回至中軍，又見戴禮被戮，現出原形，心下甚是不樂。衆將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十分沒法。忽轅門官來報啓元帥轅門外有一大將來見。袁洪傳令來少時，令至帳前，見一人身高一丈六尺，頭生雙角，捲嘴尖耳，金甲紅袍，全身甲冑十分軒昂，戴紫金冠，近前施禮。袁洪問曰：「將軍高姓大名來？」將答曰：「未將姓金，雙名大升，祖貫梅山人氏。此來者又是牛怪，用三尖。」

刀力大無窮，今來助袁洪，俱是梅蘭七怪之數。袁洪故問以遮衆人耳目。袁洪乃設酒管待。次日，金大升上了獨角獸，提三尖刀至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商朝營有一大將請戰。子牙對衆將問曰：「誰見陣走一遭，言未畢，榜有鄭倫出而言曰：『未將願往。』」子牙許之。鄭倫上了金睛獸，搦降魔杵，出了營門，見對面一將，生的異怪雄偉。鄭倫問曰：「來者何人？」金大升答曰：「吾乃袁洪麾下副將金大升是也。爾是何人，快通名來。」鄭倫答曰：「吾乃總督五軍上將軍鄭倫是也。吾觀你異相非人，焉敢阻時雨之禱，有逆天之罪，早早歸周，共破羈夫，以誅無道。如不知機，自取辱身之禍。」金大升大怒，催開獨角獸，使三尖刀砍來。鄭倫手中杵劈面相迎，二獸相交，大戰數合。金大升乃是牛怪，腹內鍊成一塊牛黃，有碗口大小，噴出來似火雷一般。鄭倫不及預防，正中面上，打傷鼻孔，腮綻唇裂，倒撞下獸去。被金大升手起一刀，揮爲兩段。可憐正是：「胸中奇術成何用，只落名垂在史篇。」話說金大升斬了鄭倫，掌鼓回營，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鄭倫被商營大將金大升所傷，請令定奪。子牙聞報，着鴛鴦傷悼，嘆曰：「鄭倫屢建大功，自從蘇侯歸周，一路督糧，有功王室，豈知至此，喪在無名下將之手，情實可傷。」子牙淚下如雨，有詩弔之：「胸中妙術孰能班，豈意遭逢喪此間。惟有清風常在伴，忠魂依舊返家山。」話說子牙次日下令，誰爲鄭倫報仇，走一遭，榜有楊戩應答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楊戩隨卽上馬提刀，至商朝營前，坐名要金大升出來答話。少時，見商朝營內砲聲響處，只見金大升坐獨角獸來至軍前，大呼曰：「來者通名。」楊戩曰：「吾乃楊戩是也，你就是金大升麼？」大升曰：「然也。」楊戩舞刀直取金大升手中三尖刀對面迎來，二將俱是三尖刀往來沖突，一場大戰，有三十餘合。楊戩先未曾用照妖鑑照他，不防金大升噴出牛黃，此寶猶如火塊飛來，楊戩見來得太急，化一道金光往正南而走。金大升隨後趕來，大升的獨角獸來的快，楊戩忙取照妖鑑出來照時，却原來是個水牛。楊戩回身欲變化拿他，忽然迎面來一陣香風，飄渺異味芳馨，氤氳遍地，有五彩祥雲隱隱，一對黃旛飄蕩，當中有一位道姑，跨青鸞而至，榜有女童三四對，應聲叫曰：「楊戩早來，見娘娘聖駕，楊戩聽說，乃向前拱手施禮曰：『弟子楊戩參見娘娘。』」那道姑曰：「楊戩，吾非別神，乃是女媧娘娘是也。今見商朝已盡，周室當興，吾特來助你降伏梅山之怪，令楊戩立於一傍，乃命青雲女童將此寶去，把那業障牽來。青雲女童接寶在手，只見金大升足踏陰雲，提刀趕來。青雲女童上前攔住，大呼曰：『那業障，娘娘聖駕在此，休得無禮。』今奉娘娘法旨，特來擒你。」金大升大怒，將刀往上一舉，劈面砍來。青雲女童將伏妖索祭起空中。

只見黃巾力士將金大升穿起鼻子來，用銅鏈把金大升脊背上打了三四鏈，一聲雷響，金大升現出原身，乃是一匹水牛。楊戩向前倒身下拜，弟子楊戩願娘娘聖壽無疆。女媧曰：楊戩，你且將牛怪帶回周營發落，我還助你收伏白猿精怪也。楊戩別了女媧娘娘，把牛牽着回來。且說子牙在中軍聽報到楊戩化一道金光往正南上去了，這大將趕去不知吉凶。子牙驚疑不定，哪吒曰：楊戩自有運用。元帥何必驚疑？子牙曰：方今東伯侯人馬來至，况有梅山七怪阻住吾師，使吾心下不能安然。言未畢，只見報馬來報，啓元帥，楊戩回來。子牙令至帳前，問其原故。楊戩把女媧娘娘收伏牛怪之事說了一遍。今至轅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傳令請衆諸侯齊至大營門看至，令此怪少時衆諸侯齊至轅門。子牙命牽過牛怪，用縛妖繩將此怪縛在地下。命南宮适行刑，南宮适手起一刀，將牛頭斬下。孟津河八十萬人馬齊聲喝采。子牙命將牛頭掛在棋杆上，號令掌鼓回營。却說袁洪已知梅山衆兄弟俱被子牙所滅，欲前而不能進，欲後而不得退，着實無計事。兩難心下甚是憂疑，不表。只見子牙回營升帳，問楊戩曰：梅山絕了幾怪，楊戩指一算，啓元帥已滅了六怪。子牙曰：今晚傳與衆諸侯，二更時分齊劫商朝大營，又令楊戩你可單劫袁洪。此怪取巧降伏，大事可定。楊戩答曰：弟子同哪吒雙去建功，更覺易於爲力。子牙許之，仍將衆將分派已定。不表。却說袁洪在營中與參軍殷破敗雷開二將議曰：今主上命吾等在此守禦，此處周兵雖多，能者甚少。况連日朝歌不曾見有救兵，亦不曾見吾捷報。恐天子憂心深屬，不便命軍具疏往朝歌請天子速發援兵前來接應。中軍官具表求救。且說子牙親乘坐騎，時至二更一聲炮響，周兵吶一聲喊，齊殺進商朝營裏去。正是：「黑夜冲營無准備，三軍無故受災殃。」話說南伯侯鄂順領二百諸侯一齊奮勇當先，北伯侯崇應鸞冲殺進左營，李靖章護雷震子冲殺進右營，楊戩哪吒殺入大營，進中軍來戰袁洪。且說袁洪聽得周將劫營，忙上馬使一根鐵棍，方出中軍，恰逢楊戩，也不答話，二馬相交，只殺得愁雲蕩蕩，慘霧紛紛，怎見得有詩爲證：「夜劫商營神鬼驚，喊聲齊發鼓鑼鳴。軍兵奮勇誰堪敵，將士施威孰敢撻。破敗無心貪戀戰，雷開有意奔途程。梅山七怪從今滅，掃蕩妖氛宇宙清。」話說衆諸侯齊殺入商朝營裏，只殺得尸橫遍野，血滿溝渠，哀聲慘切，不堪聽聞。只見楊戩大戰袁洪，袁洪現出原身，起在半空，將楊戩劈頭一棍，打得火星迸出。楊戩有七十二變，隨化一道金光，起在空中，也照袁洪頂上一刀，劈將下來。這袁洪也有八九功夫，隨刀化一道白氣，護住其身。楊戩大喝曰：梅山猴頭，焉敢弄術，拿住你定要剝皮抽筋。

袁洪大怒曰：你有多大本領，敢將吾兄弟盡行殺害？我與你勢不兩立，必擒你碎尸萬段，以報其恨。二人各使神通，變化無窮，相生相剋，各窮其技。凡入世物件禽獸無不變化，盡使其巧，俱不見上下。袁洪暗想：此時周兵已攻破大營，料不能支，且將他誣上梅山，入吾巢穴，使他不能舒服，那時再擒他，不難。便棄了大營，往梅山逃去。不表話說，衆諸侯追殺商朝殘人馬，殺到天明，子牙鳴金收兵，衆諸侯各自回營。正是：「百萬雄兵齊唱凱，子牙全勝進轅門。」話說楊戩見袁洪縱祥光而去，乃棄了馬，亦縱步借土遁緊追趕，只見袁洪隨變一塊怪石，立在路傍。楊戩正趕，忽然不見了袁洪，卽連神光定睛觀看，已知袁洪化爲怪石，隨卽變一石匠，手執鑿鎚趕上。袁洪知他識破，便化陣清風往前去了。如此兩家各使神通，看看趕上梅山，忽的又不見了袁洪。楊戩上得梅山，果然好景，怎見得：有詩爲證：「梅山形勢路羊腸，古柏喬松兩岸傍。颯颯陰風愁霧長，妖魔假此匿行藏。」話說楊戩上了梅山，四面觀望，一遍忽聽得崖下一聲響，竄出千百小猴兒，手執棍棒，齊來亂打楊戩。楊戩見衆小猴，猴左右亂打，情知不能取勝，不若脫身下山。楊戩化道金光去了，方纔轉過一坡，只聽得一派仙樂之音，滿地祥雲繚繞，又見女媧娘娘駕臨楊戩俯伏山下，叩首曰：弟子楊戩，不知娘娘聖駕降臨，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女媧曰：你雖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善會八九變化，不能降伏此怪，吾將此寶授你，可以收伏此惡怪也。楊戩叩首拜謝。女媧娘娘自回宮去了。楊戩將此寶展開看時，心中甚是歡喜。此寶乃是山河社稷圖。楊戩一一依法行之，懸於一大樹上。楊戩復上梅山，依舊時尋原路，話說袁洪見楊戩復上梅山，乃大呼曰：楊戩，你此來是自送死也。楊戩大笑曰：你今日諒無生理，使開刀直取袁洪，袁洪也使開棍劈面交還。二人大戰一會，楊戩轉身就走。袁洪隨後趕來，楊戩下了梅山，往前又走。忽見前面一座高山，楊戩選上了山，袁洪隨後趕上山來，不知此山乃女媧娘娘山河社稷圖變化的。袁洪趕上山來，入於圈套，再不能下山。楊戩將身一縱，下了山河社稷圖，只見袁洪在山上左攢右跳，不得脫身，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斗柄看看又向東，寶榮枉自逞英雄。
金吒設智開周業，微地多謀弄女紅。

總爲浮雲遮曉日。故教殺氣鎖崆峒。須知王霸終歸主。枉使生靈泣路窮。

話說袁洪上了山河社稷圖，如四象變化，有無窮之妙。思山卽山，思水卽水，想前卽前，想後卽後。袁洪不覺現了原身，忽然見一陣香風撲鼻，異樣甜美。這樣猴兒爬上樹去，一望見一顆桃樹，綠葉森森，兩邊搖蕩，下墜一枝紅滴瀝的仙桃，顏色鮮潤，嬌嫩可愛。白猿看見，不覺忻羨，遂攀枝穿葉，摘取仙桃下來，聞一開撲鼻馨香，心中大喜，一口吞而食之。方纔倚靠石而坐，未及片時，忽然見楊戩仗劍而來，白猿欲待起身，竟不能起，不知食了此桃，將腰墜下。早被楊戩一把抓住頭皮，用縛妖索細住，收了山河社稷圖，望正南謝了女媧娘娘，將白猿擒着，逕回周營而來。有詩單讚女媧授楊戩祕法，伏梅山七怪，有詩爲證：「悟道投師在玉泉，祕傳九轉妙中玄。離龍坎虎分南北，地戶天門列後先。變化無端還變化，坤乾顛倒合坤乾。女媧祕授真奇異，任你精靈骨已穿。」話說楊戩擒白猿來，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元帥楊戩等，令子牙命令來。楊戩來至中軍，見子牙曰：「弟子追趕白猿至梅山，仰仗女媧娘娘祕授一術，已將白猿擒至轅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大喜，命將白猿拿來見我。少時，楊戩將白猿擁至中軍帳，子牙觀之，見是一個白猿，乃曰：「似此惡怪，害人無厭，情殊痛恨，令推出斬之。」衆將把白猿擁至轅門，楊戩將白猿一刀，只見猿頭落下地來，他頸上無血，有一道青氣沖出，腔子裏長出一朵白蓮花來，只見花一放一收，又是一個白頭，楊戩連誅數刀，一樣如此。忙來報與子牙，子牙急出營來看，果然如此。子牙曰：「這猴猿既能操天地之靈氣，便會鍊日月之精華，故有此變化耳。這也無難，忙令左右排香案於中，子牙取出一個紅葫蘆蓋，見裏面上方揭開葫蘆蓋，只見裏面昇出一道白線光，高二丈有餘。子牙打一躬，請寶貝現身，須臾間有一物現於其上，七寸五分，有眉有眼，眼中射出兩道白光，將白猿釘住身形。子牙又打一躬，請法寶轉身，那寶物在空中將身轉有兩三轉，只見白猿頭已落地，鮮血滿地，衆皆駭然，有詩讚之：「此寶崑崙陸壓傳，祕藏玄理合先天。誅妖殺怪無窮妙，一助周朝八百年。」話說子牙斬了白猿，收了法寶，衆門人問曰：「如何此寶能治此巨怪也？」子牙對衆人曰：「此寶乃在破萬仙陣時，蒙陸壓老師傳授與我，言後有用他處。今日果然大抵此寶乃出邪鐵修鍊，採日月精華，奪天地秀氣，顛倒五行，至工夫圓滿，如黃芽白雪結成此寶名曰飛刀。此物有眉有眼，眼裏有兩道白光，能釘人妖仙魅泥丸宮的元神，縱有變化不能逃走。那白光頂上如風輪一般，只一二轉，其頭自然落地，前次斬余元卽此寶也。衆人無不驚嘆，乃武王之洪。」

福故有此寶來克治之耳。不言子牙斬了白猿。且說殷破敗雷開敗回朝歌。面見紂王。備言梅山七怪化成人形。與周兵屢戰俱被陸終誅滅。復現原形。大失朝廷體面。全軍覆沒。臣等只得逃回。今天下諸侯齊集孟津。旌旗蔽日。殺氣籠罩數百里。望陛下早安社稷爲重。不可令諸侯兵至城下。那時解救遲矣。紂王着忙。急急設朝。兩班文武曰。今周兵猖獗。如何解救。衆官鉗口不言。有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今陛下速傳旨。意張掛朝歌西門。如能破得周兵。能斬將奪旂者。官居一品。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况魯仁傑操練士卒。令彼調團營人馬。訓練精銳。以待敵軍。嚴備守城之具。堅守勿戰。以老其師。今諸侯遠來。利在速戰。吾不與戰。以待彼糧盡。彼不戰自走。乘其亂以破之。天下諸侯雖衆。未有不敗者也。此爲上策。紂王曰。卿言甚善。隨傳旨。意張掛各門。一面令魯仁傑操練士卒。修理攻守之具。不表。且說金吒木吒別了子牙兄弟二人。在路商議。金吒曰。我二人奉姜元帥將令來救東伯侯。姜文煥進關。若與寶榮大戰。恐不利也。我和你且假扮道者。詐進遊魂關。反去協助寶榮。於中用事。使彼不疑。然後裏應外合。一陣成功。何爲不美。木吒曰。長兄言得甚善。二人分付使命。領人馬先去報知姜文煥。我弟兄二人隨後就來。使命領人馬去訖。金木二吒隨借土遁落在關內。逕至帥府前。金吒曰。門上的。傳與你元帥得知。海外有鍊氣士求見。門官不敢隱諱。急至殿前啓曰。府外有二道者。口稱海外之士。要見老爺。寶榮聽說。傳令請來。二人逕至簷前。打稽首曰。老將軍貧道稽首了。寶榮曰。道者請了。今道者此來有何見諭。金吒答曰。貧道二人乃東海蓬萊島煉氣散人。孫德徐仁是也。方纔我兄弟偶爾閒遊湖海。從此經過。因見姜文煥欲進此關。往孟津去。合天下諸侯。以伐當今天子。此是姜尚大逆不道。以惶惑之言。挑釁天下諸侯。致生民塗炭。海宇騰沸。此天下之叛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我弟兄昨觀乾象。商朝王氣正旺。姜尚等徒苦生靈耳。吾弟兄願出一臂之力。助將軍先擒姜文煥。解往朝歌。然後以得勝之兵。掩諸侯之後。出其不意。使彼前後受敵。一戰成擒。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此誠不世出之功也。但貧道出家之人。本不當以兵戈爲事。但拙慮所及。故向將軍道之。幸毋以方外術士之言見誚。乞將軍思之。寶榮聽罷。半晌沉吟不語。傍有副將姚忠厲聲大呼曰。主將切不可信此術士之言。姜尚門下方士甚多。是非何足以辨。前日聞報孟津有六百諸侯。協助姬發。今見主將阻住來兵。不能會合。孟津姜尚故將此二人假作雲遊之士。詐投麾下。爲裏應外合之計。主將不可不察。毋得輕信。以墮其計。金吒聽罷。大笑不止。回廳木吒曰。道友不出你之所料。金吒復向寶榮曰。此

位將軍之言甚是。此時龍蛇混雜，是非莫辨。安知我輩不是姜尚之所使耳。在將軍不得不疑，但不知貧道此來，躡是雲遊，其中尚有原故。因吾師叔在萬仙陣死於姜尚之手，屢欲思報此仇，爲獨力難持，不能向前。今此來特假將軍之兵，上爲朝廷立功，下以報天倫私怨。中爲將軍効一臂之勞，豈有他心。既將軍有猜疑之念，貧道又何必在此瑣瑣也。但剖明我等一點血誠，自當告退。道罷，抽身便走。撫掌大笑而出。寶榮聽罷，金吒之言，見如此光景，乃沉思曰：天下原有多少道者，伐西岐，姜尚門下雖多，海外高人不少，豈得恰好這兩個就是姜尚門人。况我關內之兵將甚多，若只是這兩個也，做不得甚麼事。如何反疑惑也。據我看他意思，是個有道之士。况且來意至誠，豈可錯過。忙令軍政官趕去，速請道考回來。正是：「武王洪福摧無道，至令金吒建大功。」話說軍政官趕上金吒、木吒，大呼曰：二位師父，我老爺有請。金吒回頭看見有人來請，對使者正色言曰：「皇天后土實鑒我心。我將天下諸侯之首送與你們老爺，你們老爺反辭而不受，却信偏將之疑，使我蒙不智之恥。如今我斷不回去。軍政官苦苦扯住不放，言道：師父若不去，我也不敢去見老爺。木吒曰：道兄，寶將軍既來請俺回去，看他怎樣待我們。若重我等，我就替他行事。如不重我等，我們再來不遲。」金吒方勉強應允。二人回至府前，軍政官先進府通報寶榮。榮命快請來。二人進府，復見寶榮，寶榮忙降階迎接，慰之曰：「不才與師父素無一面，况兵戈在境，關防難稽。在不才副將不得不疑，只不才見識淺薄，不能立決。多有得罪於長者，幸毋過責。不勝心感。」今姜尚聚兵孟津，人心搖撼，姜文煥在城下日夜攻打，不識將何計能解天下之倒懸。擒其渠魁，殄其黨羽，令萬姓安堵。望老師明以教我。不才無不聽命。金吒曰：據貧道愚見，今姜尚拒敵孟津，雖有諸侯數百，不過烏合之衆，人各一心，久自離散。只姜文煥兵臨城下，不可以力戰。當以計擒之。其脅從諸侯，不戰而自走也。然後以得勝之師，掩孟津之後。姜尚雖能安得預爲之計，彼所恃者，天下諸侯而衆。諸侯一聞姜文煥東路被擒，挫其鋒銳，被衆人自然解體。乘其離而戰之，此萬全之功也。寶榮聞言大喜，慌忙請坐。命左右排酒上來。金木二吒曰：貧道持齋，並不用酒食。隨在殿前蒲團而坐。寶榮亦不敢強。一夕晚景已過，次日寶榮陞殿聚衆將議事。忽報東伯侯遣將搦戰。寶榮對金木二吒曰：今日東伯侯在城下搦戰，不識二位師父作何計以破之。金吒曰：貧道既來，今日先出去見一陣，看其如何。然後以計擒之。道罷，忙起身提劍在手，對寶榮曰：借老將軍細綁手，隨吾壓陣。好去拿人。寶榮聽罷大喜，忙傳令擺隊伍。吾自去壓陣。關內砲聲響亮，三軍吶喊，開放。

關門一對旂搖金吒提劍而來。怎見得正是：「寶榮錯認三山客，咫尺遊魂關周。」話說金吒出關見東伯侯旂門脚下一員大將，金甲紅袍，走馬軍前，大呼曰：「來此道者，先試吾利刀也。」金吒曰：「爾是何人，通過名來。」將答曰：「吾乃東伯侯麾下總兵馬兆是也。道者何人？」金吒曰：「貧道是東海散人孫德，因見商朝王氣正盛，天下諸侯無故造反，吾偶閒遊東土，見姜文煥屢戰多年，衆生塗炭，吾心不忍，發特慈悲，擒拿渠魁，殄滅羣虜，以救衆生。汝等知命，可倒戈納降，尙能待爾等以不死。如若半字含糊，叫你立成齏粉。」言罷，縱步掉劍，來取馬兆。馬兆手中刀急架來迎，怎見金吒與馬兆一場大戰，有詩爲證：「紛紛戈甲向金城，文煥專征正未平。不是金吒施妙策，遊魂安得渡東兵。」話說金吒大戰馬兆，步馬相交，有二三十合。金吒祭起遁龍椿，一聲響，將馬兆遁住。寶榮揮動干戈，一齊沖殺東兵，力戰不住。大敗而走。金吒命左右將馬兆拿下，與寶榮掌得勝鼓，進關。寶榮陸殿坐下，金吒坐在一旁。寶榮令左右將馬兆推來，衆軍士把馬兆擁至殿前。馬兆立而不跪，寶榮喝曰：「匹夫，旣被吾擒，如何尙自抗禮？」馬兆大怒，罵曰：「吾被妖道邪術遭擒，豈有曲膝於你無名鼠輩耶？一死何足惜，你要殺便殺，不必多說。」寶榮喝令推出斬之。金吒曰：「不可。待吾擒了姜文煥，一齊解送朝歌，候朝廷發落，以顯老將軍不世之功，豈不美哉？」寶榮見金吒如此手段，說話有理，便倚爲心腹。隨傳令將馬兆囚在府內不表。且說東伯侯姜文煥聞報，金吒將馬兆拿去，姜文煥大喜道：「進關只在咫尺，次日姜文煥布開大隊，排列三軍，鼓聲大振，殺氣迷空，來關下搦戰。哨馬報入關中，寶榮忙問金木二吒曰：「二位老師，姜文煥親自臨陣，將何計以擒之，則功勞不小。」金木二吒慨然應曰：「貧道此來，單爲將軍早定東兵，不負俺弟兄下山一擒。隨即提劍在手，出關來迎敵，只見東伯侯姜文煥一馬當先，左右排列大小將官，怎生打扮，有讚爲證：「頂上盔，攢六瓣，黃金甲，鑽子絆，大紅袍，團龍貫，護心鏡，精光煥，白玉帶，玲花獻，勒甲縶，飄紅焰，虎服鞭，龍尾伴，方楞鋼，邪鐵，燬胭脂，馬毛如彪，斬將刀如飛電，千戰千贏，東伯侯文煥姓姜，千古讚。」話說金木二吒大呼曰：「反臣慢來，姜文煥曰：妖道通名，金吒答曰：吾乃東海散人孫德，徐仁是也。爾等不守臣節，妄生事端，欺主反叛，殺害生靈，是自取覆宗滅祀之禍，可速倒戈，免使後悔。」姜文煥大罵曰：「潑道無知，仗妖術擒吾大將，今又巧言惑衆，這番拿你定碎尸，以泄馬兆之恨。」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金吒手中劍，劈面交還。步馬相交，有七八回合。姜文煥撥馬便走，金木二吒隨後趕來，約有一箭之地。金吒對東伯侯曰：「今夜二更，賢侯可引兵殺至關下，吾等乘機獻關便了。」

姜文煥謝畢，掛下鋼刀，回馬一箭射來。金木二吒把手中劍望上一挑，將箭撥落在地。金吒大罵曰：「奸賊敢暗射吾一箭也。吾且暫回，明日定拿你以報一箭之恨。」金木二吒回關來，見竇榮發榮周曰：「老師為何不用寶貝伏之？」金吒答曰：「貧道方欲祭此寶，不意那匹夫撥馬就走。貧道趕去擒之，反被他射了一箭。待貧道明日以法除之。」三人正在殿上講議，忽後邊報夫人上殿。金木二吒見一女將上殿，忙向前打稽首。夫人問竇榮曰：「此二位道者何來？」竇榮曰：「此二位道長乃東海散人孫德徐仁是也。今特來助吾共破姜文煥。前日臨陣擒獲馬兆，待明日用法寶擒獲姜文煥等，以得勝之師掩姜尚之後，使彼首尾不相顧，定成不世之功也。」夫人笑曰：「老將軍事不可不慮，謀不可不周，不可以一朝之言傾心相信。倘事生不測，急切難防，其事不小。望將軍當慎重其事。」古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願將軍詳察。金木二吒曰：「竇將軍在上，夫人之疑大似有理。我二人又何必在此多生此一臂枝節耶？」即此告辭。金木二吒言畢，轉身就走。竇榮扯住金木二吒曰：「老師休怪我夫人雖係女流，亦善能用兵，頗知兵法。他不知老師實心爲紂，乃以方士目之，恐其中有詐耳。老師幸無曠怪，容不才陪罪，俟破敵之日，不才自有重報。金吒正色言曰：「貧道一點爲國真心，惟天地可表。今夫人相疑，吾弟兄若飄然而去，又難禁老將軍一段熱心相待。只等明日擒了姜文煥，方知吾等一段血誠，只恐夫人難與貧道相見耳。」夫人不覺慚謝而退。竇榮與金吒議曰：「不知明日老師將何法擒此反臣，以釋羣疑？」以暢衆懷。金吒曰：「明日會兵，常祭吾法寶，自然立擒姜文煥耳。」文煥被擒，餘黨必然瓦解。然後往孟津會兵，以擒姜子牙，可解諸侯之兵也。」竇榮聽說大喜，回內室安息。金木二吒靜坐殿上，將至二更，只聽得關外砲聲大振，喊殺連天。金鼓大作，殺至關下，架砲攻打。有中軍官入府擊雲板，急報竇榮。竇榮忙出殿聚衆將上關，有夫人徹地娘子披掛提刀而出。金吒對竇榮曰：「今姜文煥恃勇乘夜提兵攻城，出我等之不意。我等不若將計就計，齊出掩殺。待貧道用法寶擒之，可以一陣成功。早奏捷，夫人可與吾道弟謹守城池，毋使他虞夫。」聽罷，滿口應允。道者之言，甚是方理。我與此位守關，你與此位出敵。我自料理城上。乘此晝夜，可以成功。正是：「文煥取關歸呂望，金吒設計滅商兵。」話說竇榮聽金吒之言，整點衆將士，方欲出關，有夫人言曰：「今晝夜交兵，須是謹慎，毋得貪戰。務要見機，不得落他圈套。將軍謹記謹記。看官，這是徹地夫人留心防閑，恐二位道者有變，故此叮嚀囑咐耳。」金吒見夫人言語真切，乃以目送情與木吒。木吒已解其意，只在臨機應變而已。亦以目兩相調會，隨同徹地夫人在關

上駐劄防衛。只見竇榮開門，把人馬沖出。竇榮在旗門脚下，見姜文煥滾至軍前，竇榮大喝曰：「反臣今日合該休矣。姜文煥也不打話，仗手中刀直取竇榮。」竇榮以手中刀迎面交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有詩讚之：「殺氣騰騰燭九天，將軍血戰苦相煎。扶王碧血垂千古，爲國丹心勒萬年。文煥歸周扶帝業，竇榮盡節喪黃泉。」（注）連際風雲會八百昌期兆已先。」話說竇榮揮動衆將，兩軍混戰，只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刀鎗響亮，斧劍齊鳴。喊殺之聲，振地燈籠火把，如同白晝。人馬兇勇，似海湧江翻。且言金吒縱步在軍中混戰，觀見東伯侯帶領二百鎮諸侯圍將上來，金吒急祭起遁龍椿，一聲響，先將竇榮遁住。不知老將軍性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兵馬臨城却講和，諸侯豈肯罷干戈。
紂王罪業八荒悉，周武仁風四海歌。
大廈將傾誰可負，潰離已破孰能治。
荒淫到底成何事，盡付東流入海波。

話說金吒祭起遁龍椿，將竇榮遁住。早被姜文煥一刀揮爲兩段，可憐守關二十年，身經數百戰，善守關防，不曾失利。今日被金吒智取殺身，正是：「爭名樹業隨流水，爲國孤忠若浪萍。」話說姜文煥斬了竇榮，三軍吶喊，只見木吒在關上見東伯侯率領諸侯慶戰，聲勢大振，在城敵樓上暗暗祭起吳鉤劍去。此劍昇於空中，木吒暗曰：「請寶貝轉身，那劍在空中如風輪一般，連轉二三轉，可憐徹地夫人，正是：「油頭粉面成虛話，廣智多謀一旦休。」話說木吒暗祭吳鉤劍，斬了徹地夫人。在關上大呼曰：「吾是木吒在此，奉姜元帥將令，來取此關。今主將皆已伏誅，降者免死，逆者無生。衆皆拜伏於地。金吒已知兄弟獻關，同東伯侯姜文煥殺至關下。木吒令左右開關迎接人馬，進了關。姜文煥查盤府庫，安撫百姓，放了被禁馬兆，感謝金木二吒。金吒曰：「賢侯速行，吾等先往孟津報與姜元帥。賢侯不可遲悞。戊午之晨，以應上天垂象之兆。」姜文煥曰：「謹如二位師父大教。」金木二吒辭了姜文煥，駕土遁往孟津前來。且說子牙在孟津大營，與二路大諸侯共議。三月初九日，乃是戊午之辰，看看至近，如何東伯侯尚未見來，奈何奈何。正商議間，忽報金木二吒在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金木二吒來至中軍行禮畢，乃曰：「奉元帥將令，往游魂關詐爲雲游之士，乘機取關，把前事如此如彼，盡說了一遍。今弟子先來報與元帥，東伯侯大兵隨後至矣。」子牙聞說，

大喜深羨二人用計。乃曰：「天意響應，不到戊午日，天下諸侯不能齊集。」話說東伯侯大兵那一日來至孟津，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東伯侯至轅門等令子牙傳令請來。姜文煥率領二百鎮諸侯進中軍參謁。子牙忙迎下座來。彼此溫慰一番。姜文煥又曰：「煩元帥引見武王一面。」子牙同姜文煥進後營拜見武王不表。此時天下諸侯共有八百各處小諸侯不計其合人馬一百六十萬。子牙在孟津祭了寶纛，一聲砲響，整頓人馬，望朝歌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征雲迷遠谷，殺氣振遐方。刀鎗如積雪，劍戟以堆霜。旌旗遮綠樹，金鼓震空桑。刁斗傳新令，時雨慶壺漿。」

軍行如驟雨，馬走似奔狼。正是：「弔民伐罪，兵戈勝壓碎羣凶。」福祚長。話說天下諸侯領人馬正行，只見哨馬報入中軍曰：「啓元帥人馬已至朝歌，請元帥軍令定奪。」子牙傳令安下大營。三軍吶喊，放定營大砲，只見守城軍士報入午門，當駕官啓奏曰：「今天下諸侯兵至城下，扎住行營，人馬共有一百六十萬，其鋒不可當。請陛下定奪。」紂王聽罷大驚，隨命衆官保駕上城，看天下諸侯人馬，怎見得有讚爲證：「行營方正，遍地甲兵。刁斗傳呼，威嚴整肅。長鎗列千條柳葉，短劍排萬片冰魚。瑞彩飄飄，旗旛色映似朝霞；寒光閃閃，刀斧影射如飛電。竹節鞭懸豹尾，方楞銅掛龍梢。弓弩排兩行秋月，瓜鉞列數隊寒星。鼓進金退，交鋒士卒若神威；癸呼庚應，遞傳糧餉如鬼運。畫角幽幽，人聲寂寂，真是堂堂正正之師。弔民伐罪之旅。」

話說紂王看罷子牙行營，忙下城登殿，坐問兩班文武言曰：「方今天下諸侯會兵於此，衆卿有何良策以解此危？」魯仁傑出班奏曰：「臣聞大夏將傾，一木難支。目今庫藏空虛，民日生怨，軍心俱離，縱有良將，其如人心未順何？雖與之戰，臣知其不勝也。不若遣一能言之士，陳說君臣大議，順逆之理，令其罷兵，庶幾可解此危。」紂王聽罷，沉吟半晌，只見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況都城之內，環堵百里，其中豈無豪傑之士，隱蹤避跡於其間哉？願陛下急急求之，加以重爵厚祿，而顯榮之，彼必出死力以解此危。實城中尚有甲兵十數萬，糧餉頗足，卽不然，令魯仁傑督率王師，背城一戰，雌雄尚在未定之間，豈得驟以講和示弱耶？」紂王曰：「此言甚是有理。」一面將聖諭張掛通衢，一面整頓軍士不表。且說朝歌城外離三十里地方，有一姓丁名策，乃是高明隱士，正在家中閒坐，忽聽得周兵來至圍了朝歌，丁策嘆曰：「紂王失德，荒淫無道，殺忠聽佞，殘害生靈，天愁人怨，致賢者退位，奸佞盈廷。今天下諸侯會兵至此，眼見國滅，無人替天子出力，束手待斃而已。平日所以食君之祿，分君之憂者，安在想吾丁策昔日曾訪高賢，傳吾兵法，深明戰守，意欲出去舒展生平所負，以報君

父之恩。其如天命不眷。萬姓離心。大廈將傾。一木如何支撐。可憐或湯當日如何德業。聘伊莘野。放桀南巢。相傳六百餘年。賢聖之君六七代。今一旦至紂而喪亡。令人目擊時艱。不勝嗟嘆。丁策乃作一詩以嘆之。○憶昔成湯德業優。南朝放桀寇諸侯。誰知三九逢辛紂。一統華夷盡屬周。○話說丁策作詩方畢。只見大門外有人進來。却是結盟兄弟郭宸。二人相見。施禮坐下。丁策問曰。賢弟何來。郭宸答曰。小弟有一事。特來與長兄商議。丁策曰。有何事。請賢弟見教。郭宸曰。方今天下諸侯都已會集於此。將朝歌圍困。天子出有招賢榜文。小弟特請長兄出來共輔王室。況長兄抱經濟之才。知戰守之術。一旦出仕朝廷。上可以報効君王。顯親揚名。下不負胸中所學。丁策笑曰。賢弟之言。雖則有理。但紂王失政荒淫不道。天下離心。諸侯叛亂。已非一日。如大癩既清。命亦隨之。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你我多大學識。敢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哉。况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徒送了性命。不爲可惜耶。郭宸曰。兄言差矣。吾輩乃紂王之子民。食其土而踐其毛。雖不沐其恩澤。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此正當報効之時也。一死何惜。爲何說此不智之言。况吾輩堂堂丈夫。一腔熱血。不向此處一灑。更何待也。若論俺弟兄胸中所學。講甚麼崑崙之士。理當出去解天子之憂耳。丁策曰。賢弟事關利害。非同小可。豈得造次。再容商量。二人正辨論間。忽門外馬響。有一大漢進來。此人姓董名忠。慌忙而入。丁策看董忠進來。問曰。賢弟何來。董忠曰。小弟特來請兄同佐紂王。以退周兵。昨日小弟在朝歌城見招賢榜文。小弟大膽將兄名諱連郭兄小弟共是三人。齊投入飛廉府內。飛廉具奏紂王。令明早朝見。今特來約兄等明早朝見。古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今君父有難。爲臣子者。忍坐視之耶。丁策曰。賢弟也不問我一聲。就將我名字投出去。此事干係重大。豈得草率如此。董忠曰。吾料兄必定出身報國。豈是守株待兔之輩耶。郭宸歡然大笑曰。董賢弟所舉不差。我正在此勸了兄不意你先報了名。丁策只得治酒管待三人飲了一宵。次早往朝歌來。正是。○癡心要想成梁棟。天意扶周怎奈何。○話說了策三人次日來至午門候旨。午門官至殿上奏曰。今有三賢士在午門候旨。紂王命宣三人進殿。午門官至外面傳旨。三人聞命進殿。望駕進禮。稱臣。王曰。昨飛廉薦卿等高才。三卿必有良策。可退周兵。輔朕之社稷。以分朕憂。朕自當分茅列土。以爵卿等。朕決不食言。丁策奏曰。臣聞戰危事也。聖主不得已而用。今周兵至此。社稷有彘卵之危。臣等雖幼習兵書。固知戰守之宜。臣等不過盡此心。報効於陛下。其成敗利鈍。非臣等所逆料也。願陛下敕所司以供臣等取用。毋令

有掣肘之虞。臣等不勝幸甚。村王大喜。封了策爲神策上將軍。郭宸董忠爲威武上將軍。隨馬袍帶。當殿腰金。衣裳。賜宴便殿。三將謝恩。次早參見魯仁傑。調人馬出朝歌城來。有詩爲證。御林軍卒出朝歌。壯士紛紛擊鼓。千軍愁雲遮日色。數重怨氣障山窩。被鎧甲宵荷干戈。人人勇躍似奔波。諸侯八旦皆離紂。枉使兒郎遭網羅。話說徐仁傑調人馬出城安營。只見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商朝遣大兵在城外立下營寨。請令施行。子牙傳令衆將出營至商營搦戰。只見探馬報入中軍。有商營大隊人馬討戰。魯仁傑聞報。親自率領衆將出轅門。見子牙乘異獸。兩邊擺列三山五岳門人。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提火尖鎗。立於左手。楊戩仗三尖刀。淡黃袍騎白馬。立於右手。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南宮适。武吉等一班排立。衆諸侯濟濟師師。大是不同。正是。扶周滅紂。姜元帥五岳三山得道人。話說魯仁傑一馬當先。大呼曰。姜子牙請了。子牙在四不相上欠背打躬。問曰。來者是誰。魯仁傑曰。吾乃紂王駕下總督兵馬大將軍魯仁傑是也。姜子牙你既是崑崙道德之士。如何不遵王化。搆合諸侯。肆行猖獗。以臣伐君。屠城陷邑。誅軍殺將。進逼都城。意欲何爲。千古之下。安能逃叛逆之名。欺君之罪也。今天子已赦爾往愆。不行深究。爾等可速速倒戈。撤回人馬。各安疆土。另行修貢。天子亦以禮相看。如若執迷。那時天子震怒。必親率六師。搗其巢穴。立成齷粉。悔之何及。子牙笑曰。你爲紂王之臣。爲何不察時務。不知興亡。今紂王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天下諸侯會兵駐此。亡在旦夕。子尚欲強言以惑衆耶。昔日成湯德業隆盛。夏桀暴虐。成湯放桀於南巢。伐夏而有天下。至今六百餘年。紂之惡過於夏桀。吾今奉天征討。而誅獨夫。公何得尙執迷如此。以逆天時哉。今天下諸侯會兵在此。止彈丸一城。勢如螻卵。猶欲以言詞相尙。公何不智如此。魯仁傑大怒曰。利口匹夫。吾以你爲老成有德之人。故以理相諭。豈知汝等恃強妄談。哉。獨不思以臣伐君。遺譏萬世。耶。顧左右曰。誰爲吾擒此逆賊。後有一將大呼曰。番來也。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子牙。子牙傍有南宮适冲將過來。與那郭宸截住。斫殺二馬。相交。雙刀並舉。兩下擂鼓。殺聲大震。丁策在馬上搖鎗。冲殺過來。助戰。這壁廂武吉走馬抵住。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有南伯侯鄂順飛馬直冲過來。截殺。那邊有董忠敵住。子牙營左邊惱了一路諸侯。乃是東伯侯姜文煥。磕開紫騮走馬。刀劈了董忠。使發鋼鋒。好兇惡。怎見得好刀。有詩爲證。怒髮冲冠射碧空。鋼刀閃灼快如風。旂開得勝姜文煥。一怒橫行劈董忠。話說東伯侯走馬。刀劈董忠。在商營前兇如猛虎。惡似豺狼。子牙左右有哪吒大叫曰。吾等進五關。不曾見大功。今日

至都城大戰。難道束手坐觀成敗耶。言罷。隨登開風火輪。搖火尖鎗。沖殺而來。楊戩也。縱馬搖刀。直殺進陣內。這壁廂魯仁傑。縱馬搖鎗敵住。兩家混戰。只殺得天愁地暗。鬼哭神嚎。哪吒大戰丁策。郭宸也來助戰。只聽得鼓振乾坤。旂遮旭日。哪吒祭起乾坤圈。正中丁策。可憐正是。明知昏主傾邦國。冥下含冤怨董忠。話說哪吒打死丁策。郭宸落荒。被楊戩一刀揮於馬下。魯仁傑料不能取勝。隨敗進行營。子牙鳴金收軍。却說魯仁傑報入城中。連折三將。大敗一陣。紂王聞報。心中憂悶。與衆臣共議曰。今周兵駐師城外。兵敗將亡。不能取勝。國內無人爲之。奈何。旁有殷破敗奏曰。今社稷有彙卵之危。萬姓有倒懸之急。朝野無人。且夕莫待。臣與姜子牙有半面之識。捨死至周營。曉以君臣大義。勸其罷兵。令天下諸侯解釋。各安本土。或未可知。如其不然。臣願罵賊而死。紂王從其言。使殷破敗往周營說之。殷破敗領旨出城。來至周營。命左右通報。只見中軍官進營來見子牙。啓曰。商朝差官至轅門。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來。殷破敗隨令而入。進了大營。只見好整齊。兩邊列坐天下諸侯。中軍帳內坐姜子牙。殷破敗上帳曰。姜元帥。末將殷破敗。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子牙忙欠身言曰。殷將軍。此來有何見諭。殷破敗曰。末將別元帥已久。不意元帥總六師之長。爲諸侯之表率。眞榮寵崇耀。令人驚羨。今特來參謁。有一言奉告。但不知元帥肯容納否。子牙曰。老將軍有何事見教。但有可聽者。無不如命。如不可行者。亦不必言。幸老將軍諒之。子牙曰。賜坐。殷破敗遜謝而坐。而言曰。末將嘗聞天子之尊。上等於天。天可滅乎。又法典所載。有違天子之制而擅專征伐者。是爲亂臣。亂臣者。殺無赦。有搆會羣黨。謀爲不軌。犯上無君者。此爲逆臣。逆臣者。則族誅。天下人人得而討之。昔成湯以至德。沐雨櫛風。代夏而有天下。相傳至今。六百餘年。則天下之諸侯百姓。皆世受國恩。何人非殷紂之臣民哉。今不思報本。反倡爲首亂。率天下諸侯。相爲叛亂。殘害生靈。侵王之疆土。覆軍殺將。逼王之都城。爲亂臣逆臣之尤罪。在不救千古之下。欲逃篡弑之名。豈可得乎。末將深爲元帥所不取也。以末將愚見。元帥當屏退諸侯。各還本國。各修德業。毋令生民塗炭。天子亦不加爾等之罪。惟厥修政事。以樂天年。則天下受無疆之福矣。不識元帥意下如何。子牙笑曰。老將軍之言差矣。尙聞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天命無常。惟眷有德。昔堯帝有天下。而讓於舜。虞帝復讓於禹。禹相傳至桀。而荒怠朝政。不修德業。遂墜夏統。成湯以大德得承於天命。於是放桀而有天下。傳至於今。豈意紂王罪甚於桀。荒淫不道。殺妻誅子。剖賢人之心。炮烙諫官。蠶盆宮女。囚奴正士。醢戮大臣。斷朝涉之脛。列別

孕婦三綱盡絕。五倫有乖。天怒民怨。自古及今。罪惡昭著。未有若此之甚者。語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乃天下所共棄者。又安得謂之君哉。今天下諸侯共伐無道。正爲天下除此兇殘。以救斯民於水火耳。豈有私意。故奉天之罰者。謂之天吏。豈得尙拘之以臣伐君之名耶。殷破敗見子牙一番言詞。鑿鑿有理。不可解。自思不若明目張膽。慷慨痛言一番。以盡臣節。乃大言曰。元帥所說。乃一偏之言。豈至公之語。吾聞君父有過。爲臣子者。必委曲周旋。諫諍之務。引其君於當道。如甚不得已。亦盡心苦諫。雖觸君父之怒。或死或辱。或絀默以去。總不失忠。臣孝子之令名。未聞暴君之過。揚父之惡。尙稱爲臣子者也。元帥以至德稱周。以至惡歸君。而尙謂之至德者乎。昔汝先王被囚。美里七年。蒙赦歸國。愈自修德。以酬君父知遇之恩。未聞有一怨言及君。至今天下後世。大德稱之不意。傳之汝君。臣構合天下諸侯。妄稱君父之過。大肆猖獗。屠城陷邑。覆軍殺將。白骨盈野。碧血成流。致民不聊生。百姓廢業。天下荒荒。父子不保。夫妻離散。此皆汝等造這等惡業。道羞先王。得罪於天下後世。雖有孝子慈孫。焉能蓋其篡弑之名哉。况我都城尙有甲兵十餘萬。將不下數百員。倘背城一戰。勝負尙未可知。汝等何得藐視天子。妄恃己能耶。左右諸侯聽殷破敗之言。俱各大怒。子牙未及回言。只見東伯侯姜文煥帶劍上帳。指殷破敗大言曰。汝爲國家大臣。不能匡正其君。引之當道。於今已陷之於喪亡。尙不自恥。猶敢鼓唇弄舌於衆諸侯之前。耶。真狗彘不若。死有餘辜。還不速退。免汝一死。子牙急止之曰。兩國相爭。不禁來使。况爲其主。何得與之相爭耶。姜文煥尙有怒氣。殷破敗被姜文煥數語。罵得勃然大怒。立起罵曰。汝父構通皇后。謀逆天子。誅之宜也。汝尙不克修德業。以蓋父愆。反逞強恃衆。肆行叛亂。真逆子有種。吾雖不能爲君討賊。卽死爲厲鬼。定殺汝等耳。姜文煥被殷破敗罵的一腔火起。滿面煙生。執劍大罵曰。老匹夫。我思吾父被醢。國母遭害。俱是你這一班賊子。播弄國政。欺君罔上。造這禍端。不殺你這老賊。吾父何日得泄此沈寃於地下也。罵罷。手起一劍。揮爲兩段。及至子牙止之。已無濟矣。衆諸侯齊曰。東伯侯姜君候斬此利口匹夫。大快人意。子牙曰。不然。殷破敗乃天子大臣。彼以禮來講好。豈得擅行殺戮。反成彼之名也。姜文煥曰。這匹夫敢於衆諸侯之前。鼓唇搖舌。說短論長。又叱辱不才。情殊可恨。若不殺之心。甚鬱悶。子牙曰。事已至此。悔之無及。命左右將破敗之尸。擡出。以禮厚葬。打點進兵。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五十罪

紂王無道類窮奇，十罪傳聞萬世知。敲骨剖胎黎庶慘，壺盆炮烙鬼神悲。
西風夜吼啼玄鳥，暮雨朝垂泣子規。無限傷心題往事，至今青史不容私。

話說子牙命左右將殷攸敗尸首擡出營去，於高阜處以禮安葬畢，令眾將攻城。只見紂王在殿上與衆文武議事，忽午門官來啓奏，殷破敗因言觸忤姜尚，被害請旨定奪。紂王大驚，旁有殷破敗之子哭而奏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豈有擅殺大使、欺逆之罪？莫此爲甚！臣願捨死以報君父之仇。」紂王慰之曰：「卿雖忠盡，可嘉，須要小心用事。」殷成秀點人馬出城，殺至周營，搦戰。子牙在營中正議攻城，只見報馬報入，城中有將討戰。子牙曰：「誰去見陳走一遭，有東伯侯出班曰：『未將願往。』」子牙曰：「姜文煥調本部人馬，出了轅門，見是殷成秀、姜文煥曰：『來者乃是殷成秀，你父不諳時勢，鼓唇搖舌，觸忤姜元帥，吾故誅之。』」今又來取死也。殷成秀大怒罵曰：「大膽匹夫，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吾父奉天子之命，通兩國之好，反遭你這匹夫所害，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定拿你碎尸萬段，以泄此恨。」罵罷，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姜文煥手中刀，劈面交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有讚爲證：「二將交鋒勢莫當，征雲片片起霞光。這一個真心要報真命主，那一個立志要從俠烈王。這一個刀來恍似三冬雪，那一個利刃猶如九秋霜。這一個丹心碧血扶周主，那一個赤膽忠肝助紂王。自然惡戰皆如此，怎似將軍萬古揚。」話說二將大戰三十餘合，姜文煥乃東方有名之士，殷成秀豈是文煥敵手，早被文煥一刀揮於馬下。可憐父子俱盡，忠於國，姜文煥下馬，梟了殷成秀首級，回營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且說報馬報入午門，至殿前奏曰：「殷成秀被姜文煥梟了首級，號令轅門，請旨定奪。」紂王聞言，驚魂不定，忙問左右：「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左右又報：「周兵四門攻打，各搗雲梯，火砲圍城甚急，十分難支。」望陛下早定守城之策。紂王未及開言，傍有魯仁傑出班奏曰：「臣親自上城設法防守，保護城池，且救燃眉，再作商議。」紂王許之。魯仁傑出朝上城守禦，不表。且說子牙見城守有法，一時難下，隨鳴鑼收兵回營。子牙與衆將商議曰：「魯仁傑乃忠烈之士，盡心守城，急切難下。况京師城郭堅固，若以力攻，徒費心力，當以計取之。」衆門人齊曰：「我等各道進城，裏應外合，一舉成功，又何必與他較勝負於城下耶？」子牙曰：「不然，今衆人進城，未免有殺傷之苦，百姓豈堪

遭此屠戮。况都城百姓近在輦轂之下。被紂王殘虐獨甚。慘毒備嘗。今再加之殺戮。非所以教民。實所以害民也。衆門人曰。元帥之見甚善。子牙曰。今百姓被紂王敲骨削胎。廣施土木。負累百姓。痛入骨髓。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不若先寫一告示。射入城中。曉諭衆人。使百姓自相離散。人心叛亂。不日其城可得矣。衆將曰。元帥之言。乃萬全之策。子牙援筆作稿。後人有詩單道子牙妙計。一告示傳宣免甲戈。軍民日夜受煎磨。若非妙計離心。箭安得軍民唱凱歌。一話說子牙作稿。命中軍官寫了告示數十張。四面射入城中。或射於城上。或射於房屋之上。或射於途路之中。軍民人等拾得此告示。打開觀看。只見告示上寫得甚是明白。怎見得有見書上寫道。一岐周大元帥。姜示諭朝歌萬民知悉。天愛下民。篤生聖主。爲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統御萬國。豈意紂王荒淫不道。苦虐生靈。不修郊社。絕滅紀綱。殺忠拒諫。炮烙蠶盆。淫刑慘惡。人神共怒。而且紂王怙惡不悛。慘毒成敲骨削胎之痛。心切骨民。命何辜。遭此荼毒。今某奉天討罪。大會諸侯。伐此獨夫。解萬民之倒懸。救羣生之性命。况我周王仁德素著。薄海通知。本欲進兵攻城。念爾等萬姓久困水火之中。望拯如渴。恐一時城破。玉石俱焚。甚非我周弔民伐罪之意。爾等宜當體此。速獻都城。庶免殺戮之虞。早解塗炭之苦。爾等當速議施行。毋貽後悔。特示。一話說衆軍民父老等人等看罷。議曰。周主仁德著於海內。姜元帥弔伐誠爲至公。吾等遭昏君殘虐。深入骨髓。若不獻城。是逆民也。滿城哄然。真是民變難治。合城軍民人等。俱要如此。直至三更時分。一聲喊起。朝歌城四門大開。父老軍民人等齊出。大呼曰。吾等俱係軍民百姓。願獻朝歌。迎迓真主。喊聲動地。且說子牙在寢帳中靜坐。忽聽外面雲板響。子牙忙令人探問。左右回報曰。軍民人等已獻朝歌。請元帥定奪。子牙大喜。忙傳令衆將各門止許進兵一萬。其餘俱在城外駐劄。不可入城攪擾。如入城者不可忘行殺戮。擅取民間物用。違者定按軍法梟首。子牙令人馬夜進朝歌。俱按轡而行。各依方位。立於東南西北。雖然殺聲大振。百姓安堵。如故。子牙將兵馬屯在午門。諸侯各依次序扎寨。話說紂王在宮正與妲己飲宴。忽聽得一片殺聲。振天紂王大驚。忙問宮官曰。是那裏喊殺之聲。嚇破朕心也。少時有宮官報入宮中。啓陛下朝歌軍民人等已獻了城池。天下諸侯之兵俱扎在午門了。紂王忙振衣出殿。聚文武共議大事。紂王曰。不意軍民人等如此悖逆。竟將朝歌獻了。如之奈何。魯仁傑等齊曰。都城已破。兵臨禁地。其實難支。不若背城決一死戰。雖雄尚在。未定不然。徒束手待斃無用也。紂王曰。卿言正合朕意。紂王分付整點御林人馬不表。且言子牙在中軍聚

會諸侯商議曰。今大兵進城。須當與紂王會兵一戰。早定大事。列位賢侯。併大小衆將。俱要用心。衆諸侯齊聲曰。敢不竭股肱之力。以誅無道昏君耶。但憑元帥所委。雖死不辭。子牙傳令衆將。依次而出。不可紊亂。違者按軍法從事。只見周營砲響。喊聲大振。金鼓齊鳴。如地覆天翻之勢。紂王在九間殿聽得如此忙問侍臣。只見千門官啓奏。天下諸侯請陛下答話。紂王聽罷。忙傳旨意。自己結束甲冑。命辨儀仗。率御林軍。魯仁傑爲保駕。雷鵬爲左右翼。紂王上逍遙馬。提金背刀。日月龍鳳旗。開鏘鏘戈戟。正朝變駕。排出門。只見周營內一聲砲響。招展兩杆大紅旗。一對對排成隊伍。循序而出。甚是整齊。紂王見子牙排五方隊伍。甚是森嚴。兵戈整肅。左右分列。大小諸侯。何止千數。又見門人衆將一對對侍立兩傍。威風凜凜。氣宇軒昂。左右又列有二十四對穿大紅的軍政官。雁翅排開。正中央大紅傘下。纔是姜子牙。乘四不相而出。怎見得有禮姜元帥一詞。四八悟道。修身鍊性。仙道難成人間福慶。奉旨下山。輔助國政。窘迫八年。安於義命。擒怪有功。仕紂爲令。姐已獻議。棄官習靜。渭水持竿。磻溪隱姓。八十時來。飛熊入夢。龍虎欣逢。西岐兆聖。先爲相父。託孤事主。紂惡日盈。周德隆盛。三十六路紛紛相競。九三拜將。金臺盟正。捧轂推輪。古今難並。曾合諸侯。天人相應。東進五關。吉凶互訂。三死七災。緣期果證。夜進朝歌。君臣賭勝。滅紂成周。武功永跡。正是。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出將入相千秋業。伐罪弔民萬古功。運籌帷幄。欺風后。變理陰陽。壓老彭。亘古軍師爲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話說。紂王見子牙皓首蒼顏。全裝甲冑。手執寶劍。十分丰彩。又見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應鸞。當中乃武王姬發。四總督諸侯。俱張紅羅傘。齊齊整整。立在子牙後面。子牙見紂王戴冲天鳳翅盔。赭黃鎖子甲。甚是勇猛。有讚紂王一詞。冲天盜盤龍交結。吞獸頭鎖子連環。滾龍袍猩猩血染藍鞋帶。緊束腰間。打將鞭懸如鐵塔。斬將劍光吐鸞班。坐下馬如同獬豸。金背刀閃灼心寒。會諸侯旗開拱手。逢衆將力戰多般。論膂力托梁換柱。講辨難舌戰羣談。自古爲君多孟浪。可知總賴化兇頑。話說。子牙見紂王忙欠身言曰。陛下老臣姜尚甲冑在身。不能全禮。紂王曰。爾是姜尚麼。姜子牙答曰。然也。紂王曰。爾曾爲朕臣。爲何逃避西岐。縱惡反叛。累辱王師。今又會天下諸侯。犯朕關隘。恃兇逞強。不遵國法。大逆不道。孰甚於此。又擅殺天使。罪在不赦。今朕親迎陣前。尚不倒戈悔過。猶欲抗拒。不理情殊可恨。朕今日不殺你。運道賊誓不同兵。子牙答曰。陛下居天子之尊。諸侯守拒四方。萬姓供其力役。錦衣玉食。貢山航海。何莫非陛下之所有也。古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誰敢與陛下抗禮哉。今陛下不敬上天，肆行不道，殘虐百姓，殺戮大臣，惟婦言是用，淫酗沈湎，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陛下無君道久矣。其諸侯臣民，又安得以君道待陛下也。陛下之惡貫盈宇宙，天慈民怨，天下叛之。吾今奉天命，行天之罰，陛下幸毋以臣叛君自居也。紂王曰：朕有何罪，稱爲大惡子牙曰：天下諸侯靜聽，吾道紂王大惡，素表著於天下者，衆諸侯聽得，齊上前聽子牙道：紂王十大罪子牙曰：「陛下身爲天子，繼天立極，竄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陛下沈湎酒色，弗敬上天，謂宗廟不足祀，社稷不足守，勳曰：我有民有命，遠君子親小人，敗倫喪德，極古今未有之惡罪之一也。」「皇后爲萬國母儀，未聞有失德，陛下乃聽信妲己之讒言，斷恩絕愛，剝剔其目，烙炮其手，致皇后死於非命，廢元配而妄立妖妃，縱淫敗度，大壞彝倫，罪之二也。」「太子爲國之儲貳，承祧宗社，乃萬民所仰望者也，轉信讒言，命晁雷飛田封賜上方，立刻賜死，輕棄國本，不顧嗣胤，忘祖絕宗，得罪宗社，罪之三也。」「黃者大臣，乃國之枝幹，陛下乃播棄荼毒之炮烙殺戮之囚，如杜元甄、梅伯、商容、膠鬲、微子、箕子、比干是也。諸君子不過去君之非，引君於道，而遭此慘毒，廢股肱而昵比罪人，君臣之道絕矣，罪之四也。」「信者人之大本，又爲天子號令四方者也，不得以一字增損，今陛下聽妲己之陰謀，宵小之奸計，誑詐諸侯，入朝將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不分皂白，一碎醢其尸，一身首異處，失信於天下諸侯，四維不張，罪之五也。」「法者非一己之私刑，者乃持平之用，未有過用之者也，今陛下悉聽妲己之惡言，造炮烙阻忠諫之口，設壘盆吞宮人之肉，冤魂啼號於白晝，毒箴障蔽於青天，天地傷心，人神共憤，罪之六也。」「天地之生財有數，豈得妄用奢靡窮財之力，擁爲己有，竭民之生，今陛下惟汚池臺榭，是崇，酒池肉林，是用，殘宮人之命，造鹿臺廣施土木，積天下之財，窮民物之力，又縱崇侯虎剝削貧民，有錢者三丁免抽，無錢者獨丁赴役，民生日促，偷薄成風，皆陛下貪剝有以倡之，罪之七也。」「廉恥者，乃風頑懲鈍之防，况人君爲萬民之主者，今陛下聽妲己狐媚之言，誣賈氏上摘星樓，君欺臣妻，致貞婦死節，西宮黃貴妃直諫，反遭棒下摘星樓，死於非命，三綱已絕，廉恥全無，罪之八也。」「舉錯乃臣君之大體，豈得妄自施張，今陛下以玩賞之娛，殘虐生命，斬朝涉之脛，驗民生之老少，剝剔孕婦之胎，討反背之陰陽，民庶何辜，遭此荼毒，罪之九也。」「賢命以作羹湯，絕萬姓之嗣脈，殘忍慘毒，極古今之冤罪之十也。」「臣雖能言之，陛下決不肯悔過遷善，肆行荼毒，累軍民於萬死，暴白骨於青天，獨不思臣民生斯世者，竟遭陛下無辜之殺戮，耶！今臣尙特

奉天之明命。襄周王發恭行天之罰。陛下毋得以臣逆君而少之也。紂王聽姜子牙暴其十罪。只氣得目瞪口呆。只見八百諸侯聽罷。齊吶喊一聲。願誅此無道昏君。衆人方欲上前。有東伯侯姜文煥大呼曰。殷受不得回馬。吾來也。紂王見一員大將。金甲紅袍。白馬大刀。怎見得有禮爲證。頂上盔珠纓燦。龜背甲金光爛。大紅袍上繡團龍。護心寶鏡光華現。腰間寶帶扣絲蠻。鞍傍箭插如雲雁。打神鞭吳鉤劍。殺人如草心無厭。馬上橫擔斬將刀。坐下龍駒追紫電。銅心鐵胆東伯侯。保周滅紂姜文煥。話說東伯侯走馬至軍前。大呼曰。吾父王姜桓楚被你醜尸。吾姐姐姜后被你剜目烙手。俱死於非命。今日借武王仁義之師。仗姜元帥之力。誅此無道。以泄我無窮之恨。只見南伯侯青駱馬。沖出厲聲大叫。無道昏君。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姜王兄。留功與我。鄂順馬至軍前。叱曰。你行無道。吾父王未曾犯罪。無故而誅大臣。情理難容。把手中鎗一晃。劈胸就刺。紂王手中刀劈面相還。姜文煥手中刀使開。沖殺過來。二侯與紂王大戰。在午門。怎見得有詩爲證。龍虎相爭起戰場。三軍擂鼓列刀鎗。紅旂招展如赤焰。素帶飄飄似雪霜。紂王江山風燭短。周家福祚海天長。從今一戰雌雄定。留得聲名萬古揚。北伯侯崇應鸞見東南二侯大戰。紂王也把馬催開來助。二侯。紂王又見來了一路諸侯。抖搜神威。力戰三路諸侯。一口刀抵住三般兵器。只殺得天昏地暗。旭日無光。武王在逍遙馬上嘆曰。只因天子無道。致使天下諸侯會集於此。不分君臣。互相爭戰。冠履倒置。成何體統。真是天翻地覆之時。忙將逍遙馬催上前。與子牙曰。三侯還該善化天子。如何與天子交手。甚無君臣體面。子牙曰。方纔大王聽老臣言。紂王十罪。乃獲罪於天地人神者。天下之人。皆可討之。此正是奉天命而滅無道。老臣豈敢有違天命耶。武王曰。當今雖是失政。吾等莫非臣子。豈有君臣相對敵之理。元帥可解此危。子牙曰。大王既有此意。可傳令命軍士擂鼓。子牙傳令擂鼓。天下諸侯聽的。鼓響左右有三五十騎。紛紛殺出。把紂王圍在垓心。不知紂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東擒妲己

從來巧笑號傾城。狐媚君王浪用情。
嬈娜腰肢催命劍。輕盈體態引魂兵。
推難有意能歌月。玉石無心解鼓聞。
斷送殷湯成個事。依然枉自送殘生。

話說武王是仁德之君。一時那裏想起鼓進金止之意。只見衆將聽的鼓響，各要爭先。鎗刀劍戟鞭，鋼瓜鎚鈎鏃，斧拐子流星，一齊上前將紂王裹在垓心。魯仁傑對雷鯤雷鵬曰：「主憂臣辱，吾等正於此時盡忠報國，捨一死以決雌雄，豈得令反臣揚威遠武哉？」雷鯤曰：「兄言是也。吾等當捨死以報先帝。」三將縱馬殺進重圍，怎見得紂王大戰天下諸侯，有詩爲證：「殺氣迷空鎖地，烟塵障嶺漫山，排列諸侯八百，一時地沸天翻。花腔鼓播如雷震，御林軍展動旗旛。衆門人猶如猛虎，殷紂王漸漸摧殘。這也是天下遭逢殺運，午門外撼動天關。衆諸侯各分方位，空中劍戟如攢。東伯侯姜文煥施威仗勇，南伯侯鄂順抖擻如彪。北伯侯崇應鸞橫拖雪刃，武王下南宮，好似猛虎爭餐。正東上青旛下衆諸侯，猶如旋染。正西上白旛下驍勇將，恍若冰霜。正南上紅旗下門徒，渾如火塊。正北上阜旗下衆將士，恰似烏雲。這紂王神威天縱，魯仁傑一點丹心。雷鯤右遮左護，右欄衆諸侯齊動手，那分上下。殷紂王共三員將前後抵擋，頂上砍這兵器似颶颶，冰塊臨下刺那鎗劍如蟒龍齊翻。只聽得叮叮噹噹響亮，兵兵往往還鞭來打，鋼來敲，斧來劈，劍來剝，左左右右，吸入魂勾，開鞭撥去，鋼逼去，斧架開劍，上上下下，心驚顛。正是那紂王力如三春草茂，越戰越有精神。衆諸侯怒發，恍似轟雷，喊殺聲聞斗柄。紂王初時節精神足備，次後來氣力難撐，爲社稷何必貪生，好功名焉能惜命，存亡只在今朝。死生就在目下。殷紂王畢竟勇猛，衆諸侯終欠調停。喝聲着將官落馬，叫聲中翻下鞍轡。紂王刀擺似飛虎，砍將傷軍如雪片。劈諸侯如同兒戲，斬大將鬼哭神驚。當此時惱了哪吒殿，下那楊戩怒氣冲，冲大喝道：「惡紂王不要逃走，等我來與你見個雌雄。可憐見驚天動地哭聲，悲號山泣嶺三軍淚。英雄爲國盡亡軀，血水滔滔紅滿地。馬撞人死口難開，將劈三軍無躲避。只殺得哀聲小校亂奔馳，破鼓折鎗都拋棄。多少良才帶血回，無數軍兵拖傷去。紂王胆戰將心驚，雷鯤雷鵬無主意。這是君王喪家邦，謀臣枉用千條計。這一陣只殺得雪消春水，世無雙。風捲殘紅舖滿地。」話說紂王被衆諸侯圍在垓心，全然不懼，使發了手中刀。一聲響，將南伯侯一刀揮於馬下。魯仁傑鎗挑林善惱了哪吒，登開風火輪大喝曰：「不得猖獗，吾來也。」旁有雷震子楊戩，章護金木二吒，一齊大叫曰：「今日大會天下諸侯，難道我等不如他們齊殺至重圍。楊戩刀劈了雷鯤，哪吒祭起乾坤圈，把魯仁傑打下鞍轡，喪了性命。雷震子一根結果雷鵬，東伯侯姜文煥見哪吒衆人立功，將刀放下，取鞭在手。照紂王打來，紂王及至看時，鞭已來得太急，閃不及，早已打中後背，幾乎落馬。逃到午門，衆諸侯吶一聲喊，齊追至。

午門只見午門緊閉，衆諸侯方回，子牙鳴金收兵，陸續坐下，查點大小將官，損了二十六員，又見南伯侯鄂順被紂王所害，姜文煥等着實傷悼，武王對衆諸侯曰：「今日這場惡戰，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傷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姜文煥曰：「大王之言差矣。」紂王殘虐人神共怒，便殺之於市，曹猶不足以盡其辜，大王又何必爲彼惜哉？話說紂王被姜文煥一鞭，打傷後背，敗回午門，至九間殿坐下，低首不語，自己沉吟歎曰：「悔不聽忠諫之言，果有今日之辱，可惜魯仁傑雷錕兄弟皆遭此難，旁有中大夫飛廉惡來奏曰：「今陛下神威天縱，雖於千萬人之中，猶能刀劈數名反臣，只是誤被姜文煥鞭傷，陛下龍體只須保護數日，再能會戰，必定勝此反叛也。」古云：吉人天相，勝負乃兵家之常。陛下又何須過慮？」紂王曰：「忠良已盡，文武蕭條，朕已着傷，何能再舉？又有何顏與彼爭衡哉？」隨卸甲胄入內宮不表。且說飛廉謂惡來曰：「兵困午門，內無應兵，外無救援，眼見旦夕必休，吾輩何以處之？倘或兵進皇城，荆山失火，玉石俱焚，可惜百萬家資，竟被他人所有，惡來笑曰：「長兄此語，竟不知時務，凡爲大丈夫者，當見機而作，眼見紂王亡在旦夕，我和你乘機棄紂歸周，原不失了己富貴，况武王仁德，姜子牙英明，他見我等歸周，必不加罪，如此方爲上著。」飛廉喜曰：「賢弟此言，使我如夢中喚醒，只是還有一件，以我愚意，候他攻破皇城之日，我和你入內庭將傳國符璽盜出，藏隱於家，待諸侯議定，吾想繼湯者必周，等武王入內廷，吾等方去朝見，獻此國璽玉符，武王必定以我們係忠心爲國，欣然不疑，必加以爵祿，此不是一舉兩得。」惡來又曰：「卽後世必以我等爲知機，而不失良禽，擇木賢臣擇主之智，二人言罷大笑，自謂得計正是。」〔癡心妄想降周室，斬首西岐謝將臺。〕話說飛廉與惡來共議棄紂歸周不表。且說紂王入內宮，有妲己胡喜妹王貴人三個前來接駕，紂王一見三人，不覺心頭酸楚，語言悲咽，對妲己曰：「朕每以姬發姜尚小視，不會着心料理，豈知彼糾合天下諸侯，會兵於此，今日朕親與姜尚會兵，勢孤莫敵，雖然斬了他數員反臣，倒被姜文煥這斷鞭傷後背，致魯仁傑陣亡，雷錕兄弟死節，朕靜坐自思，對此不能久守，亡在旦夕，想成湯傳位二十八世，今一旦有失，朕將何面目見先帝於在天也？朕已追悔不及，只三位美人與朕久處，一日分離，朕心不忍爲之奈何？倘武王兵入內庭，朕豈肯爲彼所擄？朕當先期自盡，但朕絕之後，卿等必歸姬發，只朕與卿等一番恩愛，竟如此結局，言之痛心，言罷淚下如雨，三妖聞紂王之言，齊齊跪下，泣對紂王曰：「妾等蒙陛下眷愛，鏤心刻骨，沒世難忘，今不幸遭此離亂，陛下欲捨妾身何往？」紂王泣曰：「朕恐被姜尚所擄，有辱我萬乘之尊。」

朕今別你三人自有去向。姐已俯伏紂王膝上泣曰：妾聽陛下之言，心如刀割。陛下何遽忍捨妾等而他往耶？隨扯住紂王把盞作詩一首，歌之以勸酒：「憶昔歡娛在鹿臺，孰知姜尚會兵來。分飛鸞鳳惟今日，再會鴛鴦已隔垓。烈士盡隨煙焰滅，賢臣方際運弘開。一杯別酒如心醉，醒後滄桑幾幾回。」話說紂王作詩畢，遂連飲數杯。姐已又奉一盞爲壽。紂王曰：「此酒甚是難飲，真所謂不能下咽者也。」姐已曰：「陛下且省愁煩，妾身生長將門，昔日曾學刀馬，頗能斷殺。况妹妹喜妹與王貴人善知道術，皆通戰法。陛下放心，今晚看妾等三人一陣成功，解陛下之憂悶耳。」紂王聞言大悅。若是御妻果能破賊，真百世之功。朕又何憂也？姐已又奉紂王數杯，乃與喜妹王貴人結束停當，議定今晚去劫周營。紂王見三人甲冑整齊，心中大喜，只看今晚成功不表。且說子牙在營籌算甲子屆期，紂王當滅心中大喜，未曾隄防。三妖來劫營，故此幾乎失利。只見將至二更，只聽得半空中風響，怎見得有賦爲證：「冷冷颼颼，驚人清况。颼颼蕭蕭，沙揚塵障。透壁穿窗，翻波逐浪。聚怪藏妖，與魔伏魅。也曾去助火張威，也曾去從龍俯仰。起初時都是些悠悠蕩蕩，淅淅聲。次後來却盡是滂滂湃湃，呼吼響。且休言摧殘月裏婆羅，盡道是刮倒峯頭壘嶂。推開了積霧重雲，吹折了蘭橈畫槳。蒼松翠竹盡遭殃，朱閣丹樓俱掃蕩。只一陣風真吹得鬼哭與神驚，八百諸侯俱膽喪。」話說姐已與胡喜妹等三人俱全裝甲冑，甚是停當。姐已用雙刀，胡喜妹用兩口寶劍，王貴人用一口繡鸞刀，俱乘桃花馬，發一聲喊，殺入周營，各駕妖風，播土揚塵，飛沙走石，沖進周營內來。只見周營中軍士咫尺間不分南北，那辨東西。守營小校盡奔馳巡邏，兵卒皆束手。真個是層園木柵，撞得東倒西歪；鐵騎連車，沖得七橫八豎。驚動了大小衆將，急報子牙。子牙忙起身出帳觀看，只見一派妖風，怪霧滾將進來。子牙忙傳令衆門人齊去將妖怪攔來，哪吒聽得急登風火輪，搖火尖鎗，楊戩縱馬使三尖刀，雷震子使黃金棍，韋護用降魔杵，李靖用方天戟，金木二吒用四口寶劍，齊殺出中軍帳來迎敵。三妖只見三妖全身甲冑，橫沖直撞，左右廝殺，揚戩大呼曰：「好業障，不要猖獗，敢來此自送死也。」哪吒登輪奮勇當先，七位門人將三妖圍住。核心子牙在中軍用五雷正法，鑽壓邪氣，把手一放，半空中一聲霹靂，只震得三妖膽顫心寒。三妖見來的勢頭不好，俱是些道術之士，料難取勝，不敢戀戰，借一陣怪風，連人帶馬沖出周營，往午門逃回。三妖自二更入周營，直至四更方纔逃回，也傷了些士卒不表。且說紂王在午門外看三妃今夜劫營成功，洗目以待，忽見三妃來至。紂王問曰：「三卿劫營勝負如何？」姐已曰：「妾子牙俱有准備。」

故此不能成功。幾乎被他衆門人困於核心，險不能復見陛下也。紂王聞言大驚，低首不言，進了午門，上了大殿，紂王不覺下淚曰：「不期天意喪吾，莫可救解。妲己亦泣曰：『妾身指望今日成功，平定反臣，而安社稷，不料天心不順，力不能支。如之奈何？』紂王曰：『朕已知天意難回，人力可解。從今與你三人一別，各自投生，免使彼此牽絆。把袍袖一拂，逕往摘星樓去。』三妖也慰留不住，後人有詩嘆曰：『大廈將傾，止一莖尚思，劫寨破周兵，孰知天意歸真主。猶向三妖訴別情。』」話說三妖見紂王自往摘星樓去了，妲己謂二妖曰：「今日紂王此去，必尋片盡，只我等數年來把成湯一個天下，送得乾乾淨淨，如今我們却往那裏去好？」九頭雉雞精曰：「我等只好迷惑紂王，其他皆不聽也。此時無處可棲，不若還往軒轅墳去，依然自家巢穴，尚可安身。再爲之計。」玉石琵琶精曰：「姐姐之言甚善。三妖共議還歸舊巢，不表且說。子牙被三妖劫營殺至天明，三妖逃遁，子牙收軍陞帳坐下，衆諸侯上帳參謁子牙曰：「一時未曾防此妖孽，被他劫營，幸得衆門人俱是道術之士，不然幾爲所算，失了銳氣。今若不早除，後必爲患。」子牙罷命排香案，左右開命，即將香案施設停當。子牙禮畢，將金錢排下，乃大驚曰：「原來如此。若再遲遲，幾被三妖逃去，忙傳令命楊戩領柬帖，你去把九頭雉雞精拿來。如走了，定按軍法。」楊戩領令去了。子牙又令雷震子領柬帖，你去把九尾狐狸精拿來。如有失，定按軍法。又令韋護領柬帖，你去將玉石琵琶精拿來。如違令，定按軍法。三個門人領令出了轅門，議曰：「我三人去拿此三妖，不知從何處下手。那裏去尋也。」楊戩道：「三妖此時料紂王已不濟事了，必竟從宮中逃出。吾等借土遁站在空中，等候看他從何處逃走。吾等務要小心擒拿，不得鹵莽，恐有疎虞，不便。」雷震子曰：「楊世兄言之有理。道罷，各架土遁往空中等候。三妖來至，有詩讚曰：『一道光華隱法身，修成幻化合天真。驅龍伏虎生來妙，今日三妖脫身。』」話說妲己與胡喜妹、王貴人在宮中還喫了幾個宮人，方纔起身，一陣風響，三妖起在空中，往前要走。只見楊戩仗劍風響，隨與雷震子、韋護曰：「孽怪來也，各要小心。楊戩提寶劍大呼曰：『怪物休走，吾來也。』九頭雉雞精見楊戩仗劍趕來，舉手中劍罵道：「我們姊妹斷送了成湯天下，成你們的功名。你反來害我，等何無不也。」楊戩大怒曰：「孽畜，休得多言。早早受縛。」吾奉姜元帥命令，特來拿你，不要走。喫吾一劍，雉雞精舉劍來迎。雷震子、黃金棍打來，早有九尾狐狸精、雙刀架住。韋護降魔杵打來，玉石琵琶精用繡鸞刀敵住。三妖與楊戩等三人戰未及三五回合，三妖架妖光逃走。楊戩與雷震子、韋護惟恐有失，緊緊追來，怎見得有讚爲證：「妖光蕩蕩，冷氣騰騰。」

妖光蕩蕩，旭日無光。冷氣颼颼，乾坤黑暗。黃河漢漠，怪塵飛。黑霧漫漫，妖氣慘。雉雞精、狐狸精、琵琶精，往前逃似電光飛閃。雷震子與楊戩併章護緊追隨。如驟雨狂風，三妖要命。恍如弩箭離弦，那顧東西南北。三聖爭功，恰似葉落隨風。豈知流行坎止，雷震性起，追得狐狸有穴難尋。楊戩心忙，趕得雉雞上天無路。琵琶性巧，欲騰挪，章護英明，壓定這也是三妖作過罪業多。故遇着三聖玄功能取命。話說楊戩追趕九頭雉雞精，往前多時，看看趕上。楊戩取出哮天犬，祭在空中。那犬乃偃犬，修成靈性，見妖精舞爪張牙，趕上前一口將雉雞頭咬掉了一個。那妖精也顧不得疼痛，帶血逃災。楊戩見犬傷了他一頭，依舊走了心，下着忙，急急架土遁緊追。雷震子趕狐狸精，章護追琵琶精，緊緊不捨，只見前面兩首黃旛，空中飄蕩，香煙靄靄，遍地氤氳，不知是誰來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紂王暴虐害黔黎，國事紛紛日夜迷。
浪飲不知民血盡，荒淫那顧鬼神棲。
蠶盆宮女遭殘害，焚炙忠良類虎貍。
報應昭昭須不爽，旗懸太古今題。

話說楊戩正趕雉雞精，見前面黃旛隱隱，寶蓋飄揚，有數對女童分於左右。當中一位娘娘，誇青鸞而來，乃是女媧娘娘。駕至怎見得有詩為證：「一天瑞彩紫霞浮，香靄氤氳擁鳳輶。展翅鸞鳳皆雅馴，飄飄童女自優遊。旛幃繚繞迎華蓋，環珞飛揚罩冕旒。止爲昌期逢泰運，故教仙聖至中州。」話說女媧娘娘跨青鸞而來，阻住三個妖怪之路。三妖不敢前進，按落妖光，俯伏在地口稱：「娘娘聖駕降臨，小畜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小畜今被楊戩等追趕甚迫，望求娘娘救命。女媧娘娘聽罷，分付碧雲童兒將縛妖索把這三個業障細了，交與楊戩解往周營。與子牙發落童兒領命將三妖縛定。三妖泣而告曰：「啓稟娘娘得知，昔日是娘娘用招妖幡招小妖去朝歌，潛入宮禁，迷惑紂王，使他不行正道，斷送他的天下。小畜奉命百事逢迎，去其左右，令彼將天下斷送，今已垂亡。正欲覆娘娘鈞旨，不期被楊戩等追襲，路遇娘娘聖駕，尚望娘娘救護。」娘娘反將小畜縛去，見姜子牙發落，不是娘娘出乎反乎了。望娘娘上裁。女媧娘娘曰：「吾使你斷送紂王天下，原是合上天氣數。豈意你無端造孽殘賊，生靈屠毒，忠烈慘惡異常。大拂上天好生之德。今日你罪惡貫盈，理宜正法。」三妖俯伏不敢聲言，只見楊戩同雷震子章護正與前追趕三妖。楊戩

見祥光，忙對雷震子韋護曰：「此位是女媧娘娘大禍降臨，快上前參謁。」雷震子聽罷，三人向前倒身下拜。楊戩等曰：「弟子不知聖駕降臨，有失迎迓，望娘娘恕罪。」女媧娘娘曰：「楊戩，我與你將此三妖拿在此間，你可帶往行營與姜子牙正法施行。今日周室重興，又是太平天下也。你三人去罷。」楊戩等感謝娘娘叩首而退。將妖解往周營，後人有詩證之云：「三妖造惡萬民殃，斷送商王至喪亡。今日難逃天鑒報，軒轅巢穴枉思量。」話說楊戩即將三妖押下雲端，三人隨借土遁來至轅門，那衆軍士見半空中吊下三個女人，後隨楊戩等三人軍士忙報入中軍。啓元帥楊戩等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上帳見子牙，子牙曰：「你捉的妖怪如何？」楊戩曰：「奉元帥將令，趕三妖於中途，幸逢女媧娘娘大發仁慈，賜縛妖繩，將三妖捉至轅門，請令施行。」子牙傳令解進來，帳下左右諸侯俱來觀看，怎樣個妖精。少時，楊戩解九頭雉雞精、雷震子解九尾狐狸精、韋護解玉石琵琶精，同至帳下。三妖跪於帳前，子牙曰：「你這三個業障，無端造惡，殘害生靈，食人無厭，將商王天下送得乾乾淨淨，雖然是天數，你豈可縱欲殺人？峻紂王造炮烙，慘殺忠諫，設蜚盆茶毒宮人，造鹿臺聚天下之財，爲酒池肉林，內官傷命，甚至敲骨刮髓，剖腹驗胎，此等慘惡，罪不容誅。天地人神共怒，雖食肉寢皮，不足以盡厥辜。妲己俯伏哀泣，告曰：「妾身係冀州侯蘇護之女，幼長深閨，鮮知世務，謬蒙天子宣詔，選充爲妃，不意國母薨逝，天子強立爲后，凡一應主持，皆操之於天子，政事俱掌握於大臣，妾不過一女流，惟知洒掃應對，整飾宮闈，侍奉巾櫛而已。其他妾安能以自專也。紂王失政，雖文武百官不啻千百，皆不能救正，又何況區區一女子能移其聽也。今元帥德及天子，仁盜四方，紂王不日授首，縱殺妾一女流，亦無補於元帥。况古語云：罪人不及妻孥，懇祈元帥大開慈憐，憐妾身子無辜，赦歸故國，得全殘生，真元帥天地之仁，再生之德也。望元帥裁之。」衆諸侯聽妲己一派言語，甚是有理，皆有憐惜之心。子牙笑曰：「你說你是蘇侯之女，將此一番巧言，迷惑衆聽，衆諸侯豈知你是九尾狐狸，在冀州驛迷死蘇妲己，借紂成形，惑亂天子，其無端毒惡，皆是你造業，今已被擒，死且不足以盡其罪，尚假此巧語花言，希圖漏網，命左右推出轅門，斬首號令。妲己等三妖低頭無語，左右旗牌官簇擁出轅門來，後有雷震子、楊戩、韋護監斬，只見三妖推至法場，雉雞精垂頭喪氣，琵琶精默默無言，惟有這狐狸精，乃是妲己，他就有許多嬌癡，又連累了幾個軍士，話說那妲己綁在轅門外，跪在塵埃，恍然是一塊美玉無暇，嬌花欲語，臉襯朝霞，唇唇碎玉，綠蓬鬆雲髻，嬌滴滴朱顏，轉秋波無限風情，頓歌喉百般嬌媚，乃對那持刀軍士曰：「妾身

係無辜受屈，望將軍少緩須臾，勝造浮屠七級。那軍士見姐已美貌，已自有十分憐惜，再加他嬌滴滴的叫了幾聲，將軍長將軍短，差把這軍士叫得骨軟筋酥，口呆目瞪，軟癡癡立作一堆。麻酥酥痒成一塊，莫能動履，只見行刑令下，楊戩監斬九頭雉雞精，韋護監斬玉石琵琶精，雷震子監斬狐狸精，三人見行刑令下，喝令軍士動手，楊戩鎮住雉雞精，韋護鎮住琵琶精，一聲號令，軍士一聲將兩個妖精斬了首級，有一首詩單道：琵琶精終不免一刀之厄。〔憶昔當年遇子牙，硯臺擊頂煉琵琶。誰知三九重逢日，萬死無生空自嗟。〕話說三軍動手，已將雉雞精琵琶精斬了首級，楊戩與韋護上帳報功，只有雷震子監斬狐狸精，行刑軍士被姐已一段巧言迷惑，皆手軟不能舉刀。雷震子發怒，喝令軍士動手，只見個個如此。雷震子急得沒奈何，只得來中軍帳報知，請令定奪。子牙見楊戩韋護報功，令拿出轅門號令，惟雷震子赤手來見子牙，問曰：你監斬姐已如何？空身來見我，莫非這狐狸走了？雷震子曰：弟子奉令監斬姐已，執意衆軍士被這妖怪迷惑，個個目瞪口呆，莫能動手。子牙大怒，命將行刑軍士斬首示衆，喝退雷震子。另喚楊戩韋護監斬姐已，却說楊戩韋護二人奉令監斬姐已，出轅門便另選了軍士，再至法場，只見那妖婦百般嬌媚，萬種軟款，又把這些行刑軍士弄得東倒西歪，如癡如呆。楊戩韋護已看見這樣光景，二人商議曰：這畢竟是個多年狐狸，極善迷惑人，所以紂王被他纏縛得迷而忘返，又何況這些愚人哉！我與你快去稟明元帥，毋令這些無辜軍士死於非命也。楊戩道罷，二人齊至中軍來稟子牙，如此如彼說了一遍。衆諸侯俱各驚異，子牙與衆諸侯曰：此怪千年狐狸，受日月精華，偷採天地靈氣，故此善能迷惑人，待吾自出營去斬此惡怪。子牙道罷，先行，衆諸侯隨後。子牙同衆諸侯門人弟子，出至轅門，只見姐已縛在法場，果然千嬌百媚，似玉如花。衆軍士如木雕泥塑，子牙喝退衆士卒，命左右排香案，焚香爐，內取出陸壓所賜葫蘆，放於案上，揭去蓋，只見一道白光旋轉，子牙打一躬，請寶貝轉身。那寶貝連轉兩三轉，只見姐已頭已落在塵埃，血濺滿地。諸侯中尚有憐惜之者，有詩爲證：〔姐已嬌媚起，憐憐臨刑軍士也。情牽桃花難寫溫柔態，芍藥堪方窈窕妍。憶昔恩州能借竅，應知內闕善周旋。從今嬌媚歸何處，化作南柯帶血眠。〕話說子牙斬了姐已，將首級號令轅門，衆諸侯等無不嘆賞。且說紂王在顯慶殿，厭厭獨坐，有宮人左右紛紛如蟻，慌慌亂亂，紂王問曰：爾等爲何這樣急遽？想是皇城破了麼？傍一內使跪下泣而奏曰：三位娘娘昨夜二更時分，不知何往，因此六宮無主，故此着忙。紂王聽罷，忙叫內臣忙查往那裏去了。速速

來報有常隨打聽，少時來報啓陛下。三位娘娘首級已號令於周營轅門。紂王大驚，忙隨左右宦官急上五鳳樓觀。看果是三后之首。紂王看罷，不覺心酸淚如雨下。乃作詩一首以弔之：「玉碎香消實可憐，嬌容雲鬢盡高懸。奇妝妙舞今何在，覆雨翻雲竟枉然。鳳枕已無藏玉日，鴛衾難再拂花眠。悠悠此恨情無極，日落滄桑又萬年。」話說紂王吟罷，詩自嗟自嘆，不勝傷感。只見周營中一聲炮響，三軍吶喊齊欲攻城。紂王看見，不覺大驚，見大勢已去，非人力可挽。點頭數點，長吁一聲，竟下五鳳樓。過九間殿，過顯慶殿，退分宮樓，將至摘星樓來，忽然一陣旋窩風，就地滾來。將紂王罩住，怎見得怪風一陣，透胆生寒。有詩爲證：「蕭蕭颯颯攝離魂，透骨侵肌氣若吞。攝起沉冤悲往事，追隨枉死泣新猿。催花須借吹噓力，助雨敲殘次第來。只爲紂王慘毒甚，故教屈鬼訴辜恩。」話說紂王方行至摘星樓，只見一陣怪風，就地滾將上來，盪盆內咽咽哽哽，悲悲泣泣，無限蓬頭披髮，赤身裸體之鬼，血脈臭惡，穢不可聞。齊上前來扯住紂王，大呼曰：「還吾命來！」又見趙啓梅柏赤身大叫昏君，你一般也有今日敗亡之時。紂王忽的把二目一睜，陽氣冲出，將陰靈撲散。那些屈魂冤鬼，隱然而退。紂王把袍袖一抖，上了頭一層樓，又見姜娘娘一把扯住紂王，大罵曰：「無道昏君，誅妻殺子，絕滅彝倫。今日你將社稷斷送，將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姜娘娘正扯住紂王不放，又見黃娘娘一身血污，腥氣逼人，也上前扯住大呼曰：「昏君，你下樓跌吾粉骨碎身，此心何忍？真殘忍刻薄之徒。今日罪盈惡滿，天地必誅。紂王被兩個冤魂纏得如癡如醉一般，又見賈夫人也上前大罵曰：「昏君無道，你君欺臣妻，吾爲守貞立節墜樓而死，沉冤莫白。今日方能泄我恨也。照紂王一掌劈面打來。紂王忽然一點真靈驚醒，把二目一睜，沖出陽神，那陰魂如何敢近。隱隱散了。紂王上了摘星樓，行至九曲欄邊，默默無語，神思不甯，扶欄而問。封宮官何在？封宮官朱昇開紂王呼喚，慌忙上摘星樓來，俯伏欄邊，口稱陛下。奴婢聽旨。紂王曰：「朕悔不聽羣臣之言，誤被讒奸所惑，今兵連禍結，莫可救解，縱濟何及。朕思身爲天子之尊，萬一城破爲羣小所獲，辱莫甚焉。欲尋自盡，此身尙遣人間，猶爲他人作念，不若自焚，反爲乾淨。毋得令女兒借口也。你可取柴薪堆積樓下，朕當與此樓同焚。你當如朕命。朱昇聽罷，流淚滿面，泣而奏曰：「奴婢侍陛下多年，蒙蒙養之恩，粉骨難報。不幸皇天不造，我商禍亡旦夕，奴婢恨不能以死報國，何敢舉火焚君也。言罷，嗚咽不能成聲。紂王曰：「此天亡我商也，非干你罪。你不聽朕命，反有忤逆之罪。昔日朕曾命費仲、尤渾姬、昌演數言，朕有自焚之厄。今日正是天定。人豈能逃。當聽朕言。後人有

詩。單嘆紂王臨焚，念文王易數驗。昔日文王姜里囚，紂王無道困西侯。費尤曾問先天數，烈焰飛烟鏡玉樓。語說朱昇再三哭奏，勸紂王且自寬慰，另尋別策，以解此圍。紂王怒曰：「事已急矣，朕籌之已審。若諸侯攻破午門，殺入內庭，朕一被擒，汝之罪不啻泰山之重也。」朱昇下樓去尋柴薪，堆積樓下不表。且說紂王見朱昇下樓，自服袞冕，手執碧玉圭，滿身珠玉，端坐樓中。朱昇將柴堆滿，揮淚下拜畢，方敢舉火。放聲大哭，後人有詩爲證：「摘星樓下火初紅，烟捲烏雲四面風。今日成湯傾社稷，朱昇原自盡孤忠。」話說朱昇舉火燒着樓下乾柴，只見烟捲冲天，風狂火猛。六宮中宮人喊叫，霎時間乾坤昏暗，宇宙翻崩。鬼哭神號，帝王失位。朱昇見摘星樓一派火着，甚是凶惡。朱昇擦衣痛哭數聲，大叫：「陛下，奴願以死報陛下也。」言罷，將身攬入火中。可憐朱昇忠烈，身爲宦豎，猶知死節。話說紂王在三層樓上看樓下火起，烈焰冲天，不覺撫膺長嘆曰：「悔不聽忠諫之言，今日自焚，死故不足惜，有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只見火趁風威，風乘火勢，須臾間四面通紅，烟霧障天。怎見得有賦爲證：「烟近霧捲，金光灼灼，漫天飛焰，從雲吐烈，風呼呼如雨驟，排炕似煽，列炬如焰，須臾萬物盡成灰，說怎麼棟連霄漢，頃刻千里化紅塵。那管他雨聚雲屯，五行之內最無情。二炁之中爲獨盛，雕梁畫棟不知費幾許工夫，遭着他盡成齏粉，珠欄玉砌不知用許多金錢。逢着你皆爲瓦解，摘星樓下勢如焚。六宮三殿沿燒得柱倒牆崩，天子崩喪在須臾。八妃九嬪牽連得頭焦額爛，無辜宮女盡遭殃。作惡內臣皆在劫，這紂天子阿拋卻塵寰，講不起貢山航海，錦衣玉食，金甌社稷，錦繡乾坤，都化作滔滔洪水向東流。脫離慾海，休誇那粉黛蛾眉，正是從前虐焰逞雄威，作過災殃還自受。成湯事業化爲灰，周室江山方赤熾。」話說子牙在中軍方與衆諸侯議攻皇城，忽左右報進中軍，啓元帥摘星樓火起。子牙忙報知衆將，同武王東北侯，北伯侯，共天下諸侯，齊上馬出了轅門，看火。武王在馬上觀看，見煙迷一人，身穿赭黃袞服，頭戴冕旒，手拱碧玉圭，端坐於烟霧之中，朦朧不甚明白。武王問左右曰：「那烟霧中乃是紂天子麼？」衆諸侯答曰：「此正是無道昏君。今日如此，正所謂自作自受耳。」武王聞言，掩面不忍看視。兜馬回營，子牙忙上前啓曰：「大王爲何掩面而回？」武王曰：「紂王雖則無道，得罪於天地鬼神，今日自焚，適爲業障。但我我皆爲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觀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不若回營爲便。」子牙曰：「紂王作惡，殘害生民，天怒民怨，縱太白懸旗，亦不爲過。今日自焚，正當其罪，但大王不忍，是大王之仁明忠愛之至意也。然猶有一說，昔成湯以至仁放桀於南巢，救民於水火，天下未嘗少之。今

大王會天下諸侯，奉天征討，弔民伐罪，實于湯有光。大王幸毋介意，衆諸侯同武王回營。子牙督領衆將門人看火，以便取城。只見那火越盛，看看捲上樓頂，那樓下的柱脚燒倒，只聽得一聲响，摘星樓塌倒，如天崩地裂之狀。將紂主埋在火中，霎時化為灰燼。一靈已入封神臺去了。後人有詩嘆曰：「放桀南巢憶昔時，深仁厚澤立根基。誰知殷受多殘虐，烈焰焚身悔已遲。」又有史官觀史，有詩單道紂王失政云：「女媧宮裏祈甘霖，忽動攜雲握有心。豈爲有情聯好句，應知無道起商參。婦言是用殘黃耆，忠諫難聽縱浪淫。炮烙冤魂多屈死，古來慘惡獨君深。」又詩嘆紂王才兼文武云：「打虎雄威氣更驍，千斤膂力冠羣僚。托梁換柱超今古，赤手擒飛過鷲鴟。拒諫空稱才絕代，飾非枉道巧多饒。只因三怪迷真性，贏得樓前血肉焦。」話說摘星樓焚了，紂王衆諸侯俱在午門外住，割少時午門開處，衆宮人同侍衛將軍御林士卒，酌酒獻花，焚香拜迎。武王車駕並衆諸侯，入九間殿，姜子牙忙傳令，且教息宮中火，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紂王聚斂吸民脂，不信當年放桀時。積粟已無千載計，盈財豈有百年期。須知世運逢真主，却笑貪淫有阿癡。今日還歸民社去，從來天意豈容私。

話說衆諸侯俱上了九間殿，只見丹墀下大小將領頭目等衆，躑躅踰躄，擁簇兩傍。子牙傳令軍士，先救滅宮中火。焰武王對子牙曰：「紂王無道，殘虐生民，而六宮近在肘腋，其宮人宦寺被害更慘，令軍士救火，不可波及無辜。相父當首先嚴禁，毋令復遭陷害也。」子牙聞言，忙傳令凡軍士人等，止許救災，毋得肆行暴虐。敢有違令，妄取六宮中一物，妄殺一人者，斬首示衆，決不姑息。汝宜悉知，只見衆宮人宦寺侍衛軍官，齊呼萬歲。武王在九間殿駐蹕，與衆諸侯看衆軍士救火。武王猛擡頭，看見殿東邊有黃騰騰十根大銅柱，擺列在傍。武王問曰：「此銅柱乃是何物？」子牙曰：「此銅柱乃是紂王所造炮烙之刑。」武王曰：「善哉善哉，不但臨刑者甚慘，只今日孤觀之，不覺心胆皆裂。」紂天子可謂殘忍之甚。子牙引武王入後宮，至摘星樓下，見蠶盆裏面蛇蝎上下翻騰，白骨暴露，骷髏滾亂，又見酒池內陰風慘慘，肉林下冷霧悽悽。武王問曰：「此是何故？」子牙曰：「此是紂王所製蠶盆，殺害宮人者，左右正是肉林酒池。」武王曰：「傷

諫紂天子何無仁心一至此也。不勝傷感。乃作詩以紀之。〔成湯祝網德聲揚。放桀南巢正大綱。六百年來風氣薄。誰知慘惡喪疆場。〕又傷炮烙之刑。作詩以紀之。〔苦陷忠良性獨偏。肆行炮烙悅嬖媚。遺魂常傍黃金柱。樓下焚燒業報牽。〕話說武王來至摘星樓。見餘火尙存。烟焰未盡。燒得七狼八狽。也有無辜宮人。遭在此劫。尙有遺骸未盡。臭穢難聞。武王更覺心中不忍。忙分付軍士。快將這些遺骸檢出去埋葬。無令暴露。因謂子牙曰。但不知紂王骸骨。焚於何所。當另爲檢出。以禮安葬。不可使暴露於天地。你我爲人臣者。此心何安。子牙曰。紂王無道人神共怒。今日自焚。實所以報之也。今大王以禮葬之。誠大王之仁耳。子牙分付軍士。檢點遺骸。毋使混雜。須尋紂王骸骨。具衣衾棺槨。以天子之禮葬之。後人有詩歎成湯王業。如斯而盡。〔天喪成湯業。敵兵盡倒戈。山積尸遍野。漂杵血流河。盡去煩苛法。方興時雨歌。太平今日定。枉席樂天和。〕話說子牙命軍士尋紂王遺骸。以禮安葬。不表。且說衆諸侯。同武王往鹿臺而來。上了臺時。見閣簷雲端。樓飛霄漢。亭臺疊疊。殿宇巍巍。雕欄玉飾。梁棟金裝。又只見明珠異寶。珊瑚玉樹。裝飾成瓊宮瑤室。堆砌就繡閣蘭房。不時起萬道霞光。頃刻有千條瑞彩。眞所謂目眩心搖。神飛魄亂。武王點首歎曰。紂天子這等奢靡。竭天下之財。以窮己欲。安有不亡身喪國者也。子牙曰。古今之所以喪亡者。未有不從奢侈而敗。故聖王再三叮嚀垂戒者。實己以德。毋寶珠玉。良有以也。武王曰。如今紂王已滅。天下諸侯與閭閻百姓。受紂王剝削之禍。荼毒之苦。征斂之煩。日坐水火之中。枉席不安。重足而立。今若不將鹿臺聚積之貨財。給散與諸侯百姓。將鉅橋聚斂之稻粟。賑濟與飢民。使萬民昭蘇。享一日安康之福耳。子牙曰。大王與言及此。眞社稷生民之福耳。宜速行之。武王命左右去發財運粟不表。只見後宮擒紂王之子武庚至。子牙命推來。衆諸侯切齒少時。衆將將武庚推至殿前。武庚跪下。衆諸侯齊曰。殷受無道。罪惡盈滿。人神共怒。今日當斬首正罪。以洩天地之恨。子牙曰。衆諸侯之言。甚是。武王急止之曰。不可。紂王肆行不道。皆是羣小妖婦。惑亂其心。與武庚何干。且紂王炮烙大臣。雖賢如比干。微子。皆不能匡救其君。又何況武庚一幼稚之子哉。今紂王已滅。與子何仇。且罪人不孥。原是天好生之德。孤願與衆位大王共體之。切不可枉行殺戮也。俟新君嗣立。封之以茅土。以存商祀。正所以報商之先王也。東伯侯姜文煥出而言曰。元帥在上。今大事俱定。當立新君。以安天下。諸侯士民之心。況且天不可以無日。國不可以無君。天命有道。歸於至仁。今武王仁德著於四海。天下歸心。宜正大位。以安天下之心。况我等衆諸侯。入關襄武。

王以伐無道，正爲今日之大事也。望元帥一力擔當，不可遲滯。有辜衆人之心，衆諸侯齊曰：「姜君侯講得有理，正合衆人之意。子牙尚未及對。」武王惶懼遜謝曰：「孤位輕德躬，名譽未著，惟日兢兢，求爲寡人以嗣先王之業而未遑，安敢妄覬天位哉？況天位維艱，惟仁德者居之。乞衆位賢侯共擇一有德者以嗣大位，毋令有忝厥職，遺天下羞。孤與相父早歸故土，以守臣節而已。」旁有東伯侯厲聲大言曰：「大王此言差矣。天下之至德，孰有如大王者？今天下歸周已非一日，卽黎民之箝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謂大王能救民於水火也。且天下諸侯，景從雲集，隨大王以伐無道，其愛戴之心，蓋有自也。大王又何必固辭？望大王俯從衆議，毋令衆人失望耳。」武王曰：「發有何德？望賢侯無得執此成議，還當訪詢有德，以服天下之心。」東伯侯姜文煥曰：「昔帝堯以至德克相上帝，得膺大位，後生丹朱不肖，帝求人而遜位，羣臣舉舜，舜以重華之德，以繼堯而有天下。後帝舜生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舉天下而讓之，禹禹生啓，賢明能承繼夏命，故相繼而傳十七世。至桀無道，而失夏政，成湯以至德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傳二十六世，至紂大肆無道，惡貫罪盈，大王以至德與衆諸侯恭行天之罰，今大事已定，克承大寶，非大王而誰？大王又何必固遜哉？」武王曰：「孤安敢比禹湯之賢哲也？」姜文煥曰：「大王不事干戈，以仁義教率天下，化行俗美，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鳳鳴於岐山，萬民皆樂業，天下相應，理不可誣。」大王之德政，與二君何多讓哉？武王曰：「姜君侯素有才德，當爲天下之主，忽聽得兩旁衆諸侯一齊上前大呼曰：『天下歸心，已非一日。』大王爲何苦苦固辭？大拂衆人之心矣。況吾等會盟此地，豈是一朝一夕之力，無非欲立大王，再見太平之日耳。今大王捨此不居，則天下諸侯瓦解，自此生亂，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日矣。」子牙上前急止之曰：「列位賢侯不必如此。我自有名正言順之說，正是。」子牙一計成，王業致使諸侯拜聖君話。說衆諸侯在九間殿見武王尚遜，俱紛紛爭辨不一。子牙乃止之，對武王曰：「紂王禍亂天下，大王率諸侯明正其罪，天下無不悅服。大王禮當正位，號令天下。況當日鳳鳴岐山，祥瑞現於周地，此上天垂應之兆，豈是偶然？今天下人心悅而歸周，正是天人響應，時不可失。大王今日固辭，恐諸侯心冷，各散歸國，渙無所統，各據其地，自生禍亂，甚非大王弔伐之意。深失民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願大王詳察。」武王曰：「衆人固是美愛，然孤之德薄，不足以勝此任，恐遺先王之羞耳。」東伯侯姜文煥曰：「大王不必辭遜，元帥自有主見，乃對子牙曰：『請元帥速行，不得遲滯，恐人心解散。』子牙急忙傳令，命畫圖樣造臺，作祝文昭告天地社稷。侯後有大賢，大王再讓位未

遲，衆諸侯已知子牙之意，隨聲應諾。旁有周公旦自去造臺，後人有詩誦之：「朝歌城內築禪臺，萬姓歡呼動八垓。疹氣已隨餘焰盡，和風方向太陽來。岐山鳴鳳纏禪瑞，殿陛騰歌進壽杯。四海雍熙從此盛，周家泰運又重開。」話說周公旦畫了圖樣，於天地壇前造一座臺，臺高三層，按三台之象，分八卦之形。正中設皇天后土之位，旁立山川社稷之神，左右有四季正神方位。春日太昊，夏日炎帝，秋日少昊，冬日顓頊，中有皇帝軒轅。上壇羅列籩豆簠簋金爵玉卮，陳設祭器，併生芻炙脯，列於几席。鮓鱓魚肉，設於案棹，無不齊備。只見香燒寶鼎，花插金瓶。子牙方請武王上壇，武王再三謙讓，然後登壇。八百諸侯齊立於兩傍，周公旦高捧祝文上臺，開讀祝文曰：「惟大周元年壬辰，越甲子昧爽，三日哉生明，西岐姬發敢昭告於天皇后土神祇曰：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殷受弗克，克上天，自絕於命。臣發承祖宗累洽之仁，列聖相沿之德，予小子曷敢有越厥志，恭天承命，底商之罪。大正於商，惟爾神祇，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予小子方日夜祇懼，恐墜前烈，敬修未遑，無奈諸侯軍民耆老人等，疏請再三，衆志誠難固違，俯從羣議，爰效舊典，式諏吉日，祇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暨我文考。於是日受冊寶，嗣卽大位，仰承中外靖恭之頌，天人協應之符，慶日月之照臨，膺皇天之永命，尙望福我維新，永終不替，慰兆人胥戴之情，垂累業無疆之緒，神其鑒茲，伏惟尙饗。」話說周公旦讀罷祝文，焚了祝告天地畢，只見香煙籠罩，空中瑞靄氤氳滿地。其日天朗氣清，惠風慶雲，直是昌期應運，太平景象，自然異別。那朝歌百姓擠擠遍地歡呼，武王受了冊寶，卽天子位，面南垂恭端坐，樂奏三番。衆諸侯出笏山呼萬歲，拜祝畢，武王傳旨大赦天下，衆人擁簇武王下樓，來至殿廷，從新拜賀畢，武王傳旨命擺九龍筵席，大宴八百諸侯。君臣共樂，衆人酒過數巡，俱各歡暢。百官覺已深沈，各辭闕謝恩而散。後人讀史見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君臣和樂，作詩以詠之：「壇上香風繞聖王，軍民嵩祝舞霓裳。江山依舊承榮望，社稷重新樂禱將。金闕曉臨櫻草動，玉階時聽珮環忙。熙熙皞皞明世萬，姓謳歌慶未央。」話說次日武王設朝，衆諸侯朝賀畢，武王謂子牙曰：殷紂因廣施土木之功，竭天下之財，荒淫女政，故有此敗。朕蒙衆諸侯立之爲君，朕欲將此臺之貨財，給散與天下諸侯，願賜各夷王衣襲之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命諸侯各引人馬歸國，以安享其土地。又將摘星樓殿閣盡行拆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放入內宮，人大賈於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以示天下弗服。武王在朝歌旬月，萬民樂業，人物安阜，瑞草生，鳳凰現，醴泉溢，甘露降，見景星慶雲，熙熙皞皞，真是太平景象。有詩爲證：「八十公公杖策行，相逢欣笑話生平。眼中不識干戈事，耳內稀聞戰鼓聲。每見麒麟驚鳳現，時聽絲竹管絃鳴。而今世上稱寧宇，不似當年枕席驚。」話說武王爲天子，天人感應，民安物阜，天降瑞祥，萬民無不悅服。只見天下諸侯，俱辭朝各歸本國。子牙入內庭見武王，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奏曰：「方今天下已定，老臣啓陛下，命官鎮守朝歌。」武王曰：「俱聽相父著用何官？」子牙曰：「今武庚陛下既待以不殺，使守本土，得存商祀，必用何人監守？」方可。武王曰：「俟明日臨朝商議。」子牙退朝回相府。只至次日，武王早朝，諸侯朝見畢，武王曰：「朕今封武庚世守本土，以存商祀，必使人監國，當用何人而後可？」武王問罷，衆臣共議，非親王不可。共議管叔鮮、蔡叔度、二王監國。武王依允，隨命二叔守此朝歌。武王分付明日大駕歸國，只見武王聖諭一出，朝歌軍民耆老人等，俱謀議論留聖駕不表。話說武王次日分付二叔監國，大駕隨起行，只見那些百姓扶老挈幼，跪拜於道，大呼曰：「陛下救我民於水火之中，今一旦歸國，是使萬姓而無父母也。望陛下下一視同仁，留居此地，我等百姓不勝慶幸。」武王見百姓挽留，乃慰之曰：「今朝歌朕已命二叔監守，如朕一樣，必不令爾等失所也。爾等當奉公守法，自然安業。又何必朕在此方能安阜也。百姓挽留不住，放聲大哭，震動天地。武王亦覺悽然，復謂二弟管叔鮮、蔡叔度曰：「民乃國之根本，爾不可輕虐下民，當視之如子。若是不體朕意，有虐下民，朕自有國法在，必不能爲親者諱也。」二弟共勉之。二叔受命，武王即日發駕起程，往西岐前進。百姓哭送一程，竟回朝歌不表。話說武王離朝歌一路行來，已非一日，不覺來至孟津。思想昔日渡孟津時，白魚躍舟，兵戈擾攘，今日又是一番光景，不勝嗟嘆。後人有詩詠之：「駕返西岐龍入海，與民歡竹樂堯年。放牛桃林開新運，歸馬華山洗舊氈。箕子囚中先解釋，比干墓上有封簣。孟津昔日曾流血，無奇周王念往賢。」話說武王同子牙渡了黃河，過澠池，出五關，子牙一路行來，忽然想起一班隨行征伐陣亡的將官，心下不勝傷悼。一日來至金雞嶺，兵過首陽山，只見大隊方行，前面有二位道者阻住，對旗門官曰：「與我講姜元帥答話。」左右報進中軍，子牙忙出轅門觀看，却是伯夷、叔齊。子牙忙躬身問曰：「二位賢侯，見尙有何見諭？」伯夷曰：「姜元帥今日回頭紂王致於何地？」子牙答曰：「紂王無道，天下共棄之，吾兵進五關，只見天下諸侯已大會於孟津，至甲子日受辛，兵旅若林，罔敢敵於我師，前徒反戈攻於後，以此至血流漂杵，紂王自焚，天下大定，吾主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諸侯無不悅服。尊武王爲天子。今日之天下。非紂王之天下也。子牙道罷。只見伯夷叔齊仰面涕泣大呼曰。傷或傷哉。以暴易暴。今予意欲何爲。歌罷。拂袖而回。竟入首陽山。作採薇之詩。七日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後人有詩弔之。昔阻周兵。在首陽。忠心一點。爲成湯。三分已去。猶啼血。萬死無辭。立大綱。水土不知新世界。江山還念舊君王。可憐恥食與朝粟。萬古常存日月光。話說子牙兵過首陽山。至燕山。一路上周民簞食壺漿。迎迓武王。一日兵至西岐山。忽有上大夫散宜生黃滾前來接駕。領衆官俱在道傍俯伏。武王在車中見衆弟與黃滾老將軍後隨孫兒黃天祿。武王曰。朕東征五載。今見卿等不覺滿腔悽慘。愁懷勃勃也。宜生近前啓曰。陛下今登大位。天下太平。此不勝之喜。臣等得復覩天顏。正是龍虎重逢。再慶都俞喜起之風。陛下與萬姓同樂。太平又何至悽慘不悅也。武王曰。朕因會諸侯而伐紂。東進五關。一路內損朕許多忠良。未得共享太平。先歸泉壤。今日卿等老者少者。存者沒者。俱不一其人。使朕不勝今昔之感。所以鬱鬱不樂耳。散宜生啓曰。以臣死忠。以子死孝。俱是報君父之洪恩。遺芳名於史冊。自是美事。陛下爵祿其子孫。世受國恩。卽所以報之也。又何必不樂哉。武王與衆臣並轡而行。西岐山至岐州七十里。一路上萬民爭看。無不歡悅。武王驚駕。簇擁來至西岐城。笙簧嘹唳。香氣氤氳。武王至殿前。下輦入內廷。參見太姜。謁太任。會太姬。設筵宴在顯慶殿。大會文武。正是。太平天子排佳宴。龍虎風雲聚會時。話說武王宴賞百官。君臣歡飲。盡醉而散。次日早朝。聚衆文武參謁。武王曰。有奏章出班見朕。無事早散。言未畢。子牙出班奏曰。老臣奉天征討。滅紂興周。陛下大事已定。只有屢年陣亡人仙未受封職。老臣不日辭陛下。往崑崙山見掌教師尊。請玉牒金符。封贈衆人。使他各安其位。不致他悵悵無依耳。武王曰。相父之言甚善。言未畢。午門官啓駕。外有商臣飛廉惡來在午門候旨。武王問子牙曰。今商臣至此見朕。意見何爲。子牙奏曰。飛廉惡來。紂之佞臣。前破紂之時。二奸隱匿。今見天下太平。至此欲驚惑陛下。希圖爵祿耳。此等奸佞。豈可一日容之於天地間哉。但老臣有用他之處。陛下可宣入殿廷。候老臣分付他。自有道理。武王從其言。命宣入殿前來。左右將二臣引至丹墀。拜舞畢。口稱亡國臣飛廉惡來。願陛下萬歲。武王曰。二卿至此有何所願。飛廉奏曰。紂王不聽忠言。荒淫酒色。以至社稷傾覆。臣聞大王仁德著於四海。天下歸心。真可駕鸞軼舜。臣故不憚千里。求見陛下。願効犬馬。倘蒙收錄。得執鞭於左右。則臣之幸也。謹獻玉符金冊。願陛下容納。子牙曰。二位大夫在紂俱有忠誠。奈紂王不察。致有

敗亡之禍。今既歸周。是棄暗投明。願陛下錄用二位大夫。正所謂捨破硃而用美玉也。武王聽子牙之言。封飛廉惡來爲中大夫。二臣謝恩。後人有詩嘆之。〔貪望高官特地來。玉符金冊獻金塔。子牙早定防奸計。難免封神劍下災。〕話說武王封了飛廉惡來二人。子牙出朝回相府。不表單說。當年馬氏笑子牙不能成其大事。竟棄子牙而他適。乃至今日武王嗣位。天下歸周。宇宙太平。卽茅檐蔀屋。窮谷深山。凡有人煙聚集之處。無有不知武王伐紂俱是相父姜子牙之功。今日一統華夷。姜子牙出將入相。享人間無窮富貴權倖人主位。極人臣古今罕及。天下人無不讚嘆。當日子牙困窮之時。磻溪坐隱。此身已老於漁樵。執意八十歲方被文王聘請歸國。今日做出這般天樣大事業來。今日講明日講。一日講到這馬氏耳朶裏來。馬氏此時跟隨了一個鄉村田戶之夫。其日聞得鄰家一個老婆子對馬氏說曰。昔日你初嫁的那個姜某如今做了多大事業。如此長如此短。說了一遍。說得那馬氏滿面通紅。一腔熱烘烘的起來。半日無語。那老婆子又捉了他兩句說道。當日還是大娘子錯了。若是當時隨了姜某。今日也享這無窮富貴。却強如在這裏守窮度日。這還是你命裏沒福。馬氏越發心裏如油煎火燎一般。追悔不及。越覺怒惱。當時馬氏辭了老婆子。自家歸來。坐在房裏越想越恨。道當初如何看不上他。這雙眼睛還生在世上。自思便活一百歲也。只是如是。天下豈有這等一個大貴人錯過了。還有甚麼好處。又想適纔這個老婆子說是我沒福。不覺羞慚。再有何顏立於人世。不如尋個自盡罷。乃大哭了一回。心裏又想恐怕不是他。假如錯聽了天下也有這個同名同姓的。却不是枉死了自己。又且解款自等到晚間。俟我這個丈夫來家。問他明白。再死未遲。那日天晚。只見那農夫張三老往城中賣菜來家。馬氏接着。收拾了晚餐。與丈夫吃了。因問曰。如今姜子牙聞說他出將入相。百般富貴。果然真麼。張三老聽說忙陪笑臉。答曰。賢妻不問我也不好說。果然是真的。前日姜丞相在朝歌甚麼樣威風。天下諸侯俱各聽命。我那時要與你說去。見他一見也討個小小的富貴。我只怕他品位俱尊。恐惹出事來。故此一向不會說得。今蒙娘子問及。只得說與你知道。如今遲了。姜丞相回國多時。若是當初在這裏好的。馬氏聞言。半日無語。這張三老恐娘子着惱。又安慰了一回。馬氏假意勸丈夫睡了。自己收拾渾身乾淨。哭了數聲。懸梁自縊而死。一魂往封神臺去了。及至張三老知覺。天已明了。馬氏氣絕。張三老只得買棺木埋葬。不表後人有詩歎之。〔癡心尙望享榮華。應悔當時一念差。三復垂思無計策。懸梁雖死愧黃沙。〕話說次日。子牙入朝。見武王奏曰。昔日老臣奉師命

下山助陛下弔民伐罪原是應運而興凡人仙皆逢殺劫先立有封神榜在封神臺上今大事已定人僊魂魄無依老臣特啓陛下給假往崑崙山見師尊請玉符金冊來封衆神早安其位望陛下准臣施行武王曰相父勞苦多年當享太平之福似此事亦是不了之局相父可速即施行不得久羈僊島令朕朝夕凝望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辜聖恩而樂遊林壑也子牙忙辭武王回相府沐浴畢駕土遁往崑崙山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濛濛香霧彩雲生 滿道謳歌賀太平 北極祥光籠兌地 南來紫氣繞金城 羣仙此日皆證果 列聖明朝盡返真 萬古崇呼禪祀遠 從今護國永澄清

話說子牙借土遁來至玉虛宮前不敢擅入少時只見白鶴童出來看見姜子牙忙問曰師叔何來子牙曰煩你通報一聲特來叩謁老師童子忙進宮來至碧遊床前啓曰稟上老爺姜子牙在宮外求見元始天尊曰着他進來童子出來傳與子牙子牙進宮至碧遊床前倒身下拜弟子姜尚願老師萬壽無疆弟子今日上山拜見老師特爲請玉符勅命將陣亡忠臣孝子逢劫神仙早早封其品位毋令他遊魂無依終日懸望乞老師大發慈悲速賜施行諸神幸甚弟子幸甚元始曰我已知道了你且先回不日就有符勅至封神臺來你速回去罷子牙叩首謝恩而退子牙離了玉虛宮回至西岐次日入朝參謁武王備言封神一事老師自令人齋來不覺光陰迅速也非止一日只見那日空中笙簧嘹亮香氣氤氳旌幢羽蓋黃巾力士簇擁而來白鶴童子親齋符勅降臨相府怎見得有詩爲證紫府金符降玉臺旌幢羽蓋拂三臺雷瘟火斗分先後列宿羣星次第開糾察無私稱至德滋生有自序長才仙人鬼從今定不使朝朝墮草萊一話說子牙迎接玉符金勅供於香案上望玉虛宮謝恩畢黃巾力士與白鶴童子別了子牙回崑崙不表子牙將符勅親自齋捧借土遁往西岐前來只一陣風早到了封神臺有清福神柏鑑來接子牙子牙捧符勅進了封神臺將符勅在正神供放傳令武吉南宮適立八卦紙旛鎖壓方向與干支旗號又令二人領三千人馬按五方排列子牙分付停當方沐浴更衣拈香金鼎酌酒獻花邊臺三匝子牙拜畢誥勅先命福清神柏鑑在臺下聽候子牙然後開讀玉虛宮元始天尊誥勅太上無極混元教主元始天尊勅曰嗚呼仙凡路過

非厚培根行。豈能通神鬼途分。豈諂媚奸邪所覬竊。縱服氣鍊形於島嶼。未曾斬却三尸。終歸五百年後之劫。總抱真守一於玄關。若未超脫陽神。難赴三千瑤池之約。故爾等雖聞至道。未證菩提。有心日修。持貪癡未脫。有身已入聖曠。怒難除。須至往愆。累積劫運相尋。或託凡軀。而盡忠報國。或因噴怒。而自惹災尤。生死輪迴。循環無已。業窳相逐。轉報無休。吾甚憫焉。憐爾等身受鋒刃。日沈淪於苦海。心雖忠蕙。每飄泊而無依。特命姜尚。依劫運之重輕。循資品之高下。封爾等爲八部正神。分掌各司。按布週天。糾察人間善惡。檢舉三界功行。禍福。爾等施行生死。從今超脫。有功之日。循序而遷。爾等其恪守弘規。毋肆私妄。自惹愆尤。以貽伊戚。永膺寶籙。常握絲綸。故茲爾勅。爾其欽哉。

「子牙宜讀勅書畢。將符籙供放案桌之上。乃全裝甲冑。左手執杏黃旗。右手執封神鞭。站立中央。大呼曰：『柏鑑可將封神榜張掛臺下。諸神俱當循序而進。不得撓越取咎。』柏鑑領法旨。將封神榜張掛臺下。只見諸神俱簇擁前來觀看。那榜首就是柏鑑。柏鑑看見手執引魂幡。忙進壇跪伏壇下。聽宣元始封誥。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柏鑑昔爲軒轅皇帝大帥。征伐蚩尤。曾有勳功。不幸殲死北海。捐軀報國。忠蕙可嘉。一向沈淪海嶠。冤尤可憫。幸遇姜尚封神守臺功茂。特賜寶籙。慰爾忠魂。乃勅封爾爲三界首領八部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之職。爾其欽哉。』柏鑑在壇下陰風影裏。手執百靈幡。望玉勅叩頭謝恩畢。只見壇下風雲簇擁。香霧盤旋。柏鑑至壇外。手執百靈幡。伺候指揮。子牙命柏鑑引黃天化上臺聽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幡引黃天化至臺下。跪聽宣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黃天化以青年盡忠報國。下山首建大功。救父尤爲孝養。未享榮封。捐軀馬革。情實痛焉。援功定賜。當從其厚。特勅封爾爲管領三山正神內靈公之職。爾其欽哉。』黃天化在壇下叩首謝恩。出壇而去。子牙命柏鑑引五岳正神上壇受封。少時。清福神引黃飛虎等齊至臺下。跪聽宣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黃飛虎遭暴主之慘惡。致逃亡於他國。流離遷徙。方切骨肉之悲。奮志剛知。突遇陽針之劫。遂罹兇禍。情實可悲。崇黑虎有志濟民。時逢劫運。聞聘等二人。金蘭氣重。方期協力同心。忠義志堅。欲效股肱之願。豈意陽運告終。齋志而沒。爾五人同一孤忠。功有深淺。特賜榮封。以是等差。乃勅封爾黃飛虎爲五岳之首。仍加勅一道。執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獄。凡一應生死轉化人神仙鬼。俱從東嶽勘對。方許施行。特勅封爾爲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大帝之職。總管天地人間吉凶禍福。爾其欽哉。毋淪厥典。』黃飛虎在臺下先叩首謝恩。子牙方讀四勅曰：『特一勅封爾

崇黑虎爲南嶽衡山司天昭聖大帝。勅封爾開聘爲中嶽嵩山中天崇聖大帝。勅封爾崔英爲北嶽恆山安天玄聖大帝。勅封爾蔣雄爲西嶽華山金天順聖大帝。爾其欽哉。崇黑虎等俱叩首謝恩畢。同黃飛虎出壇而去。子牙命柏鑑引雷部正神上台受封。只見清福神持引魂幡出壇來。引雷部正神。只見開太師畢竟他英風銳氣不肯讓人。那裏肯隨柏鑑。子牙在臺上看見香風一陣。雲氣縱旋。率領二十四位正神。逡巡至臺下。也不跪。子牙執鞭大呼曰。雷部正神跪聽宣讀玉虛宮封號。聞太師方纔率領衆神跪聽封號。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封。爾聞仲曾入名山。證修大道。雖聞朝元之果。未真至一之諦。登大羅而無緣。位人臣之極品。輔相兩朝。竭忠補過。雖劫運之使然。其貞烈之可憫。今特令爾督率雷部與雲布雨。萬物託以長養。誅逆除奸。善惡由之。禍福特勅封爾爲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職。仍率領雷部二十四員。摧雲助雨。護法天君。任爾施行。爾其欽哉。雷部二十四位天君正神名諱。邪天君（忠）辛天君（環）張天君（節）陶天君（榮）龐天君（洪）劉天君（甫）董天君（章）畢天君（環）奉天君（完）趙天君（江）荀天君（袁）天君（角）李天君（德）孫天君（良）柏天君（禮）王天君（奔）姚天君（寶）張天君（紹）興雲君（彩雲仙）金天君（素）吉天君（立）余天君（慶）助風神（菡芝仙）閃電神（金光聖母）話說雷祖率領二十四位天君聽封號畢。俱望臺上叩頭謝恩。出封神臺去訖。只見祥光繚繞。紫霧盤旋。電光閃灼。風雲簇擁。自是不同。有詩讚之。布雨與雲助太平。滋培萬物育羣生。從天雷部承天勅。誅惡安良達聖明。子牙又命柏鑑引火部正神上台聽封。不一時。清福神引羅宣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天尊。爾羅宣昔在火龍島曾修無上之真。未跨青鸞之翼。因一念之噴癡。棄七尺爲鳥。有既往不咎。新職聿褒。特勅封爾爲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正神之職。率領火部五位正神。任爾施行。巡察人間善惡。爾其欽哉。火部五位正神名諱。尾火虎。朱昭（室火猪）高震（臂火猴）方貴（翼火蛇）王蛟（接火天君）劉環。話說火星率領五位正神。叩首謝恩。出臺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瘟部正神上台受封。少時清福正神引呂岳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呂岳潛修鳥嶼。有成仙了道之機。誤聽萋菲。動干戈殺戮之慘。自墮惡趣。夫復誰戚。特勅封爾爲主掌瘟癘昊天大帝之職。率領瘟部六位正神。凡有時症。任爾施行。爾其欽哉。瘟部六位正神名諱。東方行瘟使者。周信（南

方行瘟使者)李奇(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北方行瘟使者)楊文輝(勸善大師)陳戶(和瘟道士)李平呂岳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斗部正神至臺上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引金靈聖母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金靈聖母等道德已全曾歷百千之劫噴心未退致罹殺戮之殃皆自蹈於烈焰之中豈大數定輪迴之厄悔已無及慰爾潛修特勅封爾執掌金闕坐鎮斗府居週天列宿之首爲北極紫炁之尊八萬四千羣星惡煞咸聽驅使永坐坎宮斗母正神之職欽承新命克蓋前愆汝其欽哉」(五斗羣星吉曜惡煞正神名諱)(東斗星君)蘇護金奎姬叔明趙丙(西斗星君)黃天祿龍環孫子羽胡升胡雲鵬(中斗星君)魯仁傑晃雷姬叔昇(中斗星君)蘇護金奎姬叔明趙丙(西斗星君)黃天祿龍環孫雷高貴余成孫寶雷鯤(北斗星君)黃天祥(天罡)比干(文曲)寶榮(武曲)韓昇(左輔)韓翬(右弼)蘇全忠(破軍)鄂順(貪狼)郭宸(巨門)董忠(招搖)(羣星名諱)(青龍星)鄧九宮(白虎星)殷成公(朱雀星)馬方(玄武星)徐坤(勾陳星)雷鵬(騰蛇星)張山(太陽星)徐蓋(太陰星)姜后(玉堂星)商容(天貴星)姬叔乾(龍德星)洪錦(紅鸞星)龍吉公主(天喜星)紂王(天德星)梅柏(月德星)夏招(天赦星)趙啓(貌端星)賈氏(命府星)蕭臻(木府星)鄧華(水府星)余元(火府星)火靈聖母(土府星)土行孫(六合星)鄧嬋玉(博士星)杜元銑(力士星)鄧文化(奏善星)膠鬲(河魁星)黃飛彪(月魁星)微地夫人(帝車星)姜桓楚(天嗣星)黃飛豹(帝絡星)丁策(天馬星)鄂崇禹(皇恩星)李錦(天醫星)錢保(地后星)黃妃(宅龍星)姬叔德(伏龍星)黃明(驛馬星)雷開(黃旛星)魏賁(豹尾星)吳謙(喪門星)張桂芳(弔客星)風林(勾絞星)費仲(卷舌星)九渾(羅喉星)彭遵(計都星)王豹(飛廉星)姬叔坤(大耗星)崇侯虎(小耗星)殷破敗(貫索星)邱引(欄杆星)龍安吉(披頭星)太鸞(五鬼星)鄧秀(羊刃星)趙升(血光星)孫紅焰(管符星)方善真(孤辰星)余化(天狗星)季康(病符星)王佐(鑽星)張鳳(死符星)卞金龍(天敗星)柏顯忠(浮沉星)鄭椿(天殺星)卞吉(歲殺星)陳庚(歲刑星)徐芳(歲破星)晁田(獨火星)姬叔義(血光星)馬忠(亡神星)歐陽淳(月破星)王虎(月遊星)石磯娘娘(死炁星)

陳季貞（咸池星）徐忠（月厭星）姚忠（月刑星）陳梧（黑殺星）高繼能（七殺星）張奎（五谷星）
殷洪（除殺星）余忠（天刑星）歐陽天祿（天羅星）陳桐（地網星）姬叔吉（天空星）梅武（蓋蓋星）
（敖丙）（十惡星）周信（蠶畜星）黃元濟（挑花星）黃蘭英（掃帚星）馬氏（大禍星）李良（狼藉星）
韓榮（披麻星）林善（九醜星）龍鬚虎（三尸星）撒堅（三尸星）撒強（三尸星）撒勇（陰錯星）
金成（陽差星）馬成龍（刃殺星）公孫鐸（四廢星）袁洪（五窮星）孫合地（地空星）梅德（紅鬃星）
（楊妃）（流霞星）武榮（寡宿星）朱昇（天瘟星）金大升（荒蕪星）戴禮（胎神星）姬叔禮（伏斷星）
（朱子真）（反吟星）楊顯（伏吟星）姚庶良（刀砧星）常昊（滅沒星）陳斷貞（歲厭星）彭祖壽（破
碎星）吳龍（二十八宿名諱……內有八人封在水火部管事俱萬仙陣亡）（角木蛇）柏林（斗木豸）楊
信（奎木狼）李雄（井木犴）沈庚（牛金牛）李弘（鬼金羊）趙白高（婁金狗）張雄（亢金龍）李道
通（女士蝠）鄭元（胃土雉）宋庚（柳土獐）吳坤（氏土貉）高丙（星日馬）呂能（昴日鷄）黃倉（
虛日鼠）周寶（房日兔）姚公伯（畢月鳥）金繩陽（危月燕）侯太乙（心月狐）蘇元（張月鹿）薛定
（隨斗部天罡星三十六位名諱）（天魁星）高衍（天罡星）黃真（天機星）盧昌（天閉星）紀丙（天
勇星）姚公孝（天雄星）施檜（天猛星）孫乙（天威星）李豹（天英星）朱義（天貴星）陳坎（天富
星）黎仙（天滿星）方保（天孤星）詹秀（天傷星）李洪仁（天玄星）王龍茂（天捷星）鄧玉（天暗
星）李新（天佑星）徐正道（天空星）典通（天速星）吳旭（天異星）呂自成（天殺星）任來聘（天
微星）龔清（天究星）單百招（天退星）高可（天壽星）戚成（天劍星）王虎（天平星）卜同（天罪
星）姚公（天損星）唐天正（天敗星）申禮（天牢星）閻傑（天慧星）張智雄（天暴星）畢德（天哭
星）劉達（天巧星）程三益（隨斗部地煞星七十二位名諱）（地魁星）陳繼真（地煞星）黃景元（地
勇星）賈成（地傑星）呼百顏（地雄星）魯修德（地成星）須成（地英星）孫祥（地奇星）王平（地
猛星）百有患（地文星）革高（地正星）考高（地關星）李燧（地閻星）劉衡（地強星）夏祥（地暗
星）余忠（地輔星）鮑龍（地會星）魯芝（地佐星）黃丙慶（地佑星）張奇（地靈星）郭已（地獸星）

(金南道) (地微星) 陳元 (地慧星) 車坤 (地暴星) 桑成道 (地默星) 周庚 (地猖星) 齊公 (地狂星)
(霍之元) (地飛星) 葉中 (地走星) 顧忠 (地巧星) 李昌 (地明星) 方吉 (地進星) 徐吉 (地退星)
(樊煥) (地滿星) 卓公 (地遂星) 孔成 (地周星) 姚金秀 (地隱星) 甯三益 (地異星) 余知 (地理星)
(童貞) (地俊星) 袁鼎相 (地樂星) 汪洋 (地捷星) 耿顏 (地速星) 邢三鸞 (地鎮星) 姜忠 (地竊星)
(孔天兆) (地魔星) 李躍 (地妖星) 聃倩 (地幽星) 段清 (地伏星) 門道正 (地辟星) 祖林 (地空星)
(蕭電) (地孤星) 吳四玉 (地全星) 匡玉 (地短星) 蔡公 (地角星) 藍虎 (地囚星) 宋祿 (地藏星) 關
(地平星) 龍成 (地捐星) 黃烏 (地奴星) 孔道靈 (地察星) 張煥 (地惡星) 李信 (地醜星) 徐山
(地數星) 葛方 (地陰星) 焦龍 (地刑星) 秦祥 (地壯星) 武衍公 (地劣星) 范斌 (地健星) 葉景昌
(地耗星) 姚煒 (地賊星) 孫吉 (地狗星) 陳夢庚 (隨斗部九躔星官名諱) 崇應彪 高系平 韓鵬 李濟 王
封 劉禁 王儲 彭九元 李三益 (水德星君名諱) (水德星) 魯雄 (箕水豹) 楊真 (壁水滄) 方吉清 (參水猿)
(孫祥) (軫水蚓) 胡道元 衆羣星列宿聽罷封號叩首謝恩紛紛出壇而去子牙又命柏鑑引值年太歲至臺下
受封少時清福神用旛引殷郊楊任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殷郊昔身爲紂子
痛母后致觸君父幾罹不測之殃後證道名山背師言有逆天意釀成犁鋤之禍雖申公豹之唆使亦爾自作之愆
尤爾楊任事紂忠君直諫先遭刑戮之苦歸周捨身救國後遭橫死之災縱劫運之使然亦冥數之難違特勅封爾
殷郊爲值年歲君太歲之神坐守週年管當年之休咎爾楊任爲甲子太歲之神率領爾部下日值正神循週天列
宿度數察人間過往愆尤爾等宜恪修厥職永欽新命」(太歲部下日值衆神名諱) (日遊神) 溫良 (夜遊
神) 喬坤 (增福神) 韓壽龍 (顯道神) 方弼 (開路神) 玄相…… (值年神) 李丙 (值月神) 黃乙 (值日神) 周登 (值時神) 劉洪 殷郊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王魔等上壇受封不一
時清福神用旛引王魔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王魔等昔在九龍島潛修大道
奈行之未深聽唆使之萋菲致拋九轉工夫反受血刃之苦此亦是自作致愆莫怨彼蒼之咎特勅封爾等爲鎮守
靈霄寶殿四聖大元帥永承欽命慰爾幽魂」(王魔等名諱) 王魔 楊森 高體 乾李 與霸 王魔等聽罷封號叩首

謝恩出壇去了。又命柏鑑引趙公明等上壇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趙公明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趙公明昔修大道。已證三乘。根行深入仙鄉。無奈心頭火熱。德業迴超清淨。其如妄境牽纏。一墮惡趣。返真無路。生未入大羅之境。死當受金誥之封。特封爾等爲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之神。率領部下四部正神。迎祥納福。追逃捕亡。爾其欽哉。」趙公明率領四部正神名諱。招寶天尊。蕭昇。納珍天尊。曹寶。招財使者。鄧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趙公明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魔家四將上臺受封。少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魔禮青兄弟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魔禮青等仗祕受之奇珍。有逆天命。逞弟兄之一體。致戮無辜。雖忠藎之可嘉。奈氣運之難躲。同時而盡。入沉淪。今特勅封爾爲四大天王之職。輔弼四方教典。立地水火風之相。護國安民。掌風調雨順之權。永修厥職。毋忝新綸。」四大天王名諱。增長天王。魔禮青。掌青光寶劍。口職風。廣目天王。魔禮紅。掌碧玉琵琶。一面職調。多文天王。魔禮海。掌管混元珍珠傘。職雨。持國天王。魔禮壽。掌紫金龍花狐貂。職順。魔禮青等聽罷封號。叩頭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鄭倫陳奇上臺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鄭倫等至台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鄭倫棄紂歸周。方慶良臣之得主。督糧盡瘁。深勤跋涉之劬勞。未膺一命之榮。反罹傷刃之厄。爾陳奇阻弔伐之師。雖遠天命。盡忠節於國。實有可嘉。總歸劫運。無用深嗟。茲特卽爾等腹內之奇。加之位職。勅封爾等鎮守西釋山門。宣布教化。保護法寶。爲哼哈二將之神。爾其恪修厥職。永欽成命。」鄭倫與陳奇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余化龍父子上壇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余化龍等至壇下。跪聽宣讀勂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余化龍父子拒守孤城。深切忠貞之節。一門死難。永堪華袞之封。特賜爾新綸當克。襄乎上理。乃勅封爾掌人間之時症。主生死之修短。乘陰陽之順逆。立造化之元神。爲主痘碧霞元君之神。率領五方痘神。任爾施行。仍勅封爾元配金氏爲衛房聖母元君。同承新命。永修厥德。爾其欽哉。」五方主痘正神名諱。東方主痘正神。余達。西方主痘正神。余兆。南方主痘正神。余光。北方主痘正神。余先。中央主痘正神。余德。余化龍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命柏鑑引三仙。嵩。雲。樛。瓊。霄。碧。霄。上臺受封。少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雲霄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勂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勂

命爾雲霄等潛修仙島。雖勤日夜之功，得道天皇未登大羅之岸。雖兄仇之當急，金蛟剪所傷實多。而師訓之頓忘，黃河陣爲虐已甚。致歷代之上仙，劫遭金斗，削三花之元氣。復轉凡胎，罪業造乎多端。性命於焉同盡。姑從寬典，錫爾榮封。奉勅封爾執掌一混元金斗。專設先後之天，凡一應仙凡人聖諸侯天子。長賤賢愚，落地先從金斗轉劫。不得越此爲感應。隨世仙姑正神之位。爾念此鸞封，克勤爾職。雲霄娘娘、碧霄娘娘、以上三姑正是坑三姑娘之神。一混元金斗。卽人間之淨桶。凡人之生育，皆從此化生也。三姑娘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又命柏鑑引申公豹至臺上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百靈幡引申公豹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申公豹身歸闡教，反助逆以拒順。旣已被擒，又發誓而文過，身雖塞乎北海，情難釋其往愆。姑念清修之苦，少加一命之榮，特勅封爾執掌東海朝觀日出，暮轉天河，夏散冬凝，週而復始。爲分水將軍之職。爾其永欽成命，毋替厥職。」申公豹聽罷封號，叩頭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封罷，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已畢。只見衆神各去領受執掌。不一時，封神臺邊悽風盡息，慘霧澄清。紅日中天，和風蕩漾。子牙下壇傳令，命南公適合朝中大少時。子牙隱帳，衆官俱進帳參謁。畢，子牙傳令將飛廉惡來拿來，飛廉惡來二人齊曰：「無罪。子牙笑曰：「你這二賊惑君亂政，陷害忠良，斷送商朝社稷，罪盈惡貫，死有餘辜。今國破君亡，又來獻寶偷安，希圖仕周，以享厚祿。新天子祗承休命，萬國維新，豈容你還不忠不義之賊於世，以貽新政之羞也。命左右推出斬之。」二人自知罪惡，低頭不語。左右推出轅門，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周室開基立帝圖，分茅列土報功殊。制田世祿惟三等，品爵官人樹五途。

鐵券金書藏石室，高牙大纛擁銅符。從今藩鎮如星布，倡化宣猷萬姓蘇。

話說子牙傳令命斬飛廉惡來，只見左右旗門官將二人推至轅門外斬首。號令回報子牙，子牙斬了兩個佞臣，復進封神臺拍案大呼曰：「清福神柏鑑何在，快引飛廉惡來魂魄至壇前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幡引飛廉

惡來至壇下跪聽宣讀勅命。但見二魂俯伏壇下，悽切不勝。子牙曰：「今奉太上元始勅命，爾飛廉惡來前生甘心奸佞，竇鼓主聽，敗國亡君，偷生苟免，只知盜寶以榮身，孰意法網無疎漏。既正明刑，常有幽錄，此皆爾自受之愆，亦是運逢之劫。特勅封爾爲冰消瓦解之神，雖爲惡煞，爾宜克修厥職，毋得再肆兇鋒。汝其欽此。」飛廉惡來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子牙封罷神，下壇率領百官回西岐，有詩爲證：「天地循環若轉車，有成有敗更無差。往來消長應堪笑，反覆興衰若可嗟。夏桀南巢風裏燭，商辛焚死浪中花。古今弔伐皆如此，惟有忠魂傍日斜。」話說子牙回西岐，進了都城，入相府安息，衆官俱回私宅。一夕晚景已過，次日早朝，武王登殿，真是有道天子朝儀，自是不同。所謂「香霧橫空瑞烟縵，旭日圍黃慶雲舒彩。」只聽得玉珮叮嚀，衆官袍袖舞清風，蛇龍弄影，四圍御帳迎曉日，擘鞭三響整朝班。文武高呼稱萬歲，怎見得早朝美景。後唐人有詩：「單道早朝好處，絳幘雞人報曉聲。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話說武王陞殿，只見常駕官傳旨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散朝。言還未畢，班部中有姜子牙出班上殿，俯伏稱臣。武王曰：「相父有何奏章見朕？」子牙奏曰：「老臣昨日奉師命，將忠臣良將與不道之仙，佞奸之輩，俱依劫運，遵玉勅一一封定神位，皆各分執掌受享禮祀，護國佑民，掌風調雨順之權，藏福善禍淫之柄。自今以往，永保澄清，無復勞陛下宸慮。但天下諸侯與隨行征戰功臣，名山洞府門人，曾親冒矢石，俱有血戰之功。今天下底定，宜分茅列土，封之以爵祿，使子孫世食其祿，以昭崇德報功之義。其親王子孫，亦當樹封藩屏，以藩王室。昔上古三皇五帝之後，亦宜分封土地，以報其位極之功。此皆陛下首先之務，當亟行之，不可一刻緩者。」武王曰：「朕有此心久矣，只因相父封神未竣，故少俟之耳。今相父既回，一聽相父行之。」武王方纔言罷，只見李靖楊戩等出班奏曰：「臣等原係山谷野人，奉師法旨下山，克襄劫運，勘定禍亂。今已太平，臣等理宜歸山，以覆師命。凡紅塵富貴功名爵祿，並非臣等之所願也。故今日特拜辭皇上，望陛下勅臣等歸山，真莫大之洪恩也。」武王曰：「朕賴卿等旋乾轉坤之力，浴日補天之功，勘禍亂於永清，闢宇宙而再明，其有功於社稷生民，真無涯際。雖家禮戶祀，尙不足以報其勞。今忽捨朕而歸山，朕心何忍焉？」李靖等曰：「陛下仁恩厚德，臣等沐之久矣。但臣等恬淡性成，志存泉石，况師命難以抗違，天心豈敢故逆。乞陛下憐而允之。臣等不勝幸甚。」武王見李靖等堅執要去，未允少留，不勝傷感，乃

曰「昔日從朕始事征伐之時其忠臣義士雲屯雨集不意中道有死於王事沒於征戰者不知凡幾今僅存者甚
是殘落朕已不勝今昔之感今卿等方際太平當與朕共享安甯之福卿等又堅請歸山朕欲強留恐違素志今勉
從卿請心甚戚然俟明日朕率百官親至南郊餞別少盡數年從事之情」李靖等謝恩而去子牙聽得七人欲告
辭歸山也不勝慘戚當時俱各朝散一宿晚景不提次日光祿寺典膳官預先至南郊整治下九龍筵席一色齊備
只見衆文武百官與李靖等先至南郊候駕惟姜子牙在朝內伺候武王御駕同行話說武王陞殿傳旨擺鑾輿出
城子牙隨後一路上香烟載道瑞彩繽紛士民歡悅俱來看天子與衆神仙餞別真是哄動一城居民齊集郊外只
見武王來至南郊衆文武百官上前接駕畢李靖等復上前叩謝曰「臣等有何德能敢勞陛下御駕親臨賜宴使
臣等不勝愧感」武王用手挽住慰之曰「今日卿等歸山乃方外神仙朕與卿已無君臣之屬卿等幸無過謙今
日常痛飲盡醉使朕不知卿之去方可耳不然朕心何以爲情哉」李靖等頓首稱謝不已須臾當駕官報酒已齊
備武王命左右奏樂各官俱依次就位武王上坐只見簫韶迭奏君臣歡飲把盞輪盃真是暢快說甚麼魚龍烹鳳
味窮水陸君臣飲夠多時只見李靖等出席謝宴告辭武王亦起身執手再三勸慰又飲數盃李靖等苦苦告別武
王知不可留不覺於邑李靖等慰之曰「陛下常善保天和則臣等不勝慶幸俟他日再圖相晤也」武王不得已
方肯放行李靖等拜別武王及文武官員子牙不忍分離又送了一程各洒淚而別後來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楊戩
韋護雷震子此七人俱是肉體成聖後人有詩讚之「別駕歸山避世囂開將丹竈自焚燒修成羽翼超三界鍊就
陰陽越九霄兩耳怕聞金紫貴一身離却是非朝逍遙不問人間事任爾滄桑化海潮」話說子牙別了李靖等七
人率領從者進西岐城回相府至次日早朝武王至殿姜子牙與周公旦出班奏曰「昨蒙陛下賜李靖等歸山得
遂他修行之願臣等不勝慶幸但有功之臣當分茅土者乞陛下速賜施行以慰臣下之望」武王曰「昨七臣歸
山朕心甚是不忍今所有分封儀制一如相父御弟所議施行」子牙與周公旦謝恩出殿條議分封儀制併位次
上請武王裁定次日武王登寶座命御弟周公旦於金殿上唱名策封先追王祖考自大王王季文王皆爲天子其
餘功臣與先朝帝王後裔俱列爵爲「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不及五等者「爲附庸」列侯分職國號名諱列后

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之器。俾侯於魯。以輔周室。齊姜姓。侯爵。係火帝裔。孫伯益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自太公望起自渭水。爲周文王師。號爲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營邱爲齊侯。列於五侯九伯之上。卽山東青州府是也。燕姬姓。伯爵。係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留相天子。主陝以西之諸侯。乃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薊縣是也。魏姬姓。伯爵。係周同姓功臣。曰畢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於魏國。卽今河南開封高密縣是也。管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鮮。以監武庚。封於管。卽今河南信陽縣是也。蔡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監武庚。封於蔡。卽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是也。曹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振鐸。武王克商。封於曹。卽今濟陽定陶縣是也。邶姬姓。伯爵。係武王弟。封叔武。武王克商。封於邶。卽今山東袁州府汶上縣是也。衛姬姓。伯爵。係武王同母之少弟。封爲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封於衛地。卽禹貢冀州。霍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處。武王克商。封於霍。卽今山西平陽府是也。滕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繼。武王克商。封於滕。卽今山東章邱縣是也。晉姬姓。侯爵。係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於唐。後改爲晉。卽今山西師陽府絳縣東翼城是也。吳姬姓。子爵。係周太王長子泰伯之後。武王克商。遂封之爲吳。卽今吳郡是也。虞姬姓。公爵。係周太王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章。已爲吳君。封其別子爲虞公。虢姬姓。公爵。係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楚芊姓。子爵。係顓頊之裔。曰嚳熊。爲周文王師。有勤勞於王家。封之於荊蠻。以子男之上居之。卽今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許姜姓。男爵。係堯四岳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於許。卽今之許州是也。秦嬴姓。伯爵。係顓頊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於秦。卽今之陝西西安府是也。莒嬴姓。子爵。係少吳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茲與期於莒城。卽今莒縣是也。紀姜姓。侯爵。係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於紀。卽今東莞劇縣是也。邾邾姓。子爵。係陸終第五子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於邾。卽今之山東鄒縣是也。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後。武王克商。封其後奚仲於薛。卽今之山東沂州是也。宋子姓。公爵。係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曰微子啓。因紂王不道。微子抱祭器歸周。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卽今之隴陽縣是也。杞姒姓。伯爵。係

夏禹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馮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卽今之開封府雍邱縣是也。〔陳〕媯姓，侯爵，係帝舜之後，其裔孫闕父爲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實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卽今之陳縣是也。〔薊〕姬姓，侯爵，係帝堯之後，武王克商，求其後，封之於薊，以奉唐帝之祀。卽今之北京順天府是也。〔高麗〕子姓，乃殷賢臣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於周，武王請見，乃陳洪範九疇一篇而去之。遼東武王卽其地以封之。至今乃其子孫，卽朝鮮國是也。其親王功臣帝王後裔，共封有七十二國。今錄其最著者，其餘如〔越〕封於會稽，〔向〕封於譙國，〔凡〕封於汲郡，〔宿〕封於東平，〔郟〕封於濟陰，〔鄧〕封於潁川，〔戎〕封於陳留，〔芮〕封於馮翊，〔極〕封爲附庸，〔穀〕封於南陽，〔牟〕封於泰山，〔葛〕封於梁國，〔邾〕封爲附庸，〔譚〕封於平陵，〔遂〕封於濟杞，〔滑〕封於河南，〔刑〕封於襄國，〔江〕封於汝南，〔葛〕封於皮縣，〔徐〕封於下邳，〔舒〕封於廬江，〔弦〕封於弋陽，〔鄆〕封於瑯琊，〔厲〕封於義陽，〔項〕封於汝陰，〔英〕封於楚，〔申〕封於南陽，〔共〕封於汲郡，〔夷〕封於城陽等國，不悉詳記。如南宮，適散宜生，閔天等，各分列茅土有差，卽於是日，大開筵席，慶賀功臣，新封文武等官，又開庫藏，將金銀寶物，悉分於諸侯人等，衆人俱各痛飲盡醉而散。次日各上謝表，陛辭天子，各歸本國。後人有詩爲證。〔一〕舉戎衣定大周，分茅列土賜諸侯。三王漫道家天下，全仗屏藩立遠謀。話說衆人各領封勅，俱望本國以赴職任。惟御弟周公旦，召公奭，在朝輔相王室。武王乃謂周公曰：「鎬京爲天下之中，真乃帝王之居。」於是命召公遷都於鎬京。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是也。武王謂：「師尙父年老，不便在朝。」乃厚其賜，寶錫以宮女黃金，蜀錦，鎮國寶器，黃鉞白旄，得專征伐爲諸侯之長，令其之國，以享安康之福。次日，子牙入朝拜謝賜賚，陛辭之國。武王乃率百官餞送於南郊。子牙叩首謝恩曰：「臣蒙陛下賜令之國，不得朝夕侍奉左右，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再覩天顏也。」言罷，不勝於邑。武王慰之曰：「朕因相父年邁，多有勤勞於王室，欲令相父之國，以享安康之福，不再勞相父。在此朝夕勤勞耳。」子牙再三拜謝曰：「陛下念臣至此，臣將何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其日，君臣分別，子牙拜送武王與百官進城，方纔率衆就道，往齊國而來。太公至齊，因思昔日下山至朝歌時，深蒙宋異人百般恩義，因王事多艱，一向未曾圖報。今天下大定，不乘此時修候，是忘恩負義之人耳。乃遣一使臣，齎黃金千鈞，錦衣玉帛，修書一封，前往朝歌問候宋異人。使臣離了齊國，一路行來，不覺一日來到朝歌。其時宋異人夫婦已死，只有兒子掌管。

家私反覺比往時更勝幾倍。其日宋子收了禮物，修回書與來使至齊。回覆了太公。太公在齊治國有法，使民以時不越五月，而齊國大治。後子牙薨，公子伋嗣位。至小白相管仲伯天下，春秋賴之。此是後事，亦不必表。且說武王西都長安，垂拱而治。海內清平，萬民樂業。天下熙熙，皞皞，順帝之則，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遜堯舜之揖讓也。後武王崩，成王立，周公輔相之，勘定海內。天下復觀太平。自太公伐紂，周公作相，遂成周家八百年基業。然子牙周公之鴻功偉烈，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後人有詩單讚子牙，斬將封神，開周家不世之基，以美之。〔寶符祕錄〕出先天，斬將封神，合往愆，勅賜崑崙承旨，渥名冊，籍註銓篇，斗瘟雷火分前後，神鬼人仙任倒顛，自是修持憑造化，故教伐紂洗腥羶。又有詩贊周公，輔相成王，戡定內難，爲開基首功，而又有十亂以襄之。〔天潢分派〕足承祧，繼述訂謨，更自饒，豈獨響纓資啓沃，還從劍履秩宗朝，萬邦協佐能勘定，典禮咸稱善補貂，總爲周家多福蔭，天生十亂始同調。

（完）